武俠世界

第32年

21

$12.00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靈芝中之極品——

中國吉林

野生 靈芝

（野生万年茸）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TRADE MARK
註册商標



100粒裝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尚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特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强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葆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SOLEAGENT：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6015715
圖文傳眞：(852)6918344

獲選第十一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



振華牌

振華牌 851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851超級營養液和丸皆有：
保健（R）型：適合任何人服用；
治療（Y）型：適合特別病患者服用。

500毫升

第11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

新貨標誌

32粒庄
每瓶相當於兩支
500毫升營養液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爲，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木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狀態下運行，提高人體免疫功能，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擧，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强、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爲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注意事項〉

我司係振華851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委托在港澳地區獨家代理該公司出品的振華牌851超級營養液和振華牌851超級營養丸代理商。最近市面出現不少冒牌假貨，我司除已向出售假貨之商號採取法律行動外，並敬告各消費者，在購買時，請認明**“振華牌”**商標及盒上印有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字樣，並由本月起，所有產品之外盒皆加貼有**“第11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標誌才是正貨。

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578 3721（4綫）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撰寫「渾小子雷狗兒傳奇故事」之「天蛛聖衣」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主角雷狗兒與泰姐公主要回蒙古星宿海，却因他們持有「天蛛聖衣」而惹來不少高手的垂涎，爲了逃避「蜂皇蓋世」英俊與「一葦渡沙漠」旱達摩的追踪，他們竟誤入了「七色寡婦」的盤絲洞中，各人爲了「天蛛聖衣」而展開生死之鬥……故事情節引人入勝，峯廻路轉，打鬥場面壯觀慘烈，驚心動魄，究竟雷狗兒能否保護泰姐公主回到星宿海呢？雷狗兒又能否保護「天蛛聖衣」呢？請細閱本文。

*　　　*　　　*

凌霄先生新著「魔尊劍聖」在今期刋出，內容新穎，情節迂廻曲折，切勿錯過此一佳作。

「溫柔鄉是英雄塚」因作者遠遊，續稿未到而暫停刋出。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雲劍飛先生所著「無名火」，請拭目以待。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天蛛聖衣(渾小子雷狗兒傳奇故事)
雷狗兒和泰姐公主要回蒙古星宿海，却因他們手中的「天蛛聖衣」而惹來不少高手……南宮宇 5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諸葛亮渡瀘水(三國演義之卅四)◀二▶………徐正 49
魔尊劍聖(湖海秘辛錄)
含寃受屈二十載　維護同門師兄弟………凌霄 57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烽火大俠(天涯俠客無刄刀故事)
深明大義小郡主　願作人質救羣豪………西門丁 67
廢園刀聲(新派俠情中篇連載)◀二▶
賺錢維持生計　弄鳥暗施指功………辛棄疾 75
刀開明月環(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選出代理盟主　調解兩派紛爭………東方玉 83
白馬素衣小溫侯(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身份暴露計難逞　挾持人質忙逃遁………麥穗 91
雪蓮情(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伏獸天尊擺獸陣　迎戰少林羅漢陣………陳瑜 10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夢中劍手(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闖入不夜城　驚見女裸屍………司空羽 113
七殺刀(新派武俠長篇)
從長計議謀對策　裏應外合脫樊籠………歐陽雲飛 121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21期
（總號162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天蛛聖衣

渾小子雷狗兒傳奇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蓋世蜂皇　英俊撩人

從那清眞寺的魔幻迷宮走出，雷狗兒渾身上下都感到不舒服。

極目遠望，是天沙一線。

天空是灼白的一片，陽光不見，却從沙礫之中，反射出刺目的光線。

公主道：「你還不想走？」

雷狗兒似在渾噩之間，不知如何作答。

公主又道：「假若你再遲疑留下，不知寺內還有甚麼奇人異物！」

雷狗兒被公主一提，似在惡夢之中醒來。

公主大戰「奪命兇眼」與「皮囊皿子」，那廝殺濺血的場面仍歷歷在目。

他拚命的走着，跟着師傅走。

公主似乎永不疲倦，經過連場大戰，她仍然步履輕盈，來去如風。

他們不知走了多久。

雷狗兒實在忍耐不住那下蒸上晒的感覺，一時之間，只感舌焦喉乾，便叫道：「還要走多久？」

公主道：「假若我沒認錯，應該是日落之前，到達棕樹灘！」

「棕樹灘？是甚麼地方？」

「是個綠洲，那裏有水有棗……」

聽到有水有棗，雷狗兒已有點口中生津。

公主却補充道：「我走這路，是二十年前跟着一隊商旅駱駝隊……」

雷狗兒的心登時又冷了半截。

二十年前跟駱駝隊與今天二人徒步而行，簡直是天淵之別，而且，沙漠一望無垠，那裏有甚麼路跡可尋？

忽然，一切都靜了下來。

原來他們一直在風中狂奔，當這狂風停下，整個沙漠都靜了下來。

天是出奇的藍。

忽然，他們都看見那天邊之處，開始是一排接連一排的棕櫚，然後是熙來攘往的人羣。

雷狗兒忍不住的叫道：「到了，到了！」

公主也高興道：「這麼快便到了棕樹灘！」

雷狗兒狂奔上前，希望早一點喝到那清洌的清泉，吃到清甜的棗子。

可是，公主並沒有追上來。

雷狗兒回過頭來，道：「怎麼啦？」

「那只是你眼中的幻象！」

「甚麼幻象？」

「是沙漠的奇景，海市蜃樓！」

雷狗兒從未聽過甚麼是海市蜃樓，他停了下來。

公主慢步上前，道：「那是一個幻象，把幾千里外的東西，映在雲端之上……唉！」

「你嘆氣？」雷狗兒問。

「是的，我歎息人生亦是一個幻象！」

雷狗兒對她的說話，似懂非懂之間，只催促道：「快走兩步，可能不是你所說的。」

他回首。

天邊却已換了另一個景象。

那棕櫚與人潮，已不再在雲端之上。

本是青藍的一片天空，已倏忽變色，從藍變紫，從紫變黑，而狂風開始肆虐。

雷狗兒看着這大自然變幻，尖聲叫道：「怎麼了？」

公主快步上前，一手拖了雷狗兒往西北而走。

走了半里，她似是自言自語道：「是躲不過了！」

雷狗兒不懂她所指，問道：「躲不了甚麼？」

「你看，黑雲仍朝這邊湧來，看來是躲不過這陣風沙的了！」

「風沙有何可怕？」

公主已沒有回答他，她一掌向地上的沙打去，立時，地上出現一個不大不小的洞。

但轉眼之間，洞旁的沙塌下，很快便填滿這洞。

「這地方不可以！」

公主又再跑了三幾十步，用脚在地上跺着，然後又猛地劈下一掌。

地下立時陷下了一個較深的洞。

這陷下的洞，四週有些石墻似的，一時之間，並沒有沙隨着塌下，公主又再一掌劈下。

沙從洞中飛出。

公主見雷狗兒仍呆望，叫道：「還不快來，把沙推出洞外！」

雷狗兒上前，不用說明，已明白公主的用意。

狂風既朝這邊來，在這全無可避的環境下，唯一可避的，便是掃一個地洞。

普通商旅遇到這種情形，也是迅速用鏟子掘沙，如果幸運的話，是可暫時躲過這殺人的風沙。

泰妲公主掌力奇宏，兩掌之下，已劈出一個不小的地洞，加上雷狗兒兩掌，已造成一個大洞。

「躍下！」公主道。

雷狗兒依言躍下。

在他躍下之時，上面更是風雲變色，日月無光。

風沙在他們的洞口湧過，並沒有落下，因爲上面的風極急，而且勁力異常。

公主吁了口氣，道：「假若不是及時找到這好地方，我看我們也難逃這一劫！」

雷狗兒仰首等着，不知等了多久。

頂上洞口本有暗光透下，但漸漸已成漆黑一片。

雷狗兒倘佯着，他本想逗公主說話，但公主已打坐入定似的。

他呆着，漸漸入睡。

他不知睡了多久，怎地感到奇寒徹骨，整個人似乎陷入了一個冰窖之內。

他想掙扎起來，卻被冷得四肢無力。

他牙關打顫，那聲響連自己也怕，不過，他實在無法停止。

忽然，有一些東西落在他的身上。

那東西極為輕柔，卻有無限溫暖似的，向雷狗兒身上透出。

他身體不再發抖，牙關不再打顫。

他安然的睡着，夢見自己真的到了棕樹灘，那裏有清冽的泉水，香甜的棗子。

他終於醒來。

洞中卻不見了公主，他看看自己的身上，卻披着一件似衣非衣的東西。

雷狗兒一躍而上。

外面已變成了一個祥和的世界。

近洞口處，一個人正打坐，那當然是公主，但雷狗兒卻不敢肯定。

因為那人整個是冰封的，從頭到腳被冰封，他看不見她的臉孔。

雷狗兒叫道：「師傅！」

沒有回應，上面洞口映入一片柔光。

忽然，那打坐的人移動。

而她身上的冰塊亦紛紛落下。

「師傅！」雷狗兒望着泰妲公主。

公主道：「你怎麼了？」

雷狗兒反道：「你怎麼了？」

他如此問，是因為公主從冰塊中出來，實在似個脫胎換骨的人似的，她不單面貌更為漂亮，而且是全身已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女人！

其實雷狗兒應該不覺得詫異。

他看着公主每一段的變化。

最初相逢，她吸了那怪鳥迦樓邏之血後，開始從一個弱小的小孩變成一個少年，再由少年變成一個少女。

在少女這一段日子，她勇鬥三大高手。

而今，她卻已成熟。

一個成年的女子。

公主站起來，抖下身上殘餘的冰塊，叫道：「雷狗兒，你恭喜我！」

「恭喜你甚麼？」

「我已練成了陰陽大挪移法，以後不再嗜血，也不用凝冰！」

雷狗兒聽了，也喜極道：「恭喜你師傅！」

公主沒有答他，只是在沙地之上，一連打出五招，疾風颼颼，衣袂飄揚，那姿態之美，實在有如仙女下凡。

雷狗兒道：「師傅，你練成陰陽大挪移法，便是天下無敵！」

「我不知道。」

她又使了三招兩掌。

這三招兩掌都是向雷狗兒使來，雷狗兒左閃右避，竟然不能避過一招。

忽然，她停了下來，問道：「你身上的天蛛聖衣呢？」

「甚麼天蛛聖衣？」

「昨夜你冷得牙關打顫，全身發抖，我便把天蛛聖衣披在你身上！」

雷狗兒這才想起，昨夜本是奇寒徹骨，但後來身上有物極輕，披在身上，寒意盡退，他才好好睡了一夜！

「快下去穿在身上！」

「那東西在下面！」

雷狗兒不敢怠慢，躍下洞中，脫去外衣，把天蛛聖衣穿上，再披上外衣，才躍回地面。

公主道：「我已不需要那東西，就給你作護體之用！」

雷狗兒問道：「天蛛聖衣是何來歷？」

公主道：「這件聖衣，出自我們的星宿海，在草原沙漠之地，諸多異蟲怪物，據說，在某個草原之內，有一隻巨大蜘蛛，吐絲出來，被一個牧人看到，當蜘蛛離開，他把那些絲收了下來，便織了這一件衣服！」

「蜘蛛絲也可織衣？」

「那是幾百年前傳下的故事，不知他如何編織，把蛛絲織成衣服，而且他編織的方法，與別不同，每一段縱橫的蛛絲，與人體經脈脈絡是有關連，因此，只要你穿了起來，稍稍運功，蛛絲便會應着你的功力，助你運功大周天小周天！」

雷狗兒道：「那是自動運功？」

公主道：「是的，如果穿着這天蛛聖衣，日久自自然然有深厚的內功！」

雷狗兒道：「那最適合我了！」

「為甚麼？」公主問。

「因為我是一個懶人！」

公主聽了，忍不住笑了起來，並道：「小狗，你最可愛的地方，便是坦白！」

這渾小子雷狗兒，一生渾渾噩噩，卻是庸人多厚福，屢有奇遇。

* * *

公主與雷狗兒終於來到了棕樹灘。

棕樹灘熱鬧繁盛，幾乎所有人要橫渡戈壁沙漠後才可來到這地方。

這地方並不大，物品卻是應有盡有。

雷狗兒替公主，也替自己買了一些衣物，換去身上那些千瘡百孔的衣服。

最令人覺得愉快的，便是有足夠的清水讓他們沐浴，去盡身上的沙泥。

公主為避免有人對他們特別注意，也換作男裝。

兩人吃了一頓豐富的羊宴。

羊肉騷羶之味，使雷狗兒不禁想起中原的東西，也想起天人宮，更想起程純。

他呆呆的想着。

公主推了他幾下，問道：「你在想甚麼？」

雷狗兒道：「想起中原，我真想回去！」

公主道：「你當然可以！」

「甚麼時候？」

「我身上仍有一件重大的任務，還沒有完成！」

「甚麼任務？」

「這時不便說！」她壓低了聲音。

「師傅已是天下無……」

他的『敵』字仍未說出口，公主已把一塊羊肉，塞入他的口中。

雷狗兒想吐出，但公主再一加力，羊肉已入他口中，並且吞下。

雷狗兒幾乎被哽死。

公主直注視一個人。

雷狗兒已將羊肉咽下，並且隨着她的視線，也落在那個人的身上。

不只公主與雷狗兒都把視線放在他的身上，在這攤檔之內，幾乎所有人的視線都落在他的身上。

一個出奇英俊的男人。

在這充滿風沙的地方，一般人都是皮膚粗糙，三十歲的人，無論男女，已是皺紋滿臉。

而這人皮光肉滑。

看他劍眉星目，薄薄的咀唇，渾身散發着迫人的英氣，那種英氣並非偽做而來。

他衣着普通，打扮既不像沙漠的人，卻也不像漢人。

他揀了一個靠近帳幕邊的座位，叫了一盆羊肉和烈酒，一個人獨酌起來。

他身旁有一支青竹。

那青竹擱在枱上。

漸漸，其他人也不再望他。

雷狗兒輕聲道：「師傅，你認識此人？」

公主搖搖了頭。

「你想認識他？」

公主竟然點了點頭。

一個女人想認識一個男人，在那時應該是一件大逆不道之事，可是在雷狗兒看來，卻認為沒有甚麼了不起。

既然師傅想認識這人，何不做個人情？

「我去與他聊天！」雷狗兒道。

公主想一把抓住他，但他早已溜開。

雷狗兒走上前去，恭敬地道：「這位兄台……」

那人連頭也沒有轉望過來。

雷狗兒再想說話。

那人左手騰出，輕拍在青竹之上。

雷狗兒不知他做甚麼。

忽然，一陣輕微的「嗚」聲，那是一隻青色的小蜜蜂，那小蜜蜂不知是從何而來。

不過，這附近一直沒有蜜蜂，只見在那人輕拍那青竹之後，那青蜂才出現。

公主看得真切，青蜂的確是出自那青竹。

那青蜂飛了一個圈之後，便向雷狗兒而來。

雷狗兒也不怕，竟用手去拍牠。

青蜂非常靈巧，在雷狗兒手掌的邊緣逸去。

忽然，青蜂猛撲，向雷狗兒背上叮去。

雷狗兒並沒有理會。

而公主雖然在遠處，但看得出那青蜂似有惡意，當她看到青蜂撲向雷狗兒，她便想出手。

可是，她還未出手，那青蜂卻已飛走。

然後在空中盤旋一下，轉眼之間，飛下青竹，便隱沒其中了。

雷狗兒只覺得沒趣。

他退回自己的枱子。

這時，那個英俊的男人反而注視起他們來。

雷狗兒卻一眼也沒有再望過去。

雷狗兒向來是一個平和的人，他幼時出沒市井，與他一般年紀的小朋友賭錢打架，他從來沒有向人擺架子，也沒有擺架子給人看看。

及至他貴為天人宮宮主，無論對「四大兇神」或其他手下，也從來沒有表示自己身份與人不同。

而且在江湖行走，在道上與人搭訕，根本是極為平常之事，想不到這個外表英俊，卻是一個拒人千里之外，令人討厭的人。

人真不可以貌相！

轉眼之間，公主與雷狗兒已吃完了，而那英俊的男人亦把羊肉吃完。

公主輕聲道：「那人似乎對你有點興趣！」

雷狗兒對她這話並不以為意，道：「我而今對他全無興趣！」

公主的話其實是另所有指，並道：「出去之後，你要小心為是！」

那英俊的男人，比他們先離開這攤檔。

公主忽然有個有趣的想法，道：「小狗，你有沒有騎過駱駝？」

雷狗兒搖了搖頭。

公主笑道：「你橫過沙漠，而沒有騎過駱駝，豈不是入過寶山，連寶物也沒有摸過一樣？」

「我比駱駝走得更快更好！」

公主不理會他的話，直往市集中的牲口店，買了兩隻強壯的駱駝。

公主特別為他選了一只聽話的駱駝，對他道：「你試騎一騎？」

這是一只單峯的駱駝。

雷狗兒道：「怎麼坐？」

「你坐在牠的峯上便可！」

那駝峯看來是硬挺挺的。

「這麼硬怎麼坐？」

「你坐上去便知道十分舒服的了！」

雷狗兒戰戰兢兢的想躍上去。

公主道：「不用跳上去，你輕輕拍那駱駝頸，牠便會蹲下來，讓你騎上去！」

雷狗兒輕輕拍那駱駝的頸。

果然，那駱駝便俯伏下來，雷狗兒立時跨了上去，坐在那肉峯之上，比起坐在馬鞍上，還要舒服。

當他坐穩，公主拍拍那駱駝的屁股，那駱駝便站起來，雷狗兒只覺身體不穩。

急忙之中，他雙腿一挾，挾着那駱駝的頸。

駱駝的頸受挾，竟然又立時蹲了下來！

這麼一上一下，幾乎把雷狗兒拋了下來，雷狗兒的狼狽樣子，使公主笑了起來。

原來雷狗兒身手那麼矯捷，坐上駝峯之上，竟是那麼手足無措。

公主道：「你坐在駝峯之上，就跟騎馬一般，平衡着身體便可以！」

雷狗兒點點了頭。

他又再坐穩。

公主拍拍駱駝的屁股，駱駝又站了起來，可是雷狗兒又重覆剛才的錯誤，身體不穩，雙腿又拚命挾着駱駝的頸，而那駱駝反應也迅速，立時蹲下。

這一蹲下，却把雷狗兒拋了下來，倒在地上。

雷狗兒狠狽不堪，公主却笑個不停！

開始的時候，他有點不開心，但看見公主這麼開懷大笑，他却也同時開心起來！

公主笑完了，便問：「有膽再試麼？」

「當然要再試！」

這次，雷狗兒有了準備，不過，他仍沒有坐好，又倒地葫蘆一般的滾了下來。

公主笑不攏口。

雷狗兒坐在地上，也大笑起來。

公主止往了笑聲，道：「爲甚麼你也笑了？」

「因爲我覺得師傅你這麼開心，我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公主收斂了笑容。

雷狗兒道：「師傅，自我見你之後，你便一直在困苦中練功蛻變，從來沒有今天那麼開懷，那麼大笑！」

「是的，我很久也沒有這麼開心過！」

「既是如此，我再表演一次，讓師傅你更開心，更開心的大笑！」

公主聽了，非常感動。

公主生存百年以上，所見過的苦難，所經歷過的苦楚，使她無法常展歡顏。

也許，這是她的好運，遇到了這一個毫無機心的渾小子雷狗兒，她實在可以歡笑一下。

「好了，我們要出發了！」公主道。

雷狗兒已有了足夠的經驗，騎上了駱駝之後，不再用腿挾那駱駝頸，只用身體平衡，便平平穩穩的坐了在駝峯之上，一拍駱駝屁股，駱駝便往前行。

雷狗兒道：「我們往那裏去？」

「往北！」

「對，回你的老家去，星宿海！」

公主聽了星宿海三個字，竟然哼起歌來。

歌聲伴着駱駝有節奏的蹄聲，一時是豪情壯志，一時是溫馨情懷，使雷狗兒陶醉之極。

「那是甚麼歌兒？」

「是我故鄉的歌兒！」

「你故鄉是怎樣的？」

「是一望無際的草原，春風吹過，草兒彎腰，你便可以看見那成千上萬的羊兒……」

雷狗兒可以幻想出那風吹草低見羊兒的情景。

「你喜歡聽這些歌兒嗎？」

雷狗兒道：「好聽極了，我渴望立時可以回到你的家鄉……不過……」

「不過甚麼？」

「你已是一個脫胎換骨的人，他們仍認得你嗎？」

「認得，我以前年輕的時候，也是這個樣子的！」

「可是……」雷狗兒沒有說下去。

公主把駱駝催快，蹄聲也急速起來，而她的歌聲也叫人雄心豪壯起來。

雷狗兒也拍着駱駝，趕上了她。

兩人你追我趕，在這平靜的沙漠上，構成一幅不常見的圖畫。

忽然，他們都看見遠處一個黑點。

他們十分奇怪，烈日沙漠下，何來一個人？

他會在沙漠中做甚麼？

雷狗兒跟着公主停下。

是一個熟悉的人，並不是眞正熟悉那人，而是熟悉那人的面孔。

英俊，冷漠。

是那攤檔內所遇的那人。

雷狗兒見他獨走沙上，忍不住問道：「你遇到甚麼痲煩嗎？」

那人仍是那麼高傲，冷峻。

他沒有說話，只是把手中青竹一揮。

又是「嗚」的一聲。

一只青蜂飛了出來。

那只青蜂並沒有盤旋，直撲雷狗兒。

公主道：「小心！」

話仍未了，青蜂已撲向雷狗兒的臉孔。

雷狗兒揚手，把青蜂趕開，那青蜂向上一飛，又再俯衝而下，向他心口撲去。

可是，那青蜂一近他心口，便猛然回轉。

青蜂飛起，轉瞬之間便飛回那人手上的青竹之內。

雷狗兒道：「你弄的是甚麼把戲？」

那人心內應是十分怪異的，但表面仍保持一片平和之色，道：「小子，你身上有甚麼？」

「我身上當然有衣服！」

「甚麼衣服？」

雷狗兒沒有回答他，轉身向公主道：「你聽過這麼沒頭沒腦的話嗎？」

公主正想回答。

那人已提起青竹。

雷狗兒當然感覺那陣勁風，他不敢直攖其鋒，以手袖一揚，暫阻來勢。

「嘶」的一聲，雷狗兒的衣袖已然裂下。

雷狗兒心中好氣惱。

這人開始是冷面相向，繼而是不問情由的以青竹打人，實在太無理。

雷狗兒想罵他。

但他的青竹又揮來。

雷狗兒仍然以衣袖相抵，是左手那衣袖。

又是一聲裂帛，左邊手袖亦應聲而裂下。

雷狗兒實在十分惱怒，他昂頭雙手遞出。

「舉頭西北浮雲。

倚天萬里須長劍！」

一連兩招，兩招都是「水龍吟」式。

經過魔幻迷宮的一番大戰之後，雷狗兒使出這兩招，已是不可同日而語。

那人仍以青竹化解他的招式。

「好功夫！」那人忍不住的說了一句。

這實在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以一個這麼年輕的青年，竟有這般身手。

他口中雖說，但手下並沒有慢下來。

那青竹時而像隻青蛇，時而像支長矛，時而像一條布帶，往雷狗兒身上揮去。

但他並不是想傷雷狗兒。

他的目的似乎是要拉下雷狗兒的衣衫。

公主一直沒有插手。

她在旁看了一會，終於明白他的用意。

那人是要看雷狗兒身上究竟有甚麼，足以抗拒那青蜂。

那青蜂竟是一隻十分厲害的昆虫，一撲近人身，青蜂刺下，沒有幾個人可以阻擋的。

雷狗兒有本領可以阻擋。

不過，那並不是雷狗兒使那青蜂離去，而是那青蜂彷彿嗅到一些氣味，使牠無法不飛開。

那人當然有興趣知道雷狗兒身上穿的是甚麼，因爲那是他的青蜂的尅星！

那人突然一躍而起，青竹隨之而下。

又是一聲裂帛。

雷狗兒背部的衣服，也拉了下來。

那人在日光之下，看得眞切。

雷狗兒身上穿着一件絲綢狀的背心。

天蛛聖衣。

「呀！原來是這麼一件寶貝！」那人笑道，青竹又在雷狗兒眼前飛舞。

這次，每一招既狠且毒。

雷狗兒似有點招架不來。

那人道：「脫下你身上的背心，饒你一條狗命！」

到這時，雷狗兒才明白這人用意。

他當然不會理會那人，只是使出自己所學，見招拆招，乘隙而攻。

那人青竹擊下，硬生生的打在雷狗兒的背上。

青竹加上那人的勁力，雷狗兒就算有天大本領，就是不死，也要重傷。

可是，青竹打在「天蛛聖衣」身上，蛛網絲竟然有極大的化解力量，竟把那力量吸去。

雷狗兒無疑是感到青竹擊下，却全無疼痛之感。

他當然也知道，那是「天蛛聖衣」之功。

天蛛聖衣比雷狗兒想像中更爲不凡。

那人又一擊。

公主實在看不過眼，她從駱駝之上一躍而起，飄向那人，雙腿踢向他的頭部。

那人倒也機靈，猛然抽身而退。

「好，師徒齊來，免我多費一番手脚！」那人似不屑的譏言道。公主雙腿再踢，那人暴退五步。

忽然，他把青竹掄向地面。

登時，一陣「嗚嗚」之聲。

是青蜂，不是一隻，而是一羣。

他又再掄。

又一陣「嗚嗚」之聲，是一陣黃色似的風暴，是黃蜂，一羣黃蜂。

雷狗兒聽到那些聲音，已感恐懼。

那人獰笑，又再向地上一掄，又一陣「嗚嗚」之聲，一陣黑氣湧了出來。

那是一羣黑色的蜜蜂。

三種不同顏色的蜜蜂，向雷狗兒包圍而去。

雷狗兒只感到渾身起雞皮疙瘩，一時之間，雙手直揮，不知所措！

公主道：「脫下聖衣，趕走那三色蜂。」

雷狗兒立時依言，脫下天蛛聖衣，把聖衣當作一件軟兵器，護着自己。

那邊的英俊男人，與公主對打着。

他那青竹，在强敵之前，更發揮了極大的功效。

公主使出了不同的功夫，時而是「碎冰玄掌」，掌風使出，使他那青竹

無法揮下。

那人似已動氣，手中青竹更似一條青蛇亂竄。

忽地，公主露出了一個大空門。

那人看得眞切。

他那青竹宛似一枝青茅，自天而降。

公主也沒有甚麼招式，空門仍大露。

青茅刺下。

可是，在公主身前一尺，那青茅止住。

那人拚命用勁刺向公主，但青茅仍是沒有寸進。

「罡氣嶽屛」，那人把青竹一縮。

公主學他鄙屑的語氣道：「你也懂？」

罡氣嶽屛是一種護體氣功，勁氣自內而出，形成一個屛風似的，公主已練至八層以上，任何之寶刀寶劍，也無法刺入。

公主以陰陽大挪移法，加上這「罡氣嶽屛」，當然是厲害加上厲害，青竹無法刺入。

他想退，但心想却不是事成。

公主又再出手。

那人暴退。

公主忽然雙手猛揮，一雙手簡直變成了千手，在那人面前翻飛着，那人退無可退。

青竹呆住，人也呆住。

公主已使出那「拈穴幻心」，連點了他身上七大要穴，那人僵住。

公主回首看雷狗兒。

雷狗兒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狼狽。

他揮動着「天蛛聖衣」，那羣三色列陣的蜜蜂，却無論如何也奈何不了雷狗兒。

因爲只要那「天蛛聖衣」一近，那些青蜂、黃蜂、黑蜂便要避開。

那些小昆虫也許是極爲害怕那「天蛛聖衣」的氣味也說不定。

公主道：「張開聖衣。」

雷狗兒會意。

他把聖衣張開，並網向那些蜜蜂。

這一網果眞令那些蜜蜂的陣脚大亂，本來是排列有序，三種顏色排列，極是好看。

但在雷狗兒的天蛛聖衣亂網之下，已完全敗下陣來。

有些不幸的蜂兒，被「天蛛聖衣」一網便是黏住，再脫不得身。

其他蜜蜂，當者披靡，紛紛散去。

很多蜜蜂都飛回那青竹之上，可惜這青竹的主人，已被點穴僵住，無法打開那青竹上的機關，讓它們鑽進去。

雷狗兒恨極這些蜜蜂，其實也恨這些蜜蜂的主人，再用聖衣亂揮，一時之間，死去無數蜜蜂。

那人雖是僵住，但仍可視物，仍有表情。

看着那些三色蜂被殺，似乎是異常心痛。

公主止住了雷狗兒。

轉向他道：「你是誰？」

那人有口難言。

公主向他背上一拍，他「呀」的一聲。

「我……我是『蜂皇蓋世』英俊！」

公主道：「這個時候，你仍要表彰自己的容貌？」

「不……不，我叫英俊！」

雷狗兒道：「你英俊，我在你臉孔之上，用刀雕兩隻烏龜，看你還英俊不英俊！」

他要伸手拔刀。

那人急道：「不，不，我不是英俊，我是英俊！」

「這人已是語無倫次。」

「不……我姓英，名叫俊……我並不是說自己十分英俊！」

兩人聽了，不禁笑了起來。

不過，他改這個名字，也沒有甚麼錯，這人的確是十分英俊。

雷狗兒道：「你英俊確是英俊，可惜心腸太汚穢，養了這些三色蜜蜂，用來採蜜？」

「也有的！」

「最主要還是殺人！」

英俊不言。

雷狗兒道：「幸好我有這件蜘蛛衫，否則我早已死在你的三色蜂下，好！讓你也嚐嚐這滋味！」

他把那些伏在青竹上的三色蜂，趕往英俊的臉上。

那些蜜蜂，似乎認得主人，並沒有刺他，只是伏在他的臉上。

那些蜜蜂在他臉上爬，他又不能用手去抓，那種痛苦，也非筆墨所能形容。

公主一手把那些蜜蜂趕走，問道：「你與我路上相逢，本不相識，爲何要攔途截劫？」

英俊道：「我……我也不是攔途截劫，只不過，這個小兄弟的身體，可以拒我蜜蜂，我有些好奇，想看看他身上穿有甚麼，或有甚麼氣味？」

雷狗兒道：「爲甚麼你早兩日不找我，那時我身上的氣味才濃。」

公主道：「蜜蜂飛虫之類，最怕是甚麼？」

「是飛撲入蛛網之中。」

「你果然有頭腦。」

「難道他身上所穿的是……」

公主點點頭。

英俊似乎發現了一個天大的秘密，叫道：「這是失去了百年的天蛛聖衣！」

雷狗兒道：「你已明白了一切？」

英俊點點頭。

「那麼，你死而無憾了。」

雷狗兒舉起左掌。

英俊急道：「我……我死而有憾！」

「甚麼？」

英俊道：「我還不知你是那位公主。」

「我是泰妲公主。」

「是星縮海的泰妲公主？」

公主點點頭。

「不過，據說她已是一個人瑞……」他知道自己說錯了話，連忙自我更正，道：「那是謠言，謠言止於智者，公主，公主，你好美麗呀！」

這一句話比千言萬語還要好。

公主嫵媚地笑了一下。

雷狗兒却不懂，道：「好了，你甚麼也知道了，你這次是死而無憾了！」

那人無奈的望着公主。

公主道：「讓我來！」

她上前。

那人昂臉相迎，陽光之下，英俊的臉好像一具無瑕的雕像，那種冷峻得更令人心寒。

公主舉起手掌。

那人淡淡的一笑，這是懾人心弦的一笑。

公主在他笑容之下，又再心醉。

她一掌而下。

那人並沒有死去。

英俊倒下，道：「後會有期！」

他提起青竹，向地一撐，剩下的蜜蜂又飛入了他的竹杆之內，轉眼之間，英俊已在沙漠之內消失。

雷狗兒沒問爲甚麼。

他似是明白，也似不明白。

公主那雙美麗的眼睛，似已充滿了溫暖的光輝。

＊　＊　＊

行行重行行，日出日落，轉眼又是兩天。

這兩天內，公主的心情就像沙漠的天氣一般，變幻莫測，時好時壞。

不過，雷狗兒已熟悉她的性格，當她無端惱怒的時後，他便走遠一些。

此刻，泰妲公主的心情極佳。

她哼着歌兒。

雷狗兒最喜歡聽她哼歌兒。

忽然，他們所騎的駱駝却停了下來。

雷狗兒用脚踢牠的屁股，那駱駝仍然沒有半點反應。

公主道：「前面有問題！」

極目眺望，前面仍是一片黃沙！

雷狗兒道：「沒有甚麼！」

「不，這些畜牲長久生活在沙漠之內，已有靈性，前面必然有事，或者有……」

公主已看到。

雷狗兒亦看到。

那是一個僧人打扮的人，身穿袈裟，衣袂在風中飄動着，迅速向他們而來。

那僧人轉眼之間，已在他們不遠之處。

雷狗兒越看得眞切，越是大惑不解，因爲那人在以全速前來，但雙腿在袈裟之下，却是沒有移動。

那僧人脚下是草鞋。

而草鞋之下，雙足踏着的是一束看來是普通的蘆葦。

僧人見了他們，停了下來，雙手合什道：「阿彌陀佛，兩位便是英俊口中的奇人異士？」

雷狗兒道：「我並不是甚麼奇人異士，我叫雷狗兒！」轉了一轉，又道：「她是我的師傅！」

那僧人又唸了一聲佛號。

公主道：「你認識那弄蜂的小子英俊？」

雷狗兒道：「大師如何稱呼？」

「貧僧是旱達摩！」

「甚麼旱達摩？」

旱達摩合十道：「達摩祖師從天竺國東渡，一葦渡江，來到少林寺，既把禪班，也把武功，在中原地方發揚光大！」

雷狗兒當然聽過這些故事，因爲中原武功出於少林，幾乎所有習武的人，都間接直接與少林有關。

雷狗兒雖然不是正統武功出身，但對這些事蹟耳有所聞，反而泰妲公主並非中原人士，却是從未聽過。

公主道：「你踏着的是甚麼？」

旱達摩似乎不屑答她。

雷狗兒道：「聽說達摩是一葦東渡，而你是旱達摩，也是踏着一束蘆葦，來渡沙漠？」

旱達摩合十，似乎爲自己感到驕傲。

「踏着一束蘆葦，便可以御風而行，實在是神奇！」雷狗兒道。

「還有更神奇的，」旱達摩突然一躍而起，雙手如大風車的轉着，既迅速又悅目，並在陽光掩映之下，實在是非常好看。

他穩身下來，又再度站在那束蘆葦之上。

雷狗兒不禁拍起手掌來。

旱達摩合十道：「出家人不驕不躁，小施主既知我厲害，倒不如快脫下你身上的『天蛛聖衣』！」

「甚麼？」

「天——蛛——聖——衣！」

「你怎知……」

公主想止住雷狗兒的說話已來不及，這一說，無疑是承認有天蛛聖衣了！

旱達摩道：「我當然知道，貧僧一向喜歡搜羅天下奇珍至寶，英俊的青竹，內藏三色蜜蜂，竟然可以被你們的天蛛聖衣破了，當然是一件至寶，我不會放過！」

雷狗兒笑道：「原來你站在蘆葦之上，東來西去，爲的是劫人財物？」

旱達摩有點怒意，道：「小子愼言！」

公主道：「這許多年來，你有不少收穫了！」

旱達摩道：「當然不少，但我從來沒有一件用蜘蛛絲紡織成的衣服！」

公主道：「你已知英俊已敗在我徒

弟的手下，你還敢出言不遜！」

「英俊有的只是雕虫小技！」

雷狗兒道：「那麼，大師，你有的當然是雕虫大技了？」

公主聽了，也笑起來。

雷狗兒慢慢的下了駱駝。

旱達摩突然向後一退，而他脚下的一束蘆葦已飛向雷狗兒。

那並不是一束眞正的蘆葦，而是一束不知用絲帶還是用其他物件做成的東西，遠看是像一束蘆葦，而近看却像一柄大掃帚！

雷狗兒閃身，那束蘆葦飛閃而過，却轉了一個大彎之後，落在旱達摩的跟前。

他又再踏上那束假蘆葦之上。

實在是神乎其神。

公主看了，道：「這把戲也可以嚇倒一些小輩！」

旱達摩極怒，飛身攻向公主。

公主坐在駱駝之上，一動也不動。

當旱達摩飛身近她，她雙腿一挾，駱駝立時跪身下去，使旱達摩撲了個空。

而公主看準時機，一舉手，扯住他的僧袍，「嘶」的一聲，僧袍被扯去了一大塊！

旱達摩更怒。

他竟然一個轉身，雙拳遞出。

公主並不怕他，仍然坐在半跪的駱駝身上，以雙掌迎他。

旱達摩雙掌勁度非凡，眼看公主將要被壓在他的掌下，連雷狗兒也心急起來。

那知公主的一雙幼嫩手掌，也有千鈞之力。

力發雷霆，這個旱達摩竟然被拋向五丈之外。

旱達摩這時才明白，以英俊這麼一個高手，竟然要敗在這師徒之下，自有其道理。

很明顯，自己並非公主的對手。

當然，這是用正統的武功比較來說。

旱達摩心中已有數。

他在地上翻了兩滾，又回到他那束蘆葦之上。

他並沒有停下來。

脚踏蘆葦，又再飛身而上，這次起脚帶蘆葦，雙脚竟踢向公主的面門。

這是拚死的一擊。

想不到這個旱達摩一把年紀，仍然這麼衝動。

公主仍然端坐，看準他的來勢，又再雙掌一擊，她的「陰陽大挪移法」已經可以使她隨心所欲。

無論是掌與拳，已到了爐火純青的階段。

旱達摩雖然是拚命而來，公主仍是優美的一擊，整個龐大身軀的旱達摩，又再反彈而上半空。

公主討厭他的死纏爛打。

再一掌擊出。

那是「水龍吟」式中的「斗牛光燄」，只見一陣火光，旱達摩着地，竟然撞塌了一大片沙地。

雷狗兒實在佩服師傅。

同是一式，在她手中，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

旱達摩吃了重重的一招，可是他並沒有氣餒，從塌下的沙堆又再起來。

這次他在臨危之中，使出詭計。

他並不攻向公主，反而是雷狗兒。

他有他的算盤，既然傷不了公主，傷了她的徒兒，也有本有利。

這一轉，雷狗兒便吃個正着。

不過，雷狗兒也反應迅速，他一閃身，回敬他一掌，這一掌力度也有萬鈞之勢。

旱達摩的計算錯誤。

又白白的吃了一掌，而且口中噴血，倒在剛才撞塌的沙堆之內。

旱達摩仍未心息。

他在沙堆中再撲起，猛然捲起一大堆沙，掩向雷狗兒，一時之間，四週一片混沌與迷離。

旱達摩尤如一隻瘋牛，以頭撞向雷狗兒。

雷狗兒在匆忙之中，使出一招「焦雷霹靂」。

這一招應有八成功力。

「轟隆」的一聲，旱達摩又再倒回沙漠之中。

看來旱達摩在這師徒手下，歷煉了一次慘敗。

雷狗兒見沙塵落定，便走近那沙地。

公主已見沙池之內有黑物，可惜她喝止不住雷狗兒，因爲雷狗兒看見，旱達摩的頭已塌了下來。

對於一個頭已塌的人，當然不會再有戒心！

可是，這一疏忽，雷狗兒便要好好的上了一課。

他走近，看着那塌了半邊頭的旱達摩，忽然又再在沙堆中躍起。

雙掌一出。

一個連頭也抬不起的人，竟還有攻擊的能力。

雷狗兒全無防範。

他硬生生的吃了一掌。

當他感到口中一陣甜，立時退後，但喉間又再湧起，鮮血如泉般吐出。

雷狗兒在這一突變中，實在是手足無措。

旱達摩得勢並不饒人。

他仍然是塌着半邊頭，又再攻上。

那些招數迅速頻密，而且屢攻要害。

雷狗兒身上五個大穴都被他打着，他整個人已無力、身如棉絮。

這一連串的變故，連公主也無法

清楚。

一個塌了半邊頭的人，還有攻擊能力！她實在不能相信，可是，事實却擺在眼前。

雷狗兒仍然在噴血。

公主已顧不了，躍上前去，看着狗兒。

旱達摩不敢再停留，也不敢再與公主交手，他迅速退後，並且再湧起一陣沙塵。

雷狗兒已奄奄一息。

公主怒從心上起。

但旱達摩已退閃五十丈之外。

公主再看，極爲愕然。

因爲本已塌下半邊頭的旱達摩，却又整個頭顱好端端的在他頸項之上。

她實在不明白。

旱達摩看着她的表情，笑道：「你留下天蛛聖衣，却要捨棄你心愛的徒弟，這又何苦！」

公主道：「你爲何……」

「我塌了半邊頭又無恙？」旱達摩更笑得厲害。

公主感到一陣心寒。

旱達摩道：「這是我拿手好戲『迷離魔幻拳』，你剛才看到我塌下半邊頭，那只不過是一陣幻象！」

公主已明白。

天下間竟有這樣的武功。

旱達摩仍然得意非凡道：「那幻象令這小子以爲我已受了重傷，全無防範，任你是武功蓋世，也逃不過我的重擊！」

公主怒目而視。

旱達摩道：「今日我告訴你這秘密，只是讓你知道，你並不是世上獨一無二，我……還想要來拿那件『天蛛聖衣』的！」

公主眞想上前，再把他打去半邊頭。

可是，旱達摩已站在他的假蘆葦上，滑翔而去。

雷狗兒發出一聲呻吟，那聲音使公主也覺心疼。

他雖然不是甚麼硬漢子，但在沙漠之上與她遭遇過無數災難，也從沒有多哼一句。

如今，痛苦自他心底發出。

公主立刻在雷狗兒的胸前點了大穴，暫時止住他內臟出血的情形。

接着，公主需要找一處地方，讓雷狗兒好好養傷。

可是，這麼一個大沙漠，何處是養傷之所？

公主雖熟悉這沙漠，可是，她知道附近最近的小綠洲，也要多行五天路程。

假如讓雷狗兒就這樣身處沙漠中，上煎下炙，他的傷勢定然難以恢復。

她抱起了雷狗兒。

在這酷熱的天氣下，他的身體竟是冷冰冰的。

她把小狗放在駱駝上，自己也上了駱駝，向着最近的綠洲而去。

她只希望會有奇蹟出現。

否則，那要看着雷狗兒的造化。

那雙駱駝似也懂些人性，看着一個主人伏在背上，另一個滿臉憂忡之色，竟然也快步起來。

不過，行得多快也好，面前仍是一望無際的沙漠。

當夜，公主用眞氣輸入雷狗兒的體內，讓他可以血脈運行，幸好他身上有「天蛛聖衣」，可以使他的血脈依着練功般不斷運行。

雷狗兒雖然在昏厥的狀態，但「天蛛聖衣」在他身上，他藉着「天蛛聖衣」的特殊能力，有如自己運功療傷一般。

情況並沒有轉得太好，幸好也沒有惡化。

第二日黃昏，竟然下了一陣急雨。

雨點洒在雷狗兒的臉上，他清醒了一會。

他張開眼睛，望着公主。

他的目光是那麼深沉，但細看却是那麼渙散。

公主道：「你……你怎麼了？」

雷狗兒看着公主，但實際上他只看見臉前一片模糊，他看到……

他呻吟一聲，從喉間發出一些聲音：「程……純……」

公主起初並沒有聽到甚麼。

但雷狗兒一直叫了幾聲「程純」。

公主自言自語道：「誰是程純？」

提起程純，她也想起了另一個人，那是「蜂皇蓋世」英俊。

這人眞可恨，竟然把雷狗兒身上所穿的「天蛛聖衣」告訴了旱達摩，讓雷狗兒罹此災劫。

公主雖然恨他，却仍想着英俊那英俊的臉孔。

雷狗兒又昏迷過去。

公主又再運功，把內力輸入，希望他可以支持到綠洲，或是有人煙的地方。

奇蹟終於出現。

俊俏華剛　尼道爭寵

第三日，當公主駕馭着駱駝向北而行，那雙駱駝却不肯向北，竟然轉向西面。

公主以爲兩隻駱駝在鬧彆扭。

可是，看來却不像。

於是，公主放開韁繩，讓那隻駱駝狂奔。

不久，她看見了。

那是一個蒙古包，不是一個，而是一連串的蒙古包，足有十個之多。

可是，附近却沒有一個人出現。

公主拉住了駱駝。

眼前有十個蒙古包，却沒有人出現，那實在耐人尋味，何況，這個時候，那些蒙古人都應拆了蒙古包，而

住在一些用獸皮搭成的棚內。

沒有人出現，也沒有牛羊，附近似有一些骸骨。

公主走近，已看到那並非是人的骸骨，而是一些牛羊的骸骨。

這一切都不合符蒙古人的生活習慣。

第一，他們不會讓牛羊的骸骨留在荒野之中。

第二，假如他們離去，也不會讓這些蒙古包留下，蒙古人的財產便是牛羊與蒙古包，他們斷不會白白的留下財產而不顧。

公主牽着駱駝走近。

越過那十個蒙古包，牛羊的骸骨越多。

公主忍不住叫了一聲：「有人嗎？」

她是蒙古人，自然是用蒙古語，而且一連用了幾種蒙古語發問，都是全無反應。

這地方不尋常。

公主不敢直接進入那些蒙古包之內。

她首先在外面走了一個圈，一面小心觀察，她發覺這地方在大草原邊際，定是個有些水草的地方，如今地上仍留下一些枯黃草根的東西。

而在蒙古包不遠處，有一個深井。

在沙漠之中，偶然有一個深井，是很平常的事，熟悉沙漠的人，會來補給一下。

可是，以公主的記憶，這一段路上，應該是沒有這個井存在的。

她走近井旁。

一條繩垂了下去，下面深不見底。

公主把井繩拉了上來，越拉越多繩子，却不見下面有載水的木桶。

拉了很久，才拉了一個小木桶上來。

載着一些清洌的水。

公主不敢飲用這些水，只用水拍向自己的臉上。

忽然，兩隻駱駝也伸長脖子，要喝一些。

公主也讓牠們喝了一些。

她又把一些水，洒在雷狗兒的臉上。

雷狗兒在極熱之中，感到一陣清涼，竟然又再醒來，他一看見了水，便搶來喝。

公主阻也阻止不了。

他猛然喝了幾口。

而這時，一隻駱駝倒下了，另一隻也接着倒下。

「有毒！」公主驚叫。

可是，她發現得太遲了。

雷狗兒也倒了下去，臉上呈現一陣黑氣。

「中毒！」

這可謂屋漏更兼連夜雨。

公主只好急忙為他點穴，暫時阻住毒氣攻心，但雷狗兒整個人已癱軟下來。

這時，公主也顧不得這麼多，她推開其中一個蒙古包，只是內裏無人，便把雷狗兒抱了進去。

以公主的功力，醫治好雷狗兒並不是一個大問題，最要緊的是找一個安靜的環境，還要好一段時間。

她只希望，在這段時間之內，沒有人會來這蒙古包，讓她能好好的為雷狗兒治療。

她先為他脫下天蛛聖衣。

然後以自己強大的內力，輸入雷狗兒的體內。

雷狗兒立時有了起色。

他的臉上黑氣已被迫出，只見他嘔了一大灘黑水之後，臉色回復微紅。

接着，應該找些食物讓他食用，以補元氣。

幸好有天蛛聖衣，當公主把自己的內力輸入雷狗兒體內之後，再為他穿上天蛛聖衣，那血氣便會循着正常的脈絡而運行了。

這是利用「天蛛聖衣」來治療他，也是雷狗兒自發的療治。

公主在這蒙古包之內，竟然發現了一些乾肉。

但沒有水又怎樣可以熬一些湯給雷狗兒喝呢？

水是有的，但那是毒水！

公主想了一會，終於想出一個辦法。

她先從井中抽了一些水上來，然後放在一個布袋之內，以她的「凝冰」功力，把這一袋水凝成冰。

她見冰已凝結，撕下了布袋，只見下面是一截黑色的冰塊，那自然是有毒的，她把那片黑冰截去，利用那些晶瑩的冰塊，作為煮湯的水。

一保清甜的肉湯終於熬出來了。

雷狗兒喝過，精神已大振。

不過，他的傷勢仍重。

公主也知道，一定要再次輸入玄功，讓他內臟回復正常，他才有痊癒的希望。

但這一次重大的玄功輸入，一定要讓雷狗兒有足夠的承受氣力，才可以施行。

喝了三次湯之後，雷狗兒已可以接受玄功。

公主想着，他們這樣在蒙古包中，已渡過了三天，這三天之內，無論日夜都沒有人跡。

這地方其實是一處理想療傷的地點。

最怕的是有人突然前來騷擾。

縱橫千里都是沙漠，那會有人？

可是世事難料。

第五日，公主決定為雷狗兒作一次重大的玄功療傷，晚上，她盤膝打坐。

她也吩咐雷狗兒，脫去上衣，盤膝打坐，背向公主，凝神以待。

公主在施功之前，向雷狗兒道：「這次以玄功療傷，對你我都十分重要，假若在期間精神欠集中，不但你的傷勢有變，也甚至影响我……」

雷狗兒當然明白，道：「師傅，我自會集中精神……」

「甚麼？你想說甚麼？」

雷狗兒道：「假若……假若突然有人來。」

「是的，我已考慮過。」

雷狗兒已心無雜念。

公主道：「如果是萬一，那便要隨機應變。」

於是，玄功開始。

不及半盞茶，公主額角已有汗水，頭頂腦門之處，白煙騰升。

雷狗兒也是血脈沸騰。

本來虛弱的他，但覺一股強勁的力量注入他的脈絡之內，有說不出的受用。

漸漸，雷狗兒的頂門處也有白煙冒出。

看來二人已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

一個寂寥的境界。

這時，雷狗兒已完全聽不到外邊的世界，他只覺得自己血脈洶湧澎湃，師傅那股力量，把體內的殘餘廢物，力迫出體外。

玄功終於過了一大週天。

公主知道已為雷狗兒的身體騰升至一個較佳的境界，她剛舒了一口氣。

而這一分神，她却聽到遠處傳來一些沙沙的聲音。

她的心中一凜。

難道最不想發生的事，竟然便要發生？

雖然她這次施展的玄功，為雷狗兒治療，也有了一個好的開始，可是，那仍然只是一個開始。

這次的玄功一共分作五段。

第一段已有了好的開端，而第二段便要開始，公主把氣凝聚，但「沙沙」之聲又起。

她的氣窒着。

她傾耳聆聽，「沙沙」之聲已更接近。

雷狗兒但覺師傅的氣，似是欠缺了力量，他開始感到有些心翳，身體有點晃動。

公主立時收攝了心神。

＊　＊　＊

這廢墟似的蒙古包外面，是一片清朗。

月亮懸掛在半空。

而在月影之中，有三個人影正向蒙古包而來。

三人並沒有乘駱駝，但身體如飛。

當中為首的一人，是個高大英俊的男人，他年紀雖已過半百，但臉孔英俊，身材英偉。

後面隨着的是兩個女人，她們都是身穿道袍，一個深灰，一個米黃。

一個手執唸珠，另一個却手執拂塵。

兩人看來是出家人的打扮，但她們却有極其濃密的頭髮，而且髮色非比常人。

那手持唸珠的，一頭赤髮。

而那手執拂塵的，却是一頭銀髮。

兩人的頭髮，顏色已是非比尋常，而在月影之下，更有說不出的詭異。

那高大威猛男人停了下來。

「華郎，怎麼了？」那赤髮的道。

「剛郎，你還想歇息一下？」那銀髮的道。

「你們還在嚕嚕嗦嗦，看我們的蒙古包，已給人佔住了。」

「甚麼？」兩人異口同聲地道。

赤髮道：「讓我去看看！」

銀髮也道：「看看有誰膽敢……」

那男人止住她們，道：「看你們只懂鬥口，不知甚麼人敢入咱們的蒙古包……不過，既有此膽量的，自然也是高人。」

赤髮道：「那也未必，可能是路過此地。」

銀髮道：「剛郎所言，自有道理！」

赤髮還想辯說，但一看那男人的臉色，她改口道：「對，華郎的話，自然有理！」

兩人又想掠竄上前。

那個被這兩人既稱「華郎」又稱「剛郎」的人，雙手一伸，止住兩人。

這高大威猛的男人，名字正是叫作華剛。

華剛是三十年前江湖上响噹噹的人物，他在江湖崛起，除了他有一手極為高明的劍法之外，還有一副英俊的容顏。

本來，好看英俊的人物，無論在甚麼場合，做甚麼工作，也應該比常人討好。

可是，華剛的一副俊俏臉孔，却使他無法在江湖之內作一番事業。

他在江湖上，贏得一個「俏郎君」的外號。

這外號惹來無數男男女女來找他比劍。

那些男的，最看不起他英俊的臉孔，總以為他是一個脂粉豺狼，誓要把他的臉孔劃破。

不過，「俏郎君」華剛，除了臉孔俊秀之外，他的「華家劍法」，亦是非常勁秀！

而這更吸引了很多江湖俠女來。

開始，很多女人都是慕名而來，看看天下間，是否真有一個如她們心目中所想的「俏郎君」。

一見之下，她們都心折。

天下間竟然有這麼一個俊俏郎君。

因此，更多的女人，以比劍為名

，與他糾纏着。

可是，華剛爲人却是正直，從不沾花惹草，無論是西施再世，或是貂嬋翻生，他都似乎沒有甚麼興趣。

漸漸，他厭倦了那些江湖日子。

不是有男人要來劃破他的臉，便是有些女人在他眼前搔首弄姿。

他決定離開中原，到漠北隱居，好好練一下他的「華家劍法」。

可是，最後他仍被兩個女人死纏不放。

其中一人就是那赤髮的女子。

這赤髮女人，本是一個尼姑，她的法名已沒有人知道，她見了華剛之後，實在驚爲天人，雖然沒有脫離佛道，但仍留下頭髮。

她那頭天生的赤髮，遠看有如火燄燃燒，因此人們都尊稱她爲「火燄神尼」。

另外一個死纏着華剛的，便是那一頭銀髮的女人。

在未見華剛之前，她是一個道姑，紮有一個黑色的高髻，她來自峨嵋，是一個有相當道行的師太。

可是，當她見了華剛之後，她便不想再返峨嵋，而且與「火燄神尼」一戰之後，被華剛一句說話所激，她竟在一夜之間，一頭黑髮變成了一頭銀髮。

她的頭髮變了，而她的心也變了。

她本是一個極爲正義善良的人，竟然在江湖之內，大加盲目殺戮，因此人們都叫她「銀髮魔星」。

華剛出走漠北，這兩個女人竟然不約而同的一同纏着華剛，一同北上。

其實，這事已發生在十年之前。

華剛無法擺脫二人，開始之時，對她們二人極爲冷淡，不要說假以顏色，就是只一句話也不多說。

不過，「火燄神尼」與「銀髮魔星」二人却不大介意，她們只要看到華剛的臉孔，她們便已滿足。

這樣糾纏了三年，華剛竟被她們感動過來。

華剛希望從二人中，選擇一人爲妻。

可是，一提到這事，兩人却又大大爭執起來。

因爲二人之中，只選一個，自然有人落敗。

華剛也忍受不了她們日夕的爭吵相鬥，說要同時娶了二人，可是，爭執仍未停過。

因爲兩人都想單獨霸佔華剛。

這個情形之下，實在弄得華剛非常尷尬。

不過，最近的兩年，他們三人年紀已近五十，不再爲這些兒女私情而煩惱，反而在不知不覺之中，在武功方面有極大的進展。

華剛本人，在這漠北酷熱酷寒之地，漸漸把「華家劍法」的精髓明白過來。

後來，他已可以不用劍而能發出劍氣，這種境界，已接近一個完美的境地。

而這一尼一道，因爲日夕爭吵與相鬥，漸漸也明白對方的武功，而且不斷的融會貫通，把佛家與道家精妙之處，好好把握，煉成了相生相尅制敵之道。

不過，他們各自的練功，總是缺少一些外來的印證，因此，他們近年來，喜歡在這一帶，流離浪蕩。

他們有兩個目的。

第一是找一些高人較量。

第二是希望找到一些武功秘笈武者是練武的，可以使他們的武功修養，更達一個新境界。

而那外表被荒棄的蒙古包，正是他們所建，作爲落腳之地。

當公主與雷狗兒來到這地，發現這古怪的蒙古包時，他們三人正在外面遊蕩。

＊　＊　＊

華剛止住二人，輕聲道：「果眞有人！」

他們慢慢的接近。

華剛已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罡氣。

罡氣來自蒙古包之內。

「火燄神尼」實在忍耐不住，她突然一個掠竄而去，華剛想阻她也來不及。

她揮動着唸珠而去，本想一衝入內，便要把內裏的人抽了出來。

可是，她一近進口，整個人便像撞在一道牆上。

她再揮唸珠，力量却是無從發揮，唸珠所到之處，有如泥牛入海。

她急忙退後。

而「銀髮魔星」也同時掠上。

她看到「火燄神尼」碰壁，知道硬撞上去沒有好處，便以拂塵一掃而去。

這一拂的力量，若在平常，足以把一個人拂出十丈以外，而現在的一拂，拂塵竟然自動散開。

華剛道：「退後！」

兩人依言退後。

華剛用內功迫出一句話：「請問那位高人？」

在蒙古包之內，公主正向雷狗兒施展第二階段的玄功，而且在最重要的一刻。

公主當然不能分神。

而雷狗兒却是功力轉弱，聽到了外面的聲音，血脈開始不依脈絡而行。

公主爲了把住雷狗兒心脈，雙掌壓在他的額前。

本來她是單掌壓下，而另一掌正施以「罡氣嶽屛」，阻住外面要進來的人。

而今，她也顧不得這麼多了。

她不再施「罡氣嶽屛」。

假如華剛三人在這時衝進來，公主是無法阻擋得住他們的。

幸好，在這之前，二人已領敎過「罡氣嶽屛」的厲害，不敢再冒險一衝。

公主雙掌貫輸力量，把第二階段的玄功加快完成，但雷狗兒已更入佳境。

公主輕聲道：「天蛛聖衣仍在你身上？」

雷狗兒點了點頭。

「那你緊依聖衣上脈絡回功，我會對付外面來的人，但你要表面裝作若無其事。」

雷狗兒點了點頭，依言把經脈血氣之道，依天蛛聖衣裹在身上的脈絡而運。

公主換了個位置。

她面對蒙古包的進口，而雷狗兒已改坐在她身後。

她先抹去額角的汗水，然後叫道：「外面是何人？」

華剛聽了這話，是個女人的聲音，心下有一些寃氣，因爲十年以來，再沒有女人北上糾纏他。

「我是這蒙古包的主人。」

公主道：「你請暫借蒙古包一住！」

華剛道：「貴上可是一人？」

「還有一個小徒兒！」

「好，我們並無敵意，可否進來一說，或者我們可以幫助你們一下。」

「不！」公主道。

「火燄神尼」聽了，忍不住心中有氣，道：「你霸佔了我們的地方，竟不讓我們進來。」

「銀髮魔星」道：「我看那裏來一個三頭六臂的女人？」

她們都不敢衝入去，但一步一步的接近入口。

公主已收了她的「罡氣嶽屛」。

兩人步步爲營，進入了蒙古包之內。

兩人一看，只看見公主。

那時公主披髮而坐，一身白衣，有說不出的莊嚴與秀美。

兩人立時大怒。

她們並不是惱怒公主佔了這蒙古包，而是惱怒公主竟是一個如此美麗的年輕女人！

這多年來，她倆最恨的是見到美麗的女人，幸好這十年來也少見。

也因爲少見，更爲惱怒！

於是，她們毫不考慮的便要出手！

公主看着她們目光有異常的光芒射出，心中已有數，她立時施展她的無形罡氣。

「火焰神尼」把她的唸珠狠狠的一揮。

與此同時，「銀髮魔星」的拂塵亦同時攻上。

兩樣本是神乎奇技的兵器，眼看便要把公主砸個稀巴爛，可是「噹」的一聲……

「火焰神尼」竟被反震至虎口破裂！

而「銀髮魔星」的拂塵打在罡氣之上，雖無聲響，但反震之力也是不弱！

這是她們第二次接觸公主的罡氣，這「罡氣嶽屛」是無形無影的氣流，實在是武功發揮至極盡的境界！

兩人怒意更盛。

「火焰神尼」首先退後，她知道對方有罡氣護身，內力自然是非同凡響。

她自忖內力也不遜於人。

於是，雙掌齊出。

她的雙掌蘊含八分功力，若是常人，便要在她面前被打個稀巴爛。

可是，掌力既出，却被一股極大的力量，反射而回，她感到雙手肩膊關節之處，竟是痛不可擋！

而「銀髮魔星」見狀，亦是雙掌齊出。

她發出的並非至剛的力，而是剛柔並重，打在公主身上無形的罡氣，反彈的力量，也是剛柔不定。

不過，她沒有雙掌便要置對方死地的打算，因此，反彈回來並沒有令她身體有損。

她躍起，避開反彈的力量。

當她穩身於地，不禁道：「好厲害！」

「俏郎君」華剛道：「你們何必這麼快便動手，看她一個纖纖弱質女流……」

華剛這話，本是想一探對方的虛實，才加以動手，不過，一句話，落入不同人的耳內，自有不同的效果。

這兩個女人，天生妒忌。

華剛形容公主是一個纖纖弱質女流，語氣稍帶憐憫同情之意，更使這兩個女人妒忌之心更熾。

兩人交換了一個眼神。

她們都沒有說話，便同時攻上。

她們這次並不是直接向公主攻去。

因爲她們都發現了公主一個大弱點。

那是公主在有意無意之間，在竭力保護後面的少年人，那麼，這少年人定然是個可攻之處。

兩人一掠而起。

拂塵與唸珠同時砸向雷狗兒。

雷狗兒的神容是淸醒的，但體力却是虛怯。

他只感到眼前一閃，勁風自上而下來，他要閃開，却力不從心！

公主自發的罡氣，保護自己是足夠有餘，但同時保護雷狗兒，却有點吃力。

因爲兩人範圍較廣，而且她經過爲雷狗兒療功，功力未免有損。

她不能讓雷狗兒有損。

她不再發出罡氣，看準來勢，以下攻上，人像大鷹，無端的飛起。

她雙足踢出，踢向那兩件兵器。

右腿踢向唸珠。

左腿踢向拂塵。

兩人都知道公主的厲害，她坐着不動，已有震懾人的力量，何況她而今是飛身而起？

兩人同時變招。

並不直接向下砸去，而是同時反手捲起。

兩件都是軟兵器，這一反捲，便要纏着公主的雙足，公主在半空之中，突然要變招，也無法改變。

那兩人心意相通，眼看纏着公主雙腿，只要一加內力，便要她雙腿在半空之中，立時折斷。

公主雙足被纏，突然借着她們的力量，整個人反轉過來，頭下脚上。

這一反墮，竟然可以解了兩人傳出的內力。

兩人見暫時無可發力，便同時一拋，把公主拋向進口之處。

而站在進口之處的却是華剛。

華剛一直沒有出手，那是因爲她們既有兩人，兩人打一人已說不過，自己又怎能再加手，而且自己是一個男人，因此，他一直是個旁觀者。

公主突然的被拋過來，而正向華剛壓下。

華剛與這位公主素未謀面，而且根本沒有問清楚她霸佔這個蒙古包，是有甚麼原因。

更是全無仇恨。

因此，他沒有理由眼看着讓她跌在地上。

他不由自主的雙手接了公主。

公主倒在她的懷內，發呆。

華剛也有點發呆。

這呆住的一刻，却使這兩個女人惱怒之極！

「你爲甚麼要接住她？」

「你有不軌之心！」

「你竟是那麼憐香惜玉！」

「你這俏郎君不減當年的風流倜儻！」

一連串的聲話，使華剛手忙脚亂。

公主也掙扎。

華剛把公主輕輕放下。

公主立時閃身，又再度保護雷狗兒。

兩個女人竟然忘記了公主，反而走向華剛，說了一大堆充滿酸風醋雨的話。

這些話弄得華剛既尷尬，又氣惱。

「你們在說甚麼，我與你們一樣，只是第一次見這位姑娘。」

「第一次竟也如此……」

「看你溫柔惜玉抱滿懷……」

「你們眞野蠻！」

「火焰神尼」突然提高了嗓子道：

「我們便是這麼野蠻的了！」

「銀髮魔星」也道：「我要野蠻，你有甚麼道理，不讓她倒在地上，而要接她在懷中？」

「我……我無端的被她壓下，不是接她，你叫我應怎樣？」

「讓她跌死！」

「這無怨又無仇，何必？」

「怎說無怨無仇，單是霸佔了我們的蒙古包，還不讓我們進來，已是深仇大恨！」

華剛哭笑不得。

他一向知道這兩個女人難纏，不過，命運安排他們在一起，他也無話可說。

以前，他們一直爭吵。

但她們是各自爲政的，而且爭吵只是一些鷄毛蒜皮的日常小事，而今却多了另一個女人。

這女人與華剛全無瓜葛。

但在她們眼中却是一根大刺。

也因這個刺激，使她們本是爲敵的，也放下心中樊籬，聯合而攻華剛。

華剛叫道：「你們想怎樣？」

「殺了這個女人！」

華剛道：「爲甚麼你們仍有這麼重的殺戮之心！」

「我們就是看不過！」

「好，讓我問清楚，再作打算！」

華剛問公主道：「你們是甚麼人，胆敢霸佔我們的蒙古包？」

他不敢用禮貌的言詞，害怕兩人又要挑剔。

公主白了他們一眼，道：「這蒙古包是你們的？」

華剛點首。

公主道：「有甚麼證明？」

華剛道：「當然有證明。」可是，一時之間，却是無法證明。

公主道：「我只是路經此地，小徒受傷了，因此，便暫借你們貴處一住！」

「爲甚麼不讓我們進來！」

「因爲我用內功，與小徒療傷，不能被外來事物所騷擾，因此……」

「甚麼療功，你與這小鬼頭，在這裏……」

「火焰神尼」雖然沒有說下去，但任誰也明白她話中的意思。

連雷狗兒也明白。

他怒道：「你這赤髮女妖，口裏不乾淨，枉你還拿着唸珠，含血噴人……」

「火焰神尼」被雷狗兒一罵，心火又起。

「銀髮魔星」道：「你這小鬼是受了傷，還要多口，活得不耐煩了！」

雷狗兒又想再說，公主已止住了他。

公主道：「既然這地方是你們的，而你們又不許我們借住一下，那我們走。」

「火焰神尼」道：「走得這麼容易？」

雷狗兒道：「你們想怎樣？」

「銀髮魔星」道：「你這小鬼，向我們叩一百個响頭吧！」

雷狗兒道：「你配麼？」

華剛道：「他們都是上路的，與我們又無仇無怨，何必這樣難爲別人？」

「火焰神尼」道：「我不只要這小鬼叩頭，還要這女人也叩頭！」

雷狗兒聽了赤髮神尼說他的師傅是個女人，覺得她極爲不敬，道：「我師傅不是這個女人，她是公主！」

「公主？」三人異口同聲道。

雷狗兒道：「是泰妲公主！」

華剛道：「你在說笑？」

「我喜歡說笑，但這不是說笑的時候！」雷狗兒嚴肅道。

華剛道：「我雖然來自中原，但一早聽過，星宿海有一位泰妲公主，不過，她是一個人瑞！一個百歲以上的人瑞！」

華剛看了公主一眼，也看看「赤髮神尼」與「銀髮魔星」。

他似是略有所思。

「火焰神尼」與「銀髮魔星」同時退向華剛處。

公主也感事不尋常。

華剛道：「你是個冒充的！」

雷狗兒道：「公主爲何要冒充，不過她……」

華剛向「火焰神尼」與「銀髮魔星」望了一眼，兩人眼中也有異樣的神采。

華剛道：「聽說秦始皇想要長生不老藥，也只是保持青春，不會老去！而公主你不但保持了青春，而且……而且還可以返老還童！」

公主道：「那又如何？」

「我聽說過星宿海內，有兩本從來沒有人練過的武功秘笈——一是『乾坤互易』，另一本是『陰陽大挪移』，據說是可以返老還童的！」

公主道：「我來自星宿海，却從來沒聽過！」

華剛道：「你不用再多說，就算你不是一個百歲人瑞，也不會是而今模樣！」

公主一時之間，無以爲應。

華剛道：「我也要求不多，只要你留下這兩秘笈，讓我們也可長生不老，甚至返老還童！」

公主道：「天下間那有這樣的武功？」

「你不用再作態，如果……」

這時，華剛反而率先充滿了殺氣。

公主退後。

華剛向二人道：「你們留下那小子，讓我好好對付這位公主！」

「火焰神尼」與「銀髮魔星」二人，見華剛已與她們再成一陣線，心中當然高興。

她們二人已轉向另一面，當然是打算對付雷狗兒。

華剛目光灼灼的看着公主。

公主心中一凜，這人武功厲害，假若被他所纏，自己一定無法保護雷狗兒。

不過，而今已無時間再想，因爲華剛已進招。

華剛雖然已入中年，但外貌仍然俊俏，而且出手非常瀟洒漂亮，但也兇狠。

公主不知這人武功底細，不敢硬接他的忽掌忽爪，於是左右閃避。

華剛所出的掌與爪，看來平平無奇，但內力充盛，公主已可以感覺到他的威力。

公主一直是躲閃了十招過外。

她並不是害怕華剛，而是想摸清他的武功，找到其中較弱的一環，一擊而攻之。

但華剛的武功，似是集了各家之大成，忽掌忽爪，而出手忽然是恆山派的架式，忽然又轉爲崆峒派的架式，非常難以捉摸。

不過，公主的拚命趨避，反而使華剛充滿了信心，他以爲公主只不過是如此。

他傲氣一增，出手便有點疏忽。

而公主便看準這個機會。

她猛然的遞出一掌。

這掌竟是雷狗兒天雷四式的第一招！

「春雷初綻」！

這一式在雷狗兒粗淺的武功演繹之下，已是甚有看頭，而且威力迫人！

不過，在公主手中，那威力何止千倍之上？

「轟隆」之聲，並不响亮，但却有一種震人心弦的力量，連在旁的人，也覺耳際嗚嗚！

華剛硬接了這一招。

當他一接觸這掌力，已知厲害，急忙昂胸矮身，卸去猛襲胸前的力量。

而他也連消帶打，一招「花凝曉露」，接着是一招「花樹堆雪」。

兩招接連而發，使公主一時之間，無從發揮另一掌。

華剛有「俏郎君」的外號，人也是風流倜儻，玉樹臨風，而武功也是非常悅目好看，却並不是只有好看而沒有實力！

公主心下也實在佩服。

但與英俊，那位「蓋世蜂王」比較起來，這人略多一分脂粉味！

可能是他日夕與這兩位古怪的非道非尼同處之故。

忽然，那邊傳來雷狗兒的一聲叫聲。

公主瞥眼一看，只見雷狗兒的情形非常狼狽。

那兩個古怪的女人，各自用她們的兵器，猛向雷狗兒攻來，而雷狗兒因身有重傷，不敢提氣，使出武功，只敢四處走避。

加上兩人的兵器可長可短，很多時候，雷狗兒是避無可避，連中險招。

怪不得他會嘩然大叫。

公主自己無法脫身，只好叫道：

「聖衣！」

雷狗兒聽了，起初不明白，但回心一想，已知公主吩咐自己，以「天蛛聖衣」作武器，對付兩人。

他急一個閃身，向後猛退。

雷狗兒已從身上脫下「天蛛聖衣」反擊兩人！

那「天蛛聖衣」是蜘蛛絲所做，堅韌非常，却也彈力十足，在雷狗兒手中一揮，可長可短。

這與「火焰神尼」手中的唸珠，「銀髮魔星」手中的拂塵，成勢均力敵的武器。

有了「天蛛聖衣」在手，雷狗兒可以暫時解困。

公主又再開始自顧不暇。

因爲「俏郎君」華剛又再展開攻勢。

他雙手忽然捲曲，成雙鈎似的，鈎向公主，公主左騰右閃，避開三招。

那三招是「金刃劈風」、「金鈎破冰」以及「金燈萬盞」。

這三招來自崑崙派的「金兵刃」。

華剛使出三招，自有其精妙之處。

公主只覺一陣勁風撲面。

她在首兩招之中，閃避得宜，但在第三招之中，幾乎失手，幸好她在急忙之中，使出她的「陰陽大挪移法」，身體倏忽移動，避過那「金燈萬盞」。

假若公主功力稍有偏差，早已被這「金燈萬盞」弄得頭昏腦脹，而不迭中招。

華剛這招「金燈萬盞」，招如其名，掌影有如燈影，來自四方八面，甚至上下左右。

公主稍斂心神，突然以不變應萬變，使出雷狗兒的「天雷四式」的第二招。

「旱天拔雷」！

這的確是一招應萬招之法。

登時，悶雷一響，華剛退開。

公主知道，自己的功力也許是超過這「俏郎君」華剛，但在使出招式，與認識各家各派，捨短取長之見識，可能是不及他。

因此，她要取勝，一定要把握好機會。

她這一招拆解了華剛的「金燈萬盞」之後，華剛身退，正是一個大好時機。

公主第三掌出。

是「天雷四式」中的「焦雷霹靂」！

這一招是短肘發勁，本來是不可能發揮到這招式的厲害，不過，公主的內力又豈是尋常？

一股極大的力量向華剛洶湧而來。

他知道硬接，只會傷及自己，他再無選擇，向上一躍，直衝蒙古包的包頂。

而公主所發的第三掌，掌力奇深，有一發而不可收拾之勢，對面的蒙古包皮牆已然裂開一個大縫。

外面風沙湧入。

也幸好這一風沙湧入，救了雷狗兒一命。

「火焰神尼」與「銀髮魔星」本以她們的兵器，密不透風的蓋着雷狗兒。

雷狗兒以「天蛛聖衣」上下左右護體，但他畢竟傷病未癒，氣力不繼，只能做到護體，而萬萬不能抵敵。

兩人知道，只要再多一刻，雷狗兒將是氣力殆盡，那時任宰任割，他也只有乾瞪着眼的份！

而這一陣湧入的風沙，使她們兩人無法再死纏雷狗兒下去，讓他有一個很好的喘息機會。

華剛向上躍去，頂穿了蒙古包的包頂，而公主再加一掌，包牆裂開，他不敢再落下。

他索性飛身出了蒙古包之外，叫道：「你們也出來，讓他們死在風沙之內！」

「火焰神尼」與「銀髮魔星」本來已可收拾雷狗兒，但却功虧一簣，此刻她們是不想離去。

但華剛在外再三催促。

兩人只好晃了一個虛招，也從裂牆中躍了出去。

公主立即上前，道：「小狗，怎麼了？」

雷狗兒輕聲道：「沒有甚麼。」

公主一聽他的聲音，便知他氣力已不繼，如果再戰下去，提氣過度，一定會嚴重危害性命。

公主急忙扶着他，道：「我們走！」

「走……」雷狗兒足下已有點虛浮。

外面仍有風沙湧入，却沒有了那三人的任何聲息。

公主知道三人並非善男信女，這樣無聲無息，自然是蘊釀了一個陰謀。

雷狗兒突然脚步不穩。

公主立即把他攙扶入懷，一手收了他的「天蛛聖衣」，一時之間，徬徨無計。

看來這蒙古包並非安身之地。

不過，外面風沙世界，又如何生存？

幸好這蒙古包並非單一間，而是一連幾間，可以相通的，她試圖推開另外一門。

門是結結實實的緊閉。

公主心中一凜。

這三人已早着先鞭，進入後面幾間蒙古包。

公主知道，一定要搶回一間，否則難以保命。

可是，懷中雷狗兒已呈半昏迷狀態，再無作戰能力，只憑一己之力，有可能打敗這三人嗎？

華剛與英俊雙方都看對方不順眼而打起來。

公主對自己也有點懷疑。

不過，再在這破爛的蒙古包躭下去也不是辦法。

一定要離開此處，另外找處保命之所。

公主不再猶豫，扶着雷狗兒，出了那破爛的蒙古包，外面風沙仍大。

她不敢停下來，跟着風沙而走。

* * *

她不知走了多遠，直至風沙停下來。

這時，她才發覺，自己似乎已變了一顆沙粒，在這一望無際的沙漠之中。

雷狗兒醒了過來，道：「水！」

不提起水尤自可，一提起水字，公主也自覺唇焦口乾，但這乾旱的大沙漠之中，何來的水？

公主畢竟是個長期居於草原與沙漠的人，她放下了雷狗兒，小心看看風勢，毅然看着一處較爲下陷的沙堆。

她凝力一掌，把沙堆撥了開去。

再加一掌，地上赫然出現一個小洞，她一連打了多掌，已打出了一個大大的地洞。

鬆沙之下，居然是一些風化了的岩層，她利用自己厲害的掌力，一個時辰之後，已挖了一個大大的地洞。

這地洞足有兩個人那麼深

縱橫的面積也可容納兩人。

她挾着雷狗兒跳了下去，暫時躲開了上面的風沙，公主把「天蛛聖衣」拿了出來，把它蓋着洞口。

這「天蛛聖衣」極富彈力，任你拉長多少也可以，就像一個白色的大蜘蛛網，橫跨過洞口。

想不到這「天蛛聖衣」竟有如此功用。

雷狗兒又再叫：「水！」

不過，公主實在沒有辦法，她便用話騙着他，而自己不知不覺已睡着了。

她深沉的睡着，實在不知道過了多久。

突然，她感到臉上一陣陰涼。

她睜開了眼睛。

天上有一輪明月，雖然那「天蛛聖衣」橫蓋着洞口，她仍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那月亮。

月映之下，居然有一連串晶瑩的小珠。

公主心中暗喜，她小心的站了起來，伸手去觸摸那一點點晶瑩的小珠。

居然是水滴。

她把其中一些抖在掌內，用嘴唇一試。

甘露，簡直是甘露。

她小心的把水珠抖下，用手掌承載，把一些水灌進雷狗兒的口中。

久旱逢甘露。

雷狗兒猛吮着，道：「水……水……」

公主一直爲他抖下蜘蛛絲上的露水，雖然，每一次只是少許，但也像活命甘泉一般。

想不到這「天蛛聖衣」在沙漠之內，竟有如此妙用，可以把空氣中與沙粒中的水份凝結下來，暫時可以一解他們的口渴。

公主看見那蜘蛛網不一會又凝結了很多水珠，於是心生一計把蜘蛛網傾斜少許，那些水珠一結聚多了，便慢慢的滴下，她用一塊油布承着。

過了一會，已有半碗的水。

在沙漠中，有了水便解決了很多問題。

他們在極度疲倦之後，又睡了一大覺。

當公主醒來的時候，外面不再黑暗，而是白光透入，外面更是烈日當空。

公主感到腹如雷鳴。

她坐了起來，發覺蛛網之上，竟綴滿了小虫。

那些小虫，並非日常所見，而是沙漠上獨有，既像蟑螂，也像一些蚱蜢。

公主知道，這些小東西，如果經過火烤，是可以食用的，於是，她先在蛛網之上，抓下了數十隻小昆虫，然後在洞內生了一個小火。

她把那些昆虫烤熟了，自己吃了幾個，味道居然是不俗，又餵雷狗兒吃了一些。

雷狗兒既有水喝，又有東西吃，已然甦醒，但身體仍然是非常荏弱。

忽然，他看見蛛網之上有些長形的物體。

雷狗兒問：「那是甚麼？」

公主道：「看來是蝎子！」

「蝎子？可以吃的。」

「不，蝎子大都有毒。」

雷狗兒道：「我百毒不侵，你弄幾隻來給我吃。」

公主還以爲他開玩笑。

雷狗兒簡單的描述了他身有百毒不侵的能力，公主半信半疑，但仍然信了他的話，燒了幾隻蝎子給他吃，只見他吃得津津有味。

蝎子身體較大，吃了幾隻，已有飽的感覺。

雷狗兒坐了起來，烤熟了一隻蝎子，對公主道：「妳也來嚐嚐！」

公主道：「你想毒死我？」

「不，這種蝎子，並沒有毒。」

「你怎知？」

「我以前是個盜墓人，在那些亂葬崗走動，早已見慣蝎子，這隻也是我們盜墓人用來下酒的。」

公主自然是信他。

一口咬下，果然是鮮甜味美。

雷狗兒有了精力，又再在蛛網之上揀了一些可吃的，在火上烤熟，吃得兩人飽個痛快，恢復了體力。

不過，在晚上，雷狗兒身上的傷又再復發，公主按過他脈象，發現他並沒有性命危險，只是身體衰弱。

那夜，公主是斷斷續續的睡着，因爲她十分關心雷狗兒的傷勢。

到天亮的時候，天氣極爲寒冷，幸好兩人是躲在地洞之內，沒有寒風吹襲，但也瑟縮的躲着。

公主有神功護體，自然沒有甚麼。

雷狗兒身體既虛弱，又覺寒冷，實在不好受，幸好他早年過慣了顛沛流離的生活，而今只是重溫一遍。

天剛亮了，公主反而在這個時候熟睡。

雷狗兒挨着沙土，不斷的胡思亂想。

在這個時候，過去的事情却在腦海中出現，天人宮的梅蘭菊竹，與他亦師亦友亦敵，而今成爲他手下的「四大兇神」，還有「天人五衰」，還有可愛的程純……

而今他們都在那裏？

忽然，他聽到沙土內傳來一陣聲響。

那是極有節奏的蹄聲。

是駱駝的聲音。

在沙漠中遇到駱駝，並不是甚麼怪事。

只不過，那蹄聲開始是遠遠的，但越來越近，過了一會，聲音似是在沙洞之外。

突然，蹄聲停了。

雷狗兒推醒了公主。

公主醒來，有點惘然，雷狗兒指一指上面。

忽然，已有人聲行近。

只見上面是三個人影。

雷狗兒心中一凜，公主也霍然的清醒起來，因爲「俏郎君」華剛與他兩個紅顏知己已追來。

華剛見沙洞之上，有白色的網網着。

他狠勁地踢了一把沙下來，叫道：「你們自陷沙洞，自取滅亡！」

「火焰神尼」也道：「你們上來，交上秘笈，還有生路一條！」

「銀髮魔星」道：「否則我們便生葬了你們！」

雷狗兒想說話，但並不知說些甚麼才好。

公主叫道：「你們有膽便下來！」

「火焰神尼」十分衝動，叫道：「我跳下來，看你們又奈我其何！」

她果然跳了下來。

在她心目中，那個蓋着洞口的網，只不過是用來護着塌下來的沙，只要人一墜下，便可破網而下。

那知，她跌在網上，不只沒有破網，反而是被那網反彈上去。

「火焰神尼」被彈回上面，隨即明白，那並不是一個普通的網，而是那「天蛛聖衣」。

華剛道：「我們先把這『天蛛聖衣』拿了上來，才一起用沙土把他們生葬！」

「銀髮魔星」道：「我與赤髮下去，你在上掩護我們倆！」

華剛點頭。

兩人分別在兩邊沿土牆而下。

她們分別站在網邊，只要她們用力一抽，深入泥土的網邊便會被抽出。

可是，公主已不讓她們動手，雙掌向上而發。

公主的力量並不十分大，可是，她的力量傳到蛛網之上，竟然發揮了蛛網的彈力。

那彈力非常巨大，立時把二人彈了上去。

華剛覺得奇怪，問道：「怎麼了？」

「火焰神尼」道：「那網的彈力異常！」

「銀髮魔星」道：「兩人在下面，仍是精神奕奕！」

華剛道：「讓我試試！」

他正想躍下。

兩個女人却立即止住。

「火焰神尼」道：「不……免生不必要的危險！」

「銀髮魔星」道：「那女子很狡猾！」

華剛苦笑一下，心想：「這麼一大把年紀，仍然是滿腹醋意……」

「火焰神尼」道：「你在想甚麼？」

「銀髮魔星」道：「一定是想那女人！」

華剛道：「我只想下去找那天蛛聖衣！」

「火焰神尼」道：「不，那甚麼聖衣對我們根本沒有甚麼用途，而那女人……」

「銀髮魔星」道：「倒不如立即生葬了他們，倒無後顧之憂！」

兩人也不再徵求華剛的同意，便開始把沙瘋狂的撥向地下洞去。

公主與雷狗兒在地洞之內，是避無可避。

雷狗兒仍然是身體衰弱，公主自忖：如果這樣扶着雷狗兒出去，那麼，他們三人夾攻，護得了自己，却也護不了雷狗兒！

她正在徬徨無策之際，又落了一大堆沙土。

沙土下落之勢越來越速。

雷狗兒開始嗆咳，那是因爲塵土吸入口鼻。

公主雙手拍土牆，想用內力，震下那深入土牆之內的「天蛛聖衣」，因爲她把「天蛛聖衣」的邊緣，用內力迫入了土牆之內。

這一發力，却發現了一件奇事。

右邊這一整片的泥土已被推開。

是的，整塊的推開了！

那並不是甚麼土牆，而是一片門似的。

沙土又再傾盆落下。

公主試圖再用力把那石門再堆，但石門不動，她向左邊再堆，那石門便滑開。

一滑開了，便有一個空間。

公主已不再想甚麼，一手把雷狗兒拉了進來，暫時不用抵受那落下的泥土。

雷狗兒也覺得十分奇怪。

公主定了心神，又再用力推，這次她是用內力而推，整扇石門已完全被推開。

公主推着雷狗兒進內。

雷狗兒與公主走了兩步，發現下面是一道的石階，似乎是通往一些古怪的地方。

雷狗兒當然止住了脚步，道：「我們回去拿那『天蛛聖衣』？」

公主道：「不，看來我們也不能再出去，你看！」

雷狗兒回過頭來一看，只見沙土亦湧入石門。

公主道：「快！」

兩人合力，把石門關了上來。

雷狗兒喘着氣，道：「這是甚麼地方？」

「不要理會這是甚麼地方，只要避過這三個古靈精怪的人，讓你有時間恢復身體才再說！」

「我們下去看看，」雷狗兒道：「這是甚麼地方？」

公主道：「也好，看看有沒有出路！」

他們下了那一道石階，開始有點寒冷的感覺，下面吹來的風，十分陰涼。

公主道：「這究竟是甚麼地方？」

雷狗兒深深的呼吸一下，似有所發現，道：「這氣味倒是十分熟悉似的。」

「甚麼氣味？」

「古墓的氣味！」

* * *

再說沙漠的上面「俏郎君」華剛與「火焰神尼」、「銀髮魔星」拚命的把沙土撥下，務要把下面二人生葬，那才安心。

沙土一直蓋到了「天蛛聖衣」那地方，他們才停了下來。

華剛道：「我們先把這寶物拉上來！」

他說完便要跳下，可是，遠處却是塵土揚起。

「有人來！」「火焰神尼」道。

華剛道：「先把『天蛛聖衣』埋了！」

「銀髮魔星」又再撥了很多沙土下去，在一段短短的時間內，暫時可以埋藏了「天蛛聖衣」。

而那邊已出現了人影。

來者是二人。

一個是身穿袈裟草鞋，脚踏一束蘆葦的僧人，這人當然是「旱達摩」。

另外一人，面孔英俊，手持青竹，這人正是曾與公主雷狗兒大戰過的「蜂皇蓋世」英俊。

其實兩人並不是同來。

而是你追我逐的過來。

「旱達摩」走在前面，正被英俊所追逐的。

在沙漠之中，人蹟罕見，兩人你追我逐之際，竟又發現三人，外表不凡的人。

他們都停了下來。

「俏郎君」華剛向來都認自己儀表非凡，而今一見了英俊，仍覺得自己並不十分英俊。

而「蜂皇蓋世」英俊也一向視爲自己是天下第一美男子，而居然在這沙漠之內，見到一個比起自己也不遑多讓的人！

因此，二人迫視着。

兩人慢慢的走了開去。

「火焰神尼」與「銀髮魔星」看看二人，好生奇怪，爲甚麼兩人毫不相識，忽地似有仇怨似的。

「旱達摩」却沒有注意他們，只注意到地下仍有一個沙洞的痕跡。

「你們在埋葬甚麼？」旱達摩問。

「火焰神尼」道：「關你這和尚甚麼事？」

「旱達摩」望着這個女人，頭上有紅髮，但身上却穿有尼姑袈裟，出口却是這麼不遜，便道：「你這尼姑又關你甚麼事？」

幾十年來，那裏有人叫她尼姑，她心下大怒。

「你這賊和尚！」

「你這鬼尼姑！」

兩人竟然在這無聊的鬥口中，便要打起來。

「旱達摩」畢竟明白，無端與這女人相鬥，身後又有英俊爲敵，對自己全無好處。

他首先避開。

「銀髮魔星」也上前助陣，他更要避開。

英俊與華剛仍然對峙着。

忽然，一陣大風，不知從那裏吹過來，風力之大，幾乎可以把人吹起。

衆人立時蹲下，運用內力穩住了脚步。

這陣風來得快，也停得快。

當風停後，地面的沙也被吹了一大堆，特別是剛才推下的沙，已被吹去。

地上又出現了那個洞。

並且露出了那「天蛛聖衣」在沙上。

「銀髮魔星」最先發現，但已無法掩飾。

「旱達摩」一看見那蛛網狀的東西在沙上，便搶先的一躍而上道：「好東西！原來在這裏！」

他已躍下。

而同時躍下的是「銀髮魔星」。

兩人在洞下，已不由分說的打起來。

「火焰神尼」一竄，沿土壁而下，希望趁着兩人打鬥之際，來個漁人得利。

她滑下。

英俊也沿另一邊滑下去。

兩人速度相若，想要扯起那「天蛛聖衣」，可是那「天蛛聖衣」却牢牢的釘在土壁之內。

兩人無言，又立時對打起來。

這土洞根本並不大，四人在其中動起手來，却是左右相碰，施展不得。

英俊首先躍了上去。

「火焰神尼」當然是尾隨不捨。

而「旱達摩」也竄了上去，「銀髮魔星」也隨之而上，這兩對人，各自施展武功對打。

華剛並沒有加入戰圈，心道這是他獨得的良機，正好把那「天蛛聖衣」拿上來。

他躍了下去。

把「天蛛聖衣」一扯，這東西極具彈性，彈了回去，一時之間，無法扯它出來。

這「天蛛聖衣」由公主用內力迫入沙土之內，當然是沒有這麼容易拿得出來。

華剛扯了幾下之後，也明白邊緣部份，深入了泥土之內，他試用內力。

內力一出，沙牆紛紛剝下。

但「天蛛聖衣」仍然緊緊的藏在沙土之內，華剛心想，看你能藏在沙土內有多深。

他再加內力。

「天蛛聖衣」終於在他手中。

華剛忍不住高聲叫起來，他的聲音使「火焰神尼」與「銀髮魔星」也退了下來。

華剛叫道：「走！」

他語音未了，人已在十丈之外，一尼一道，亦已跟隨他而去。

英俊與旱達摩初時愕然，隨即明白過來。

他們當然不甘心「天蛛聖衣」落在他們手中，他們互望一眼，便拔足狂追。

華剛是非常熟悉這沙漠的。

要在短時間內消滅這幾個敵人，他心中自有妙計。

他突然改變了方向。

本來他是向北走，如今是向偏西。

「火焰神尼」輕聲問道：「爲甚麼朝這邊走？」

「葬了這二人！」華剛道。

「銀髮魔星」道：「流沙河？」

華剛道：「你眞聰明！」

三人又再加快了脚步。

沙漠之內，毫無障礙，三人如飛似的走着，後面的旱達摩與「「蜂皇蓋世」英俊却是如影隨形，尾隨不捨。

半個時辰之後，華剛已來到一處稍有荊棘生長的地方，而且還有一些尖削的岩石。

他停了下來。

「火焰神尼」與「銀髮魔星」分別站在一旁。

此時，旱達摩與英俊亦已追到。

華剛似是無奈的道：「其實『天蛛聖衣』對你們來說，並無大用。」

英俊道：「那是稀世奇寶，怎容許你一人獨佔？」

「那你想怎樣？」

「旱達摩」道：「能者而得之。」

華剛道：「好，你既然提出，那就這樣決定吧！」

「旱達摩」毫無懼色，一躍而上。

華剛躍過去一塊尖削的大石之上，那石頭雖然尖削，但華剛以極其美妙的姿勢，站在其上。

「旱達摩」已到。

華剛一掌遞出，「旱達摩」爲了避免損傷，側身一避，這一避早已在華剛預料之內。

他的掌便向「旱達摩」避開的一邊再打過去。

這麼一來，「旱達摩」根本已是避無可避，他承受着那股極大的力量，人在半空，被迫跌下。

他翻了兩個觔斗，想穩身於地。

當他足尖一碰地上的沙，他便知道着了華剛的道兒，因爲那沙根本是浮沙。

他單足陷於浮沙之中，人漸漸下陷。

華剛看着他狼狽的樣子，笑道：「你說得不錯，能者得之，你可是能者？」

「旱達摩」下陷着，臉色是驚惶失措，但他仍然口硬，並沒有發出任何求救的聲音。

華剛實在佩服他。

英俊看在眼內，他飛身躍去，以「蜻蜓點水」的形式，一手抽起了「旱達摩」。

兩人手牽手，飛越流沙。

此時的華剛，却要乘人之危，也立時飛身而去，後發而先至，與「旱達摩」和英俊二人同時落到流沙河的對岸。

三人身形尚未穩於地上，便已施出本身的看家本領。

以一對二，華剛的攻勢非常凌厲。

「旱達摩」因爲剛才在流沙上幾乎被淹死，報復之心極其熾熱，因此招法也是異常激烈。

倒是英俊還能冷靜的應付。

華剛知道自己武功是在這二人之上，但却萬萬不能與他們瞎纏下去。

他呼哨一聲。

「火焰神尼」與「銀髮魔星」亦飛身過了流沙河，同時向二人下手。

形勢立時有了改變。

「旱達摩」與英俊成了挨打的局面。

而二人之中，「旱達摩」似乎是武功較弱的一個，他在華剛的掌風壓迫之下，有喘不過氣之感。

華剛決定先解決此人。

他突然大露空門。

「旱達摩」大喜，一拳打出，這一招直擊華剛的胸口，就算不會使他喪命，也可以使他暫時失去戰鬥能力。

可是，他一拳擊出，華剛身形未動，却把胸口縮入，雙手有如一對大大的銅鈸，互相拍動。

「砰」的一聲，華剛已把「旱達摩」的拳接住，並且雙掌把他拳頭裹着，他用力向自己一拉。

「旱達摩」重心已失，被華剛拉至胸前。

華剛仍然緊握他的拳頭，一個側身，把「旱達摩」的手扯斷了。

一陣斷骨之聲使人牙齦戰抖。

華剛並沒有停下來，他雙足一點，人高了半截，便以右肘，向「旱達摩」的前額撞去。

這一撞的力量，實在大得驚人。

「旱達摩」的前額下陷，噴出鮮血。

他狂叫，後退。

華剛却從容的閃身後退。

這一連串的動作，英俊雖然是與那一尼一道在週旋，但仍看得很清楚。

他看見「旱達摩」血流滿面，心中一凜，立時中了對手兩個正着。

可是「旱達摩」突然又翻身攻上，他的招式極其雜亂無章。

華剛再三閃避，又看到他一處空門，一招簡單的「黑虎偷心」，又再打得「旱達摩」人仰馬翻。

「旱達摩」似已再無戰鬥之力。

他倒在地上。

華剛知道不除去這人，以後仍是心腹大患，眼看流沙就在附近，何不多踢兩脚，使這人消失？

他已下了決心，上前一脚飛起，便要把「旱達摩」一脚踢進流沙之內。

因爲「旱達摩」看來已完全沒有戰鬥能力，因此華剛這一脚是從容的一脚，沒有防範的一脚。

「旱達摩」却突然用雙手迎着華剛的腿，一手扯下，順着他的來勢，一個側身，竟然硬生生的把華剛扯向流沙之處。

他再用力一推，華剛已半身陷入流沙中。

這一突變，不但在旁的英俊大吃一驚，華剛又是摸不着頭腦，不斷在浮沙中掙扎。

「旱達摩」望着華剛狼狽的樣子，狂笑起來，半晌才止住笑聲，道：「這叫能者得之。」

「火焰神尼」與「銀髮魔星」二人擺脫了英俊，飛身過來，要救華剛。

「旱達摩」當然不會給她們機會。

他早已料到二人會飛身過來，看準了她們的來勢，他飛身而上。

人上半空，車身而轉。

「火焰神尼」與「銀髮魔星」爲救華剛心切，並沒有防範，竟然被踢個正

着。

二人跌下。

華剛高呼：「小心浮沙！」

可是，這警告已沒用，兩人分別跌在華剛身旁，身體也陷在浮沙之內！

三人在浮沙之內，下陷速度加快。

「旱達摩」看着三人，狂笑不已。

英俊道：「大師，我不明白。」

「旱達摩」道：「你不明白甚麼？」

英俊道：「我不明白，爲甚麼你早已血流滿面，半邊臉孔也下陷了，而你……」

「旱達摩」一抹臉孔，那下陷的額頭已沒有事，笑道：「這是迷離大法！」

英俊仍不明白。

「旱達摩」道：「他把我打至體無完膚，穩操勝券，其實那只是一些幻象。」

「幻象？」

「是的，這些血……這些頭骨碎裂，全都是幻象，我根本沒事，我正要乘他勝利衝昏了頭腦之時，反敗爲勝！」

「原來如此！」

兩人看着浮沙中三人。

華剛道：「我連累了你們二人。」

「火焰神尼」道：「你何必如此說。」

「銀髮魔星」道：「咱們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火焰神尼」接口道：「也要同年同月同日死！」

這些話在旁人聽來，實在肉麻之極，但在他們三人之中，却是極爲眞情。

英俊看着，竟然有些感動。

「旱達摩」却是無動於衷。

在浮沙中的華剛看着這兩位伴着自己赴死的紅顏知己，竟然流起淚來。

這三個半生在沙漠之中糾纏不清的男女，如今竟豁然開朗，明白了人生的意義。

以前他們互相吵駡傾軋，如今在他們心目中，已成爲笑話。

他們三人的心竟是這麼緊緊的連在一起。

華剛道：「我們實在要感謝這位大師。」

「火焰神尼」道：「是，我們以前太執着！」

「銀髮魔星」也道：「假若不是他使我們一起共赴黃泉，那麼，我們永遠也不會有如此和諧的一刻！」

佛家講求頓悟，這三人半世寃孽，似乎在這死前一刻而恍然大悟。

他們三人仍然慢慢下陷着，轉瞬之間，浮沙已到了他們的胸口。

那浮沙壓力極大，使他們的呼吸極不暢順。

華剛知道自己時日無多，幾經辛苦，以雙手擁着二人，這一動，下陷加速。

英俊看着，實在有點不忍，他想說話，但「旱達摩」已用眼色止住了他。

英俊明白，「旱達摩」是個詭計多端的人。

「旱達摩」仍然忍耐着。

轉瞬之間，三人已下陷至頸部。

三人身體感到極不舒服，但臉上却是一片歡愉的神色，這景象看來極爲詭異。

「旱達摩」在這時刻，才開口道：「你們還想再活嗎？」

三人神情又頓告振奮起來。

「旱達摩」道：「把『天蛛聖衣』交出來！」

華剛幾乎忘記了這東西，「天蛛聖衣」仍在他的懷內，但他並沒有甚麼表示。

「旱達摩」道：「把『天蛛聖衣』交出，我可以成全你們三人。」

「怎麼成全？」

「救你們出來！」

「你以爲我會相信你嗎？」

「爲甚麼不相信？你以『天蛛聖衣』換回三命。」

華剛道：「我寧願與聖衣同葬！」

「旱達摩」道：「你聽我說，你慢慢掏出聖衣，讓你一手執着，我一手執着，然後，我用力拉你們上來。」

「上來之後……」

「旱達摩」道：「上來之後，我要回聖衣，你們要回性命！」

「我怎知你……」

「我目的在聖衣！」

華剛心想：「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他慢慢的自懷中抽出那「天蛛聖衣」。

「旱達摩」回首對英俊道：「英兄，我一人沒有能力照顧這件寶物，假如我們二人共同擁有這聖衣，應該比較安全一些！」

英俊知道，「旱達摩」雖然言不由衷，但看形勢，這件聖衣，目前是無法一人獨佔。

與其讓這聖衣永遠沉入浮沙之內，倒不如暫時答應了他，以後再作打算。

華剛對這聖衣其實已無留戀之心，他只想討回生命，有了這兩位紅顏知己，一切似乎都不重要！

英俊道：「好，我們全力把他們拉上來！」

華剛舉手把聖衣舉起，向身旁二人道：「你們一定要拚命拉着我！」

「旱達摩」手拉着那聖衣，向英俊道：「英兄，你也拉着我！」

於是，英俊在「旱達摩」的後面拉着他。

而「旱達摩」也用力拉那聖衣。

「天蛛聖衣」堅韌無比，彈力也極强。

「旱達摩」道：「你們放鬆一下！」

華剛把身體放鬆了。

「旱達摩」一用力，三人慢慢升起。

不過，「旱達摩」看來力量不强，英俊在後面，以內力傳上「旱達摩」雙臂之上。

「旱達摩」有了助力，自然是力度充沛，而三人上升之勢亦正加速。

漸漸，華剛身體已上至腰間。

英俊再發力。

「旱達摩」一拉，「天蛛聖衣」被抽緊，他突然一鬆，這時，「天蛛聖衣」的彈力竟然使華剛等三人一彈而起。

三人歡呼，因爲他們已脫離了流沙。

他們並不留戀那聖衣，趁着上彈之力仍未消失，便乘勢向遠處躍去。

華剛早已把聖衣放了。

這一放，使「旱達摩」重心頓失，幾乎成了滚地葫蘆，幸好英俊在後面穩住了他。

華剛與他的「火焰神尼」與「銀髮魔星」悄悄的消失於沙漠之內。

爲奪聖衣　混戰蛛洞

「旱達摩」拿着那聖衣，喜不自勝。

他站起來，想把「聖衣」一試。

可是，眼前却是一亮。

因爲那裏站着一個人。

一個女人。

一個身穿五顏六色彩衣的女人。

英俊也看着，因爲他一直沒有發覺有人在他們身旁，而且是一個衣衫如此繽紛的女人。

突然，一股七彩繽紛的顏色潑向他們。

「旱達摩」仍然沒有看清那是甚麼，那股顏色已湧至他跟前。

那並不是甚麼顏色，而是那穿彩衣的女人。

她身形之快，便像一桶顏色的沙向人潑來。

「旱達摩」只覺手中的聖衣已沒有了。

這女人根本不知用甚麼手法，竟然可以任意的在「旱達摩」手中搶了這聖衣。

她來得快，退得也快。

「旱達摩」道：「你搶了我的……」

英俊一聽到那「搶」字，已明白聖衣已落在這五色彩衣的女人手上。

這「聖衣」他也有份。

他沒有理由眼巴巴的看着這女人搶去「聖衣」。

他不由分說的上前。

那女人退得好快，英俊未能追及，他把手中的青竹一振，三只青蜂已飛了出來。

那女人本來是可以走得更遠，不過，她突然看到三隻青蜂出現，便停住了脚步。

三只青蜂，飛向那女人，可是，來到她跟前三尺，三只青蜂却不敢飛近。

英俊覺得十分詫異，突然，他似乎有了省悟。

他又再把青竹一振。

三只青蜂當即飛了回來。

「你是……」英俊問道，語調遲疑。

「你應該知道我是誰！」那女人道。

「七色寡母？」

那女人並沒有回答，只是狂笑，那尖銳聲震耳欲聾，使人覺得極不舒服。

「旱達摩」想追上去。

英俊止住了他，道：「勿追！」

那女人道：「這聖衣根本是我家寶物，我不是搶你們的，而是物歸原主！」

她的聲音漸遠，七彩繽紛的衣服也消失了。

「旱達摩」看着她稍縱即逝的背影，自言自語道：「這話是甚麼意思？」

英俊道：「你知這女人是誰？」

「旱達摩」搖了搖頭。

「有沒有聽過七色寡母？」

「她自己說的！」

「是的，你也在沙漠生活很久了？」

「自東渡以來……」

「有沒有看見過一種可怕的蜘蛛？」

「蜘蛛，蝎子，天天都見過！」

「有一種蜘蛛，體積龐大，身體七彩斑爛，可會見過？」

「旱達摩」搖了搖頭。

英俊續道：「那便是七色寡母！」

「那東西很厲害？」

「是的，你也知道，天下間毒物，外表越是美麗，那便是越毒，而這種蜘蛛，奇毒異常！」

「爲甚麼說是寡母？」

「這東西外表美麗，心腸狠毒之外，還有，每當她與雄蜘蛛交尾之後，便會殺死雄蜘蛛，作爲充飢之用！」

「天下間竟有如此兇殘的毒物？而那個衣着五顏六色的女人，有這一個外號，難道她也是一個天下僅見的女魔頭？」

「我曾聽說過，不曾目睹！」

「那麼，她搶了『聖衣』……對了，那聖衣是我們由那位公主師徒處搶來，聖衣應該是屬於公主的，爲甚麼這『七色寡母』又說那是她家族之物？」

「我不知道，不過，這件聖衣是寶物，近日來已露了光，看來這平靜的沙漠，一定會掀起更多的腥風血雨！」

「旱達摩」道：「難道我們就這樣罷手？」

英俊想了一想，道：「那女人搶了聖衣之後，當然不會安靜，我們就在旁監視，看看有甚麼强手會來，讓他們先來一個鷸蚌相爭，我們便做那漁

翁角色!」

兩人相視，笑了一會。

其實，「旱達摩」心中已有了他自己的一套想法。

與此同時，「蜂皇蓋世」英俊，何嘗不是心中有他的如意算盤?

天下人豈不是一樣?

人心如面，各有不同!

* * *

再說泰姐公主和雷狗兒。

雷狗兒的鼻子果然靈敏，他嗅到那種味道，那種古墓的味道。

這地方果然是一個古墓。

平常人誤闖這種地方，一定是心驚膽顫，但對雷狗兒來說，却是回到家鄉似的。

完全沒有陌生的感覺，反而覺得非常安全。

因為他是一個盜墓的學徒出身，他跟過他的師傅，進入過不少古墓，不知是雷狗兒運氣欠佳，還是他師傅倒霉，總沒有進過一個滿眼寶物的古墓。

這古墓出奇的大。

從石門下的石階開始往下行，一直走了差不多半個時辰，石階還沒有走完。

公主道:「小狗兒，你覺得冷嗎?」

雷狗兒道:「還可以忍耐得住!」

「還是先找個地方歇息一下!」

「不，先弄清楚這是甚麼地方，才作打算!」

公主沒有異議。

他們又再行，石階終於行盡。

前面是一個圓門。

在黑暗之中，他們都看不清楚這圓門是通往那裏，不過，既然有門，自然是有路可行。

雷狗兒率先走了一步。

他突然感覺到那圓門是有東西封着的，不過，他却看不到那是甚麼。

他再走一步，伸手向前一摸。

他只覺摸着一些有粘性的東西，他再抓幾下，只覺滿手都被一些看不見的東西粘着。

雷狗兒用力甩開那些東西，可是，却是甩不開的，他用另一隻手，試圖抓開那有粘性的東西，他只覺得他的手是被一些絲線纏着似的。

公主見他雙手左揮右摔，上前問道:「發現了甚麼東西?」

「師傅，暫時不要上來!」

雷狗兒稍為退後，續道:「這門口被一些看不見的粘線所封住，不知是甚麼來西!」

「給我看看!」

公主當然也看不見甚麼，不過，她見雷狗兒手上似乎被一些東西纏住，她也不敢用手去試。

她在地上拾起了一枝枯枝，上前在圓門處一撩。

這一撩，公主也發覺整個圓門果然是被一些看不見的像絲綫一般的東西所封住。

她用力再撩，覺得那枯枝上繞上了很多很多絲似的，但却看不見上面所纏的絲線。

「師傅，你小心!」

雷狗兒自己走近石墻，雙手向粗糙的石墻揩去，這方法果然有效。

雙手上那些看不見的粘性絲線，果然被石墻所粘去。他又再揩了幾下，手上的絲線已少，然而，他的手仍是黏乎乎的。

公主把那枯枝在圓門處撩了又撩。

雷狗兒上前道:「怎麼了?」

「我看是一些蜘蛛絲!」

「蜘蛛絲?」

「不是普通的蜘蛛絲——我說是像蜘蛛絲!」

雷狗兒上前，公主已可以跨過圓門。

雷狗兒道:「小心!」

公主回過頭來，道:「快過來!」

雷狗兒小心的跨過圓門，過了圓門，開始有一些光線，不過，那些光線不知從何而來。

他們又走了幾十步。

漸漸，他們已發現，光線是來自那石壁的縫隙處。

雷狗兒道:「既有光，自然不是普通的古墓，難道這古墓也有人居住?」

公主道:「天知道!」

忽然，雷狗兒發覺頭上有些黏黏的液體似的，那液體是自上面滴下來的。

他用手揩了一下。

這一揩却揩下了一條長絲，他忙道:「師傅，上面有蛛絲滴下!」

公主也叫道:「是的，我這邊也有!」

他們向前躲避，可是，無論走到裏，似乎都有東西滴下來，而且一用手去揩，便拉成長絲!

雷狗兒道:「這鬼地方!快走!」

那邊又有一道圓門，可是，那圓門也是被一些看不見的蛛絲所封住。

公主道:「退回去。」

他們退到原來的圓門，那知道圓門又再被封了，他們一時之間，不敢衝過去。

回到那有光的石室之內，有更多的黏液滴下。

兩人都忍不住揮手甩去那些黏液，可是，當他們一揮手，那些黏液便拉成一條長線。

那些液體越來越多，他們避無可避。

他們都從來沒有遇過這樣的情形，一時之間，實在是心慌意亂。

兩人發狂似的揮舞。

不一會，兩人已被無數的絲線所纏。

那些本來是滴下無色無臭的黏液，在空氣中被揮動之後，居然凝結，成了白色而略帶光彩的絲索，猛纏着

二人，二人一時之間，似失常性。

公主畢竟是個久闖江湖的人，收攝了心神，叫道:「小狗兒，勿再動。」

雷狗兒聽了她的聲音，暫時止住了舞動。

雖然他們不再亂舞，但上面滴下來的黏液，却是沒有停止。

既是避無可避，公主索性躺了下來。

那些黏液，雖沒有被他們舞動，仍立即結成了長絲，不過，經過一些時間之後，也自動的變成絲線，纏在他們的身上。

雷狗兒也躺在地上。

從地上往上面一望，只見上面正伏着無數隻七彩斑爛的東西。

「蜘蛛!」

是的，一隻一隻都是七彩繽紛的蜘蛛。

而那些黏液正是牠們所淌下來的。

公主忽然叫道:「小狗兒，集中精神，抱元守一。」

雷狗兒立即依言。

於是，兩人各自運功。

公主內力深厚，她雖然無法以功力把那些蛛絲逼脫，但她內力施展，可以把蛛絲迫開少許，形成了一個巨殼似的，包裹着她。

而雷狗兒因為內傷未完全恢復，內力有限，也不敢大動元氣，他只能盡力而為。

圍在蜘蛛絲之內，實在並不好受。

漸漸，雷狗兒有了倦意，昏昏沉沉的，不知不覺的竟然睡着了。

公主施展內力一番，暫時感覺舒服一點，因為蛛絲已沒有那麼緊貼肌膚，因此，她也睡着了。

雷狗兒不知睡了多久。

他突然被驚醒。

那是一陣「沙沙」的聲音。

他睜開了眼睛，聲音來自左面，他斜眼看去，是一隻美麗的七彩大蜘蛛。

一隻大得異乎尋常的大蜘蛛。

但那蜘蛛身上散發着一些七彩的光芒，却並不叫人害怕。

那七彩蜘蛛越行越近。

雷狗兒一直望着牠，漸漸，那東西的容貌十分清楚，外表看來那東西十分美麗，但接近一看，那東西却是十分醜惡。

牠前面兩隻爪，不斷地揮舞。

雷狗兒突然感到一陣寒意。

這東西正在來要他的命。

蜘蛛是一種極為沉得住氣的小動物。

普通的蜘蛛，可以在樹林或屋角，先結了一個蛛網，然後慢慢的等待獵物陷入網中。

就算獵物陷入了網中，牠也並不一定立刻便把獵物吃了，牠會讓牠活活餓死，牠才會動手。

而一步一步靠近的蜘蛛，更非普通的蜘蛛。

雷狗兒也知道，越是劇毒的東西，越是美麗動人。

他不期然的移動着身體，那蛛絲在他身體外面，已變成了一個硬殼。

他用力滾動。

幾個翻滾，他碰到了一些東西。

那是公主的硬殼。

公主這時才被雷狗兒撞醒了，問道:「小狗兒，你怎麼了?」

雷狗兒道:「師傅，小心!」

他用目光示意。

公主也看到那隻七彩斑爛的蜘蛛。

「小心，那東西有劇毒。」

雷狗兒沒有作聲，看着那又移近的蜘蛛。

沙沙的聲音，似乎是一種死亡預告的聲音。

蜘蛛終於行近。

雷狗兒的心在狂跳，可是，說也奇怪，那蜘蛛却突然停了下來。

牠似乎嗅到了一些東西。

那蜘蛛仍然爬向雷狗兒的身上，不過，牠爬過他身外的硬殼，並沒有侵犯他。

看來牠不敢傷害雷狗兒。

雷狗兒忽然省悟，自己是有個百毒不侵的身體。

那麼，蜘蛛的目的，便落在師傅公主的身上。

雷狗兒立即轉身。

他希望用身體的重量可以壓死那蜘蛛。

幾個滾身，蜘蛛不見了，他以為蜘蛛已被壓死，可是，再一翻身，蜘蛛又從他的硬殼空位中出來。

那蜘蛛索性走在地上，一直向公主而進發。

雷狗兒十分心急，因為他知道，師傅並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百毒不侵的身體。

可是，他又無法去救她。

公主也感到一陣寒意自心底升起。

一步一步，公主也一陣心跳，不過，她自忖有「罡氣嶽屏」的功力，自可以擋得住那東西的接近。

蜘蛛漸漸接近。

公主自練成了「罡氣嶽屏」以來，從未有所失手，只要對方猛力攻來，越是威猛，反擊力量越是厲害，而且，在她身旁二尺以內，根本無從入侵。

可是蜘蛛却是一步一步的移來。

沒有衝力，也沒有刺殺的力量。

三尺，二尺……牠進入了屏障之內，可是，牠並沒有受到影響似的，仍然一步一步的移近。

公主開始害怕。

這只七彩斑爛，滿身毛茸茸的東西，簡直是一隻追魂奪命的牛頭馬面

一般。

公主身體震動，她收了「罡氣嶽屏」的功力，那蜘蛛似乎走得更快。

死亡的力量實在可怕，無論你是大英雄大人物，也要屈服。

雷狗兒一直注視着那蜘蛛的動態，也一直在動腦筋想辦法救他的師傅。

可是，自己被裹在蜘蛛絲的硬殼內，師傅也是被裹在蜘蛛絲的硬殼之內，根本無計可施。

公主忽然叫道：「小狗兒，小狗兒，我實在不想死！」

雷狗兒道：「師傅，師傅，你不會死的！」

公主道：「我歷練陰陽大挪移法，已經勘破了生死，我從老婦變成孩子，又再從孩子變回少女……我有這樣機緣巧合的際遇，卻要死在一隻小蜘蛛的毒液之中！」

「不，不，你不會的！」

公主忽然又靜了下來，因爲那隻蜘蛛停了腳步。

公主道：「小狗，你爲人心地善良，連小蜘蛛也懂得趨避……我卻生來大惡……殺人無數……爲了自己能成就陰陽大挪移法……不擇手段……我看……我可以打破天下人皆不能破的『出生入死』，卻不能打破冥冥之中自有主宰的控制。」

雷狗兒一時之間，卻也想不出用甚麼話來安慰她。

小蜘蛛停住了步。

公主又道：「小狗兒，我們相處這麼多天……自我要喝血練功，一直到我從小孩變回少女的身份，你憎恨我嗎？」

「憎恨？何來憎恨？」

「不過，我實在對你沒有甚麼好處。」

「師傅對我好處極多，沒有了師傅，我早已在那虛幻迷宮之中死了！」

「我不曾對你有過好處。」

「不，你授我『水龍吟式』……」

「你也教我你的『天雷四式』……」

「師傅，我那有教過你？」

「是的，你沒有教過我……我只是從你幾次的施展之中，學得過來……」

「師傅……」雷狗兒忽有所悟道：「你的『水龍吟』在你手中施展而出，而我的『天雷四式』施展而出，你看……我們可否……」

「爲甚麼我沒有想到？」

可是，當他們想到以「水龍吟」式與「天雷四式」混合來攻破蜘蛛網之時，似乎已太遲。

因爲那蜘蛛又再開始行動。

她一步一步向公主而去。

公主道：「快施展你的四式！」

雷狗兒應着，已施展出他的「天雷四式」中的第一式：「春雷初綻」。

公主立時配合使出她的「水龍吟」式中的「潭空水冷，月明星淡」。

兩種截然不同的武功，在師徒的配合之下，竟然產生了從來也想像不到的效果！

他們都覺身心震撼。

而那蜘蛛，在其中力量爭持之中，似乎也受到了震動而無所適從。

公主與雷狗兒都知道，兩種武功的配合，可能是他們唯一的生機！

雷狗兒立時又再使出他的「天雷四式」的第二招，旱天拔雷。

這一招力量比第一招強大。

而公主也同時配合，使出「水龍吟」式中的——風雷怒，魚龍慘。

兩招配合，發出的力量更進一步。

公主道：「再來一招。」

雷狗兒使出第三招，焦雷霹靂。

公主立時使出：千古興亡，百年悲笑。

登時，兩個被蜘蛛裹着的身體，因爲力量相抵，竟然騰升起來。

公主暫時可以放鬆一下，叫道：「最後一招！」

雷狗兒鼓足了力量，施展出雷震九天。

這一招雷狗兒也久也沒有使用。

力量實在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

而公主也立時使出：片帆沙岸，繫斜陽纜。

這最後一式，配合雷狗兒的「雷震九天」，兩人卻是再度騰空，而且在半空盤旋而相碰！

這一碰便使他們出了牢籠！

兩個本是裹着他們身體的蛛網，因受不了內外夾攻的力量，已然裂開！

兩人都歡呼起來！

沒有了束縛，自然是身心舒暢。

他們同時落下。

然而，公主正在歡笑聲中，卻又叫了起來。

原來，她落下的地方，卻是那蜘蛛所伏的地方，那蜘蛛一撲而上。

公主在完全沒有防範之際，已被那毒蜘蛛咬了一口！

她感覺並不痛，卻是相當癢！

蜘蛛又再咬了一口。

公主立時把蜘蛛撥了開來，雷狗兒只見那蜘蛛亂竄，他一腳踏上，把蜘蛛踏扁了！

不過，公主卻立時腳軟了下來，人也倒地。

「你怎麼了？」

「毒……」

雷狗兒立刻蹲下，只見公主腳眼之處，起了一大片紅印，漸漸變成紫色。

雷狗兒不再猶疑，把頭低下，用嘴去吮她那傷口之處，才一會，已吮了一口紫血，吐了出來，然後，他又再吮吸，又是一口令人欲嘔的紫血！

公主雖然全身無力，但頭腦卻是非常清醒的。

「小狗兒你……」

「師傅，你休息一下，便可以了。」

公主坐了下來，雷狗兒仍然用指點了她的要穴，好讓毒血不會直上心臟。

擾攘了一會，公主腳眼的地方，已沒有了紫血，但仍腫了一大塊。

公主道：「你又救了我一次！」

雷狗兒道：「師傅，你爲甚麼這麼說，我有個百毒不侵的身體，這只是舉手之勞！」

雖然是舉手之勞，但公主知道，雷狗兒並非因爲自己身體百毒不侵，才放心爲自己吸去毒血，而是他不經考慮，完全出於救人之心，爲她吸去毒血！

公主活過百年，一生經歷實在不少，可是，沒會見過一個如此肝膽相照的朋友！

她是非常的感動。

她望着雷狗兒，心中想着很多的事情，在不知不覺中，突然睡着了。

雷狗兒一直看望着師傅，直到自己也在非常疲倦之下，墜入夢鄉。

他醒來的原因，是因爲他的肚子隆隆作響，他感到異常的餓。

雷狗兒起來，看見公主仍然熟睡。

他在石室之中四處看看，發現到處仍然是蛛網塵封，不過，因爲他曾與公主合力，利用「天雷四式」與「水龍吟」式兩種絕世的武功混合而出，那種連綿不絕的功力，早已把那些蛛網震碎了！

雷狗兒沿着一個圓門往外走，他發現外面有無數的甬道，不知是通往那裏。

他不敢遠離石室，因爲師傅醒來一定還要人照應，他便胡亂的向一條走去。

那也是合該有事。

面前幾十條甬道，他偏偏不走，卻走往這一條。

他本想找些可吃的東西，可是，待了不久，卻聽到了一陣一陣沉重的呼吸聲。

這些呼吸聲極爲奇怪，因爲一個人呼吸，一定沒有那麼大的聲音，但如果是好多人一起呼吸，也沒有理由會是這麼齊整，這麼有節奏。

雷狗兒向着這陣陣的呼吸聲前去。

不久，他看到了一點兒燈光。

燈光之處，竟有無數巨大的蜘蛛網，每一個網上，並沒有蜘蛛，而是縛着一個人。

驟眼看去，那些人都是懸在半空的。

那情景十分奇詭，嚇得雷狗兒雙腳也提不起來，幸好他也嘗過被蛛網縛着的經驗，知道這裏的蜘蛛絲，與一般的蜘蛛絲並不相同。

雷狗兒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鎮定了精神。

他暗暗一數，這裏足足懸有四十九人。

齊整的七行，每行七個。

那些蛛網有時也會搖動，那是因爲網上的人也會移動，而每個人發出的呼吸聲也是一致的。

這些人既會移動，又會呼吸，那表示他們仍有性命，不知是暫時昏了，還是……

雷狗兒再走近。

最接近雷狗兒的一排，都是一臉色蒼白的人，他們都閉上眼睛，但肚皮動着，明顯仍有生命。

忽然，其中一個濃眉大眼的人，睜開了眼睛。

那人目光觸及雷狗兒。

雷狗兒也嚇了一跳，他退後。

那人看着雷狗兒，眼裏似乎充滿希望似的，只見他口唇嚅動，卻是沒有聲音。

雷狗兒再走近，用手摸摸那些蛛絲，那些蛛絲都是十分堅韌。

雷狗兒想把那人拉下來，不過，那些蛛絲縛着那人，那人是動彈不得。

一時之間，雷狗兒左拉右扯，卻是毫無辦法。

忽然，雷狗兒發現那人目光不斷的望着有光源來處的牆壁。

他沿着他的目光上前，在牆壁上摸了一會，卻沒有甚麼發現，不過，後來他發現上面有陷下的地方。

伸手入陷下的地方一探，竟然發現了一支古怪的東西，他拿了出來，只見是一枝長刺，上面有無數小刺刀，就像一支用鐵製的荊棘棒。

雷狗兒把那荊棘棒拿在手上。

那人的目光似乎十分興奮。

雷狗兒拿着這支荊棘棒，向那些蛛網砍下一拉，那些蛛絲立時斷了。

原來這東西便是用來割斷蛛絲的。

雷狗兒快手快腳的把蛛網割開，讓那人首先下來。

那人一着地，便道：「多謝恩公救命！」

雷狗兒道：「你們爲甚麼會被縛在這裏？」

「說來話長！」

那人把身上仍黏着的蛛絲拉開，並道：「先救了其他的人再說。」

雷狗兒拿着那荊棘棒，把前面的一排人都救了下來，那些人都向雷狗兒叩謝。

這些人一恢復了氣力，又在密室之中一些暗處，拿出另外幾支的荊棘棒，七手八腳的把其他四十多人都從蛛網中救了下來。

有些較爲年輕的，一下子便恢復了活動能力，有一些較爲年老的，卻仍然沒有活動能力。

其中一位長鬚長髮糾在一起的老人道：「這位少俠……救了我們……我們實在不知怎樣……」

雷狗兒道：「各位前輩，請你們不

用多謝，我無意中救了你們，也許我也要你們救我！」

「此話怎說！」那老者問。

雷狗兒道：「在下雷狗兒，請問各位尊姓大名！」

那老者道：「看來，這裏輩份最高的是我。」

其餘的人並沒有異議。

老者道：「我是來自雲南崑崙的查世光，我被擄來此處已有十年！」

雷狗兒道：「這究竟是甚麼地方？」

查世光道：「這裏便是傳說中的盤絲洞！」

「盤絲洞？」

「並不是西遊記所說的盤絲洞！」

雷狗兒少時，在市井之中，也曾聽過西遊記中猪八戒大鬧盤絲洞，那是西遊記之中一處香艷的情節。

「既是盤絲洞，這洞主一定是隻蜘蛛精！」

「對，這洞主的確是隻蜘蛛精，—不過，這人並不是隻妖物，而是一隻大毒物。」

「是隻毒蜘蛛？」

另一個也是滿臉髯鬚的人道：「在下是西毒派的傳人歐陽倫，這地方的主人，便是咱們的大仇人，七色寡母！也是一隻有毒蜘蛛般本領的人！」

「七色寡母？」雷狗兒道。

「是的，」另一人接口道：「在下是崆峒派的梅習，這女人叫七色寡母是因爲她愛穿彩衣……而且是個寡婦！」

「爲甚麼她是個寡婦？」

又有一人接口道：「在下是太乙派的掌門一眞道人，少俠，你可聽過毒蜘蛛噬人？」

雷狗兒點頭。

一眞道人道：「那隻彩色的毒蜘蛛，每逢交尾之後，便會把雄蜘蛛吃掉！」

雷狗兒綜合各人的話，才開始明白這「七色寡母」名字的來源，也明白這「七色寡母」是個女魔頭。

這時，一個面白無鬚的男人用極其尖鋭的聲音道：「在下來自禁宮，人人都稱呼我爲穆公公，七色寡母邪惡不已，還有她手下，七隻毒蜘蛛！」

另外一個矮小但陰沉的人上前，道：「在下是青海來的喇嘛巴左托，我便是幾乎喪命於那七隻毒蜘蛛手下，她們外表也異常美麗，却是毒如蛇蠍！」

看他咬牙切齒的模樣，看來他是吃虧不少。

雷狗兒正在思索，又有一人上前道：「少俠，爲甚麼你也會來此？」

一時之間，雷狗兒實在不知從何說起。

那人續道：「在下是天山來的濟冰，曾經好心的爲那七色寡母解毒，却無端被捉來這裏！」

雷狗兒道：「我與師傅誤入此地，也被他們用蛛絲所困……」

雷狗兒簡單的敍述了他們的遭遇。

衆人都追問：「你的師傅呢？」

「在那邊石室！」

查世光道：「先請你師傅來這邊。」

雷狗兒道：「你們有沒有糧食？」

衆人都表示沒有。

雷狗兒道：「那你們怎能生存？」

歐陽倫道：「每日都有人送一些飯菜來，她們不會給我們吃，而是餵我們吃。」

梅習道：「開始沒有一個人肯張開嘴巴，不過，日子久了！你明白……」

雷狗兒當然明白，因爲他飽嘗飢餓之苦。

「那七色寡母爲甚麼要困你們在這裏？」

一眞道人道：「她當然有一個目的！」

「甚麼目的？」

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

雷狗兒也沒有追問下去。

穆公公突然用尖聲道：「少俠，你還是請你師傅過來，與我們在一起，多一個照應。」

雷狗兒道：「好，你們也暫時裝作仍然被縛，待他們有人來時，我們一擊而攻之！」

衆人都認爲這個意見很好。

於是，雷狗兒先沿着原路，回到公主所處的石室。

當他快近那石室之時，雷狗兒覺得有點不對，他想隱伏下來。

可是，前面却出現了四個彩衣的女人。

那四個女人都是十分年輕，衣飾漂亮，手中都拿着一些輕紗似的長綢。

她們一見雷狗兒，已不由分說的把長綢射出。

長綢本是極爲輕柔之物，但在她們手中射出，却成爲了極爲堅硬的武器。

雷狗兒不知她們的來龍去脈，只是極力趨避，不過，她們共是四人，每人手下有長綢兩條，一共是八條，那八條長綢便是八條長爪，向雷狗兒抓來。

雷狗兒靈活的在她們的長綢中閃動。

既然出現了人，那麼師傅一定有了問題。

他快速地奪了兩人的長綢。

其餘的兩個女人似乎十分驚詫，慌忙把長綢舞動，另外那兩個雖然手上沒有了長綢，但仍利用衣袖，一起向雷狗兒攻擊過來。

雷狗兒以掌風護着自己。

而那四人拿着長綢的，忽剛忽柔，忽長忽短的向着雷狗兒身上襲來。

那些長綢，是硬如鋼刺般刺來。

忽地又成了綑仙索般，罩向雷狗兒。

有幾次，那長綢又纏着雷狗兒雙臂，但雷狗兒施展內力，竟把她們的長綢震裂了。

那四個女人已知對手並非普通人，一聲呼哨，四人轉眼便失去踪影。

雷狗兒直奔那石室。

石室的圓門已被一些新的蛛絲所封，雷狗兒用盡辦法，也無法拉開。

看來只有那特製的荊棘棒，才可以割開。

石室之內，傳來公主之聲：「是小狗兒？」

「是的！」

公主忙道：「快走！」

「你怎麼了？」

「我被他們困住，不過，她們暫時奈何我不得，你先走開，再想辦法。」

雷狗兒當然不肯走。

公主道：「別再猶豫不決，否則我們同被困住，便沒有逃生機會。」

雷狗兒道：「我發現了一些人……」

「那好極了，快找那些人幫你，救我出來。」

雷狗兒仍然想扯開那些蛛網。

公主道：「快走，快走，她們一來，你便沒有法子逃走了。」

「我已打走了四人。」

「那麼，你更加快走，否則……」

雷狗兒仍然在亂扯那些蛛絲。

公主忽然怒道：「小狗，你再不聽我說，你以後不要再來見我了！」

雷狗兒被她一喝，整個人也呆住，因爲他從來也沒有見過公主如此憤怒。

他退後。

公主又再咆哮道：「走！走！」

雷狗兒只好離開，道：「師傅，我一定會來救你的！」他沿着那些甬道，回到那囚着四十九人的石室。

石室仍然是非常的寧靜。

那被囚的四十九人仍裝作被縛在絲網之內。

當雷狗兒垂頭喪氣的單獨回到這石室，所有人都明白，他救不到他的師傅。

查世光道：「少俠，發生了甚麼事？」

「我在途中被襲，而且師傅也被他們困起來。」

穆公公怪聲道：「你沒有甚麼事？」

雷狗兒搖搖頭。

穆公公續道：「襲擊你的是甚麼人？」

「是四個手持雙長綢的彩衣女人。」

「她們可能是七色寡母手下的七隻毒蜘蛛。」

「甚麼？她們的武功都很厲害，而且……」

「她們只有四人，已使你應付不了？」

「那些長綢被我用掌力震裂了，不過，我也幾乎被她們的長綢纏死了！」

「她們逃了？」

「是的。」

「那麼，她們已發現你逃了出來，她們七隻毒蜘蛛一起來，那時更難應付！」

雷狗兒道：「各位，你們都視這些女人猶如蛇蠍，她們眞的這麼厲害？」

衆人都嘆了一口氣，聲音似猶有餘悸。

他們的嘆氣，比說話似乎更有力量。

雷狗兒心中實在不相信，這些高手，面對着一羣女人，竟然會如此恐懼。

雷狗兒道：「究竟這七色寡母爲甚麼要囚你們在此？」

其實，這個問題雷狗兒早已提過。

這時再提，仍然沒有人肯回答。

雷狗兒道：「你們不想離開此地？」

崑崙派的查世光道：「你有辦法？」

「憑我們合力，加上我的師傅……」

崆峒派的梅習道：「你師傅究竟是誰？」

雷狗兒道：「我說出來，你們也許不認識。」他頓了一頓才道：「她來自星宿海——泰姐公主！」

「泰姐公主？」

幾個年紀較大的人作出了一些反應。

來自禁宮的穆公公道：「少俠，你在說笑話？」

雷狗兒實在不明白，反問道：「我爲何在這時候還要說笑？」

穆公公道：「少俠，你以爲我有多大年紀？」

「七十？」

「我已是望八之年！」

「那又如何？」

「我入禁宮服侍皇上的時候，只是十五六歲，那時，泰姐公主已是名震沙漠！」

「對，我師傅成名極早！」

「當時，我曾有幸見過泰姐公主一面，那時，她應當在盛年，相信也有四十多歲了！」

青海喇嘛巴佐托接口道：「那麼，你的師傅已經很老了，有百歲了？」

雷狗兒道：「不，我師傅如今仍然是廿歲左右！」

穆公公道：「那可能是眞正泰姐公主的另一傳人！」

「不，她的確是泰姐公主本人！」

「那麼她應該是一個百歲人瑞了！」青海喇嘛道。

穆公公沉吟一會，才道：「少俠，假如你沒有說謊，那麼，她應該是練成了一種返老還童的武功！」

「你指的是陰陽大挪移法？」

穆公公道：「那只是一種傳記中的

武功，修練此種武功的人，要經歷九九八十一重劫難，要以毒攻毒，要以血洗血。」

「以毒攻毒？以血洗血？」

在場的人，沒有一個人明白穆公公的話。

可是，雷狗兒明白。

泰妲公主一直都沒有說清楚她自己所練的武功，但雷狗兒一直在她身旁，眼看着她從一個小孩模樣，變成一個少女模樣。

而其間，她不斷以血，不論是人血或者其他動物的血來維持自己的生命。

至今他才完全明白。

泰妲公主已練成了「陰陽大挪移法」，已從一個衰老的生命，轉移成爲另外一個年輕的生命。

那實在是驚世駭俗之成。

穆公公看着雷狗兒的臉色，以他豐富人生經驗，他已明白那是事實。

天下間竟有一種如此神奇的武功！

而最需要此種武功的，當然是他，因爲他已是望八之年。

一言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亡國！

雷狗兒與穆公公這番對話，看來已種下另一個禍根，不過，穆公公並沒有更多的追問。

他是一個深謀遠慮的人。

穆公公轉口道：「那你師傅現在又如何？」

「又再被那些蛛絲網困住了！」

穆公公道：「那麼，我們快去救她出來。」

其他的人被困在這裏已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早已想出去，但剛被解下來，肢體不能靈活移動，經過這段時間歇息，已經可以活動自如。

眾人都從蛛網跳了下來。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笑聲。

女人的笑聲！

眾人都有點駭然，雷狗兒却不知道那是誰的笑聲。

「是七色寡母……」

雷狗兒跳了起來，想向笑聲之處走去。

剛走到洞口，一道巨大的鐵閘自上面落下。

那鐵閘落下的速度極快，雷狗兒不敢衝過去。

一個女人的聲音道：「原來泰妲公主有此種功力，我讓你們胡亂一會，倒也有價值。」

雷狗兒並不明白這些話的意思。

查世光叫道：「衝出去！」

眾人紛紛發難。

這巨大的石室的四周却同時下了很多的鐵閘，那些鐵閘下得非常快。

根本沒有一個人敢衝過去。

查世光悻悻的道：「我們又再着了這個女人的道兒！」

眾人退作一團，一時之間，議論紛紛，非常嘈吵。

查世光道：「我們這裏一共四十九人，三番四次都着了這個惡毒女人的道兒。」

雷狗兒問道：「究竟是着了甚麼道兒？」

查世光嘆了口氣，道：「那惡毒的女人早已派人監視我們了，剛才她一直沒有露臉，只是想知道你師傅的來龍去脈，如今她知道你師傅有如此上乘的武功，自然會好好的對付她！」

「她一直在附近監視我們？」

「我相信是的！」查世光道。

「爲甚麼我們這麼多高手，沒有一個人發現？」雷狗兒問。

眾人都顯得有點尷尬。

穆公公道：「因爲七色寡母的武功，的確是在我們之上。」

查世光道：「我們也要承認，她的智慧也在我們之上。我們四十九個人，那一個不是在江湖上曾經有過風光的日子？」

「她眞的這麼厲害？」雷狗兒似不相信。

查世光道：「你說過你去看過你師傅，又在途中遇到四個舞動長綢的女人，其實一切都是在她安排與監視之下，你才能脫身回來。」

雷狗兒恍然大悟，道：「她要知道我師傅的秘密，一直忍耐着監視我們，想不到我們竟是這麼愚蠢！對了，我的師傅見我出現，曾經大發脾氣……」

「她對你一種暗示，可能是暗示她已落在七色寡母的手中了。」

「爲甚麼我一直不明白？」

「我說過七色寡母的智慧也在我們之上，並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那麼，我們便要一輩子困在這裏？」

「如果她心情好的話。」

「爲甚麼會這麼說？」

查世光道：「你以爲七色寡母一直沒有殺死我們，爲的是甚麼？」

穆公公道：「我們當然明白。」

雷狗兒道：「她不敢殺人……」

眾人笑了起來。

雷狗兒續道：「因爲你們都是江湖上响噹噹的人！」

他的話未嘗沒有道理。

查世光道：「事實並不是如此，我們人人都明白，但從來沒有提過。」

在場的人都沒有出聲。

查世光道：「各位，我來自崑崙，你們都知道，我是擅長施山瘴之毒。」

西毒派的歐陽倫道：「我來至西域，施毒是天下聞名的，我用蛤蚧毒，已是天下馳名。」

崆峒的梅習道：「我擅施酥化人骨的無名毒！」

太乙派的一眞道人道：「我是太乙派的人，我煉丹下毒的本領，不用我吹噓。」

來自禁宮的穆公公道：「宮中一直傳下來施毒的方法，我已懂得了十之八九。」

青海喇嘛巴佐托道：「我是出名的毒喇嘛，不是我心狠手毒，而是精通使用喇嘛教的毒物。」

天山派的濟冰道：「我來自天山，天山盛產解毒的藥物，我却可以把解毒的藥物變成毒物，那麼，一經我下毒，天下再無解毒之物！」

雷狗兒聽了這富有代表性的七人之話，已明白他們被拘禁在這裏的原因。

他們都是天下聞名的「毒手」。

七色寡母爲了要得到天下間稀有毒物的本領，不惜擄了他們回來，迫他們說出他們各自施毒的本領。

可是，他們都明白，只要一說出，他們的性命立即不保，而七色寡母也有足夠的耐性，用軟禁的方法，要把他們的英雄志氣一一磨去。

虧他們寧困而不屈。

雷狗兒道：「我……我是個百毒不侵的人。」

有人發出輕蔑的笑聲。

那也難怪，在這一班以毒名震天下的人，雷狗兒却自稱百毒不侵，難怪他們都嗤之以鼻。

雷狗兒道：「我吃過『碧綠蜈蚣』。」

有人開始驚訝。

「也吃了『墨綠蜈蚣』。」

驚訝之聲更熾。

「我誤吞了一隻朱蛤！」

眾人更是紛紛議論着。

雷狗兒再沒有說話。

查世光道：「那麼，你是我們的尅星了！」

雷狗兒道：「爲甚麼？」

「因爲你確實是百毒不侵，那麼，我們這羣人人視之洪水猛獸之人，對你來說是一無是處！」

雷狗兒也笑了起來。

人生便是那麼一場有趣的遊戲！

忽然，穆公公道：「可惜的是，你是我們的尅星，却不是那七色寡母的尅星！」

雷狗兒道：「是的，七色寡母才是我們的尅星，我的師傅也落在她的手裏！」

查世光道：「你不用心急，她們一定會來的！」

「你指的是七色寡母？」

「當然是。」

「爲甚麼？」

「當她們知道你是百毒不侵的時候，你對她們便是最爲重要。」

雷狗兒仍然不明白。

查世光解釋道：「七色寡母的志願是做個『毒王之王』，因此，她不惜工本的擄了我們各門各派七七四十九個人，希望從我們每人口中，學得一樣使毒的方法，那麼，她的生平志願便可實現！」

雷狗兒道：「可惜你們都守口如瓶！」

查世光道：「其實我們不知可以守到甚麼時候，不過，而今假若她知道你是個百毒不侵的人，我想，她的目標應該是你。」

雷狗兒開始明白。

穆公公也道：「只要把你的本領統統學會了，那麼她便立即成爲毒王之王——她使甚麼毒也可以，更不懼其他人使甚麼毒！」

雷狗兒道：「一個只可以毒人，而永不被人毒倒的人，她便成爲『毒王之王』！」

查世光道：「少俠，其實你現在已是『毒王之王』！」

雷狗兒道：「我這個『毒王之王』，只是誤打誤撞而來，既無甚麼心法，也沒有甚麼功夫，七色寡母抓了我以後，也沒有甚麼辦法，能把我的本領奪去！」

穆公公深沉的道：「你頭腦這麼簡單？」

雷狗兒道：「難道她會把我吞下肚去？」

穆公公道：「正是！」

雷狗兒呆住。

他也可以想到，自己之所以能成爲一個百毒不侵的人，是因爲機緣巧合，誤吞了那麼多的毒物，才會成爲一個百毒不侵的人。

而七色寡母只要把他吞了，豈不是又立即成爲了一個百毒不侵的人？

吃了自己？

雷狗兒開始有點不寒而慄！

穆公公看着雷狗兒，其實他心裏何嘗不是想把雷狗兒一口吞下！

不過，在而今的情形下，他是無計可施！

穆公公道：「要來的終於要來！」

「甚麼？」

穆公公道：「七個人正朝這裏來！」

「是七色寡母的七個徒兒！」

雷狗兒道：「那好極了，她們一來，我們便合力搗毀這可怖的盤絲洞！」

眾人都沒有作聲。

不一會，果然有七個衣色非常艷麗的女子行近這個巨大的囚室。

爲首是一個紅衣的女子，叫道：「雷狗兒！」

雷狗兒當然沒有作聲。

那紅衣女子續道：「雷狗兒，你不想去看看你的師傅？」

雷狗兒一聽到可以看到師傅，便想挺身而出。

但穆公公一手握着他。

他那瘦削的手却有如一只手銬一般，雷狗兒稍一掙扎，穆公公緊扣得更牢。

查世光道：「雷狗兒是我們的，告訴你們的七色寡母，休想動他分毫！你一動，我們齊拚命！」

那紅衣女子續道：「啊！原來你們

還沒有死去……那好極，交出雷狗兒，你們便可離開盤絲洞！」

「甚麼？」

查世光實在不相信她竟會說出如此的條件。

他們四十九人，在這暗無天日的囚室，已囚了十年以上，而今只要他們交出雷狗兒，他們便可重見天日！

不過，雷狗兒是他們手上一張皇牌。

這皇牌不能輕易失去！

查世光道：「我不知道你們又使甚麼毒計？」

那紅色女子笑道：「正如你們也說過，雷狗兒是個毒王之王，與你們相比之下，你們算甚麼？」

查世光道：「我們無端端被囚十多年，只是因你一句話，我們便白白而去？」

查世光實在是一個非常懂得討價還價的人。

紅衣女子笑道：「你想討回甚麼？」

「只是一個公道而已！」

「我師傅早已說過，你們不易應付，虧你們在這地方多年，還有這麼大的野心！」

查世光道：「紅蜘蛛，你不用再多瘋言瘋語，快說出你師傅列出的條件！」

紅蜘蛛道：「很簡單，當你們一交出雷狗兒，你們便可以離開盤絲洞，這是第一個好條件，第二，在盤絲洞外，有七色絲柱，柱是空心的，內藏七色蜘蛛絲末……」

「七色蜘蛛絲末？」衆人議論紛紛。

「相信你們都聽過，七色寡母所練製的七色蜘蛛絲末，既是天下至毒的毒藥，同時也是學武之人，提升內力至高的王道聖藥！」

雷狗兒並不知道「七色蜘蛛絲末」是甚麼，不過，由穆公公與查世光二人的表情，這條件已足以使他們投降，順從地把自己交到那七隻蜘蛛的手上。

紅蜘蛛續道：「我師傅也明白，多年來虛耗各位時光，除了把七色蜘蛛絲末送與各人之外，而儲這些稀世至寶的絲末的容器，都是眞金打成，一人一顆，足夠你們生活十年，作爲補償！」

既有稀世的「絲末」，也有眞金打成的容器，這條件實在太好！

雷狗兒輕聲對穆公公道：「不能把我單獨交出，我們應該合力攻出，既可使你們自由，又可救我師傅，更可以一搗盤絲洞，發洩你們心中仇恨！」

雷狗兒的提議也未嘗無理。

查世光是個聰明的人。

穆公公更是深謀遠慮。

他們兩人互相交換一個眼色。

查世光道：「穆公公，你可有把握？」

「有如探囊取物！」

雷狗兒不明白他們這兩句似乎無關重要的說話。

「好！」查世光道：「你們有甚麼保證！」

紅蜘蛛道：「七色寡母何時說過假話？」

這時，一邊本已下了鐵閘的牆突然抽起。

「你們放下雷狗兒，沿這邊直跑，便可到達盤絲洞口，找到七色絲柱，柱內自然有你們所需！」

查世光仍未說話，已經有人向那閘門奔去。

雷狗兒想掙扎。

穆公公不單更緊握雷狗兒的手腕，另一隻手更放在雷狗兒的頭蓋上。

穆公公道：「少俠，你終歸也是救過我們的人，我不忍看你頭骨爆裂，腦漿四溢！」

好厲害的言詞。

查世光道：「少俠，我們無法……」

「你們不是說過與我一起搗破這盤絲洞？」

查世光無言。

穆公公也把臉轉向另一方。

雷狗兒眞的有點後悔，爲甚麼要救這班沒有廉恥的人？就讓他們永遠囚在那些蜘蛛網之上。

江湖上一向都是以利爲先，有誰會爲義氣而顧及廉恥？雷狗兒實在是太天眞！

不一會，有人奔了回來。

原來剛才先向那閘門奔去的人，是探路的。

那人道：「查大哥，紅蜘蛛所言是眞的！」

「好！」查世光道：「穆公公，煩你在我們出去之後，把少俠交與這些蜘蛛姑娘！你的一份，我們自然會在盤絲洞外交與你！」

穆公公道：「好，你們先走！」

查世光站了起來，向那閘門走去，其他的人跟隨着他，轉眼之間，巨大的囚室，只剩下穆公公與雷狗兒。

雷狗兒道：「穆公公，你眞的要把我交與她們？」

穆公公點點了頭，道：「是的！」

雷狗兒道：「你相信他們？」

「不！」

「那你把我交給他們，有甚麼好處？」

「我不是單單把你交給她們，我陪你去！」

想不到這個老太監，竟然有此義氣。

穆公公轉向紅蜘蛛道：「姑娘，我們可以去見你們的七色寡母了！」

紅蜘蛛道：「你不離去？」

「少俠有恩於我，我又豈是忘恩負義的人？」

紅蜘蛛道：「多你一個，相信師傅也不責怪！」

紅蜘蛛面前的鐵閘也抽起了。

「好，跟我們走！」

世上至寶　究竟何價

穆公公抱着雷狗兒，跟着那七色蜘蛛前去。

這時，雷狗兒心下却是十分感激穆公公，想不到這個老太監，在這危急的時候，仍然爲了自己。

雷狗兒輕聲道：「謝謝你！」

穆公公沒有回答他。

七色蜘蛛領着他們，走過了彎彎曲曲的山洞，終於來到了一個陰深的大洞。

這大洞內四處都是鐘乳石。

奇形怪狀的鐘乳石，交織成一幅極爲詭異的圖畫，而在鐘乳石之間，泛起了搖擺不定的光，而那些光是不同顏色的，更使這鐘乳洞既艷麗又神秘。

忽然，在鐘乳石之間的一個洞內，出現了一個人，那人衣色極爲艷麗，七彩繽紛！

雷狗兒一看，已知是「七色寡母」。

「咦？爲甚麼多了一人？」

「是我！」穆公公大聲地道。

「是你這老太監？」「七色寡母」頓了一頓才道：「你不走，有甚麼企圖！」

穆公公道：「我只想討一些眞正的『蜘蛛絲末』！」

「甚麼？紅兒，你沒有把我的條件列開？」

「有，其他的人已去了！」

「穆太監，爲甚麼你竟要來這裡討？」

穆公公笑道：「我閱歷多點！你不會這麼好心腸……我不想多說一句，我只要眞的『蜘蛛絲末』，我便離開，否則……」

「否則甚麼？」

「一拍兩散！」

「甚麼一拍兩散？」

「你也得不到我手中的『毒王之王』！」

七色寡母實在佩服這個老頭。

她笑道：「小狗兒，這位穆公公並不是護着你來，他只是以你爲餌！」

雷狗兒看着穆公公，他那陰險的臉上，泛着一陣難以形容的邪氣。

雷狗兒實在好好的上了一課。

這些江湖人都是戴上不同的面具，而且每一個時刻都在變！

七色寡母道：「小狗兒，你對付不了這老狐狸？」

雷狗兒心裏實在激動，這個穆公公一直以長輩般保護自己，剛才與他同來之時，還像一個以死相許的義氣之人，但他內心實在比這些毒蜘蛛更爲可怕！

其實，他一直有力量掙開穆公公的手。

不過，他爲了平安的找到師傅，他一直克制着自己，他不想因自己稍爲妄動而失去見師傅的機會。

這時，他已明白，穆公公根本不是一個朋友。

他手一揮。

穆公公當然不會讓他一揮而可以逃去，他施展着「纏絲擒拿手」緊扣着雷狗兒的手腕。

雷狗兒突然一個發難。

一招「春雷初綻」。

這一招實在是出乎穆公公的意料之外，因爲雷狗兒一直沒有露過甚麼功夫。

七色寡母叫道：「咦？」

雷狗兒已擺脫了穆公公！

穆公公當然是鍥而不捨，一連兩招攻出，硬要把雷狗兒擄回來。

雷狗兒使出「水龍吟」式。

一指「舉頭西北浮雲」已飛身上了一支鐘乳。

七色寡母道：「七色蜘蛛上！」

七色蜘蛛已然射出她們身上的七色絲綢，猛纏向穆公公，穆公公却也不慌不忙，雙手持着鐵棒。

那些絲綢一放一射。

鐵棒並非普通的鐵棒，而是那種可以割斷蜘蛛絲的荊棘棒。

一陣一陣裂帛的聲音。

那些長綢都被那荊棘棒削碎！

穆公公極其得意，因爲他是有備而戰，當他離開那囚室時，已特別收藏這兩支荊棘棒。

不過，七色蜘蛛並非只得那些長綢的三兩度板斧，她們見形勢不對，立時改變了戰略。

她們把長綢棄在地上。

她們手中似無武器，但實際上却手執一些極幼極幼的蛛絲。

七色蜘蛛以極快的步伐在穆公公面前奔走。

她們的速度與方位，實在是使人眼花撩亂。

穆公公仍然以極其綿密的手法，把兩支荊棘棒舞至滴水不侵。

七色寡母突然一喝！

這一喝聲連同一個白網同下。

雷狗兒看着這個網下，却覺得這東西實在非常熟悉似的。

對，是「天蛛聖衣」。

天蛛聖衣仍然在七色寡母手中！

「天蛛聖衣」可大可小，七色寡母是以內力撒下，天蛛聖衣便像網般罩下。

穆公公以荊棘棒相迎。

突然，那七色蜘蛛却同時蹲下，並且把那地上被撕裂的長綢同時一拉。

穆公公是站在那些長綢之上。

四方八面的同時一扯，他的重心頓失。

而「天蛛聖衣」也同時罩下。

無論如何老謀深算的穆公公，也要被「天蛛聖衣」罩下，他掙扎着。

「我來也……」洞外傳來聲音。

赫然是查世光。

他與穆公公早有默契。

查世光與穆公公都一向認爲自己是幹大事的人，他們不會因一些小利而放棄大利。

查世光先與那班人同時走出去，目的是使七色蜘蛛少了一份疑心。

他一轉身便跟着回來，但一直沒有現身。

而今他不能再坐視。

他雙掌遞出，震開了四隻要來下毒手的蜘蛛。

四個彩衣女子被震開之後，又再一擁而上，而這次不單是四個，而是七個。

一時之間，七彩繽紛，使人眼花撩亂。

查世光只覺四方八面都是力量，使他無所適從，幸好穆公公也站了起來，加入戰圈。

他們以前也知道「七色寡母」的厲害，因爲他們被擄回來這盤絲洞，早已是她的手下敗將，但他們從來不知，她手下的「七色蜘蛛」，也是如此厲害！

兩人漸漸只有招架之功，却無還手之力。

雷狗兒一直伏在鐘乳石上，看看下面變化的形勢，他不是害怕，他不想加入戰圈，只是保存實力，可以救出師傅。

可是，下面的形勢，已不能讓他坐視。

查世光與穆公公同來，雖然他們心中另有目的，但至低限度，表面上他們仍是幫助雷狗兒。

雷狗兒一躍而下。

他人未穩身於地，雙掌已出，一個旋風下捲的威力，使「七色蜘蛛」不由自主的退下。

雷狗兒再發一掌，這一掌却並非來自「天雷四式」，却是來自「水龍吟」式。

這一招「人言此地，夜深長見，斗牛光燄」並沒有「天雷四式」中任何一招那麼厲害，不過，壓迫之力，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七隻蜘蛛已各自散開。

「七色寡母」在上，看着雷狗兒使出的招式，已知道小子已是不凡。

而今見他飛身下來，只使出兩招，便使形勢大爲改觀，這種人材，實在是近年來難得一見。

「七色寡母」叫道：「兵分二路，天羅地網！」

七隻蜘蛛已然分開。

四個對付查世光與穆公公。

而另外三個却圍着雷狗兒團團而轉。

那四個對付查世光與穆公公的彩衣蜘蛛，一經圍攏了二人，便以快速的招法，使二人無從發揮合作之力。

兩人正想脫身，突然，爲首的紅衣蜘蛛雙手一揮，撒出一些濃稠汁液。

兩人都知道那是七色蜘蛛的拿手好戲，要用她們的蛛絲纏着他們。

兩人迅速退後，希望可以與雷狗兒會合。

但雷狗兒先被引至另外一邊，一時之間，他們無從會合。

而那些濃稠汁液已加倍撒下。

當汁液一在空中撒開，便成網狀或是長絲線狀，絲纏百結的繞向二人。

二人擋無可擋，避無可避。

轉眼之間，查世光與穆公公已被那些蛛絲綑於地上，他們越是掙扎，那些絲線更是緊密。

雷狗兒一直想迴身協助二人，但他早嘗過這些纏絲的厲害，而且在一時之間也無法抽身。

那剩下的三隻彩衣蜘蛛，其實武功較弱，很容易便打發她們，可是，她們却使出不要命的打法。

她們目的是死纏雷狗兒。

雷狗兒並不是憐香惜玉，而是一直不想傷人。

原因是他本性善艮，但另一個更爲重要的原因，他不想落在她們手中的師傅會因他傷了任何人，而受到不必要的苦難。

那四隻蜘蛛把查世光與穆公公制服之後，立刻轉向雷狗兒，同時加入，用纏身虛耗之法死纏雷狗兒。

雷狗兒實在是不勝其煩。

這樣瞎打瞎纏下去，並非艮策，可是，自己又不想下殺手，這一局如何了結？

雷狗兒抬頭瞥看上座的「七色寡母」。

她正襟危坐，似乎有所期待。

雷狗兒目的在救出師傅，便遠離此地，但如何找出師傅所在？

知道師傅所在的，當然只有「七色寡母」，與其虛耗時光，倒不如直接與其談判。

他決定先解決這七色蜘蛛，要使她們散開，而受傷不大，他一咬嘴唇。

雷狗兒使出「水龍吟」式的一招：「峽東苓營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斂。」

這一招三式，三式之中蘊含無數的變化。

只見那七隻蜘蛛看着雷狗兒快速轉動的身影，一時之間，無所適從。

雷狗兒已騰身而起。

他的「欲飛還斂」並非逃離，而是直飛「七色寡母」所坐之處。

「七色寡母」見他飛來之勢，却全無意外之色。

她也從高座處騰身出來。

兩人便在半空之中接觸。

雷狗兒感到迎面而來的一股壓力，他在半空之中，仍然勉强使出「水龍吟」式的「倚天萬里須長劍」。

他雙手已化作長劍。

可惜的是，半空發力，力不從心。

而「七色寡母」飛身而下，有備而來，再以雙掌硬接由雙拳化成的劍氣。

雷狗兒被壓下。

他跌了下來，翻了兩個觔斗，卸下了迫力。

「七色蜘蛛」又上。

「七色寡母」喝道：「慢着，讓我來！」

雷狗兒站了起來。

「七色寡母」又再發招。

雷狗兒根本看不清楚她的來勢，只見她彩衣衣袂飄揚，又是一股巨大的力量迎面而來。

雷狗兒可以避，但只能多避一掌，因爲他發覺自己已被迫近牆壓。

他決定使掌還擊。

他運勁使出「天雷四式」中的第一招：「春雷初綻」，硬生生的擊向「七色寡母」。

「七色寡母」也感到其威力，她竟然讚道：「對，這才像樣！」

雷狗兒又再使出第二招。

這一招從無到有，在極短時間之內擊出，却是極有爆炸性的力量。

「七色寡母」似乎低估了雷狗兒。

這一招使她衣袂飄揚，後退七步。

雷狗兒再要發招。

「七色寡母」卻叫道：「小狗，你使的果是『天雷四式』？」

雷狗兒並沒有回答她。

「七色寡母」又道：「你來自天人宮？」

這話使雷狗兒愕然。

他來自天人宮之事，連泰妲公主也不知道的。

「那又如何？」雷狗兒問。

「天人五衰早已就木？」

雷狗兒聽到她提起天人宮的事，便道：「你爲何要詛咒天人宮五老？」

「你果然來自天人宮！」

「我是天人宮宮主，那又如何？」

「那好極了。」

「七色寡母」似乎十分歡喜似的，她頓了一頓，才道：「來，宮主，我們來一個協議。」

雷狗兒道：「甚麼協議？」

「你的師傅在我手上，你的『天蛛聖衣』也在我的手上，你任擇其一。」

「我沒有選擇。」

「甚麼？」

「我要回我的師傅，也要回『天蛛聖衣』！」

「很有志氣！」

雷狗兒不明她所指。

「假若我把兩者都交還與你，你如何報答我？」

「報答你？」

「是的，我七色寡母三十年來，未曾與人談過甚麼協議，只有你……」

雷狗兒是個十分機靈的人，已知道這七色寡母越是抬高自己，越是有求於人。

他詐作懵然不知。

「七色寡母」道：「你再說，天人宮五衰仍在？」

雷狗兒道：「當然仍在。」

「他們已不成人形？」

「他們健康之極！」

「七色寡母」道：「你練成了『雷震九天』？」

「那又如何？」

「只有練成了『雷震九天』，你才可以與我協議！」

雷狗兒道：「天人五衰也是因爲我的『雷震九天』而氣脈再通。」

「那好極了！你的師傅，天蛛聖衣，我都還你……」

「你想學我的『雷震九天』？」

七色寡母笑了一笑，道：「七色蜘蛛，陪少俠同來！」

七色蜘蛛站了起來。

七色寡母已轉身向另一個山洞而出。

雷狗兒道：「慢着，我還有這兩個朋友！」

七色寡母道：「少俠果然是義氣非凡，你的朋友，定會受到好好的招待！」

「先放了他們！」

七色寡母道：「其實我早已放了他們，不過，他們心有所貪，那才回來！」

雷狗兒道：「先放了他們再說！」

七色寡母吩咐了三只蜘蛛，爲綑在地上的穆公公與查世光剪開了蛛絲。

兩人被捆多時，一經放開，頓感自由舒暢。

七色寡母道：「你們還不走？」

兩人居然不走。

查世光道：「少俠，你可要……」

穆公公也道：「我們留下陪你，免得這奸狡的……」

七色寡母極其不悅地道：「假若不是少俠的好心腸，我要你們在蛛絲之下，慢慢的困七天時間，那才勒死你們！」

雷狗兒道：「兩位請先離去，七色寡母前輩既然要與我有所協議，我自然可以與她週旋！」

七色寡母道：「你們兩個多躭一會，只會成了少俠的負累！」

雷狗兒也道：「多謝兩位相助相救之恩！」

看來他們兩人對雷狗兒實在再無幫助。

查世光與穆公公交換了一個眼色，便退出了山洞。

七色寡母道：「少俠，你隨我來！」

雷狗兒隨着她進入了第一個山洞，這山洞非常陰森。

只見一些蛛網封着的一個角落，赫然是師傅所在。

雷狗兒奔上，叫道：「師傅！」

泰姐公主並沒有回答。

只見她打坐着，臉如紫金。

雷狗兒嗅到一陣一陣的血腥，這血腥幾乎使他嘔吐，原來泰姐公主的身旁，擺滿了一桶一桶的血。

雷狗兒起初並不明白，但他回心一想，血腥是師傅致命的弱點。

七色寡母利用她這弱點，使泰姐公主武功沒法發揮，而且陷於一個使她有窒息感覺的環境。

公主練的「陰陽大挪移法」，初期既要血汚，也要用盡方法洗淨身上的血汚。

雷狗兒想再上前。

七色蜘蛛已攔着他。

「七色寡母」道：「少俠，你想要回師傅也可以，但要答應爲我治病！」

「治病？我不是大夫！」

「你當然不是大夫，但你懂『天雷四式』！」

雷狗兒似乎看到了事件的端倪，七色寡母看中了自己的天雷四式的武功。

七色寡母道：「二十年前，我曾與天人宮的五老交過一次手，那次，我們沒有分勝負，十年之前，我再上天人宮，發現了他們已染了天人五衰的病！」

所謂「天人五衰」的病，其實是因爲長期受山岩瘴氣所影响，使一個人衰老，脫髮、脫齒、氣色衰敗，後來，雷狗兒在天人宮中的地下石室，練就了「天雷四式」中的最後一式「雷震九天」。

這「雷震九天」一招，威力異常，既可以在武學之上發揮其前所未有的威力，但也可以發揮其至柔之力，可以把一個人不通的氣脈，加以打通。

「天人五衰」的疾病，其實是氣脈不通之病。

可是，這種氣脈不通的病，並不能用一般內功可以把它打通。

只有「雷震九天」這種天下至剛至柔的力量，才可以在既不損人體質之下，打通氣脈。

難道「七色寡母」也患了「天人五衰」的氣脈不通的疾病？

七色寡母道：「如果天人五老仍在的話，那麼一定是你爲他們打通了氣脈！」

「對，因此我也無端端的成了天人宮宮主！」

「好了，你便爲我打通氣脈吧！」

果然，七色寡母身染此疾。

雷狗兒道：「以前輩的武功，根本不用我。」

「你不用謙虛，我是個講求實際的人，你爲我打通氣脈，我把你師傅與天蛛聖衣交回給你！」

「我的雷震九天，既可以震通你的氣脈，也可以把你震成碎片！」

「這個我明白，不過，你重仁義，你的師傅在我手中，你一定會爲我悉心盡力！」

「你却又有甚麼保證？」雷狗兒也學得精了。

「就憑我這盤絲洞的秘密！」

「甚麼秘密？」

七色寡母道：「我們到另外一處商談！」

雷狗兒看看師傅，只見她臉色越來越難看，他忍不住道：「師傅，我一定救你出來！」

泰姐公主似乎略略點一點頭。

七色寡母道：「七色蜘蛛，你們仍守在這地！」

雷狗兒跟着七色寡母來到另外一個石洞，石洞之內，却修飾成一個皇宮似的。

這裏完全沒有陰森之氣，而且光線自然。

「七色寡母」居然有禮地招呼雷狗兒坐下，並且親自奉上香茶。

雷狗兒有點受寵若驚。

「七色寡母」其實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女人，加上她衣服色彩繽紛，更添嫵媚。

不過，她威名遠播，武功厲害，給人一種沒有看清楚她的面貌便已生恐懼的感覺。

「七色寡母」道：「我生平有一個志願！」

雷狗兒只是口啜香茶。

「便是成爲天下第一毒手！」

「而今你已是……」

「是的，我建此盤絲洞，手下有七色蜘蛛，都是我夢想的一部份，而且是夢想成眞了！不過，我仍然未能成爲天下第一毒手！」

「因此，你捉了那一囚室的奇人異士！」

「是的，我只要在他們每人身上，學懂一種下毒的方法，那麼，我便有七七四十九種下毒的方法，可惜……」

「可惜他們都是硬崩崩的漢子！」

「不，他們有些是極其頑固，但有些也肯把身上的絕學全獻與我！」

「那你便要成爲天下第一毒手！」

「可是夢想與現實總有距離，而且你可曾聽過，獵狗終需山上喪！」

「你也被毒物所毒？」

七色寡母嘆了口氣，道：「那是我求你用『雷震九天』的掌法，把我被各種無名毒所毒害的氣脈打通！」

一個號稱天下第一毒手的人，竟然是被毒所害，那實在是人間大諷刺！

雷狗兒並沒有說話。

七色寡母道：「我答應過你，若你能把我氣脈打通，我便會把你的師傅與天蛛聖衣交回與你……」

「你說過有保證！」

「是的，少俠，我建盤絲洞之時，早有一個預防的設計，我生平樹敵甚多，一旦有人來攻我盤絲洞，我若不

敵，也不會讓來攻的人自來自去！我這房間之內，有一個蜘蛛神樓。」

她拉開了一幅帳幔。

帳幔的後面赫然是一只大蜘蛛，匐伏在一張大網之上，看來極爲莊嚴。

那隻黑蜘蛛有一雙閃閃發光的眼，而八隻蜘蛛爪上，都綴了發光的寶石。

蜘蛛身體當中，有一顆極大的紅寶石。

七色寡母道：「這個蜘蛛神樓，連我手下的七色蜘蛛也沒有見過！」

雷狗兒道：「這麼神聖，我也不想見！」

七色寡母道：「這蜘蛛身上的寶石，全部控制我這盤絲洞內九個出口，那八隻腳上的寶石，便是八個出口，另外身上的紅寶石，便是最主要的出口！」

「你告訴我這些秘密，有甚麼用意？」

「一種保證！」

「甚麼保證？」

「保證你用『雷震九天』的功夫打通我氣脈之後，也定然可以把師傅及天蛛聖衣交還與你！」

雷狗兒明白七色寡母的苦心孤詣。

七色寡母道：「以你的武功來說，只要你向蜘蛛神樓施出一掌，整個盤絲洞也會自動封閉了！」

這似乎是一場公平的交易。

雷狗兒沒有再說話，七色寡母已把這盤絲洞內最高的秘密也揭於自己的面前，看來一切都沒有選擇。

他對七色寡母並沒有甚麼惡感，只要她放回師傅，讓他們離去，加上她答應交回「天蛛聖衣」，他樂意完成這一場交易。

七色寡母微笑道：「怎麼了？」

「天人宮中的天人曾教誨過我，人助自助，況且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七色寡母聽了非常高興。

「甚麼時候開始？」雷狗兒問。

「現在！」

雷狗兒道：「不過，我老實的告訴你，我並沒有一定的把握！」

七色寡母道：「你曾爲天人打通經脈，那麼，你便再使一次，只要盡力而爲，功力施在我身上，一切我都會明白！」

「請你吩咐手下，不能打擾！」

「好，你等一下！」

七色寡母走出外面。

雷狗兒呆呆的看着那個蜘蛛神樓，寶石的光芒從那蜘蛛身上發出，極其妖異。

半盞茶時光，七色寡母已回來。

七色寡母道：「一切已準備妥當。」

雷狗兒道：「我在天人宮之時，施展這『雷震九天』，有我的師傅同在，不是我這個公主師傅，而是『四大兇神』，他們有深湛的內功，與我功力相輔相乘，才可以成功的爲天人打通經脈……」

七色寡母道：「我明白，而今你是單人匹馬，只要你好好施爲，我是明白的！」

於是雷狗兒開始集中精神。

七色寡母打坐在他跟前。

雷狗兒先以「天雷四式」中的首招「春雷初綻」一試她的體質。

七色寡母以雙掌迎着來勢，接受了雷狗兒開始狂湧的力量。

她的臉開始微紅。

可是，當力量送至高峯之時，她的臉開始變色，那是一層黑氣，在血色之中浮現出來。

那黑氣便是她體內多年不散的毒氣。

雷狗兒見七色寡母已可以接受他的內力，便再以「旱天拔雷」一式，再以內力相迫。

七色寡母同時以自己內力，以相輔相乘的手法，把雷狗兒的內力引入體內。

她臉上的黑氣更爲厲害。

她本來有一張白晰的臉，如今却似張飛一般。

而她的髮際已冒出煙來，那些煙也略帶黑氣。

雷狗兒有過施展內力爲人打通經脈的經驗，他知道七色寡母既然可以接下兩招，大概再接受更進一步的功力，也沒有甚麼問題。

他再施第三式「焦雷霹靂」。

這一招有如熱辣辣的岩漿迸發。

七色寡母全身顫動，頭上的黑煙也更盛。

雷狗兒突然覺得，七色寡母身上的毒氣，似乎有所抗拒，反過來要侵襲雷狗兒的身體。

七色寡母對此是無法控制。

她的額上，汗珠淌下，頭上黑煙時冒時停，看來這一招式已引起她體內極大的變化。

而這正是關鍵的時刻。

七色寡母臉上似有痛苦的顏色。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雜沓的脚步聲，似乎並不是一人。

七色寡母臉色有變，她並不擔心有人會闖進來，因爲她這房內的洞門不易打開。

但雷狗兒的心神却亂了。

在要施展第四式「雷震九天」之前，他心神不屬，這不但害了七色寡母，也害了自己。

七色寡母的黑氣已反過來攻向雷狗兒。

雷狗兒一再提氣，暗攝心神。

幸好脚步聲已沉寂下來。

雷狗兒已有能力再度把功力集中，迫向七色寡母。

「雷震九天」，一度如虹的力量自雷狗兒的雙掌發出，直迫七色寡母的

身上的重大經脈。

這一招並不是一出即盡的一招，而是要用綿綿不盡的內力。

雷狗兒已全身大汗淋漓。

他心無雜念，只是以氣聚氣，把力量完全送到七色寡母的身上。

七色寡母的黑氣上湧。

看來，只要再延續一盞茶工夫，定然可以把她身上所有黑氣迫出，而當黑氣全消之時，她的氣脈便可以完全打通，多年來的疾病也會痊癒。

雷狗兒只要多延長一下內力……

忽然，脚步聲又响起。

不過，雷狗兒心神已極度集中，外面的聲音暫時對他已無影響。

可是，一陣「嗡嗡」的聲音却在他面前响起。

那是一隻青蜂。

這青蜂直撲雷狗兒的臉，不過，他發功時所迸發的力量，已形成一層罡氣，青蜂無法撲近。

不過，那青蜂的聲音却使他分神。

青蜂定是來自「蜂皇蓋世」英俊！

雷狗兒心神一亂，七色寡母臉上的黑氣開始下沉，似乎要走回她身體之內。

雷狗兒又再施展功力。

但那可怕的青蜂不斷的上下飛舞，雷狗兒實在無法再集中精神。

青蜂一叮！

這一叮並不是向雷狗兒，而是叮向七色寡母。

七色寡母叫了一聲，整個人軟倒下來，而黑氣又滿佈她的臉了。

她怒吼一聲。

雷狗兒道：「收攝心神，千萬別亂來！」

七色寡母如夢初醒，可是，那隻青蜂又再向她叮了一口，七色寡母似乎按捺不住。

她狂叫，一掌打向那盤旋不去的青蜂。

青蜂極為機靈，在她掌緣飛過。

七色寡母道：「為甚麼你會在這時候到來？」

雷狗兒道：「你認識『蜂皇蓋世』英俊？」

「何止認識？」

「既是認識，那麼你可用密語傳音之法，使他知道你在打通氣脈，讓他把青蜂收回。」

七色寡母道：「假若讓他知道，他一定會多放幾隻青蜂來襲擊我。」

「你們是仇敵？」

七色寡母沒有回答這問題。

而青蜂已不止一隻，一共有五隻不知從那裏飛了進來，在這室內嗡嗡飛鳴。

七色寡母似乎有些恐懼，她雙手護着身體，害怕青蜂再叮她。

她為了閃避青蜂，已忘記了自己身上氣脈的事，她看着青蜂，千百個回憶在她腦中顯現。

七色寡母在沒有到達這地方建成這個盤絲洞之前，是江湖上一個著名的殺手，一個美艷而冷酷的殺手，她的名字有如其人，姓獨孤，名艷。

獨孤艷向來眼高於頂，尤其是男人，不過，當她在沙漠上遇上了「蜂皇蓋世」的時候，她整個人也變了。

英俊也是人如其名，年輕時更是多添一派風流倜儻的氣度，獨孤艷暗裡看上了他。

可是，她為人心高氣傲，如何會向一個陌生男子示愛，因此，她表面仍是冷若冰霜。

不過，在很多次機緣巧合的會面中，無論獨孤艷如何冷傲，有一樣東西仍然瞞不了英俊。

那是獨孤艷的眼神！

她的眼神充滿愛意，英俊是個縱橫情場的人，一看便知對方對自己有一份濃深的情意。

假若英俊是一個專一的人，這段情緣應該是很美滿的，可惜的是，英俊既存佔便宜之心，更妒忌獨孤艷無論在武功上或內力上都遠勝於他。

英俊首先委曲求全，處處向獨孤艷低頭，很快他便佔有了獨孤艷，獨孤艷這時以為覓得有情郎，豈知這正是她惡夢的開始。

英俊既拿走了她的寶物「天蛛聖衣」，而且還揶揄她用美色來引誘自己。

這些話當然令獨孤艷氣得七竅生煙，終於在一個極其隱蔽的洞內，本想一掌了結英俊的生命。

獨孤艷看着英俊的眼神，她的心竟然軟下來了。

那一掌沒有擊出，竟讓他逃走了。

獨孤艷在那山洞之內，心灰意冷，生無可戀，她想自殺。

可是，她看到山洞之內，一隻細小的蜘蛛，在石牆上結網，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仍然堅毅不屈的再把網結好，這小昆蟲的精神與毅力感動了她，於是，她抖擻精神，繼續活下去。

她在這山洞之內，建成了「盤絲洞」，收了七個孤女，一手訓練成為「七色蜘蛛」。

在這縱橫幾千里的沙漠，她的勢力是無可估計的。

獨孤艷仍然後悔為甚麼當年那一掌沒有重重的擊下去。

假若她能立下狠心，也不會導致今日一劫。

雷狗兒也呆呆的望着她，只見「七色寡母」整個臉也變了黑色。

雷狗兒輕輕的把她一推，七色寡母突然驚醒似的，一掌擊出。

雷狗兒見她眼神呆滯，早已有了戒心，看她一動，連忙閃開。

這一掌的力量極其巨大。

「轟隆」一聲，那掛着一幅巨大水墨畫的牆壁竟然被震碎了。

雷狗兒道：「七色寡母，快收攝心

神，別讓那有毒的血脈回歸！」

七色寡母果然挺起腰，暫時再次收攝心神。

而那被震碎的牆壁之外，赫然站着二人。

一個是手持青竹的「蜂皇蓋世」英俊，另一個是「一葦渡沙漠」的旱達摩。

英俊除了手持青竹之外，一隻手還抱着一個人。

一個女子。

雷狗兒看得清楚，怒喝一聲，道：「快放下我的師傅！」

原來英俊手抱的竟是泰姐公主。

公主離開那「血污之陣」，精神似乎好了很多，但身體經過多番折磨，所以仍是很虛弱。

她伏在英俊的懷中。

七色寡母本來已暫時收攝心神，可是，一見英俊懷中有一個女人，那種無名的妒火，在心中燃燒起來。

她又一掌擊出。

英俊素知七色寡母的武功厲害，他馬上閃開，並且一再抖動他的青竹。

有更多的青蜂從他的青竹之內飛了出來。

「英俊，你想……怎樣？」

英俊看着七色寡母，見她臉色如墨，知道她已時日無多，便道：「臭婆娘，你對我仍念念不忘吧？」

獨孤艷認為與英俊相交是她生命中最大的遺憾，當然她更不想別人知道。

但英俊却要利用這事來刺激她。

七色寡母恨恨的道：「英俊，我已放了你一馬，你還不知自重？」

英俊道：「我不知自重？看你與這小子鬼混，不知是誰不知自重！」

七色寡母怒道：「你狗嘴長不出象牙！」

英俊道：「獨孤艷，當年你給我的訂情信物——天蛛聖衣，你給了我之後，又再取回，如今你也快要死了，也應該把這信物交回給我，作為紀念。」

他的話當然是言不由衷，而這些話聽在獨孤艷的耳裏，實在是另有一番滋味。

而雷狗兒心中也有點憤怒，但是他手中抱着師傅，一時之間，不敢妄動。

這時，外面傳來一陣兵器撞擊的聲音。

七色蜘蛛正退向這邊來。

與七色蜘蛛對敵的，原來是那班被囚的毒手。

為首的是查世光與穆公公。

為甚麼他們仍沒有離去？

英俊看着，笑道：「好了，好了，獨孤艷，你的招魂使者都來了！」

七色蜘蛛退到室內，立時圍繞着七色寡母。

英俊又道：「這麼多人來了，讓我好好告訴他們，你我之間當年一段動人心弦的……」

七色寡母向來都是高傲無情，遇上了英俊這無賴後，更恨盡天下男人。

如今一班曾被她囚過的男人在她跟前，而英俊似乎要把他們之間的事抖出來，那叫她如何可以自控？

「七色蜘蛛，殺！」

七色蜘蛛應命而上。

英俊却退開，旱達摩也與他共同進退。

而那班被囚過的毒手，當然與七色蜘蛛拚鬥。

七色蜘蛛的武功其實是不錯的，但是湧入來的人却越來越多，原來那班被囚的毒手，心有不憤，並沒有離開，反而在盤絲洞內大事搜索一番。

可惜他們並沒有發現任何寶物，他們也想報這被囚禁之恨。

恰巧英俊與旱達摩也闖入了盤絲洞，英俊是個非常懂得看風使幃的人，他多年以來，覬覦盤絲洞中的財寶，也念念不忘那件「天蛛聖衣」，因此，他便利用這班既想復仇、又想搗亂的人。

他領着衆人一直攻入，想不到獨孤艷正在療傷，本來，他也無法攻入這石室，他利用青蜂來刺激獨孤艷，因此揭露了她隱身之所。

七色蜘蛛一心既要與那些毒手拚鬥，也要提防英俊的偷襲，自然是節節的敗退。

最後，她們都退回七色寡母之處。

七色寡母道：「我這幾十年來，總怕這時刻來臨，不過，既要來的，自然會來，我知道是躲不了的！」

沒有人明白七色寡母的意思。

七色寡母也沒有解釋，只問她的徒兒道：「七色蜘蛛，我多年來待你們如何？」

「再生父母！」七色蜘蛛齊答。

「假若我要你們陪我而死，有無後悔？」

「無——悔！」七色蜘蛛雖然都是女子，但她們那種忠烈之情，實在令那些人汗顏。

英俊却接口道：「我怎會讓你為我養大的七隻小蜘蛛死去，她們還要好好的服侍我！正如你……」

七色寡母極怒。

她一掌向英俊打出，另外一掌向布幔之後的蜘蛛神樓打去。

她這兩掌已盡了生平之力。

那護着蜘蛛神樓的輕紗帳幔，突然也被她的掌力震碎，一片一片的在氣漩之中飛舞。

七色寡母已氣若游絲，但她仍然在雷狗兒耳邊說了幾句話，然後倒在地上。

而那七色蜘蛛看着這位既是她們母親，也是她們師傅的七色寡母倒下，都極其悲慟。

雷狗兒在這時，一躍而上了那蜘蛛神樓之上。

雷狗兒道：「各位，七色寡母已去了，她的死雖然在你們心目中，是死有餘辜，那麼，你們與她的仇恨，也應一筆而勾消！」

衆人並沒有甚麼反應。

英俊却道：「有這麼便宜的嗎？各位，七色蜘蛛折磨你們半生，這可以算數嗎？」

衆人被他的話所激動。

英俊道：「先找天蛛聖衣，這寶物定然在這盤絲洞內，我們就來一個協議，誰人先找到聖衣，便是聖衣的主人！」

衆人却哄叫着，並且已有人在室內搜索，一時之間，極其混亂。

英俊與旱達摩却走向蜘蛛神樓。

雷狗兒道：「你們想怎樣？」

英俊道：「那臭婆娘臨死之前，在你耳邊說了些甚麼？快說。」

雷狗兒道：「她說要把聖衣交與你！」

「甚麼？這婆娘臨死仍對我念念不忘！」英俊對自己似乎更加有信心。

雷狗兒道：「你把師傅交與我，我才把天蛛聖衣所在告訴你。」

「啊，你還念念不忘你的師傅，好，我交給你。」

英俊已把公主放下。

雷狗兒從神樓跳下，把公主抱在懷裏。

英俊看着上面的巨大蜘蛛，吸引他的，並不是那蜘蛛，而是那蜘蛛身上的寶石。

他慢慢移近。

而在場的人也停了下來，因爲那寶石所發出的光芒，實在令在場的每個人心弦震動。

雷狗兒道：「各位，你們要好好保護這蜘蛛之神，尤其是蜘蛛神身上的寶石，千萬動不得，否則，你們將身臨巨禍，萬劫不復！」

雷狗兒說的是實話，可是，那會有人聽得入耳。

雷狗兒抱起了公主，向外面走去。

七色蜘蛛也同聲叫道，千萬不能動蜘蛛神樓！

她們立時躍向神樓，保護那寶石蜘蛛。

衆人却一哄而上。

英俊道：「這裏一切都是我的，你們千萬不要動，否則……」

那裏有人會聽他的話。

連與他同一陣綫的旱達摩也要動手了。

英俊一躍而上，後發而先到，一掌打開了旱達摩。

其他的人也湧上，查世光、歐陽倫、穆公公……

英俊施展他的渾身解數，對付每一個來攻的人，他的武功厲害，那支青竹揮成了一個護身的網，沒有一個人能攻近。

旱達摩心中也十分憤怒，想不到英俊這人，攻入這盤絲洞之時，猛說與自己同一陣線，而今却是要一人獨霸這個蜘蛛神樓，連看也沒有看他一眼。

他冒死向那青竹衝去。

英俊看着他來，並沒有手下留情。

旱達摩整個人被青竹彈開，但他竟又再不顧生命的衝上，英俊手揮青竹，一招「目送飛鴻」，竟然把青竹刺入了旱達摩心胸之內。

旱達摩身上血如泉湧，口中却叫道：「你們快上！」

原來他拚命來制住英俊，而讓其他的人可以攻上，這種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之打法，也實在使英俊無法可施，一時之間，衆人已一哄而上，而英俊却無法把青竹收回。

不過，他索性放開了旱達摩，用掌來對付那些湧來的人，那些人如狠似虎，不再是以一般武功攻來，而是像瘋狂的野獸般攻來。

英俊被迫至蜘蛛之前。

看來是奄奄一息的旱達摩，忽然一躍而起，他的心胸之中，仍插有那青竹，血仍然湧着。

旱達摩一撲撲向英俊。

英俊退無可退，而且完全沒有防範這個已半死的旱達摩，把青竹插向英俊。

英俊沒有轉寰的餘地。

青竹便直插他的心房，英俊呆着，他千萬也想不到，自己擅使青竹，却也死在自己青竹之下。

旱達摩已站了起來，他的胸前仍有一片血迹，但他的人却是無恙。

英俊仍有一口氣，叫道：「你……你怎麼……」

「你太自信了，我的迷離大法仍然有用，你用青竹傷我，只是幻象，我沒有受傷……」

旱達摩看着英俊倒下，哈哈大笑起來。

衆人並沒有理會他們之間的恩怨。

他們都躍上神樓，要取蜘蛛上的寶石。

七色蜘蛛叫道：「千萬別動，否則……」

那裏會有人理會她？

一湧而上，幾乎在同一時間之內，所有寶石都被抓了下來，來得較遲的，似乎不甘空手，連那巨大的蜘蛛也扯了下來。

此時，外面便傳來「轟隆」之聲，不絕於耳！

七色蜘蛛道：「你們搶了又有甚麼用？據說這蜘蛛一動，便是盤絲洞的末日！」

衆人並沒有理會，搶到寶石的，當然是想逃離，搶不到的却又去搶別人的，一時之間，整個本來是佈置得

美侖美奐的石室，已變成一個雜亂的廢墟！

七色蜘蛛坐在她們師傅身旁，沒有離去。

而旱達摩已與衆人走出了外邊。

可是，不久他們又再回來。

原來整個盤絲洞出口已被大石封閉了。

於是，衆人左奔右竄，紛紛在找出路，人們已漸陷入瘋狂。

* * *

雷狗兒抱起了公主，一直往外面的甬道跑去。

雷狗兒道：「師傅，你怎麼了？」

公主只發出輕微的聲音，道：

「血……污……」

這些血污是公主致命的地方，血污使她窒息，使她功力全失。

雷狗兒看着公主，竟然忍不住的滴下眼淚，不過，他仍然安慰公主道：「你不用怕，七色寡母臨死之前告訴我，那『天蛛聖衣』所藏之地，找到了聖衣，我們便有機會逃出生天！」

公主沒有表示，只是伏在雷狗兒的懷中。

雷狗兒奮起精神，沿着山洞內的甬道跑，他專揀向下的甬道跑，因爲「七色寡母」告訴他：下甬道，活源頭！

「七色寡母」沒有再加以解釋。

雷狗兒抱着公主，越跑越深，這些甬道似乎永遠沒有盡頭似的！

不過，周圍却是越來越冷的感覺。

這冷的感覺却使公主覺得舒服。

雷狗兒又再轉下一條甬道，忽然，甬道似乎到了盡頭，而盡頭之處是一個非常多尖石的地方。

而這些尖石之上，排了一個白色的蛛網，是的，一個白色的蛛網！

雷狗兒一看，白色的蛛網之上，滿佈了一滴一滴的露水，那晶瑩的露水，像無數的寶石。

「水……」公主發出低沉的呻吟。

雷狗兒放下了公主。

他躍上了那些尖石之上，把蛛網一扯，那蛛網竟然是「天蛛聖衣」所綴成的。

找到了「天蛛聖衣」並沒有令雷狗兒高興，不過，唯一覺得高興的，是他小心的把「天蛛聖衣」上的露水，慢慢的滴進公主的口中。

這甘露般的水滴使公主稍爲清醒一些。

雷狗兒又把「天蛛聖衣」往公主身上穿去，公主因受血污影响，已完全無法施展內力，而今得到「天蛛聖衣」的幫助，血脈沿着「天蛛聖衣」的蛛絲，不期然流動起來，使她更爲精神一點。

她打坐了一會，睜開眼睛，看着那傻兮兮的雷狗兒，勉强笑道：「小狗兒，自你無端惹上我之後，我沒有爲你帶來甚麼，反而要你與我同死在這沙漠下的地洞。」

「不，師傅，你不會死的！」

公主笑道：「我以前也求不死，千辛萬苦的練成了『陰陽大挪移法』，目的也是長生不死，又再從頭活一輩子，可是，這一次來到盤絲洞，看着人們……有人因爲愛恨而折磨自己一生……有人無端被囚禁而誤了半生……有人因含恨妒忌而自織一個蛛網……」

「師傅，你向來都沒有怨言的！」

「是的，一連串的事實，也許是上天給我的啓示。人生只不過是一場遊戲……聰明的人，把這遊戲玩得高明，玩得技巧一些……而一些較爲愚蠢的，早被這一場遊戲淘汰……開始的時候，我爲他們而悲哀，但我而今比人活多半輩子，我已可以淸楚的看到，他們早被淘汰，其實是上天給他們的眷顧，免他們沉淪在苦海……」

「師傅，你好好休息一下。」

「狗兒，姑不論你能否離此險境，將來，無論遇上甚麼事，也要處之泰然……人生不過是一場遊戲！」

雷狗兒淡然的點了點頭。

其實他也不甚明白公主所言的道理，人生簡直是一場遊戲！

雷狗兒一向性格開朗，遇事一向是採取既來之則安之的態度，也許，他前半生的坎坷，後半生的一連串奇遇，是上天對他特別的眷顧。

雷狗兒忽然抬起頭來，問道：「師傅，原來在這聖衣的後面，有三個字的……」

公主看了一眼，道：「我也不甚懂得漢字，那個似是個『活』字！」

「活？活源頭？」

「活源頭又怎麼了？」

「假如是活源頭，我們便有出路了！」

雷狗兒躍了上去，可是一連躍上幾次，也無法站在上面，因爲那裏的石頭，尖削異常，一塊一塊突出的尖石，就像一把一把尖刀似的。

不過，他終於忍着痛苦，站在一塊沒有那麼鋒利的石頭之上！

他一掌擊向那三個字上。

一擊之下，突然有水噴出來。

公主聽到水聲，也完全精神起來，叫道：「小狗兒，快爲我把水集起來，讓我凝冰！」

這地方甚麼也沒有，又怎能集水？

「用這天蛛聖衣！」

這天蛛聖衣確是一件異寶。

雷狗兒緊扎一邊，把天蛛聖衣另一邊迎着水泉，居然可以接到一些水。

他不斷的把水潑在公主的身上。

公主運起她那「凝冰洗血污」的功力，轉眼之間，一層薄霜已在她身上凝成。

雷狗兒仍不斷把水潑向她的身上。

一炷香時分之後，公主整個人已陷入了冰內。

看着冰封了的師傅，雷狗兒有說不出的感慨，一連串的回憶又在他腦海中浮現出來，記得當初遇見公主，她那小男孩的形貌，他那吃血的可怕情形。

雷狗兒漸漸也覺得極爲疲倦，他知道師傅的「凝冰洗血汚」需要一段時間，因此，他也穿起了「天蛛聖衣」，坐在師傅不遠之處守護着。

其實，雷狗兒這時的身體也不見得強壯，只不過他是一心要救師傅，精神元氣集中起來，才變得那麼堅強，可是，而今靜了下來，他也覺得身體陷於一種游離的狀態，好像不能好好控制自己！

他打坐着。

「天蛛聖衣」在他的身上，自然的把他的呼吸與氣脈控制着，就好像他自己發功控制，但比起他自己直接的發功，當然是有力得多！

雷狗兒一直都沒有十分珍視這件「天蛛聖衣」，原來在這時刻，尤其是身體虛弱的時候，這聖衣更發揮它的功能，把他的血脈運行一周天，兩周天……那種自然的療傷護體功效，實在神奇！

怪不得那些人都視之爲寶，搶奪不已！

他不知打坐了多久。

忽然，一陣清脆的冰碎聲音，使他清醒過來。

他張開眼睛，只見師傅已從冰封之中掙扎出來，那些薄冰裂開，然後激射而出，構成一幅難得一見的碎冰圖，然而，更大的一陣聲响，自上面傳來。

雷狗兒感到一陣水花洒向他的頭上。

他扭頭一看，只見上面那個「活源頭」處，正噴出一些水柱，水柱射在尖石之上，形成那陣水花。

公主的「凝冰洗血汚」已成，站了起來，叫道：「小狗，快走！看來是不對勁……」

她的話過沒有說完，上面那活源頭的地上，已噴了出一條大水柱。

雷狗兒也站了起來。

公主道：「躍上去！」

兩人向上一躍，然後在突出的石上借力，再向上躍，避閃那水柱。

然而，這時那噴出水柱的地方已成了一個瀑布。

公主與雷狗兒坐在一塊石上。

公主道：「七色寡母設計這個盤絲洞，實在是花了不少心思，她那蜘蛛神樓一動，已把所有出路封閉了，而這邊的活源頭，更利用了地下水，要溺斃所有侵入洞內的人，這人心思週密，趕盡殺絕！」

雷狗兒道：「其實這又何必！」

小瀑布已變成了大瀑布。

轉眼之間，流入的水量已大增，而且快要注滿這個石洞，本來，他倆所站的石塊極高，以爲不會被水所浸，但水量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大，已快漲到他們所站之處，甚至會淹過他們，使他們沒頂。

雷狗兒道：「快走！」

公主道：「往那裏走？」

一時之間，雷狗兒眞不知如何作答。

不過，水勢上升的速度實在太快，已不容他們多作考慮。

雷狗兒道：「我們逆水而上！」

他閉着氣朝向那活源頭。

公主元氣剛剛恢復，不過，她在水中，却沒有甚麼大礙，兩人衝上了活源頭，但水勢很大，要經過幾次的衝刺，兩人才上到了活源頭。

活源頭處已成了一條大坑口似的。

轉眼之間，他們所處的石洞，已被水塡滿了，兩人閉着氣向上游。

過了一會，下面傳來一陣「轟轟」的聲音。

看來是石洞的洞壁被水撞破了。

這一撞破，上漲的水勢便減慢了，因爲下面的水已有所宣洩。

水位已低，兩人伏在石壁上喘氣。

再過一會，水位更低。

雷狗兒道：「看來我們有救了！」

他們沿着這地下水道而去，看來這地方以前是一條大河流，可能是經過滄海桑田的改變，成了地下水，七色寡母利用這地下水，作爲保護盤絲洞之用。

忽然，他們見到了光線。

他們拚命的跑往光線的來源，那裏果然是一個洞口，兩人走出了洞口。

外面竟是一個不大的石灘，遠處仍然傳來陣陣的水聲，看來這條河流從地面一直伸展至地下。

「我們到了那裏？」

兩人在石灘走着，那些石都是一塊一塊的圓卵石，好像是經過打磨一般，非常圓滑。

他們一直走。

可是，這石灘卻突然終止了。

那是一道懸崖，雷狗兒小心的走至懸崖邊，往下一看，他突然呆了。

下面是黃沙萬里。

經過地下水道，他們仍然是在沙漠內，不過，可能是到達了沙漠的邊緣。

公主看着這地方，似乎有些相熟似的。

雷狗兒道：「你看……」

那邊是一個湖似的。

公主道：「那是盤絲洞上面的地方？」

雷狗兒實在是大惑不解，爲甚麼這大沙漠之中，又會有一個湖？

公主道：「這些大沙漠內，常有『鬼湖』出現！」

「甚麼『鬼湖』？」

「那是突然出現的湖水！」

「爲甚麼會這樣？」

「你還不明白，這是地下水道的作怪！」

雷狗兒道：「這湖上面浮了許多東西！」

「甚麼？」

雷狗兒極目而視，道：「好像是……好像是人……不再是人了，而是很多屍體！」

爲了證實，兩人往懸崖下去。

果然，那鬼湖之上浮滿了屍體。

那些人當然是入侵盤絲洞的人，其中當然包括了「蜂皇蓋世」英俊與那個「一葦渡沙漠」旱達摩，還有那些爲了找尋「天蛛聖衣」而被囚在盤絲洞內的各派毒手。

假如他們不是那麼貪心，仍然心不息的找尋「天蛛聖衣」的話，他們是可以逃命的！

「貪」字累人，古今不移！

這時，他們已到了懸崖的半山腰。

出乎意料之外，這處竟又有一個大大的平台，這平台在上面是看不見的，在下面的上空也不會見到，因爲這平台是凹入山內的。

兩人走進了平台。

公主道：「小狗，我不想再返星宿海了！」

「爲甚麼？」

「這地方不好嗎？」

雷狗兒並沒有回答，想了一會，反問道：「這地方有甚麼好？」

公主道：「這地方永不會有人來！」

「你不是喜歡多人的地方，回到星宿海，你可以再管治你的人民，又可馳騁草原！」

「不，我覺得太累了！」

「你還可以繼續你的『陰陽大挪移法』……」

「不……我只想隱居在此……你呢？」

「我……」雷狗兒當然不想，他想了一想，才道：「我想先看看這地方，可否讓我們生存下去！」

他站了起來，向平台的裏面走去。

這地方十分隱蔽，平日只有短時間有陽光直射入內，因此只有一些苔蘚植物，並沒有甚麼可吃的植物。

他再深入，却嗅到了一陣血腥味。

「難道這裏也有人？」他自言自語地道。

忽然，他果然看到人……

三個人，三個倒在地上的人！

雷狗兒叫道：「師傅，師傅，快來看……」

「誰？」

公主聽了，立即趕來。

「是……兩女一男！」

那兩個女的容易認，因爲其中一人是赤髮，另一人却有一頭銀髮。

「是火焰神尼與銀髮魔星！」公主道。

「爲甚麼他們也會在這地方？」

遠處仆卧在地上的是個男人，既然有這兩個女人出現，那男人自然是「俏郎君」華剛。

血腥來自兩個女人的身上。

看來她們是經過一場惡鬥。

雷狗兒道：「爲甚麼她們會打起來？」

公主却是明白，道：「他們都是爲了華剛！」

「他們三人關係實在古怪複雜！」

「看看華剛怎樣？」

公主往前走去，只見華剛是仆卧着，她扶起了華剛，反了過來。

公主嚇了一跳。

華剛外號「俏郎君」當然是臉孔英俊，可是如今他的臉孔却是血肉模糊一片。

那樣子實在令人慘不忍睹。

公主忽然整個人也僵硬着，她倒在地上。

雷狗兒急忙上前，問道：「怎麼了，師傅？」

公主沒有答話，她不只臉孔龜裂，而且手脚也變了，轉眼之間，她已變成了一個老太婆的樣子。

雷狗兒駭然，可是，他却無能爲力！

看着師傅漸漸變成了一堆枯骨。

「爲甚麼會這樣？」他不斷的問自己。

可是，公主千辛萬苦的練成了「陰陽大挪移法」，把自己的生命從一生之中伸延至另一生，可是，當她看到華剛的臉孔從那麼俊秀而變成了血肉模糊一片，使她起了極大的感觸！

其實這感觸並非一時之間而起。

在她與雷狗兒一連串的遭難之中，早已使她心弦震動，公主一向在星宿海之內，過着平凡的生活，她拚命的練成「陰陽大挪移法」，目的是延長自己的生命，希望自己的生命更加多彩多姿。

可是，她所目睹的一切，都不是她想像中那麼多好。她見到「蜂皇蓋世」英俊之時，對他早已有了情意，可惜，一個外表俊秀的人，他的內心並非如此！

再見華剛之時，見他有兩個紅顏知己，可是來到這平台之內，却看到三人不知爲了甚麼而惡鬥死去。

華剛恐怖的臉孔，使她感到人生的變幻的殘酷！

一時之間，她無法支持下去……

雷狗兒當然不明白這些道理。把他師傅埋葬了，也把華剛等三人葬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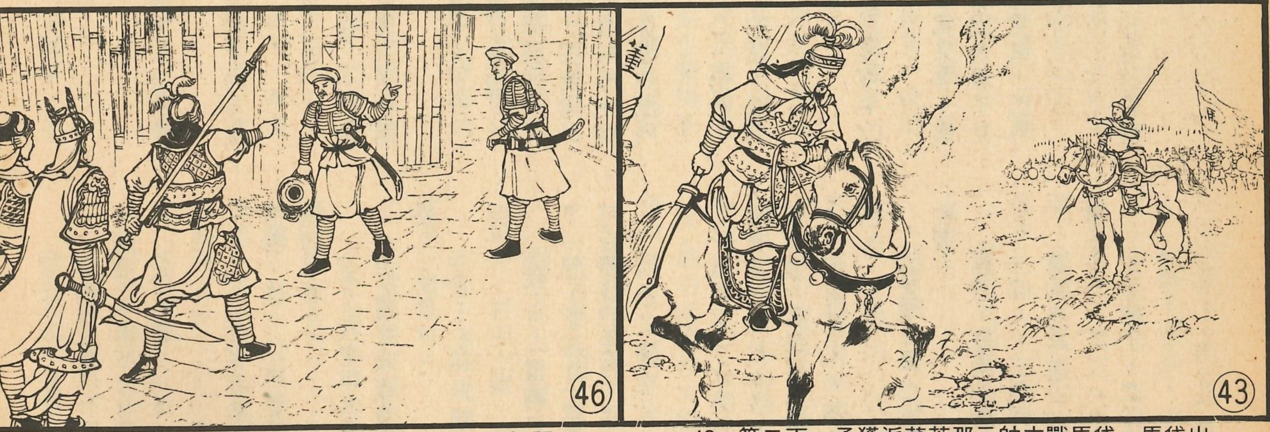
他坐在平台懸崖口之處，望着天邊非常遙遠的星星，他實在不知何去何從！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卅四

諸葛亮渡瀘水（二）

徐正·編繪



43 第二天，孟獲派董荼那元帥來戰馬岱。馬岱出陣罵道：「丞相饒你性命，放你回洞，你不想報德，反來挑戰，眞是忘恩負義之輩。」董荼那聽了，滿臉羞愧，回馬便走。

46 商量停當，一齊奔進大寨。孟獲帳前的兩個親信也是孔明放回的，聽了衆人來意，都說：「孟獲醉倒在帳中，乘此動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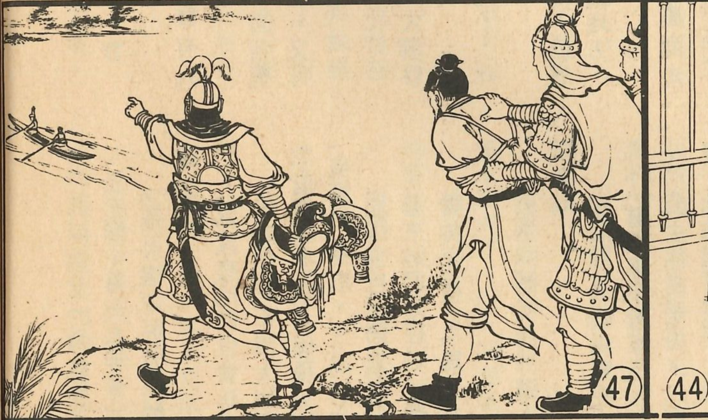


44 董荼那回到寨中，對孟獲說，馬岱英勇，抵敵不住。孟獲大怒，說他故意賣陣，喝武士：「推出斬了！」衆酋長再三求情，才把他打了一百軍棍，放回本寨。



45 這些被孔明釋放回來的酋長，想去投降孔明，便到董荼那寨中商量。董荼那說：「索性把孟獲綁了，獻給孔明，免得再動刀兵，傷害百姓了。」

48 不一會，董荼那把孟獲押到蜀軍營中，進帳來見孔明。孔明慰勞了一番，叫他們先回本寨。



47 他們縛了孟獲，押到瀘水邊，派人飛報孔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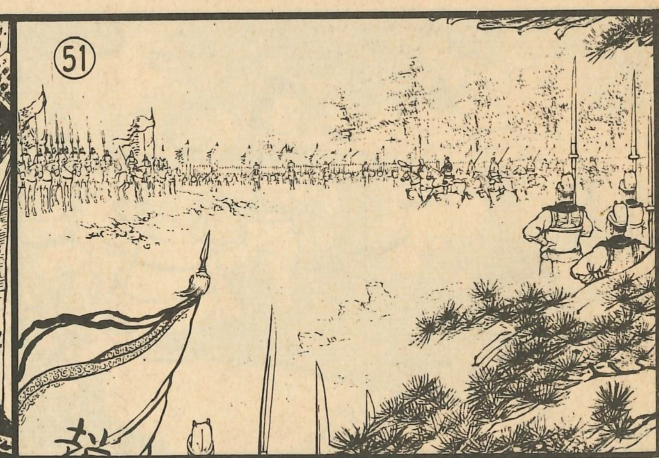


49 刀斧手押孟獲進帳，孔明笑問道：「你上次說，再被我捉住，就心服了，今天怎麼樣？」孟獲道：「這不是你的本領，乃是我手下之人自相殘害，如何肯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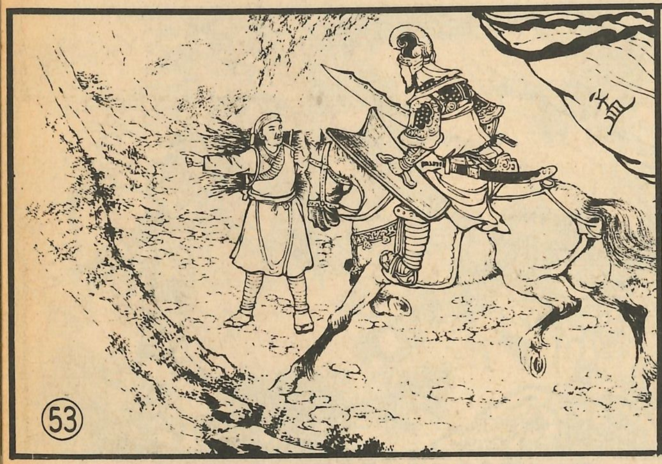
52 看了一遍，孔明親自把孟獲送到瀘水邊上，備下船隻，送他回寨。



50 孔明給他鬆了綁，讓他坐下喝酒，笑問：「我再放你回去，怎麼樣？」孟獲說：「我深通兵法，丞相倘敢放我，一定要與你大戰一場，如果陣上遭擒，方才心服。」



51 喝過了酒，孔明帶孟獲到各寨去觀看。到處都是嚴整的隊伍、鮮明的旌旗、銳利的刀槍、充足的糧食。



53 孟獲回到寨中，各部酋長都已帶兵走了。他便帶了本部人馬來戰馬岱。不料殺到那邊，不見一人一馬。詢問土人，才知蜀軍昨天都回北岸去了。



54 孟獲向他的兄弟孟優道：「孔明讓我觀看營柵，只想誇耀軍威，可是我看到了它的虛實。他們的營柵都紮在樹木茂盛的地方，我已有破他的計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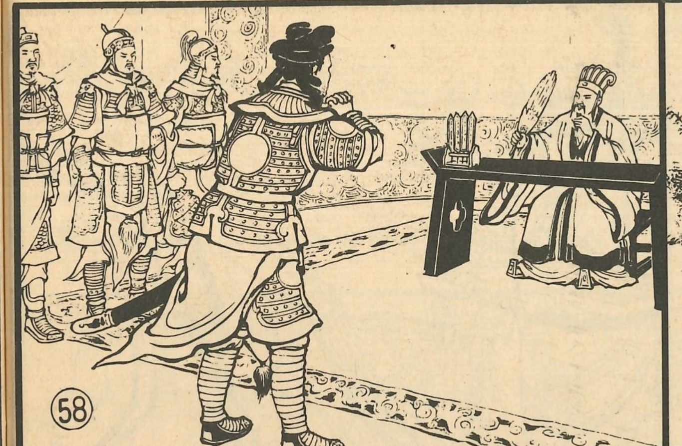
55　他細細把計策說了，便教孟優帶一百多個兵丁，裝了幾車金銀、珠寶、象牙、犀角，渡過瀘水，往孔明大寨去。



56　走不多久，馬岱領兵攔住去路。孟優告道：「家兄孟獲感丞相活命之恩，收集了些財物，前來犒賞三軍。」馬岱叫他停在寨外，就差人去報告孔明。



57　孔明得報，微微而笑，先把趙雲、魏延喚來，授了計策；又向王平、馬忠、關索吩咐了一番；另外派人送一條密計到馬岱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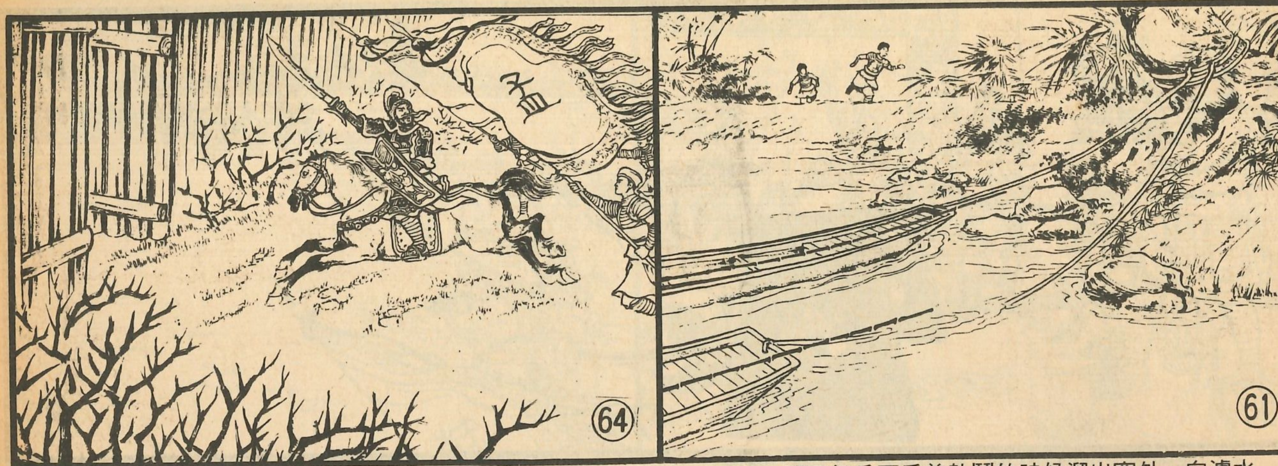


58　安排停當，才把孟優叫進大帳。孟優說了來意，孔明滿臉笑容，問他帶來多少兵馬。孟優道：「沒有兵馬，只有一百多個押運財物的。」



59　孔明吩咐擺下酒席，慰勞押運兵丁，教眾將好好招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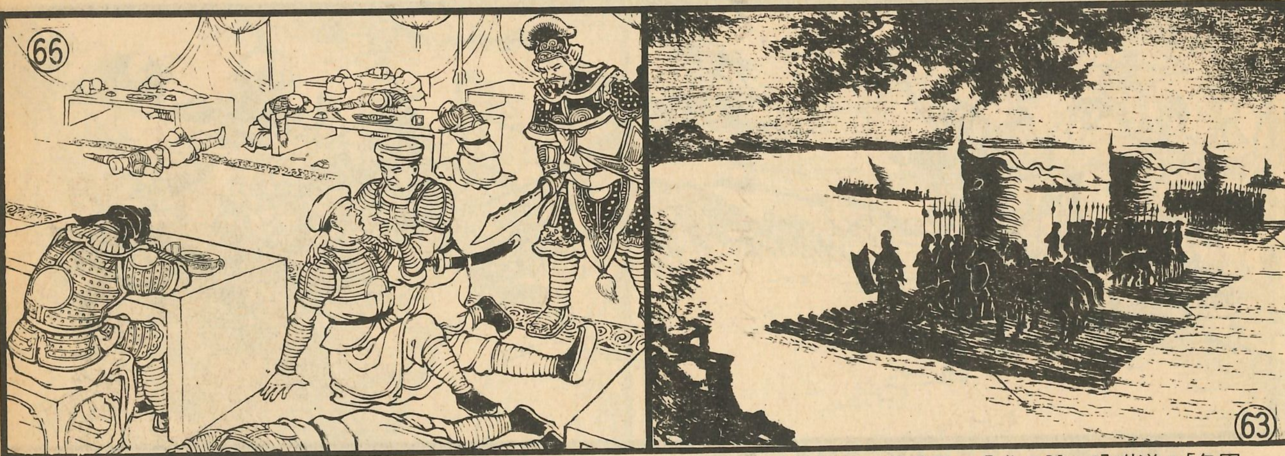
60　又教隨軍做戲的，到帳中扮演歌舞。兵丁們都開懷暢飲起來。孟優卻悄悄向兩個心腹吩咐了幾句。



61　那兩個兵丁乘着熱鬧的時候溜出寨外，向瀘水邊走去。



62　兩人渡過瀘水，飛奔孟獲大寨，把蜀寨情形一一說了。孟獲聽了，滿心歡喜。



63　孟獲點起三萬兵丁，分作三隊，吩咐道：「各軍都帶火具，到蜀營一齊放火。」黃昏時分，人馬陸續渡過了瀘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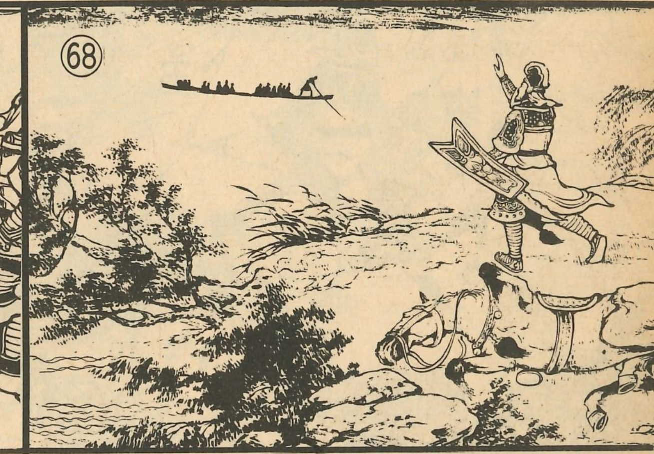
64　孟獲隨帶百餘騎心腹兵將，直奔孔明大寨。路上並無一軍阻擋，輕易地到了寨門。

65　孟獲拍馬衝入寨中，撞進中軍，只見帳中燈光明亮，孟優和他的部下都醉倒在地。

66　孟獲暗暗吃驚，喚醒了一個兵丁，問他情況。那兵丁瞪着一雙眼，只管指着嘴巴，卻不會說話。這時，孟獲才知中了計。



67　他慌忙救起孟優，飛奔出寨。却見前面一片火光，王平、魏延、趙雲三路人馬已殺到。



68　孟獲匹馬衝出重圍，逃到瀘水邊，已經人困馬乏。看見河中有一條小船，船上人都是南軍裝束，便大聲呼喊：「靠岸！快把船搖過來！」



69　小船靠了岸，孟獲跳下船來。忽然一聲號令，船上的兵丁一齊動手，縛住孟獲。原來馬岱接到孔明密計，令部下扮作南軍，在這裏捉住了孟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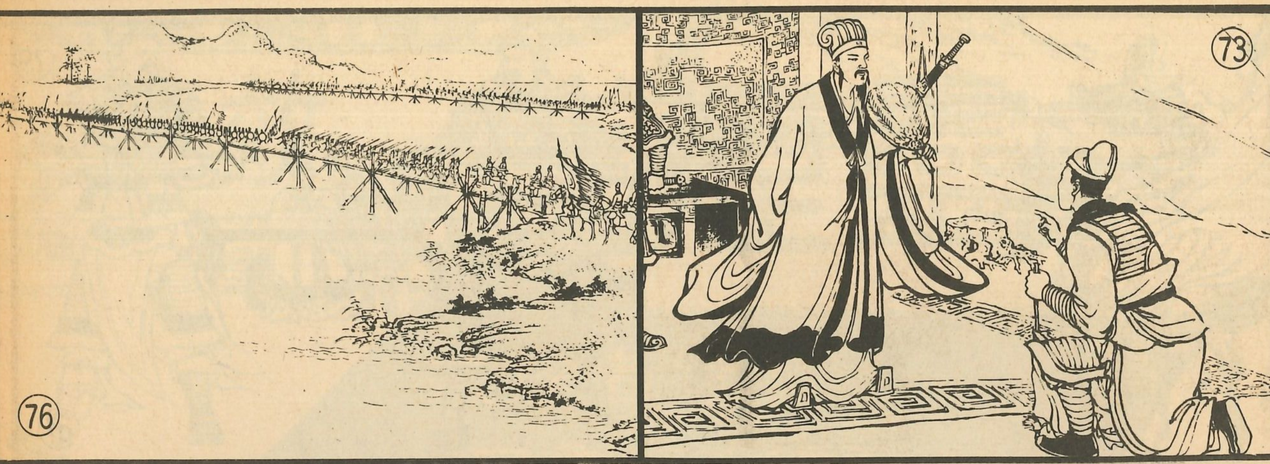
70　馬岱把孟獲押回大寨，孔明大笑道：「這一回你心服了嗎？」孟獲說：「這是我弟貪杯誤事，倘然由我前來，决不中計。雖然被擒，還是不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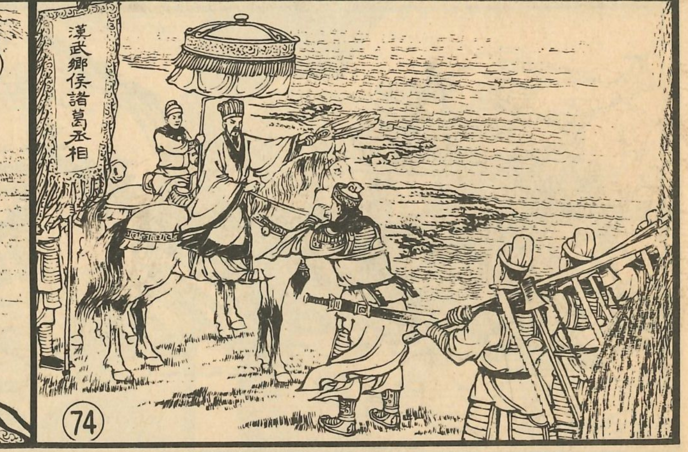
71　孔明說：「三次被擒，你還是不服？」孟獲道：「如果陣上交鋒，力盡被擒，才能使我心服。」孔明略略沉思，便把孟獲兄弟一齊放走。



72　蜀軍渡過瀘水，衆將都要出戰。孔明道：「孟獲連年侵犯邊境，我不得已才出兵討伐。多殺是沒有用的，要他們心服了，才能永保安寧。」傳令紮下營寨，哨探孟獲動靜。



73　過了幾天，探馬報到，孟獲搜羅了金珠寶貝，向八番九十三甸各部酋長借兵，已經借得十幾萬大兵，準備交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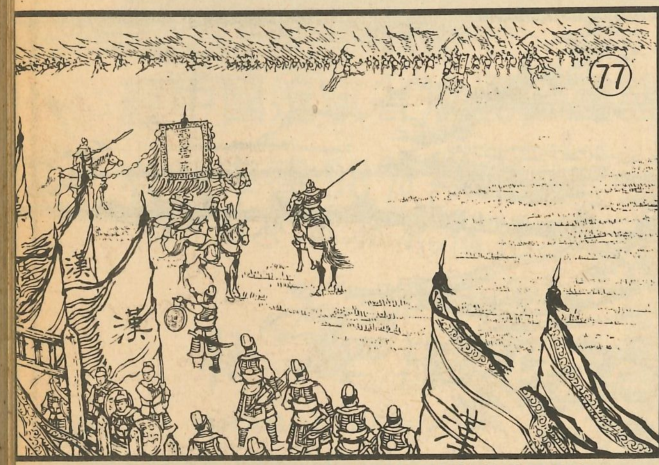


74　孔明親自帶了數百人馬前往探路，走了數十里，到了西洱河邊。這河水勢雖慢，却不見一隻船筏。孔明下令紮了木筏，準備渡河。



75　不料那些木筏放進河裡，一眨眼便沉到水底。孔明忙與呂凱商議。呂凱道：「西洱河上游的山裏出產竹子，教人去砍伐竹子，在河上架起竹橋，就能過河了。」

76　孔明大喜，調派三萬軍士去砍了竹子，在河面搭起十餘座大竹橋，大軍渡過河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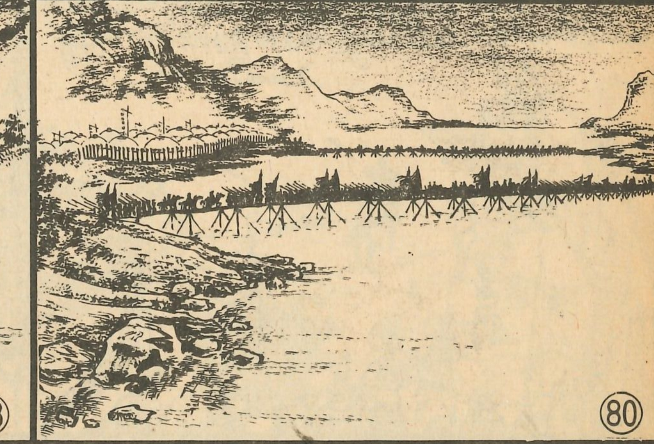
77　剛剛紮下營寨，孟獲已經帶了十數萬兵馬衝殺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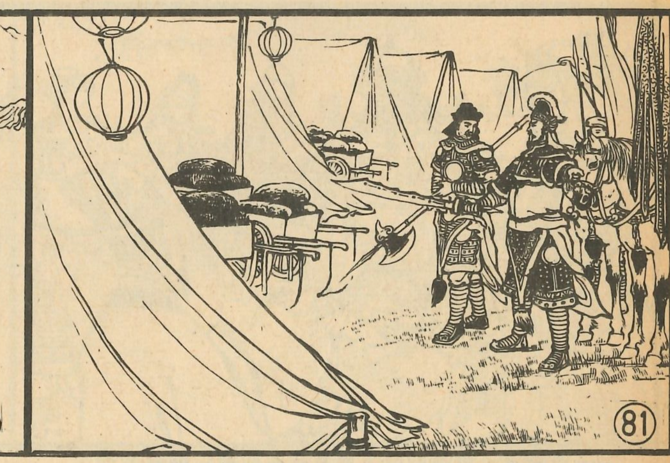
78　孔明傳令閉門堅守。南兵在外叫駡，衆將都要出戰。孔明道：「南軍人多氣盛，要避它的銳氣，只等他們懈怠，便能一鼓破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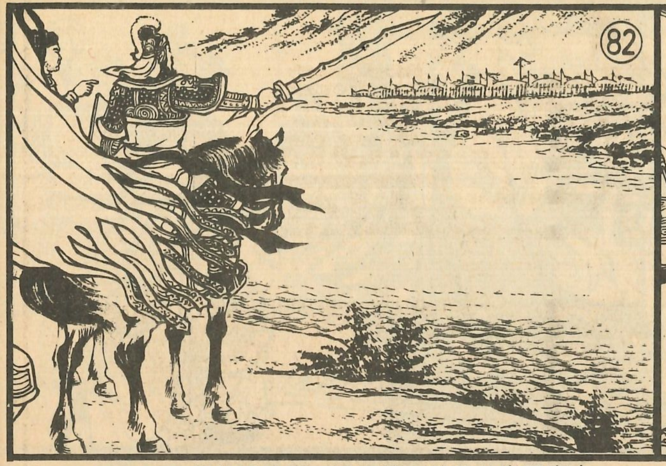
79　過了幾天，孔明升帳，令衆將各帶人馬，按計行事。他又吩咐馬岱：「我軍今夜便退回河北。你把竹橋拆下，移到下游搭架。」



80　佈置完畢，便教在寨中多點燈火，大軍却渡過竹橋，退到北岸去了。



81　孟獲探得蜀軍退走，忙與孟優前來察看，只見營中棄下了幾百輛車仗，都裝滿了糧草。孟獲估量：孔明匆忙退走，定是國內有事，倒不能錯過機會，便下令追趕。



82　各部酋長領兵追到西洱河邊，望見北岸蜀寨中旗幟整齊，十分疑惑，不敢前進。孟獲來看了，說：「諸葛亮怕我追趕，所以在北岸住下，不消二日，一定會走。」



83　竹橋已經拆了，孟獲不能過河，便叫人上山伐竹，準備重新架橋。不料天色剛黑，突然喊聲震地，蜀兵從背後殺到。



84　孟獲大驚，慌忙引兵殺開一條路，奔回舊寨。寨中一彪軍殺出，爲首大將乃是趙雲。（待續）

聖劍尊魔

湖海秘辛錄／凌　霄・文
可　飛・圖

含寃受屈二十載　維護同門師兄弟

週圍百里的人物，不論大人物，或者是小市民，提起周玉儀，全部是心中說一聲「是個了不起的好人!」

本來，在公門中當差的，爲了巴結上司，勾串下屬而爲他們所喜愛，這不算是甚麼難事，但却要令到小市民對他有了好感，並且異口同聲的稱他爲好人，這就可以看得出，這個周玉儀實在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何況，在班房中，同事們不論在當面或背後，誰也不能說他半句不敬的話，他簡直成了同事們中的天神，對他實在又敬而又愛。

老百姓一提起周玉儀，可就由心底裡泛出來的愛護，說句老實話，周玉儀在他們看來，是面慈心軟，公正嚴明的班頭，對付案子，他是能夠看摸得準確，從來不會寃枉好人，也不能糟塌了罪人。非刑拷打，勒索迫搾，可以說是從來沒有的事，並且在處理案件之中，他更沒有打草驚蛇，弄得周圍家家戶戶不安寧的舉動，何況，在這幾年當中，隨了他的上司，那方太爺，走東到西的，來到一處，就能令到一處安寧太平，監房中的犯人在一批批的減，案件也一天少過一天，老百姓祇求安居樂業，這一點，周玉儀的來到，就可以安排得妥妥貼貼，因此，也就難怪他們要愛戴周玉儀了，事實上，周玉儀是衙門的第一個出面人！一切公事，說得現代化些，屬於刑事的，就得由他第一個來辦理，民事的官司，就不能有甚麼驚天動地，可怕的流血事件發生，還有强盜的打劫，周玉儀一到，就立即將這些事件平息下去，不法之徒不能在他範圍之內鬧事，老百姓是少了許多無形中的恐懼，再加上周玉儀的和善、能幹，以及上面提及的好處，他之受人尊敬，也就順理成章。

「公門之中好修行」，這是周玉儀一直在口中嘮叨的話，他勸手下的兄弟，要求他們能夠明白；當一份差，是代百姓辦事，並不是來對付百姓的，假使有江洋大盜，作奸犯科，殺人放火，極惡窮兇的人物，這是他們犯了罪，自有國法的裁決，不過，將他們作賺錢的誘餌，牽連其他的，將無罪的百姓，引入牢籠，然後論價而沽，按：這種事件，可說是公門中的慣例，筆者就是親眼見過，當差辦公的，爲了一己之私慾，將事件越擴越大，有幾個有錢的人，時常可以莫名其妙的，爲賊徒硬咬一口是窩主，是同伴，而牽入漩渦，然後走門路，托人情，再查再訪，錢銀交情，這才無罪釋放，即使命是拾了回來，金錢、名譽、時間、恐怖……這些有形無形的損失，這就可以毀了你一大半的家當……再說，照例還咬一口是差人命令被擒的大盜所作的，這是黑幕，不過，這已是以前的事了，略作介紹，按過不提。而周玉儀却要手下記得，非義之財不可取，如有買通主犯，串

謀害人的，爲其發覺，他就能用比對付犯人更厲害的辦法，截了他們的生路，因爲，知法犯法，又加傷天害理，周老爺是萬不能不理的。

循循善誘，以身作則，誠心待人，互愛互助，周玉儀就是用上了這十六個字，令到內內外外，一致對他尊敬非凡，不過，這樣的一個好人，我說是這位周捕頭，却是個沒有後代的人，兩老夫妻，周玉儀已是五十開外，六旬將近的人，他的老伴柳氏比周玉儀小了三歲，到今如，就沒個娃兒在他倆的家中出現，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有些人，這些當然是比較與他親近的人，眞有好幾個在背地裡代他抱怨老天。

「老天爺可眞沒有眼睛，周爺這麼好的人，可是，老天爺爲甚麼就不賜給他一個後代，哪怕是一個也是好的，嘿！一個也沒有……總有一天，他倆得歸天，這……太不像話，讓人們說一句『絕子絕孫』的，我就難於心服……」

眞的，絕子絕孫是件大事，在中國，尤其是以前的中國，罵人用上這一句，可就算是絕頂的、刻毒的汚蔑，可惜，這麼個好人，却沒有子嗣，老天爺也眞太不開眼了！

周玉儀是在人們的敬愛與嘆息中活了過來，雖然是很刻板，並且又是這樣的單調，不過，他與老伴還是沉着地，走着人生的旅程，沒有孩子，旁人去代他倆可惜，事實上，他倆又何嘗不在惆悵之中呢？

突然，記不起是哪一年，或者是哪一個月，不過，這一天是極難忘的一天，也可以說是週圍百里的人，全能清清楚楚的記住，因爲，這一天是周玉儀的五十八歲生日。

這並不是周老爺要排場，喜歡熱鬧，總之，是他手下的弟兄們，爲了要賀慶，並且，一些也不動聲色的，在這一天的清晨，他們所僱齊了的一班宣卷——道士們的一種儀式，代活人化解一切怨孽的儀式，也含有消災延福的意思——還有厨子，挑的挑，擔的擔，一窩蜂地進了三間小屋，一見兩老夫婦，就賀生日，說喜話的鬧成一片，這是霸王開硬弓，逼得他兩夫婦無法推辭大家的誠意，周玉儀與老伴柳青心，看到了這一批人的面容，即使是嫌他們多事，不過，也祇能裝着笑臉，道了感激的話。

一瞬間，周家在鬧囂聲中，笑語喧嘩中，展開了熱鬧的一刻，在正午時分，府太爺方安壽也派了人，送來壽軸、壽詩，當然也有其他的壽禮，這一來，周玉儀的心中是感慨萬千，尤其是這一首壽詩中，有兩句：「臨流殘星風月夜，鐵劍縱橫鼠輩震。」周老頭子差些流出兩顆眼淚來，柳青心已是明白了丈夫的心情，她面色也變得十分沉重，不過，她依然是說了一句低沉的話，在想提醒她的丈夫。

「玉儀……別讓他們看笑話。」周玉儀一震，硬生生的將眼淚停住在眼眶中！還得堆滿了笑容，與方安壽的心腹僕人方仁道謝，方仁年紀也不小了，約四十來歲的光景，挺是精明能幹，並且與周玉儀萬分親熱，一面道歉了主人的無法來臨，一面也恭祝了他越老越健，還有，他對周玉儀說了一個令他驚駭的話。「周老爺！太爺有一句話，命我代傳，不過，這句話得讓各位聽到……」

甚麼話，這樣的鄭重其事，周老爺夫婦不禁有點惘然。

「各位，方太爺命小人來此，一則送禮，二則道賀，還有，今日在周老爺申時正辰——原來周玉儀是在申時出世的——二公子仲堅，將來此承繼周玉儀老爺膝下爲子……此後，二公子就姓周……」

啊！這是震驚人的消息，令到在場每個人一致發出了驚嘆聲，就是周玉儀本人也差些呆住了，這是甚麼話，府大人的公子承繼爲後，這是不可思議的事，但是，人羣中已轟然一聲，叫着「雙喜臨門。」

「恭喜老爺子有後了！」

「太好了……太好了……」

一時之間，本來已經夠熱鬧的小廳，現在變得更爲熱烈，而周玉儀突的一陣難過，滿眼是淚，望了老伴一眼，柳青心何常不是悲痛難堪，不過，處在這樣的場面之下，她又有甚麼可以說的？

正午的一席酒，早已收過，時間在漸漸過去，申時即將來臨，周玉儀的朋友們，在等待着方二公子的來臨，可是，周氏夫婦却顯得坐立不安，即使是故作鎭定，不過，在他們的言動中，依然可以看出，有些蹊蹺，不料，門外飛也似的奔來一條血影，看得出此人是個有武功根底的傢伙，那怕是渾身是血，脚下有些虛浮，不過，奔來時的步法，還可看出，他的根基極佳，步法不亂，一入門，周玉儀早已看出不妙，立即迎上前來，當他還未看清來人的面目，眼前突見一陣青光閃動，這血人竟然在這個時候，抖出七枚異形暗箭，向周玉儀打來。

相隔極近，而且又是事變倉猝，即使有人發覺不妙，在時間上已無可出手之餘地，上文已經說過，此地已太平了一段極長時間，周玉儀是公門中的差役班頭，憑了他的聲名，實實在在料理了不少大事件，寃家不能說是沒有，但是，做夢也想不到，在這樣的時候，用上了這一手絕招，更得說一聲，這暗器的來勢，以及喬裝血人的辦法，可以想像得到，此人與周玉儀的仇怨是十分重大。誰？憑周玉儀的爲人，又是誰會用這一毒辣手段來對付這個人見人敬的好班頭？

呼叱聲，驚呼聲，此起彼落，而宣卷的悠揚聲調，依然在這中間打岔，一條條的人影在撲出，但見血影一

晃即起，長笑淒厲，搖曳長空，而一晃無踪。

衆人已看到周玉儀依然是挺立着，而柳青心是面色大變的搶步上前，早已將他扶住，不一會，是聞得周玉儀噓出一口氣，然後，他是慢慢的說出一句話：「青心……是青血散光丸……」柳青心點了點頭，扶住了她的老伴，想往內房走去，可是，周玉儀又斷斷續續的說着：「……快……快去方兄處……仲堅……可能……有麻煩……」柳青心又點了點頭，可是，兩行清淚已流下了她的面頰上。

衆人莫名其妙，看了周玉儀一眼，只見他臉色鐵青，口唇顫抖，看來，這七枚青光，他是一枚也沒有躲過，看這血人的出手，是如此穩沉、陰毒，那麼這暗器絕不是一件普通的東西，周老的功力究竟有多高，有多强，他們老實說是看些皮毛而已，而他們在公門中打滾，刀尖上出入，所有的，就算不是三脚貓，絕不能算是一流高手，所以，對周老本身技藝，也就難加推測，今天，看到了這一幕，不無有了陣驚震，因爲，聽了這暗器的名稱，思想起來，不可輕敵，連中七枚之多，就是個鐵人，也得倒了，那怕是否立即命送當場，不過，像周老如此的鎮定，還能出言發聲，指示一切，就這一點看來，他們就得佩服，由心底泛出來的敬服。

周老却提起了方仲堅，對的，現在這個時份，應該他在路上，或者，已可趕到了此地，因爲，這承繼的場面，應該由他來擔任主角，但是周老却說出這樣的話來，他們全有一陣擔心，與周老相處得最好的幾個人，如陸秀金、韓一柱、江萬元三個，首先已向門外撲去，其時，太陽開始落山，而四外靜悄悄，沙地上毫無足跡可尋，三人本是老江湖，看了這情景，心景更爲驚覺，來人輕功之高，武功之精，簡直已具不可思議之能，當然，像這樣的高手，對周玉儀還用上了偷襲一着，那麼，周老的武功，比來人更高出一籌，也就不用多推測的了。

但是，三人還有一個疑問不能解釋，這喬裝的血人，猝然出手，他與周玉儀到底有何種深仇夙怨，而周玉儀爲何又提起方仲堅，這件事與方仲堅又有甚麼關係？三人思疑未定，突然，一條青影其疾如箭，簡直似一陣風般，在三人身邊只一閃，待到三人發覺而對此人注目時，只見前面數十丈外，一條青影一點一躍，人又已晃出老遠了，雖然是背影，可是，這三個人的眼力不差，依稀還可看出，這人影不是別人，乃是周老的妻子柳青心，陸、韓、江三人，更是一驚，想不到柳青心竟然是個能手，一個不輕易露相的江湖能手！

三人毫不考慮，跟踪前往，但是，柳青心的輕功實在比他們高出不知多少，就算三人竭盡全力施爲，却也無法跟踪得上，幾個轉折，眼前已不見了柳青心的踪影，不料，他們雖然失了應追踪的目標，却爲他們發現了另一件事，這件事令他們差些送了性命。

原來，在一條小岔路口，三人的眼前覺得一花，一條血影，就像半空飛降般，阻在三人的面前，又聞一聲慘笑，將三個人就此攔住。

三人乃是公門中的好手，加上多年經歷世故，明知來人太過兀突，並且這一聲笑滿含殺機，爲了對周老的尊敬，更何況此人是傷了周老的兇手，無論如何也得看看清楚，此人的尊容如何？還有，伺機行事，總能掏摸出個所以然來，因此，三人的心意，就像是有了默契一般，身形一停，分在三面站定，對這血人仔細的端詳了一番，這才看出了此人年約四十上下，一張詭異的血臉，看了令人噁心，五官扭曲、雙眉倒掛，說不出他是在哭，還是在笑，血跡淋漓中，宛如受了極重的血傷那樣，沾染得滿身俱是，血人！對，就像個血人那樣，身材不太高，可是雙手極長，五官並不順眼，但是這一對眼睛，却是精光四射，而眼神……極冷、極陰、極厲害，注視了三人一眼，又是一聲慘笑。說實話，這笑聲實在是沒個較適當的形容詞，厲、冷、陰、惡，全不像，只能以慘笑來代替。

因爲，他這一笑，就像有陰風慘慘的感覺，他一言不發，身形一晃，向三人滴溜溜的轉了一轉，身形一起，腦後有一聲較長的慘笑聲發出，接着就向前面一片叢林中撲去。

三人莫名其妙，而且有了些糊塗的感覺，或者是本能的行動，毫不遲疑的，身形一動，不顧一切的，向血人落脚之叢林中撲去，可是笑聲搖曳之中，這血人早已穿林而入，三人一咬牙，身形如風，這算是拚上了命，向前飛撲過去。

江萬元的輕功較好，算是第一個，在前引路，再後面是韓一柱與陸秀金，不料，在一股勁的向前飛撲之時，陸秀金只感到前面勁風如潮，又如山一般的壓來，他不禁一怔，以爲來了偷襲，連忙蓄勢提勁，沉身立馬步，想接來力，眼前只見一條黑影撞來，陸秀金到底也是深具江湖閱歷之人，頭腦清靈，臨危不亂，首先，他看出這個黑影很熟，「是韓一柱！」他心中打了個突，連忙變掌爲抓，想抓住一柱，但是，這一股勁力實在驚人，而且，並不是韓一柱一個人出了毛病，第二股勁力又來，原來江萬元不知撞見了甚麼，中了何人毒手，與韓一柱一般的，像隻球的給人擲了過來，陸秀金是外家能手，神力不弱，可是，接住一個韓一柱，已令他的馬步不穩，第二個江萬元的入門，他是連考慮的餘地也沒有了，兩個人如惡魔一

般的層疊而至，陸秀金轉身讓步也辦不到，本身勁力又無來力這樣强，他只能乖乖的，給撞了個大翻身。

當然，這一交摔下，叫號聲也就此起彼落，而這情形就亂得可以。

陸秀金是在莫名其妙的挨了這一下重的，心中自然是萬分不滿意，但是，當他還想問個一清二楚之時，耳邊聞得一聲笑聲，眼前一亮，只見一個白衣少女，離開他們三人最多不過十三四步，看，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他們的驚，也就驚得手足無措，這人……甚麼時候來的，即使自己三人被摔翻在地，有過一些時間混亂，不過，這時間極短，這個女子却是沒聲沒息的，出現在三人眼前，就算是個鬼吧，也得有陣陰風甚麼似的，這下三人可吃一驚，何況，這一陣莫名其妙的勁風，難道是她？不是她是那血人的話，那麼，她至少是與血人是一路的！血人有這好的功力，這女子就算不是個能手，敢如此出面露相，沒此把握，絕不敢這樣妄大，這！當然是驚上加驚，三個人心中一凜，身形一動，且不理會身上的痛苦，該有個交代才是。

三人身形一起，這女子仍紋風不動，面上還帶了笑容——這更使三人感到這個女子莫測高深——向三人看了一眼，不知甚麼原故，她却微微一嘆，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在念咒搗鬼似的，喃喃道：「蠢得可憐，蠢得可憐！」

三人更是莫名其妙，誰「蠢」來的？互相看了一眼，是江萬元，還是韓一柱，或者是陸秀金，三個人誰也沒捉摸出誰是個蠢才來的？不料這女子哼了一聲，一對俏麗萬分的鳳眼一睜，三人不是上了年紀，但在周老訓導善循之中，還有了些克制功夫，還不會給這個女子這一瞪眼，將個靈魂給勾去了。

美！美到極點，這姑娘哪怕是發脾氣吧，仍有那麼一股嫵媚之態，勾人攝魄來的，三人心神全是盪了一盪，才算是鎮住了，不過，她那張櫻桃小口，吐出的字句，却是令人失望，也令人難堪，清清楚楚的六個字，「三個全是蠢才……」

好哇，三個人成了三個蠢才，就是泥人也得有些土性，也不必說是三個走慣了順風的公門好手，陸秀金是比較有涵養，一行人中，也是以他爲主，聽了這句話，不得不走了出來，對白衣女子藐視了一眼，沉聲道：「這位姑娘，莫非是阻住我三人的前進……」

白衣女子輕輕的點了點頭，眼色變得更加輕視的，看了陸秀金一眼，陸秀金的話還未說完，江萬元首先已忍不住氣，因爲，他是第一個受了盛惠的人，本來，他輕功最好，去得最快，不過，也是他第一個挨了人家不明其所以然的打，江萬元因事前毫無防備，這才讓這一股勁力逼得他立脚不穩，向後摔去，爲了自己這一跌，牽動了後面的同伴，鬧了個滾地三葫蘆，想不到這出手的人就是這個白衣女子，這口烏氣那能嚥得下？於是，身形一動，口到手到，一面發掌，一面開口就駡：「原來是妳這小妖女……偷襲你江四爺……」

白衣女子動也不動，避也不避，只是用一對俏眼瞪住了江萬元，而她的嘴角笑意更濃，看得出，這是冷笑了，江萬元的手法已入門，見這女子不架不避，不躱不閃，想他到底是個正直人，即使心中火發，出手極快，可也有個分寸，不能這樣的打個不架招的人，而且又是個女的，因此出掌慢了一慢，口中怒喝了一聲道：「還不回手？」

那白衣女子格格一笑道：「蠢才，你倒還不至於蠢得似隻豬……你想打，你敢打，你倒打打看……」

江萬元爲這一句話鎮住，心中一凜，突然想起周玉儀的話——這因爲周老經常與他的手下談話來的，說的無非是江湖上之技藝之道，以及應付之法，周老見識多廣，在談話時，一則是勸導，一則是要他謙厚待人，說甚麼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江湖上奇人異士，不可勝數，尤其是內家高手，借力打力，以眞氣相迫，能使出手人反彈反損，反傷自身，這種人是極易忽略過去，爲的是這些手下，全是外家高手，周老是怕他們吃了這個虧，所以時時提起。——不由對這個白衣女子再看一眼。

白衣女子身形一晃，對江萬元三人一聲長笑，身形一動，人已晃出老遠，一回頭，說了一句：「去看看你們的榜樣，即速走回頭路，可以保全一命……」

語聲才畢，人已斜刺裡一晃無踪，陸秀金與江萬元、韓一柱三人也就給這一番話弄得如墮五里霧中，看甚麼榜樣？爲甚麼要走回頭路？當然更不明白。這條命是怎麼樣才給保存的！本來，三人是爲了要追趕這血人，想不到給這個白衣女子一打岔，並且聽到了這些無頭無腦的話，想追這女子，未免將事情多生枝節，再說：這白衣女子的身法奇快，一晃眼間已是形踪全無，這個宛如神龍，飄逸非凡，也就是說，想追也追不上，反正已來到這個叢林之前，闖入去看個究竟才是正經事，三人略一盤算，身形一動，立即向叢林中再度撲了入去。

這裡是有名的九松林，三人是公門中的老手，對於這個所在，摸索路徑，全是習慣了，對於晒堪地形，當然是瞭如指掌，即使是閉了眼睛也能通行無阻，對那一草一木，一樹一石，也有相當的認識，可是，當三人一入林中，借着殘陽的光線，映入眼簾的乃是一具死屍，這死屍好恐怖，直僵僵的挺立在一棵大樹前，全身是血

，如果不是三人眼光敏銳，而且記性極佳，差些便把他當作了是要追踪的目標，三人一窩蜂上前，看一看清這死者面目，三人都嚇得一齊驚呼：「是老方！」

誰？方仁！啊！方仁不是奉了府太爺之命，送壽儀的幹僕，正午時還見他喜氣洋洋的與周老在說話，誰也料不到，在這短短時間之內，他已挺屍在此，三人認出死者來歷，心中立即起了一陣寒意，同時也想到了那個白衣女子最後的幾句話，像在空中喝了起來在耳邊浮動：「……即速走回頭路，可以保全一命！」，性命可不是開玩笑的，三人就算是膽大包天，自命不凡，不過，見到了方仁的死狀，由心底震出一陣恐懼感，互相一瞥眼，身形一晃，果然乖乖的，向回頭路飛奔而去。

當三人撲出叢林，想往周莊奔去之時，眼前又是一花，前面不知那裡鑽出來一條黑影，將三人阻住，是個白髮老婦，不！是白髮美婦，若不是這滿頭銀絲，單這面貌看來，實在是嬌艷無比，毫無老態，可是，這白髮一蓋，却不得不打了個極大的折扣。

那美婦人冷冷的一笑，手一揚，就見一條丈來長碧光螢螢的勁影，向陸秀金面前擲到，一聲裂石音響中，三人一看清，這碧光螢螢的東西已穿石地，只露出一個尖角，映着殘陽，發出一點碧光，閃呀閃呀，看來令人心神難安。

「朋友！咱們救了你們三人的性命，這件東西，拜托你，將它帶給周玉儀及柳青心！」

這是美婦人的說話，只見她語聲才畢，身影一動，就像一陣風似的，向斜刺裡竄去，略一眼花，黃物已在草叢中閃動，連點聲息也沒有，只是幾陣起伏，然後回復原狀，三人一連撞了幾件怪事，早已心神大震，陸秀金用了「大破碑手」，將這碧光四週的山石震散，然後取出這東西一看，三人俱面面相覷，出聲不得，你道爲何？

原來這東西是一面形如令符的東西，非金非石，乃是一支竹令，只是青竹沒有它這樣的光澤，拿在手中，份量不輕，這竹令正面，有一顆形象恐怖的魔鬼頭面，長髮飄然，筆劃分明，一根根頭髮全都清晰分明，雕工之佳，令人不禁嘆服，可是，在頭部下面，清清楚楚三個大字「喪門令」。

喪門令是甚麼？至少，這名詞就不好聽，喪門是惡鬼之祖，看不出這樣美麗的一個白髮婦人，却要三人帶這件東西與周玉儀，周家今天已有了些麻煩，血人的出現，柳青心的出走，到現在還不知周玉儀的傷勢如何？再說，今天總是他老人家華誕之期，帶這一件喪氣不吉利的東西回去，未免也太不像話。陸秀金想將竹令放下，來個不理不睬，可是，他這裡剛將竹令放下，遠處傳來一聲長笑，笑聲清越，風聲傳來了一聲警告話語：「違命不帶者，殺無赦！」聽得出這聲音離此極遠，可是，這說話者是這樣的尖銳有力，一個字一個字，清清楚楚的傳入三人耳中，即此一份內力，三人也自愧不如之感，還有，這白髮美婦手一動，看來是輕飄飄，未吐全力，却已將這支竹令就像打樁一般，穿土穿石，直沒入到底，當然，她已露了一手極具威力的內家眞力，傳勁透背的妙技，三人哪有不知，這警告是具有威脅的成份，可是，眞個硬了頭皮，不携入周府，看來這麻煩就夠他們三人頭痛了。

陸秀金又想到，這東西可能給周老一個訊息，自己三人反正來查探這件事的始末，那麼，這件東西帶回去，若眞的是周老的對頭，這也可給他一個知會，蒙在鼓裡，總比看清了來龍去脈的好，因此，陸秀金只能硬着頭皮，將竹令放在懷中，而身後又聞一聲悽厲慘笑道：「老玉面，莫非妳還顧念舊情？代妳的老怪人撐腰？這三人算是讓妳給留下了，可是……妳我總得有個交代……」這一連串的說話，是這樣的陰森，不過三人聽來，差點給這幾句話震得心跳口渴，精神不支，才知此地不是好相處，也不暇再理說話的人是誰，慌不迭邁開脚步，飛也似的向前面疾馳而去，依稀在風聲中還聽到一聲女人的嬌笑，笑得也不見得歡暢，尚幸他們已離得比較遠，否則，這一陣笑聲比話聲還要難受，可能一個不得法，撲翻在地，也不能算是甚麼奇事來的。

陸秀金等三人如亡命般的飛奔回周府，只見小廳中已十分清靜，而那些酒厨、道士，一個個都在整理東西，陸秀金也不問理由，反而是有幾個幫忙的人向他說明原委，乃是周老命令他們回去，周老說：好意已是承了情，本來，在此圖一日之歡，實是十分應該，可惜，突有要事發生，而且，這件事他老人家不希望別人滲在中間，此後，只求此事能平安渡過，那麼，當圖後報……」

執事人等見周老語氣誠懇，再說，他們一向對周老也有一份敬畏之心，有幾個還在打探詳情，也被周老瞪眼制住，周玉儀一生對人，那怕是汪洋大盜，從來也沒有疾言厲色，今天，他一瞪眼，可以說，已是破了他多年的慣例，因此，他們只能遵照了他老人家的意見，準備收拾回去。

陸秀金等人知道這件事十分重大，幸好自己與他交情非比他人，再說，還有一支竹符令，無論如何，也得傳交給他，三人實在對這一次遭遇感到心驚肉跳，事情總得有次序，糊裡糊塗的送了命，說出來也太冤，故而，三人不顧一切向內院走去，他們對此地十分熟悉，因此，不多一會，已來到了周老的臥室之外。

陸秀金舉手叩門，就聞得周老在內問話：「是哪一位？」

三人也不客氣，推門而入，不料這門早已上了鎖，三人不由奇怪，這是從來也沒有過的事，周老爲人光明磊落，他的門戶，別說是卧室，就是大門也從沒有上過鎖的，爲何今天他却將門鎖上？

陸秀金當然不敢用强破門而入，却是隔門相告道：「周老大哥……有一件稀奇事……再說，我們被人强迫帶了件東西來……」

「是甚麼東西？」

「一支竹符令。」

「啊！」周老只說出了這一個字，三人聽出他語氣之中，有着萬分驚愕之意，三人心中又是一震，難道果然是大冤家？三人乃是血性漢子，而且深感周老爲人，明知自己本領不如人，不過，江湖義氣嗎！好朋友有困難，就這樣袖手不理，這算是哪門子的狗熊？那怕爲了這件事送命，爲好朋友兩脅插刀，這又算得了甚麼。對！是龍潭，是虎穴，是尖刀山，是沸油鍋，也得與周老一同去闖，一同去跳，對，三個人就這樣立定了主意。

周玉儀長長的嘆了一聲，然後悠悠的說道：「陸老弟，你們回去吧，小老兒知道了，此後……」

陸秀金一聞此言，心中大爲不忿，衝口而出道：「老大哥，有甚麼困難，做兄弟的與你相處了這麼多年，咱們就難以袖手，咱們樂意幫你一把，哪怕就是不濟事，多個人總是多分力，就是送了命，咱們也不怨，只是老大哥將我們當作外人，拒於門外，這可令咱們兄弟難堪了。」

周玉儀想不到這些公門中人，竟有這樣的血性，並且不怕有多大牽累，要與他一同進退，這雖然很受感動，不過，這件事哪裡是他們幾個人能料理得的，可是陸秀金的說話是十分眞誠有力，過份的推急了，可能會發生其他變故，他們一番好意，莫要眞的爲了我，將他們送了命，這却是過意不去，故而，他略一尋思，然後緩緩說道：「多蒙兄弟們的義氣，小老心銘了，不過，目下時候尚早，我還得料理一些其他事，今夜三更之後，請你們帶備兵刃暗器，再來舍間，一同想辦法對付便了，這竹符令請放在廳中桌上，一切拜托了。」

三人聽周老如此說，並且提起了兵刃暗器，對的，這該去準備的，爲了今天是來賀壽，此地又是太平了很久，誰也想不到來廝殺打架的，稱手兵刃一件也沒有準備，是了，老大哥想得也眞週到，既然他已承認了，回到家去，須對家中人得有個交代，否則，眞的出了事，連家人也不知，實在太麻煩了，三人想到這裡，只得對周老問聲好，然後各自回家去。

周玉儀却在房中，全身赤裸，用了一枚其黑如墨的玉玦，在環身大穴按擦，面色萬分痛苦，而這玉玦擦到那裡，就有一縷青烟由穴道鑽出，被玉玦一按，立即化爲烏有，不過，周老的眉頭就皺得更緊，看來，這痛苦是十分難忍，每擦一個穴道，至少得耗費些時間，才能將這青烟引出，這也可看出，這青烟就是由周老口中的青血散光丸，實在，照這名字就能體會到，這東西不是好相與，目下，再看到這醫療之耗費時間，那麼，周老所受之傷創就不小，不過，有不少疑問存在。

第一，照周老所結的仇家來看，此人能放打這種暗器，並且這是偷襲下手，那麼，就可顯出周老並非是一個普通的武林人物，當然，他的屈身爲公門中人，定是另有苦衷，那麼，有好身手，如何這青光起處，他是不躲不閃，一顆也沒有讓開，乖乖的受這七枚散光丸？

第二，既然受了傷，這血人用了這等手法偷襲得手，當然與周老有極深的大仇，有仇必報，再加一擊而中，如何不繼續再下毒手呢？

第三，周玉儀身受重傷，又來了竹符令之事，他的語聲顯然有些驚訝，那麼，這白衣女子與白髮美婦人是哪一路人物，當然，更奇怪的是，周玉儀竟然可以平靜無事，用了這枚玉玦療傷，無人前來騷擾，這不是全部違反了武林中怨怨相報，糾纏不捨，不死不休的慣例？

這是疑團，可是，周玉儀的面色已由蒼白轉爲紅潤，一股青烟的消散中，他的精神也開始在增長中，不過，他却愁容滿面，一對眼中竟然滾落了兩顆淚珠，然後長嘆一聲，悠悠的看了牆角一眼，這是一柄長劍，劍把已缺了一角，劍柄却很特別，乃是一個鬼頭在上，宛如吞住了這劍柄一樣，這鬼頭像一塊紅玉雕成，形態生動猙獰，即使掛在牆上，還是有着擇人而噬的形狀，周玉儀對長劍看了一眼，轉而沉思。

過了好一會兒，他才起身，將衣服披上，裝束停妥，口中喃喃的說着：「師弟，你……唉……錯了……」一面說，眼淚却如斷線珍珠般直淌而下，突然，他身子一動，好快的身手，錚鏘的一聲連響，一柄紫光灧灧的長劍已在周老的手中，略一抖動，紫虹突然暴長，無聲無息中，紫光已化爲十三點，一室之中，就如有繁星在跳動那樣，周玉儀手一回，紫虹抖起，繁星不見，依然是一片紫光，在周老的手中閃動，周玉儀又是嘆了一口氣，眼望遠處，一手摘了劍鞘，接劍回鞘，身形一動，步履凝重的，開門而去，一入大廳，只見桌子上平放着一根碧綠的東西，他不禁搖頭，眼神中顯出愀然之色，沉吟道：「碧霞，你一輩子也難瞭解我了……想不到我隱姓埋名，結果讓你們擺脫了侯老前輩，追踪至此……唉，二十年了！二十年

中，你可知我與青心過的是甚麼日子？你一怒而去，讓我們的孩子丟了……我……」說到這裡，他再也克制不住，竟然嗚嗚咽咽的哭起來，那像個五十多歲的老人，簡直是個十八九歲的青年。

門聲一响，周玉儀回頭，只見大門開處，進來一個年約廿來歲的青衣少年，只見他雙目神光內斂，脚步穩如山岳，大袖飄拂中，顯得格外飄逸，不過，一見到周玉儀，面色却微變，冷冷一笑道：「尊駕可是當年弒師殺同門、背心昧義的姜子畏？」

周玉儀聞言，突地一震，這少年面容好熟，突然，他一陣傷心，怔怔的看住了這少年，漠然無所表示，口角戰動，似是在說話，不過，只有兩個字在他口中反覆說着：「韋元……韋元……韋元……」這却不知是何原故？莫非他撞了邪？

少年有點不耐煩了，厲聲喝道：「姜子畏，事到如今，你裝甚麼蒜？巧取豪奪，滅絕天良……老天爺保佑你這個惡魔，活到今朝，照顧着你難道還不夠……即使你在這多年來，棄惡從善，作了不少好事，只是……功罪還難能相抵呢！在下也不來苛待你，即速自己作一了斷，我却能看在你多年改過的份上，不將你以往的醜事公佈，只是取走你當年巧取豪奪的東西而已，還想苟延殘喘……嘿嘿……莫怪在下要對你不起了……」

周玉儀還在嘮叨着：「韋元！」好像對那少年說話，他是毫不在意！

少年不由面色大變，又是一聲怒斥，好快身法，只見青影一晃，其疾如箭，向周玉儀撲來，並且出手更快，雙掌一分陰陽，這是內家先天門中的先天手法，雖然是極簡單的一圈一抖，而大股勁力就像山崩海嘯一般，向周玉儀全身壓到，周玉儀一見少年出手，這可是本能的驅使，也可說他是在潛意識的激動之下，雙肩一挫，大袖飄忽中，這一來，可以看出周老的技藝，乃是分化極快，變招極繁的神武煞手，看來平凡簡單，事實是這一合一圈之中，已包括了兩儀分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玄妙出手，以空、圓、玄靈的最高神功，催動神勁，分化爲化一主招八分式，而且這八分式，沒有一式不是危機重重，殺手頻仍的妙着，老實說，少年之上門索戰，辯鋒的銳利，分明是已洞悉周老之底，如無十分把握，那肯輕易來試其鋒，故而這一出手，就是師門最精妙心法，想將周老一招擊倒，不想這個名爲捕頭的周玉儀，出手回招，是這樣的隨便，不過，這隨便之中，實有深不可測的妙用，少年出手，看簡實繁，如平凡非平凡的妙着，而周老的回手，也是因繁就簡，如隨便實精密的無上之勁，少年如不是功力極强，又加巧得奇遇，那麼，就這一招，就可能爲周老的「封閉神訣」所鎖住，就算周老不想傷這少年，可能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將封閉神圈一收，可是，這場虛驚，却是難免，而誤會一生，處置不善，那麼，這個後起之秀，一代英俠，就可能抱恨終生，說不定命喪當場，也非奇事。

少年面色突變，連忙展開不動身法，大金剛，雲霧十三式中的「倒打天門」身不動，脚已一點，雙掌一抖一翻，好快身法，人已在大力禁圈之中，輕飄飄的，倒退而擊，而周玉儀也是面色一變，變得萬分愕然，雙手一抖袍袖，沉聲說道：「這位小朋友，高姓大名，師門何人？可否見告？」

少年人立天井，可是神態冷峻，眼中有着既不像憤怒，也不似難過，看來倒如三分惋惜中，加雜着七分痛恨之色，看了周玉儀一眼道：「在下與你既非朋友，也無來往，所以來此會你，只爲你以前所作所爲，天人共憤，家師爲此遠走東海，閉門不出，但是，對你之已往之事，言之依然痛心，我自幼蒙恩師教誨，且又在神前起誓，非要將你誅殺，代天降罰，所以，不遠千里而來，不料你在這多年之中，所作善事不少，尤其是在這公門之中，保全了無數善良無辜平民，在下雖然有些可惜，只是，你廿年前的罪孽，實是天人共憤，故而不想親自下手，讓你自己自行了斷，也算是我對你的一分惋惜之意，不想，你……」

哈，這小傢伙却是大言不慚，好像周玉儀在他手下，絕難逃過一死那樣，並且，說得又是如此的輕鬆隨便，照理，周玉儀聽了這番話，應該大罵荒唐，甚至於出手難爲，也眞是奇怪，周老見這少年，就如中了魔那樣，靜靜的，聽他訴說，聽他痛罵，面色是變得萬分的難過，却是一無回答，少年見了這樣情形，不知怎麼一來，對老人看了一眼，四目相交，少年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震，並且，莫明其妙的有了一分親近之感，這就令他自己也弄不明白，本來，他還想說下去，不料，在牆頭上，突然傳來一聲嬌笑，又是一條尺來長的碧光，如天而降，「噗」的一聲，在少年面前投落，直沒入地，少年面色不由一變，而一條白影，如輕雲墮落般，落在少年與周老之間，又見此人一彎身，在地上只一站，雙指已挾住一片竹令符來，少年這才看清了來人，乃是一個千嬌百媚的白衣少女。

少年不禁面色一變，而少女對他看了一眼，柔聲柔氣的道：「這位公子，就請退出……」

少年一聞此言，不由一陣焦躁，俊臉一紅，俊目一瞪，出口就是一聲：「這位小姐，你請退出……」

哈，不錯，你請我請，可惜是「請出」，否則，眞以爲兩人在請喝酒來的。

少年是滿身本領，一路行俠仗義而來，也不知會過多少高人，露過不

少鋒芒，事實上，他自小就用功，這武功技藝，由於傳授的是一位高人，是處心積慮，拚命的教，少年也眞是天賦異稟，肯不顧一切的學，互相間親如父子，這功成之速，可算是近代的奇蹟，眼界就未免極高，出言吐語，因此有了驕狂意味，少女也是一個寶貝，在她姨母的悉心傳授，又在王屋門中，得到了古玉版，三十六頁斗母神訣，將姨母的功力，平空增加一倍有餘，而她也是突飛猛進，爲了報姨母之兄長血仇，兩人的苦心孤詣，練功不斷，已然有凌駕當年十老前輩之勢，故技成出山，四處搜索仇家，音訊毫無，也是在偶然之間，爲姨母發現了當年其兄的至交好友，血影飛虹仇祥靈，才知對頭改名換姓，掩藏形跡於公門之中，她倆立即循踪而來，預備報當年的血海深仇，已爲仇祥靈拖住，那料平空又來了這麼一個少年，口出大言，代天降罰，少女認爲少年是一本好心，不過，她以爲這周老是她們的對頭，少年不必在中間打岔，上面已說過，少女自視極高，本領也大，對少年這樣的說話，已算是看出他不是壞人，這才客氣——她認爲已是相當的客氣的了。——要他讓開，焉知反遭來這個沒趣。

少女幾時受過人這些？不由格格一笑，滿面歡容的，對着少年道：「我已請你走，你不走，莫非是敬酒不吃，須得喝罰酒不成？」

少年也是傲岸不羈，聞得少女這一番話，俊臉更紅，就算他喜怒不形於色，却也是出言不留餘地的了，雙掌一拱，沉聲說道：「看來小姐還是想將某教訓教訓呢？只是在下，素不飲酒，請，不飲，罰，也不飲。」

好爽快，少女笑聲格格，身法如風，十指一彈一揮，立有十股其疾如箭，雖然是細，却是萬分沉着的勁力，向少年週身拂來，這一揮，勁力如利錐一般，可以透山裂石，還加這十指勁力，竟然向少年的前後十大要穴拂來。

少年那料到，這樣一個弱不禁風，笑語如花的少女，却有這樣陰狠的指力，而且拿穴奇準，他不敢輕視，身形一動，先天神掌中的「靈盈相生」神招展開，好手法，一個旋風翻，雙掌略一抖動，勁風如潮中，已將少女的「王母透骨箭」，「交錯神勁」化去，少年掌法一抖，一圈一引，大片勁力，就如江河缺口一般，向少女全身蜂湧捲到，少女也是想不到，這少年果然有異乎尋常的出手神勁，架開自己的「王母透骨箭」神勁，已是令人驚異，還可借勁回招，將他本身勁力，隨了自己收招回式之時，乖虛而入的加重壓力，這就更爲難得，少女到底是將來一門之祖，臨敵變招，快疾萬分，人又聰明機警，一見本身已爲少年的勁潮所圈，她是格格一笑，雙掌一拳一放，全身向前一撲，十指如爪，竟然不理這勁潮的壓到，一個攝魂神爪，向少年的頂門抓到。

少年也想不到這少女在這個時間中，用出這樣的潑辣手法，剛才已領教過她的王母透骨箭神勁，而這第二抓强勁之力，比第一招更爲驚人，耳邊已聞嘶嘶之聲，照此情景，就算她爲自己一掌壓傷，自己也非得爲其一抓之力，震破天靈——爲了這個原故，他是不肯作此一拚。一回掌，掌風勁圈放了一口，一回長臂運勁透力，以硬對硬，少女若不顧一切抓來，他拚受這一抓之痛，好歹也得震斷了她的手腕。

不想少女比鬼還精，比鬼還靈，這一抓是圍魏救趙，少年一掌回收，她却已身形一動，輕巧巧的，由這缺口之處一晃而出，左手抓就勢一劃一拂，勁風與掌力互相抵消。

少年心中一震，再看看這少女，却是面紅眉皺，看情形，她比少年還吃驚。

事實上，少女是比他擔心，老實說，少年出掌太快，勁力之封閉，更是駭人，她這一抓，實在是抱了僥倖一拚之心，眞個少年一壓一困，全身向前一撲一撞，就算兩敗俱傷了，少年總比她要好得多，故而也難怪她要收起笑容，皺緊眉頭的了。

少年是面色微紅，還想繼續出手之時，突聞周玉儀長嘆一聲道：「這位朋友，你也不必在此多出頭了，老夫與這位姑娘，却是有帳要算，反正你是代天降罰，老夫命祇有一條，誰要了去，不也是一樣，何必非你出手不可？請暫時迴避一時，如何？」

少年却是奇怪，莫明奇妙的說了一句：「我不忍你受他人之辱，即使要死，也得讓你自己死……」

話聲未完，又是一陣凄然而長笑，一條黃影飄落，一個白髮美婦，戟指對少年道：「小畜牲，你難道是來保護這老鬼不成？」

少年一見這白髮美婦，心中也有一陣波動，一面憫然之色道：「……我也不知道，總之，我能逼他自殺，以謝天下人而已……誰要侮辱他……我……有些不忍……」

周玉儀一見白髮美婦，神情顯得萬分激動，眼中有淚，戰聲說道：「碧霞……妳到底來了……」

白髮美婦回頭看了周玉儀一眼，面色凄苦，幽幽的說道：「子畏……你也不必假惺惺，今天，我是來報仇的……」

「姊姊……」這一聲叫聽來是感情充沛，一條人影飛來，正是周心儀的老伴柳青心！白髮美婦一見青心，便冷冷一笑道：「妳還有面目來見我？」

柳青心面目莊嚴，對她道：「碧霞姊姊，這多年來，子畏兄的苦心，妳難道還不知道，妳也不是笨人，想想清楚吧！我與元哥，本來一雙兩好，爲何在最後關頭，我忍心不理？妳以

為我奪去妳的丈夫，妳來看……」柳青心邊說，邊已捋起左袖，此時，天色已夜，可是月明如水，清清楚楚，這柳青心的左臂上，有一顆色如鮮紅的痣，不是痣，是一個特別的標記「守宮砂」，白髮美婦一見這「紅痣」，面色大變，可是，一刹那，轉為平靜，冷冷的道：「我相信妳，青心妹，只是，老鬼這弒師之仇，喪我哥哥之命的血債，我那能為了夫妻之情，一筆勾銷，也罷，今天他已中了仇祥靈的青血散光丸，功力大打折扣，七天之後，我再來取他之命……」

柳青心面色轉變，飛身撲上，阻住了碧霞之去路，戰聲說道：「姊姊！妹還不明白子畏的苦心，難道你眞要難過一輩子不成？難道你一定要明白其中之眞相？子畏……你，你就說了出來……」

周玉儀，不，他就是前二十年，威震天下的魔尊劍聖的姜子畏，一個很特出的武林奇材，而這白髮美婦，乃是他的髮妻，玉面龍女韋碧霞，那個小姑娘，就是韋碧霞的大哥韋宏的女兒韋珊。

而柳青心却是韋碧霞二哥韋元的未婚妻，這件事豈不是越來越離奇？唉，誰知韋元與姜子畏乃是同門，姜子畏在廿年前，就背了一個極大的罪名，弒師，殘殺同門，當年這一段公案，引起極大的風潮，姜子畏為了弒師殺友，可能犯了失心瘋，竟然又殺了不少武林名宿，然後退出江湖，隱身在公門之中，怪不得，能有這多的人會來找他，不過，誰也想不到，他是改名換姓，且與柳青心作了名義上的夫妻，為甚麼？只有天知道。

今夜，柳青心說出了這樣一段話來，姜子畏却是滿面激動之色，突然，他是一疊聲的叫道：「為了妳，也為了元弟……我不說，我永遠不說，我寧可擔了這個罪名……不說……」

韋碧霞看在眼中，不禁大為奇怪，可是，她恨極了子畏，心切報師、兄之仇，她理也不理，還想就此一去，可是，柳青心把心一橫，對碧霞雙膝跪地，道：「元哥是我衷心所愛之人，到今天，我還戴了他的孝……不過，子畏兄這多年來的苦痛，擔了這樣的罪名，我忍不住了……子畏兄……你不說，讓我來說吧！」

姜子畏不知為甚麼，他是面色突變，身形一動，在場人誰也沒有看出他是用甚麼身法，還有，他的出手，只見一道紫虹，耀目生光，威震羣邪的紫魔玉練劍，正點住了柳青心的咽喉重穴，看來，只要柳青心吐出一字半言，劍虹一抖，就可令她立斃當場。

韋碧霞面色大變，雙掌一拂，一指抖動，王母透骨箭神功，已向姜子畏的雙肩插下，子畏動也不動，本來，這一招也算是圍魏救趙之策，不過，她却忘了，只要姜子畏長劍有甚麼牽動，柳青心就得立斃劍下……這件事就永遠無法能料理清楚，尚幸，在這千鈞一髮之中，一條青影其疾如箭，正撲入圈中，一手只一提一分，一掌一抖一架，將韋碧霞的雙爪硬生生一架，一聲哼，少年的左臂已鮮血如泉般激射而出，分明已為韋碧霞雙爪所中了，而一條人影飛出，那個柳青心已為少年一移一抖，摔出老遠。

姜子畏心中又恨又急，又怒又憐，紫虹抖起，就想展開江湖獨有「天誅地滅」，「十惡劍網」之殺手重招，可是，一蓬青光，已由牆上分四面八方打來，柳青心更是首當其衝，向她環身打到，而在場之人，差不多無一倖免。

可是，這少年一臂受傷，神智不亂，大袖抖動，天玄神炁立現神勁，一點點青光發處，柳青心已為少年撲個滿懷，又是一聲哼，少年的背上已中了三下狠的，少年功力不弱，也已無法起身，又聞得一聲巨吼：「賊子爾敢！」一條巨大人影其疾如箭，疾向前牆撲去，姜子畏早已騰身而出，只見一條血影，與一巨大老人交手，姜子畏認得這兩人，一個正是隱居多年師門至交，神行胡健之子巨靈神胡與，而血人乃是血影紫虹仇祥靈。

他是紫虹一抖，恨聲說道：「賊子，元弟生前之囑，在下已身受過了，也算報答了你，你往那裡走……」

紫虹抖開，黑夜之中，就如爆發了一個花炮，但見紫光點點，紫虹灩灩，將個仇祥靈狠狠的圍住，仇祥靈早已展開血影掌法，飛虹身法，與姜子畏咬牙拚鬥，而胡與則面色略變，身形一動，回到了天井之中，察看這少年的傷勢。

韋碧霞與韋珊早已出門觀鬥，只見姜子畏已展開了絕滅神訣，紫虹中隱聞風雷之聲，兩人不禁面面相覷，看來，姜子畏是別有悟化，憑仗兩人之力，也是難能解決了這個老賊，突然又聞得一聲慘叫，一條血影其疾如飛向前急馳而去，而姜子畏却突的仆身在地，口中喃喃自語道：「元弟……你……為何到死還留下了這樣的誓言……叫我……叫我難做哪……」

大門已開，時間已近起更時分，而柳青心却在朗聲招呼道：「子畏兄，我不能不說了……」

姜子畏身形一起，一回頭，只見那少年也起身，只是面色慘白，可還是死命的護住柳青心，胡與與韋碧霞及韋珊守住第三角，姜子畏不知患了甚麼病，一聲巨喝，道：「青心，你不可說，何必要死人難過，連死了也不太平……妳難道就忍心……不讓元弟做個安逸鬼……弒師是我，殺兄弟的是我，難道……就快死了還圖個兩敗俱傷不成？」

胡與却冷冷一笑道：「難道要讓你的娃兒有個不成材的老子不成？」

姜子畏哈哈一笑道：「我是個絕戶

，那來孩子，那裡來的孩子……」

胡與突然對少年道：「幻兒，告訴你，這個姜子畏就是你的老子，你能不能有個不成材的老子？本來，我想叫你殺了這個天下罪人，不過，我一路跟在你身後，聽到了柳女俠的話，犯了些疑心，即使要你老子死，可也要值得才死，你自已斟酌着辦吧！」

原來少年是姜子畏的兒子。對！廿年前，為了夫妻反目，確實將個才三歲大的孩子給丟了，想不到是給胡與帶去的，韋碧霞首先玉面變色，走上去一把將少年牢牢的抱住，看了又看，望了又望，突的一聲凄笑道：「眞像你死去的舅父……我那苦命的孩子……」

少年是呆住了，他不知如何是好，師父的話在腦中盤旋，姜子畏是個武林敗類，犯了十惡不赦的大罪，弒師，殺同門，又殘殺武林名宿，他！他會是自已的老子……怪不得，自已對他有些依戀，即使要他死，也得讓他好好的死，原來他還是自已生身之父，父子天性，這是極玄妙的感情，不過，他難住了，他是自已的父親……這該怎麼辦？他差些哭了出來，而姜子畏，更是憂心如焚，他不想解說，他想一走了之，但是，柳青心却已說出了眞正的事故。

「是元哥殺了老師……最後……他發覺自已上了點蒼七子、武林三怪的當，弒師之事，是元哥弄的手脚，因此，一致公認是子畏做的，我不是在子畏迫住元哥時，元哥臨死前的懺悔，我也恨不能殺了子畏，可惜……子畏不肯讓自已一手帶大的師弟擔這個罪名，他向元哥再三勸說……並起了誓，永不再提這件事……但是，點蒼七子是去了，我親眼見他呼天救地的痛哭，碧霞姊來了，見到了這一幕，我當時也已悲痛失措，沒有現身，他倆夫妻反目，我在發覺事情越搞越僵了，當時就想出面解釋，可是，碧霞已走遠了，而子畏一見是我，又見我想抖出這件事的眞相，他將我圍住了，要我代元哥掩飾，誰又料到，點蒼七子已將這件事，加油加醋的在武林中宣揚，他殺了武林三怪，也毀了點蒼七子，他說：為元哥報仇，其實，他那知道這樣做是更加加重了嫌疑，血影飛虹是武林三怪的末傳弟子，與韋元有些關係，他臨死囑咐，不可喪他性命，子畏也怕他說出此事經過，所以放了他三次，最後一次還逼他起了誓，永不提起韋元的事，不過，子畏也應承了，身受他門中的七枚青血散光丸……子畏……你也太愛護了韋元啦……」

姜子畏一時的呆住了，他不禁大為懊喪，想起了韋元的音容笑貌，他就像自已心愛的兄弟一般，何況，他又受過韋宏的恩，即使他有萬分錯，不過，他已死了，死了也就算了，一切的臭名，該讓自已擔……為甚麼，為甚麼不讓它在武林中傳揚？他一聲苦笑道：「青心妹子，我對不住先師，更對不住元哥……我走了……」

紫虹已現，竟向自已的脖子上抹，若不是韋碧霞這幾年的苦功，將王母神功練成，並且見機得快，一代怪俠就會這樣的送了命，饒是韋碧霞「王母透骨箭」神功厲害，可是，姜子畏還是右臂中爪，脖子上受了點輕傷，鮮血如泉般淌下，而少年已撲了過來，哀聲叫爹！韋碧霞明白了這件事的始末，當然十分難過，到底是多年愛侶，見到這般模樣，她的眼淚也難忍住了！

胡與當然是十分抱歉，想不到這個血性的漢子，這樣的愛護同門人，自已却受了這樣大的汚蔑，如果柳青心不說，那麼，這不是寃沉海底，背了個黑鍋入泉下？

姜子畏總算沒有死，但是，這件事，永遠也不許有人再提起，孩子已回來了，而江湖上的風波，還是沒有平靜，同時姜子畏以後還得背負更大的惡名，並且連他的兒子也牽連，不過這該是以後的事了。讓他們以後發展吧！就是這三個公門中的朋友，他們也是不知其內因，而姜子畏却已辭去了公門中的職務，方仁是死了，尚幸他牽住了仇祥靈，總算仲堅在青心趕到後，沒出了事，江湖事江湖了，想來也不見得會找上官家的門中。

（全文完）

上文提要：齊雲高與薛滿地等人在岑英家中計劃潛入燕京，突襲糧倉，欲使遼帥回師收兵。幸好岑英與守城的蕭洛斯相熟，便暗中放他們入城，在攻糧倉時，因遼兵勢大，衆人雖奮力作戰，燒毀糧倉，但亦犧牲不少，最後更受遼兵重重包圍，不能脫困。而另方面，余顧南因傷關係未有同行，但他卻私自進城去見郡主耶律玉，途中巧見仇人嚴謹之，並為其喬裝襲擊後逃脫……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大俠

深明大義小郡主　願作人質救羣豪

伙記答道：「咱們掌櫃喚穆成志，這馬大爺到底是甚麼人，咱們都不知道，只知道他住在京城內，大約半個月便會來小店一次。」

余顧南忽然想起嚴謹之忠心耿耿的手下喚穆成宗，當下婦人之身份更無異議，看來他匿在燕京內，穆成志則是他的耳目！

當下再問道：「穆成志平日可曾跟你們提起馬承重的一切？」

「沒有，他每次來挑衣服，掌櫃都請他到內堂喝茶，如今想來是有點神秘。」

余顧南尋思一陣，再問一句：「你們掌櫃就住在此處？可有家室？」

「掌櫃一個人住在此處，尚未成家立室！」

余顧南再考慮了一下，便告辭上馬車。

這一次，馬車終於駛至一座巍峨的府邸之前方停下來。「老爺子請下來！」

府邸之前，站着十來個威武健壯的衛兵，門簷下掛着兩盞大燈，把周圍照亮。車把式將他引進大門，便有位老頭迎上前，道：「請老爺隨小的來！」余顧南依稀認得他，在耶律淳以前尚是魏王時，便已為奴，曾經見過。

耶律淳雖得人孚，但膽量不大，但他是秦晉國王時，其妻弟曾要擁他為帝，然耶律淳不敢，親自斬了妻弟蕭諦里，單騎向天祚帝（耶律延慶）請罪，遂得天祚帝義信。後來金兵與宋軍合議夾攻遼國，天祚帝大驚逃往雲中（今山西大同），耶律淳即被宰相李處溫及張琳等文武百官攞上龍椅，做了皇帝（天錫帝），改年號天福元年（公元一一二二年）。

余顧南到遼燕京，耶律淳剛稱帝不久，本來風雨飄搖，却因耶律大石連打兩仗勝仗，擊退了童貫及蔡攸之宋軍，局勢稍安，是以駙馬府內，喜氣洋洋，連奴僕臉上都掛着笑容。

耶律玉雖最得乃父之疼愛，然而如今已嫁了人，到底不比以前，在廳內等候。一見到余顧南先是呆了一呆，繼而道：「你來見我，還得易容？」

余顧南道：「守衛城門的人搜得緊，不易容又怎能見到你？嗯，小郡主近來可好？啊，令尊如今已貴為皇上，我還未道賀呢！」

耶律玉竟無一絲歡顏，强笑道：「余大哥，坐下來聊吧！嗯，你……找到方姑娘否？」

余顧南苦笑道：「當日找到她墳墓，你也在場……」

「但那具女屍已經腐爛，未必是眞……雖然身體及面形有點相似……」

余顧南心頭一動，脫口問道：「莫非你有她的消息？」他見她搖頭，也覺自己失態，乾笑一聲，換個話題問道：「駙馬呢？怎不讓我認識一下？」

「他隨耶律元鍾去打仗……」耶律

玉似乎有點歉然地垂首，低聲問道：「方姑娘不在人世，你便不另娶？你余家只你一個人，不想延續香火？」

「找不到一個可以代替她的。」余顧南聲音也低了。

耶律玉揮手摒退婢女，吸了一口氣，道：「宋朝女子又美又溫順，怎會找不到一個合意的？」她抿嘴一笑，帶着幾分頑皮的神態。「世上好女子雖多，但要找一個跟方姑娘一模一樣的，可就難了！你終生不娶？」

這個表情使余顧南勾起以前的回憶，不由細看她幾眼，耶律玉比以前更為豐腴了，但反而顯得穩重，且多了幾分嫵媚。耶律玉發覺了，嗔道：「你看什麼？我本來就沒有方姑娘的好看，如今就更加不如了！」

余顧南淡淡地笑笑：「幾個孩子了？」

「兩子一女。」耶律玉忽爾長長一嘆，問道：「你突然來找我有事麼？」

「無事便不能來看你？孩子不聽話？為何突然嘆息？」

「你那裡知道，余大哥，我如今方了解你當年的心情。」

余顧南訝然問道：「你了解的是那方面？」

「亡國之心情！同胞被外族人殘殺的心情……我，我覺得以前對你，對宋人……總之抱歉得很！」耶律玉抬起頭來，眼眶盈淚地問道：「你能原諒我麼？」

「我不能原諒你，今夜便不會來，」余顧南故意道：「其實此刻是你家最風光的時候，你應該高興才對！」

耶律玉輕哼了一聲，嗔道：「你是聰明人，我不相信你猜不着！啊，你還未吃飯！來人，快把酒菜端上來。」侍女們立即張羅起來，只一眨眼，已擺滿了一桌之酒菜：「來，余大俠，請入座，倉猝之間辦不到好菜，您請原諒！」

余顧南也不客氣，在她對面坐下。耶律玉道：「這是本宮以前的老師，你們替我給他斟酒。」侍女們上來為他倆斟酒。耶律玉道：「你們笨手笨脚的，不會侍候人，都給本宮滾下去。」

余顧南看了她一眼，耶律玉漠然地道：「她們在場，不好說話！最近心情不好，她們常挨罵！」

余顧南想起她以前的兩位貼身女侍，問道：「烏珠和白珠呢？還服侍你吧？」

耶律玉抿嘴一笑：「都三十多歲啦，還不讓她們嫁人麼？我成親那年，她倆也都嫁了，如今孩子都已十多歲，虧你還記得她倆！」

酒過三巡，耶律玉雙頰泛紅，說話態度也較隨便：「你現在的酒量比以前好多了！」

「是好太多了，有一陣子，每天一罎酒！」余顧南突然改變話題：「貴國如今形勢不大妙吧？依你看還能堅持多久？」

耶律玉仰脖又喝了一杯，道：「誰也說不上，大部份的國土已給女眞人掠奪了，偏安一隅，未必能保得住！且延慶（天祚帝）又去雲中，一部份跟着父王，一部份跟他，實力分薄，更不堪想像！你們宋國也不是蠢蠢欲動麼？幸好都是些飯桶，不堪一擊！」

她輕蔑的笑聲，教余顧南心頭如被刀割，兩人沉默了一陣，還是耶律玉打開悶局：「對不起，我不該說這種話！」她的確有很大的改變。

「是我自討苦吃，與你無關！小郡主，你以後有何打算？」

耶律玉不答：「大哥，幸虧當年你不要我，否則我這個異族女子必會給你帶來無限的煩惱及痛苦！你若痛苦，我還能快樂麼？」

這幾句話仔細嘴嚼，仍飽含深情，余顧南心頭一震，深知她此時必定十分煩惱及痛苦，一時之間想不到恰當的話來安慰她。耳畔又聞耶律玉道：「大哥，若咱們不是宋、遼國人那有多好！」

「那是孩子話……你身在帝王之家，應該沒有煩惱才對……」

余顧南話未說畢，耶律玉已截口道：「我寧願不是！大哥，你今日說的話，教我好不傷心！你是聰明人，本不該說這種話，是故意要惹我生氣的麼？」

「對不起，我實想不到什麼話安慰你！只望你能寬懷，貴國萬一有什麼……不幸，願你能堅强地活下去，還有孩子要你是撫養！」

耶律玉淒涼地道：「宋、金、西夏無一不想置咱們於死地，何處可安身？更何況敝國也有一部分人反對父王……想想眞教人心寒，此刻我方了解走投無路的心情！」

余顧南替她想想，心頭亦一片黯然，他幾乎忍不住要說：你跟我去宋國。

良久，耶律玉才噓了一口氣，道：「對不起，說這些話，讓你吃不下飯。」

余顧南也噓了一口氣，道：「你改變多了！」

耶律玉神傷地道：「人老了，還能不變？嗯，你可曾去找阿骨打？不過我要提醒你一句，阿骨打兄弟野心不小，絕不會以消滅契丹為滿足，大局定後，必然會揮軍打貴國，你可得小心！」

余顧南自忖與阿骨打兄弟是結義兄弟，眞有那一天，他有信心說服他們兄弟退兵，但嘴上仍道：「我知道……也會小心，多謝你提醒，令姐可好？」

「家姐很好……不過家兄已經戰亡了。」耶律玉又仰脖喝了一口酒，道：「我知道如今說什麼，你都未必會相信，但我相信自己的眼睛……就算是你……我也沒看錯！」

「你看錯了，我是個不祥的人，小

郡主，局勢如此，你有何打算？」

「換作是我，你又能有何打算？嗯，你今晚沒地方住吧？就在寒舍屈就一下，多住兩天才走！」

余顧南沉吟道：「你是郡主，只怕不大方便。」

耶律玉瞪了他一眼：「你在我家住的日子還短，今夜就在這裡！嗯，你來找我，眞的沒有其他事？我如今年紀大了，可不大相信！」

余顧南沉吟道：「適才我入城時，巧遇嚴謹之，他化名馬承重，我想請你代查一下！」當下將情況說了一遍：「只須查到他的行踪，其他的我自己可以解決。」

耶律玉點點頭：「我知道你恨他兄弟入骨！放心，本宮立即派人去調查，只要他人在燕京，便不怕他能飛上天去！」她雙手一合，一位侍女進來，耶律玉將此事交代：「你派總管着人去調查一下，要快！」

余顧南連忙致謝。耶律玉忽然道：「余大哥，你是否有了徒弟，有幾個？」

余顧南微微一怔，道：「我終日東奔西跑，那有工夫教徒弟？一個也沒有！」

「當時你隨令師學藝，不是先叩了頭，以後才學藝的麼？爲何不收一個？我介紹一個給你如何？」

余顧南再一怔，脫口說道：「誰？」

「我兒子！」耶律玉眼皮一垂，喃喃地道：「我自己不足惜，可不想讓兒子陪我死，有你照顧他倆，我死得瞑目！大哥，我只求你這件事……我那兩個兒子都很乖巧，而且我並沒有要他們成爲武林高手的意思，只要能好好地活下去，於願已定！」

這可是棘手的問題，堂堂的大俠余顧南，收遼國皇帝外孫爲徒，傳出江湖，莫說要爲同道恥笑，也難容於宋國子民，且這還不是他一個人之事，尚牽涉到師門。

耶律玉見他爲難，神情一黯，輕嘆一聲，道：「小妹也知道此事太爲難你，但大哥您……」她爲了達到目的，不惜改口自稱小妹。

余顧南苦笑道：「在下要收徒弟，還得師門同意……嗯，待我考慮一下再說！」

耶律玉長身道：「那大哥早點休息吧，咱們明早再見！」

余顧南心頭一動，脫口說道：「小郡主，你家可有上好的金創藥？我身上有傷！」

「要緊麼？寒舍有大夫，也有上好的傷藥。」

「不必大夫了，有傷藥就行了。」

＊　＊　＊

次日早上，余顧南剛盥洗完畢，婢女又來相邀：「郡主請大俠到後花園。」她見余顧南愕然，忙又解釋：「早頓開在後花園的涼亭內！」

余顧南隨婢女到後花園，果見涼亭內已放滿了一桌的糕點，漢式遼式的一應俱全，尚有一大瓶羊奶：「你們郡主呢？我一個人吃？」

「不，小妹不是來了麼？」花叢後傳來耶律玉的聲音，接着見她帶着三個孩子走過來，回頭對孩子喝道：「快叫伯伯！」

那三個孩子竟用純正的漢語呼一聲伯伯好！耶律玉微微一笑：「我替他們找了個老師，是漢人，教的也是四書五經，這大兒子喚蕭懷南，他認得的漢字比父母還多！」

蕭懷南三個字一入耳，余顧南心頭登時一震。耶律玉目光懷着深意，又介紹她的小兒子和女兒，男的喚蕭懷雁，女的喚蕭風風：「啊，大哥快進涼亭，邊吃邊談吧！你們拉伯伯進去！」

余顧南乳名雁兒，耶律玉將大子命名懷南，次子命名懷雁，她雖然嫁了人，但對余顧南尚未能忘情，余顧南再傻也看得出來，內心有如打翻了一瓶五味素，分不出是甚麼滋味，又覺肩上如被重擔所壓。他抬頭一望，只見耶律玉正斜乜着自己，目光複雜之至，他心頭又是一震，連忙把目光挪開。

蕭風風已五歲，坐在余顧南身邊，抬頭問母親。「娘，你說余伯伯很英俊，他怎地這般老？你騙咱們的。」

耶律玉霍地燒紅了臉，結結巴巴地道：「余伯伯他易了容，吃了飯你請他洗個臉，讓你看清楚。」

蕭風風轉頭問余顧南。「余伯伯，娘說得對麼？」

余顧南如何回答？蕭懷南也問道：「娘常說您快來看咱們，但咱們等了一年又一年，自我懂事以來，最少已盼望了七、八年了。」

余顧南心頭一酸，饒得他是男子漢，也禁不住虎眼噙淚，一抬頭，見耶律玉亦是熱淚盈眶，痴痴地望着自己，昨夜她尚能自持，此刻似已不能控制。他用力乾咳一聲：「咱們吃東西吧！」

蕭風風嚷道：「余伯伯，你還未答大哥的話。」

「因爲伯伯太忙，抽不出時間來……嗯，現在不是來了麼？來，吃個餅。」余顧南把一塊餅塞給蕭風風。

「伯伯，您甚麼時候走？不要走，留下吧！咱們家還有許多空房子。」

余顧南忍不住將她抱到大腿上。「你這是孩子話，伯伯又不是契丹人，怎能長居於此？」

耶律玉插腔道：「你們叫伯伯帶你們去江南遊玩吧！」

三個孩子都歡呼起來。「娘，你也去。」

「娘要陪你們爹！」耶律玉抬頭問道：「大哥，這幾個孩子的資質如何？」

「不錯，眞恭喜你……生了三個這

麼惹人喜愛的孩子，他們爹一定很疼愛他們。」

耶律玉含淚點點頭，喃喃地道：「目前小妹也只有跟孩子在一起，方覺得快樂。」她長長地吸了一口氣，道：「你們趕快吃吧。」當下孩子們興高采烈地吃着，大人却各懷心事，默默無語。

好不容易吃飽那頓早飯，蕭風風便吵着要余顧南把臉上的喬裝洗掉。余顧南纏她不過，恢復了本來的面目，蕭風風道：「余伯伯你很好看，爲何要黏鬍子，弄得那麼難看的？」

余顧南被她逗笑了，一把將她抱了起來，笑道：「伯伯是醜八怪，只有你才說好看，分明是騙人。」

「沒騙你沒騙你，你比我爹還好看。」

耶律玉又羞又嗔地斥道：「小孩子胡說八道，你爹聽見不打你的屁股才怪。」

余顧南也覺窘，忙將話題扯開，問蕭懷南。「你們可有學過武？」

「有，娘跟爹都教過咱們的刀法，聽娘說，伯伯的武功十分高，數十名本國武士圍住你，也奈你不何！」

余顧南抬頭笑道：「你怎地在孩子們面前吹噓起我來了？」

耶律玉紅潮未退，嗔道：「難道這不是事實？南兒，雁兒，你倆跟伯伯學武好不好？」

孩子轟聲應好，蕭風風搶着道：「我也要學。」

余顧南只好道：「改天有空再教你們，」耶律玉也知見好即收之理，拉着孩子道：「咱們去上課吧，讓伯伯休息一下。」

余顧南回房之後，上床盤膝運功，可是心情却久久難以平靜。待他散了功，又是午飯時刻，這頓飯却開在偏廳，只他倆低斟淺酌。「郡主你不該對孩子說那麼多話，萬一傳到駙馬那裡，對你及對孩子都無好處。」

「他敢！」耶律玉忽然垂下兩行清淚，哽咽地道：「如今我擔心的絕不是這點。」

余顧南知道她擔心甚麼，乃安慰她：「不必擔心，事情未必如你們說的那麼壞。」

「你不知道，我爹病了，他是在內外擔憂下抑鬱成病的，其實朝政如今都掌握在李處溫手上，我父王表面上風光，若李處溫眞要造起反來……我家破人亡根本用不着金兵或宋軍打進來。」

「不會吧，令尊在貴國素來得厚望。」

「但父王只是處事公正，不學其他王公荒淫奢侈而已，向來不掌實權，又不會耍手段，是次登基，也是被下面的人捧上去的，若在以前小妹必然十分高興，但如今却一直認定這是大禍大災難之預兆，但願我只是杞人憂天。」耶律玉又長長噓了一口氣，道：「假如我只是生長在普通人家中，今日便不會有此煩惱及擔憂。大哥，你說世上的人，今日我殺你，明日你殺我有甚麼意思？」

余顧南心想當年遼人滅殺我不少宋人，同時對女眞人亦殘暴不仁，有此一日，乃必然之結果，否則老天爺尚有眼乎？他想了一下，長長吸了一口氣，道：「佛家有句話，今日之果，乃昔日種下之因，以前遼國强盛殺別國的人，今日別國强盛，當然要報仇了。」

耶律玉忽然冒出一句話來：「大哥，你會不會殺我？若上天要我死在別人刀下，我寧願死在你手中，我以前折磨你，你不恨我？」

「絕不恨你，我也不會殺你，否則便成禽獸了，除非你領兵打我大宋。」

耶律玉悽悽地一笑。「這世上到底還有個朋友，雖死無憾！嗯，我倒忘記了，咱們已查到那馬承重的消息，他本住在鷹飛巷，但自昨夜至今，未曾回去過，尚未查到他去了何處。」

余顧南緊張地問道：「鷹飛巷那裡只他一個人住麼？他平日幹甚麼營生的？」

「聽說還有一位男人，只有一條臂，那獨臂的常不回來，反而這馬承重常帶着不同的女人回家，這斷寡人有疾，雖在落難中也改不了。」

余顧南怒目地道：「一定就是嚴謹之及嚴愼之倆兄弟，我找了十多年，終於有了點消息。」

耶律玉道：「大哥放心，一有他倆的消息，小妹定派人釘緊，讓你親手報仇！」余顧南連忙致謝。飯後耶律玉問道：「大哥，你幾時走？」

余顧南沉吟道：「明早吧！也許今晚也未定。」耶律玉起初愕了一愕，後來則微微一笑，長身告辭。

到晚飯時，耶律玉再出現，余顧南則有點坐立不安。耶律玉問道：「你有事麼？若有困難，大可以說出來。」

余顧南帶着歉意地道：「有需要時，我一定會告訴你。」這頓飯有點不歡而散。但至深夜，遠處傳來叫喊聲，余顧南立即開門出去，他本欲出去支援師父，不料幾個衛兵慌慌張張衝進來，大呼小叫，余顧南索性住足，看他們有何措施。

幾位衛兵一喊，府內的人都跑了出來，耶律玉問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聽說來了一羣漢人，去攻打糧倉，派了很多士兵去，尚未擺平，爲恐漢人殺過來，請郡主佈置人手，以防不測。」

耶律玉望了余顧南一眼，道：「把重兵放在前後門，兩側暗置弓箭手，不怕他們衝得進來，各就各位，不得慌亂。」

余顧南道：「待我出去看看。」

耶律玉喝道：「且慢，余大哥，你過來。」她走到暗廊上，回身問道：

「大哥，你老實告訴我，這羣進攻糧倉的人，與你有沒有關係？」

余顧南略為考慮了一下，毅然道：「有，那些人是家師率領的。」

耶律玉雙眼目光如刃，緊緊地瞪着余顧南。「你們目的何在？」

余顧南心頭一懍，只好從實招供。「燒掉糧食，造成危忙，迫耶律大石得悉之後，立即收兵。」

耶律玉再問一句：「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目的？」余顧南搖搖頭，耶律玉幽幽地一嘆。「我還以為他們派你來殺我哩！」

「誰都不能命令我來殺你，小郡主放心，無人殺你。」

耶律玉又一嘆。「你們也眞是大膽，數十個人便想把燕京攪亂？難道他們無一個想活着出去，哼，就算有內應，城市打得開麼？有地道又能否撇得掉後面的追兵？簡直幼稚可笑。」

余顧南心頭如遭人刺了一刀，道：「我去看看。」

耶律玉一把扯住他，道：「大哥，你應較冷靜，若沒有把握救他們的，須立即回來，小妹替你想辦法。」

余顧南激動地握握她的手。「我相信你。」當下耶律玉又派了兩名貼身侍衛，陪他出去探風。

但見門前不斷有遼兵經過，他們三人尾隨而去，未幾遼兵停住，余顧南躍上屋頂瞻望，只見火把燎天，幾條街道都塞滿了遼兵，黑壓壓的一大片，數不清有多少個。

遠處糧倉不斷地冒出濃烟來，喊殺聲亦是由那裡傳出的，他心理盤算了一下，覺得耶律玉所言極是，憑他們數十個人，即使再加上自己，亦不能衝出燕京城，而且他深信岑英儘管在城內有佈置，亦不濟於事。

想到此，他再也呆不住，立即躍下去，拉着那兩名侍衛回府。一進府便問：「小郡主呢？」

一路至大廳，方有人答他。「郡主在內堂，有令交代，請你先回客房，稍後來見你！」她領余顧南進去。

余顧南獨自一個坐在床上，有如熱鍋上之螞蟻，信心動搖，忖道：「她會否在騙我，故意引我入甕？」

回心一想，又覺可能性不大，蓋她既知道遼國滅亡在即，又何必多作孽？可是他足足等了兩頓飯工夫，實在耐不住，跑到客房外，抓住一個僕人，喝道：「郡主在何處？快喚她來！」

那僕人狐假虎威，喝道：「你是甚麼東西？竟敢說這種話！」

「放肆！」忽然傳來耶律玉的嬌叱聲。「你先回房！」余顧南放了那僕人，匆匆回客房。俄頃，耶律玉推門而入，余顧南正想問她拿出辦法，耶律玉已先道：「快捉住我，快！」

余顧南呆了一呆，一時之間尚未會意，耶律玉又急不及待地道：「你不抓住我，他們如何肯退兵？快呀！」

余顧南上前輕輕扣住她的香肩，虎目噙淚，澀聲道：「小郡主，我欠你良多……」

耶律玉倏地回過身來，但見她兩行熱淚已滚下來，嗚咽地道：「大哥，這可是咱們最後一次見面……你從來未……未吻過小妹……」余顧南忍不住抱住她，在她額上、頰上香了幾記。

「可惜小妹命苦，不能嫁給你……」忽然猛吸一口氣。「兩個孩子已被送去南城門了，不管如何，小妹已將他倆交給你。」

余顧南心頭一震，耶律玉又道：「大哥……我雖然年紀比你還大，但長大之後，覺得你對我來說，更像大哥……你別以為我為了自己的子女，便出賣我的國家和民族……以前我覺得世上本是弱肉强食，咱們士兵比宋軍驍勇善戰，是以咱們便派兵打宋軍，宋國的失敗、割讓國土是理所當然的……但……」

說至此耶律玉猛吸一口氣，續道：「但如今我國被人侵犯，我才徹底大悟……我不希望外族攻打咱們，亦不應該去攻打別國……大哥，快動手，救人如救火，快把刀抽出來！」

余顧南見她滿臉淚痕，忍不住也淌下兩行熱淚。直至此刻他才覺得耶律玉其實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子，只可惜她與自己生長在不同國家裡，而這兩國之間又有深仇大恨。

「大哥，你再不動手，便不是男子漢！」耶律玉突然尖叫起來：「救命！你們快來救我！」

余顧南沒奈何只好扣住她雙手，把刀抽了出來，架在其脖子上，正想推門而出，房門已被人推開，乃喝道：「站住，誰再上來，便先殺了你們郡主！」

一個衛兵罵道：「沒良心的漢人，咱們郡主把你當作上賓招待你，你却要害她！」

耶律玉罵道：「蕭立，你給本宮少罵幾句，惹火了他，殺了我你負擔得起！」

余顧南道：「你們放心，我的條件很簡單，一，立即撤軍，放攻佔糧倉的漢人出城；二，放我離開，速開南城門！」

耶律玉厲聲道：「聽到沒有？趕快傳令，若不退兵，立即報與皇上知道！」

余顧南道：「替我備一輛馬車，到了安全之地，便放你們郡主回來！」衆衛兵出去之後，余顧南也推着耶律玉出去，未幾，府外已置了一輛豪華的雙套馬車，余顧南封住了耶律玉的脈穴，將她抛上馬車，自己跳上車，抓起馬韁，喝道：「你們在前開路，不可妄動，以免鑄成大錯！」

駙馬府的衛兵走在最前面，迅速走到糧倉附近，高聲傳達命令。「郡主的性命重於一切，幾個跳樑小丑，算得了甚麼？打開南城門，放他們逃生！」

遼兵們一聽，便紛紛撤退，余顧南見遼兵不可能重集，便對衛兵道：「先送我到南城門！」衛兵們投鼠忌器，不敢反對，乖乖帶着馬車到南城門，喝令守門的把城門打開。

過了兩頓飯工夫，便見齊雲高率領血骷髏弟兄狼狽地奔跑過來，余顧南直到此刻方放下心頭大石。

齊雲高、薛滿地等人見到余顧南駕着一輛大馬車，也是一怔。余顧南不想在此多說，忙道：「諸位，請速走！」他揮揮鞭，馬車首先出城門。

一位駙馬府的衛兵急問：「你們幾時才放回小郡主？」

余顧南道：「你放心，保証你們小郡主髮膚無損地回去，但請莫跟着來，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負責！」那些遼兵登時都停住，眼睜睜地望着羣豪從容離去。

齊雲高聽徒弟的話後，心頭雪亮，忖道：「今日錯非雁兒，恐怕要全軍覆沒！」當下自馬背上飛下，坐在余顧南身旁，低聲問道：「車廂內是耶律玉？」

車帘一掀，耶律玉探頭道：「奴正是耶律玉，你便是大哥的師父齊掌門？久仰了！」

「不敢當，齊某閒雲野鶴，一介草夫，不敢當小郡主的謬讚。嗯，今夜還得多謝你了，齊某代表咱們數十個人，向你致謝，並祈望小郡主長命百歲。」

耶律玉聽他這樣說，委屈幾乎一掃而空，暗道：「齊雲高果然不愧是高人！」她苦澀地一笑，問道：「齊大俠，你說奴這樣做，是否背叛了我的國家及民族？」

這問題不好答，齊雲高沉吟了一陣方道：「是的，但你又支持了正義。契丹侵略宋、金，今日讓人家反擊，乃以前種下之因。今夜咱們進城放火燒糧倉，只求迫耶律大石退兵，郡主義救咱們，証明你是善良的。」

耶律玉道：「大俠不必給我戴高帽，我知道敝國支持不了多久，因此也存了私心，尚望大俠成全！」

齊雲高訝然道：「郡主有話請說，只要齊某做得到，絕無推辭之理！」余顧南一聽此言便暗呼不妙，却又不便提醒師父，說話不要太滿。

耶律玉却喜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你是天下共識之高人，可不能反悔！我料敝國傾巢只在指日間耳，不想兒子受難，因此已將他倆送到城外，希望大俠……」

齊雲高道：「老夫可以收留他倆，撫養他們，直至他們長大成人，但當他們離開老夫時，却不敢保証他倆的安全，這一點還須郡主體諒。」

耶律玉一想這可不行，忙道：「大俠還未聽清楚，奴是要令徒余大哥，收他們為徒。昨日余大哥推說收徒須由你決定，因此奴只好親自求你啦！」

她心想若我兒子是你「鐘鼎門」的弟子，難道你跟余顧南會不保護他倆？

齊雲高頗感為難，但他向來重信諾，毅然道：「老夫答應你，但收徒的是雁兒，你可得再徵求他的意見。」

耶律玉心頭大喜，却裝出淒楚之色。「大哥，如今……」

余顧南苦笑道：「我還能不答應麼？」

耶律玉故意道：「你好像不大樂意，是我迫你的麼？」

余顧南吸了一口氣，道：「你放心，大丈夫一言九鼎，我既然答應你，就必定盡心教他兄弟武功。但家師說得有理，日後他們行走江湖，咱們可不能保証一定安全，當然『鐘鼎門』亦不能讓外人欺侮！小郡主，你也該知道宋國子民，有多少人恨不得生啖契丹人的肉！」

耶律玉長長一嘆，道：「我怎會不知道？只要你肯收他倆兄弟為徒，我亦自認已盡了為母之責，至於日後行走江湖，那也只能看他倆的造化了！多謝大哥，請受小妹一拜！」

余顧南趕緊回身將她拉住。「你這樣可就沒意思了，我也欠你許多恩惠。」

前頭忽然傳來一陣叫喊聲：「這裡有遼兵！」

齊雲高急道：「不許動手！」他飛身躍下，只見一隊遼兵護住一輛馬車，血骷髏的人把遼兵困住，「車內是甚麼人？」

「是我兩個兒子！」耶律玉也跳下車去，打開車廂，裡面果然只有兩個男孩。齊雲高乃將耶律玉的身份，及她使計迫遼兵放開生路的事複述了一遍。

樓師逵道：「若是這樣，這番郡主倒是咱們的恩人了，只是宋遼勢成水火，她為何要這樣做？豈不奇怪！」

耶律玉不慌不忙，把自己對形勢的判定、子女的安排說了個詳細，她養尊處優，口齒伶俐，衆人對她的話都相信了。「奴是存有私心的，望余顧南大俠收犬子為徒，適才已得齊掌門答允。」回頭又喝道：「你們兩個還不下車拜師！」

余顧南見師父向自己打眼色，遂當衆收了徒弟，並簡略地說出師門規矩。耶律玉仍恐羣豪不放心，忙又道：「你兩個畜牲聽清楚，日後藝成滿師，只准你們殺金國人，不許傷害宋人一條生命，否則天地不容，為娘在九泉之下，也不會放過你倆！快給我發個重誓！」

蕭懷雁年紀較輕，問道：「娘，若宋國有殺人放火的狗强盜，孩兒殺不殺得？」

樓師逵道：「宋國若有這種人，咱們也容他不得！」

耶律玉道：「孩子你聽見沒有？你也讀過漢書，宋國人都是知書識禮，深明大義的人，只要你倆殺的是十惡

不赦的人，人家絕不會為難你倆！但切記不可給師門帶來麻煩，否則娘心中難安。」

當下蕭懷南及蕭懷雁兩兄弟當衆發了重誓，耶律玉又道：「希望日後諸位大俠壯士，大力提携，更望不可將所有契丹人都當作十惡不赦的人！」

薛滿地道：「郡主深明大義，咱們雖是粗人，却不糊塗，日後若有人為難令郎，咱們必盡力解釋！」

耶律玉又謝了一番。齊雲高道：「時候不早，小余你先送郡主回去，免生風波，咱們在老地方見面。」

蕭懷南及蕭懷雁見母親不與自己在一起，便拉扯着不放，耶律玉忍着心頭疼痛以及熱淚，費了不少唇舌，方說服兩兄弟隨齊雲高走。她上了馬車，眼淚再也忍不住淌了下來。

余顧南聽見她飲泣聲，只好安慰她。「郡主，你不放心將他們交給我？余某人跟家師一般，最重信諾，既然肯挑起這副擔子，便不會敷衍了事，幾年之後，兩位令郎必能成材！」

「我不是不放心，若連你也不相信，世上還有誰值得我信任的？」耶律玉嗚咽地道：「你還未成親，是不能了解一個母親離別兒子的心情了！」

她哭了一陣，心頭稍好，忽道：「大哥，嚴謹之及嚴慎之的事，你放心！包在小妹身上，除非他們已逃出遼國，不過以後我怎樣與你聯絡？」

余顧南不敢洩漏岑英的地址，也不知他會否搬遷，因此道：「還是由我去找你吧！」

「那也好，過幾天你來找我，但記着，仍要化裝，化名楊易，這是我駙馬府的腰牌，有此腰牌，進出城門十分方便，他們會把你當作派到宋國的奸細！」耶律玉言畢遞了一塊腰牌給余顧南。

余顧南謝了一番，抬頭一望，城頭隱約可見，乃道：「小郡主，既然你有家兵家將，我便不再相送了，後會有期。」耶律玉臨別時又塞了一包東西給他。「這是甚麼？」

「放在身邊有用！喂，你們撥一匹馬給這位壯士用！」耶律玉聲色俱厲地道：「回府之後，不得胡說八道！」她近年來，改變頗大，尤其在金國壯大之後，對下人十分客氣禮遇，是以家兵家將滿口答允，擁着她驅車入城。

＊ ＊ ＊

余顧南策馬至岑英家，天已濛濛亮，只見岑家上下一片亂糟糟的，原來正打算搬家南下，齊雲高問愛徒。「雁兒，你如今有何打算？」

「徒兒在遼京師內發現嚴謹之的踪跡，想找機會再進城一趟。」余顧南乃將兩日來之情況告之乃師。

齊雲高深知愛徒之性格，只好勸道：「如此，你可得小心，不能全靠耶律玉保護你！」

「徒兒知道，師父也珍重，嗯，那兩個小子……」

齊雲高呵呵笑道：「為師正感老來寂寞，那兩個小子，便先交給為師替你調教一年吧，先打好本門入門功夫的基礎，一年後你再回來，唔，為師近來潛練武學，頗有所得，一年後你回來，咱師徒便該好好交換一下心得！」

余顧南又喜又愧。「徒弟那有心得，屆時回師門向你老人家求教就是！只是要您費心代授徒，徒兒心頭難安！」

齊雲高哈哈笑道：「廢話，你的徒弟，就是為師之徒孫，難道為師便無一絲責任？說眞的，耶律玉此人實是血性中人，而她兩個兒子資質都不錯，咱們『鐘鼎門』有福！只是他倆到底非我族類，你最好再選兩個漢家子弟為徒，為師仍可代勞！」言畢大笑不已。

余顧南猛覺師父心境老了，心中不無感觸，其實自己年紀亦已不輕，當下道：「師父，您最近隱居在何處，一年後，徒兒如何與你聯絡？」

「為所隱居在嶗山觀海崖，那附近有座喚觀日觀的道觀，住持一木道長與為師十分投契，若找不到為師，找他打探一下，必知下落。」

余顧南想了一下，道：「明年中秋節至重陽之間，弟子必定回山聆受教益，師父請珍重！」

齊雲高道：「還有一事，你年紀已不小，不可過份執着，方姑娘已十多年沒有消息，你不該……有機會應該另找一位……唉，為師其實也很後悔，當年蹉跎歲月，誤了婚姻大事！」

余顧南心頭一陣絞痛，因恐師父擔心，假意接受，當下把蕭懷南及蕭懷雁叫到身前，仔細叮囑一番，幸虧那兩個小子受乃母影响頗大，自小便很嚮往宋朝一切，是以欣喜多於離國別家之情，欣然受教。

余顧南掏出耶律玉所贈的東西，解開一望，全是珍珠瑪瑙、翡翠寶石之奇珍異寶，余顧南往師父手中一塞。

齊雲高却挑了兩顆珍珠給他，道：「這兩顆珍珠你收下，一可以防身；二遇到合意的姑娘，可以相贈定情！」余顧南有點好笑，但不忍拒乃師心意，依言收下。

午飯時，岑英宣佈棄莊，舉家南遷，血骷髏上下願意保護他們全家到安全之境。齊雲高則帶着兩名徒孫去嶗山，余顧南則表示要留下來幾天。

岑英道：「莊內的物品均可任余大俠使用，而本莊留下來之柴薪，食物足夠你一個人吃喝一兩個月，只是疏菜等物要你自己設法，幸好有老僕何新，因世居於此，年紀也大，不願搬遷，他仍住此，可替大俠解決許多日常生活之困難。」

「謝謝，在下一個人生活很簡單，盡量不麻煩貴价。」

由於岑家人多，準備了一整天，

裝了好幾輛大馬車能帶走的，還有好些東西留下來，婦孺們難免悽悽慘慘，但岑英則神色不變指揮若定，教余顧南心生敬佩。

岑英家人至黃昏方全部走掉，余顧南送師父及徒弟至村口才揮手而別，返回岑家，偌大的一座莊院此刻空空盪盪，令人頓生寂寞之感。

十多年的獨來獨往生活，陪伴余顧南的一直都是寂寞，早已成為習慣，他仍照常練內功，思索報仇大計，也如常起居飲食，治傷服藥。

如此過了三天，余顧南身上傷病已癒七八分，遂別了何新，獨自進燕京，當然他仍不忘化裝，進城時因那塊駙馬府的腰牌生效，守衛只看了兩眼，便放他進去。

余顧南不忘到成衣店那裡去一匝，原來那店已經關閉。他信步來至駙馬府，取出腰牌，要見小郡主。門公問道：「請閣下賜下姓名，也好通報。」

余顧南道：「在下姓楊，單名一個易字！你只須告訴小郡主，她便知道！」

門公去後不久引他進內廳，只叫他一人坐候，便走了。

俄頃，一個丫頭出來，雖不知其名，上次却曾見過，知她是小郡主的貼身奴婢，丫頭捧上香茗，道：「請楊爺稍坐一下，郡主今早入宮，尚未回來。」

余顧南道：「如此在下改天再來造訪吧。」

丫頭似得到耶律玉的指示，道：「小郡主有交代過，若楊爺來，必須請你留下來等候。」

余顧南聽她這樣說，只好安心坐下來等候，可是一等半個時辰，看看已是午時，猶未見耶律玉回來，丫頭却已送上飯菜，居然是漢式烹飪。

余顧南心想既來之則安之，索性放懷大吃，果然飯後小息了半個時辰，方見耶律玉匆匆趕回來，她摒退丫頭，道：「對不起，父王因染恙，作女兒的不能不侍候一下，倒累你久候了！」

「不打緊，冒昧登門，事先又沒通知，怎敢相怪？令尊只是小恙罷了？」

耶律玉臉有憂色，道：「太醫說父王之病，必須靜心清養，方能早日痊癒，但此時此刻，內外交憂，又怎能靜心，恐怕要拖延一段時日了！」

「願令尊早日康復，並從此打消侵宋主意！」

耶律玉嘆息道：「父王只想保住現有江山，人不來犯，已是上上大吉，焉敢存大慾？嗯，那夜之後，父王已下令耶律元帥班師回朝，據報黃昏後，大軍便能回城！」

「如此兩軍幸甚，大宋百姓幸甚。」余顧南轉了個話題。「三天前，家師已帶兩位令郎回去，隱地教授，兩位令郎十分堅強，若能吃得苦，暇以時日，必能成大器！」

耶律玉第一次展露歡容。「若是如此，我這做娘親的固然高興，你這個當師父的，臉上也有光采。嚴師為父，兩個小子若不聽話，大哥必須代我恨恨教導，絕不能姑息！就怕他日他倆成器，我已經……」說至此，雙眼已經紅了。

余顧南連忙安慰她。「小郡主深明大義，又能為遼宋兩國免受戰禍出力，上天眷顧，屆時母子必能歡聚於一堂！」

耶律玉嫣然一笑。「大哥，你越來越會說話，連我如今也招架不住！」一頓又道：「小妹知道大哥來此之目的，小妹回來亦已盡心替你打聽嚴氏昆仲的消息，今已知兩人自你出現之後，即與軍中幾位叛將跑去雲中，投效耶律延禧（即天祚帝），大哥若想報仇，恐要再費一番奔波了！」

余顧南咬牙道：「任他們插翅能飛，跑遍天涯海角，我也要將他倆挫骨揚灰！」

「耶律延禧身邊還頗有些人，你到那裡，舉目無親，必須小心從事，若無把握在殺人之後全身而退，萬望能把報仇日期押後！」耶律玉關心地道：「大哥已等了十多年，也不在乎多等一些時日！」

她這番話出自肺腑，余顧南自然聽得出，心中甚是感動，乃長身告辭，「既知兩賊去雲中，我也不躭誤，改天再來探望小郡主！」

耶律玉傷感地道：「若我如今不是帝皇家人，必隨你去雲中，然後去看望親兒……如今只能期待以後了，大哥，耶律元帥大軍就快回來，他重兵在握，又不好說話，我也不方便留你……你珍重！」說至此眼眶又紅了。

余顧南也有點依依不捨，他不敢多逗留，連忙離開燕京。待他出了南城門，已見遠處有塵頭揚起，料耶律大石先鋒已至，遂即返回岑家。

次日一早，余顧南策馬往西行進，路上不顧艱辛，一味趕路，途中又聞原本遼國降將郭藥師，受命童貫，領劉延慶十萬大軍，在耶律大石退兵之後，去攻燕京，却為遼將蕭干軍截住，郭藥師率五千兵，夜渡盧溝，襲入燕京，準備內應外合，一舉攻下燕京。

不料劉延慶之子劉世光怕死，違約不去接應，郭藥師大敗。劉延慶在城外見燕京起火，以為遼兵破釜沉舟來攻，大驚失措，下令燒營逃跑。

遼兵見劉軍敗逃，乘機掩殺，宋軍一路上死傷甚衆，幾乎全軍盡潰，消息所到之處，百姓無不又悲又怒，一片怨聲，余顧南見國勢如此衰弱，朝廷無將可用，更是悲憤莫名。

他由河間府一路往西，所走之路，正是遼宋交界之處，所到之處，十室九空，未見戰爭，但所見之人，均是老弱婦孺。

（未完・四）

廢園刀聲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賺錢維持生計　弄鳥暗施指功

上文提要：荒廢了五年的左家廢園，原來住了湯氏母子二人，她們目的是為五年前左家滅門慘案而來，在此役中湯十郎父親亦葬身於此，屍骨不存，連同其他百餘口的骸骨被堆放在地下室之中，可是入住半年的她們亦未能探得線索，更因生活拮据，十郎連隨身鳳雕玉佩亦典當，卻不料因而引起仇家注意。在一個風雨之日，又有兩母女突來到廢園中，湯氏母子見其可憐，便願意照顧她們……



湯十郎道：「入竹林就不見了。」

湯大娘怔怔的道：「你沒有追上這人？」

湯十郎道：「這個人太機警了，他好像發現我了。」

半晌，湯大娘未有再開口了。

湯十郎也沒有，因為他在想着前院門樓下面的姑娘，她是不是個啞巴？

湯大娘緩緩的平躺下去了。

她低低的道：「十郎呀，以後你要多加小心了。」

湯十郎道：「娘的意思是……」

湯大娘道：「小心無大差，也許真的被咱們等到了，也說不定。」

湯十郎道：「娘，睡吧，明日一早我趕進城去，再給娘多買幾斤蛋。」

湯大娘道：「你去吧，最好能把你的玉珮贖回來。」

湯十郎道：「前院門樓下住的母女二人，我會送些吃的過去。」

湯大娘道：「不用你去，我去，你是男人，人家姑娘不好同你開口說話，我們女人就方便多了。」

湯十郎道：「娘，我懷疑那姑娘是個啞巴。」

湯大娘道：「不會兩個人都是啞巴吧？」

湯十郎不開口了。

他又陷入沉思裡，那姑娘，她真的金口難開呀。

* * *

一大早，湯十郎便匆匆的走了。

他仍然繞道出了竹林。

繞道是不會經過大院前門的門樓下的，因為左家廢園的大門上貼有封條，但他的心中可在想着那母女二人。

湯十郎看看天空，雖然沒有下雨，但天空中仍然是烏雲密佈。

湯十郎心中祈盼着，天公別放晴，最好是再下上十天半月的雨。

他有這種想法，連他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其實他只不過心中有了那姑娘的影子罷了。

沒多久，湯十郎便到了小河邊，只見有五個粗漢光赤着身子在河中搭橋，河水滾滾，這幾個粗漢卻仍然頂住浪濤用粗繩子攬在重疊的木板上。

有個大漢看見湯十郎走來，立刻大叫：「年輕人，要過河來幫忙。」

湯十郎踩着木板走過去，那粗漢叱道：「脫衣裳吧，你不怕掉下去。」

湯十郎笑笑，道：「我幫你們穩住這一頭，你們快用繩子拴。」

他雙手抓住木板一端，兩個粗漢便在他的下面把木板往橋支架上安放。

只不過橋的支架有些偏，三個粗漢也移不動。

湯十郎道：「支架歪了。」

一個粗漢叱道：「當然是支架歪了，還用你說。」

湯十郎一笑，道：「容我站上去踩

幾下。」

他站到短的一端，左腿只那麼一弓間，那支架便被他踩得往上游方向一偏。

這光景，幾個粗漢吃一驚，五個人十隻眼，看着湯十郎踩着搭好的木板，飄逸的過河而去。

湯十郎連回過頭也未曾，他急着要進城。

湯十郎這一個多月未曾賺銀子了，那是因為他娘生病的關係，如今湯大娘身子好多了，湯十郎就得賺銀子，尤其要賺足二十兩銀子，把他的玉珮贖回來。

湯十郎賺銀子的方法很特別，這真是三百六十行之外也難以找到的賺銀子方法。

湯十郎會鳥叫，他也教人學鳥叫，因為順天府這地方的閒人多，溜鳥的人更多。

湯十郎會鳥叫，似乎已經稍有名氣了，因為當他往周家茶館門口剛站定，便聞得有人高呼：「嗨，會鳥語的人來了。」

隨之，便見七八個漢子，手撩衣襬，提着鳥籠把湯十郎圍起來了。

湯十郎伸手搓搓面頰，十分歉然的笑笑，道：「各位，今天我不表演鳥語，如果有人想學鳥語，我傳授，只不過……」

圍的人立刻愉快的一齊叫起來了。

「好啊，正是大伙心裡想的。」

「快呀，你教我們學鳥語。」

「哈……能同鳥說話，逗起來才過癮。」

「傳言從前有個人叫公治長，那人會鳥語，兄弟呀，你叫什麼名？」

湯十郎見這些人七嘴八舌的問，他笑笑，道：「我叫湯十郎。」

「湯十郎公治長，公治長湯十郎，音調差不多怪順口，可惜不是一個人。」

湯十郎笑笑道：「人雖不是一個，但鳥語却也差不多，各位想學嗎？」

衆人大叫：「當然想學。」

湯十郎接過一個畫眉鳥籠子，他學得高高的道：「各位你們看，我同籠中的畫眉說兩句。」

他果然對準鳥籠撮唇叫起來了。

湯十郎的鳥叫聲聽起來比真的鳥聲還悅耳。

他只叫了四五聲，籠中的畫眉鳥已對湯十郎一連叫了十九聲，好像在比賽誰的叫聲美。

四週的人羣本來是鬧哄哄，如今變得鴉雀無聲，不少人還嘖嘖稱奇。

有人會同鳥說話，這事當然奇。

湯十郎又對籠中的畫眉鳥叫了七八聲，畫眉鳥比他叫得更加凶，光景好像在吵架似的。

湯十郎對衆人道：「你們大伙看清楚了，我叫牠頭往左偏，牠就不會往右歪，我叫牠跳下橫槓，牠一定會馬上落下來。」

他伸出手指頭，撮唇叫了兩聲，便在叫聲裡，他手指往左撥，果然，籠中的畫眉鳥頭朝左。

然後他把手掌往下拍，籠中的畫眉鳥真的落下籠中橫槓來了。

湯十郎哈哈笑，他把鳥籠又交給那人的手上了。

立刻，所有的人快要跳起來了。

為什麼跳起來？當然是高興的跳起來。

刹時間，便有幾個漢子對湯十郎道：「真是絕活，快教我們呀。」

湯十郎再一次的揉了一下自己的面頰，笑笑道：「各位想學鳥語，我自會傳授，只不過在下不能餓着肚子教各位，而且我每天只教一人一鳥對話，而且……」

立刻有人應聲，道：「我先來，湯十郎，你說個價碼，你打算收取多少費用呀。」

湯十郎道：「教一人我收一兩銀子，如何？嫌貴的可以不必找我學鳥語。」

他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一陣哄堂笑。

又見那人笑道：「太便宜了，我看沒有一人不想學的，湯十郎，你忙吧。」

湯十郎立刻覺得自己太小兒科了，這些玩鳥的人，都是有錢人沒事幹，提着鳥籠子閒扯淡的，他們沒有一個沒有錢，便每人要十兩銀子也不為過。

但湯十郎話已出口，無法再改，便笑笑道：「一天一兩銀子，想再進一步指揮鳥的動作，那得要學上兩個月之久方有成效。」

立刻有人沉聲，道：「如此說來，想指揮鳥動作，豈不要六十兩銀子？你好詐。」

湯十郎笑道：「各位，你們會錯我的意思了，學鳥語，我只收一兩銀子，想指揮鳥，那得看學的人是否領悟到我教的訣竅，初時我只收二兩銀子，如果學的人不能領悟，我一個蹦子也不要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如果學會了，銀子隨意給，一兩也不少，十兩不為多，各位覺得如何？」

立刻有人笑了。

「這還差不多。」

「我先學，先交給你銀子三兩。」

湯十郎道：「我看各位只有三種鳥，畫眉、八哥、百靈鳥，我便今天先傳授有畫眉鳥的人，明天是八哥，後天再教百靈鳥的，各位覺得如何？」

這時候又有幾個玩鳥的提着鳥籠子圍上來了，就見那些提畫鳥眉籠的人一擁到了湯十郎身邊，湯十郎數一數就有五個之多。

他心中暗自高興，想不到自己會用這樣的方法賺銀子，太愉快了。

於是，他把手一攤，笑笑道：「各

位，請恕在下貪財了。」

果然，五個漢子取銀子，每人三兩，算一算這就是十五兩之多。

湯十郎不進茶館了。

他把手一揮，道：「走吧，河邊柳林下，那兒風景佳，我教你們學鳥語。」

他大步往前行，身後面跟了一大羣人。

湯十郎心想：「來就來吧，人多了也爲我作宣傳。」

只不過他回頭再看，大人小孩跟來六七十人之多，他變成大人物了。

湯十郎並不想變成大人物，他只是想弄點生活費。

湯十郎當然不怕挨餓，如果他想找上任何一家銀號錢莊，他一定輕易得手。

只不過湯十郎不肯那麼做。

然而，湯十郎又怎麼去弄銀子？他既不會寫漂亮的字，又不會畫一手好畫賣錢，於是……

於是他改變招式，他教人學鳥語。

如果有人相信湯十郎會鳥語，這個人準定是個大傻瓜。

江湖上的傻瓜眞不少，而那些傻瓜永遠也不承認自己是傻瓜。

跟在湯十郎身後的人，都以爲自己聰明，沒有一個承認自己是傻瓜。

* * *

湯十郎口袋裡裝着十五兩銀子，他心中可在笑。

娘不叫他在江湖上胡來，這件事應該不是胡來。

他想着：「這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再說，自己還得教這些人吹口哨呀。」

吹口哨並非是鳥語，只不過湯十郎最會口哨，他從小就住在大山裡。

現在，他把這些人帶到河邊的柳樹下了。

他眞像個教書匠，大馬金刀的站在衆人前面道：「各位，坐下，坐下。」

衆人立刻在他的前面依序的坐下了。

湯十郎伸手取過一隻鳥籠，他舉得高高的，道：「畫眉屬陰，叫出來的聲音便也帶着柔，各位請細心的觀看，我同這隻畫眉鳥兒交談幾句你們聽一聽。」

衆人瞪大眼，看得當然仔細。

只見湯十郎對着那隻畫眉鳥撮唇幾聲叫。

「啾啾啾，咯啾啾……」

眞奇怪，那畫眉鳥果然也同樣的叫起來。

大伙一看可樂了。

當然，湯十郎更樂，只不過他樂在心裡。

他心中也在想，你們這些有銀子的玩鳥，我湯十郎就要耍你們，大家笑哈哈。

他與那畫眉鳥對着互叫幾句，之後，他又把鳥籠舉得高高的道：「留心看，我叫這鳥兒往東倒。」

說着，他學鳥叫，右手指頭在往東撥弄着，噢，果然那鳥兒的身子往東歪。

湯十郎大叫一聲，道：「倒也。」

眞奇妙，畫眉鳥立刻站不住，尖聲叫着倒下去。

湯十郎再叫：「起來吧。」緊接着一聲鳥叫，那畫眉鳥便一跳又落在橫木上了。

立刻，看的人叫起妙來了。

湯十郎道：「今天我只教五個朋友學畫眉鳥叫，五位朋友出過銀子的，來來來，站在河邊學我吹口哨。」

五個人各自提着鳥籠，分別站在湯十郎兩邊，那湯十郎道：「第一聲要稍稍平穩、第二聲尖圓、第三聲要柔和，要不斷的吹，直到籠子裡的鳥兒附和你的聲音。」

於是，他先吹一聲，五個漢子也模仿着學一聲。

湯十郎還煞有介事的對每一個人的聲音加以糾正。

雖然反來覆去的才三聲，却也教了一個多時辰。

這時候別說是人，便鳥兒也餓了。

人餓了沒關係，鳥餓了會叫的……

五個人一看鳥兒叫，高興得不得了，湯十郎道：「各位，回去以後多練習，先是拿着小米在籠邊吹，多吹十幾次，然後再餵食，久了，鳥兒便聽懂你吹的是什麼意思了，不相信回去一試便知。」

他說的有道理，大伙直點頭。

湯十郎道：「各位，明日我教八哥叫聲，有八哥的明日在此等我，至於銀子，我不計較。」

於是，湯十郎走了。

他身後面未聽人說話，倒是學鳥叫的聲音，直到他轉到渡口，還聽得見。

湯十郎哈哈笑了。

* * *

湯十郎只笑了幾聲便不笑了，因爲他忽然想起左家廢園裡住的母女二人了。

尤其是那姑娘，她眞的是啞巴嗎？

湯十郎一邊想着，便又看看天空。

爲什麼不下雨了，浮雲也變得稀薄了。

湯十郎眞心的想下雨，如果下雨，那母女二人也許會多在左家廢園裡住幾天，如果雨不下了，她們母女二人也許就離開了。

湯十郎想到這兒，便立刻轉往順天府城，他要去買些好吃的，因爲那母女二人需要，他娘也需要。

湯十郎也想到，總得叫那位姑娘

開口說話，今天，湯大娘已同她母女二人交談些什麼了。

湯十郎有了銀子，而且賺得很輕鬆。

他也打算三天之後去順天當舖，把玉珮贖回來，也免得老娘不高興。

* * *

湯十郎買了許多吃的，有米有麵，滷肉雞蛋，另外還添置一床棉被。

如果那母女走了，這棉被就自己用了。

湯十郎與匆匆的往東走，過了河沒多久，忽然發現路邊有人支起個大草棚，噢，野店開張了。

湯十郎往草棚內看一眼，只見兩個中年人正在忙着擺設一切應用的東西，今天未開張，裝修內部吶。

湯十郎當然不會走進去。

他已經把一應東西辦妥了。

只不過當他看到店中二人的模樣，心裡就有些不舒服，因爲那兩個中年人的個頭太大了，面上都是大鬍子，二人那一雙大眼睛帶邪氣，開店不像，當山大王差不多。

湯十郎大步往前走，他忽然回過頭去瞧，因爲他快要進入那片竹林子裡了。

* * *

此刻，過午不過一個多時辰，湯十郎又繞到左家廢園的後圍牆，他再四下裡一陣張望，這才興匆匆的越過牆，來到那轉角處的小廂房。

「娘，我回來了。」

「十郎嗎？你可回來了。」

湯十郎放下一應東西，道：「有事？」

湯大娘道：「快去前面瞧瞧，姑娘的娘生病了。」

湯十郎喜憂參半，喜的當然是那母女二人一時間不會離開了。憂的當然是姑娘她娘生病了。

湯十郎道：「娘，妳去過？」

湯大娘道：「你走沒多久，我便去看她母女了，姑娘指着她的娘，直落淚。」

湯十郎道：「姑娘沒說話？」

湯大娘道：「還說什麼話？我一看床上躺的人，便知道她娘生病了。」

她一頓，又道：「我對那姑娘說，等你回來去抓藥，姑娘只是點點頭。」

湯十郎道：「八成是凍出病來了，我去瞧瞧。」

湯大娘看到一床棉被，便對湯十郎道：「把棉被拿去，她們用得着。」

湯十郎挾了棉被往前走，他的心中在嘀咕，眞巧，偏就是她娘生病了。

湯十郎匆匆的走到門樓下面小屋外，他輕叩門，小聲細氣的道：「姑娘。」

門開了一尺寬，那姑娘歪着頭望出來。

湯十郎一見，話也忘了說，便把棉被塞過去，道：「拿去，妳們用得着。」

姑娘抬眼看看湯十郎，伸出嫩白細手接過棉被，她正要關緊門，湯十郎立刻問道：「伯母病了？」

姑娘眼皮一垂，好像十分傷心的樣子。

湯十郎忙又道：「姑娘，你別難過，等我把吃的送過來，我去城裡找大夫抓藥。」

姑娘眨動美眸，再看看湯十郎，也再一次的點點頭。

她怎麼不開口呀？

湯十郎眞想問：「妳爲何不開口？」

但他眞怕姑娘是啞巴，那會傷人自尊心的。

於是，房門又關上了。

於是，湯十郎急忙又回到小廂房。

他忙着洗米煮雞蛋，又把滷肉切一盤。

湯大娘道：「十郎，你那二十兩銀子花一半了吧，別忘了，滿一月快把玉珮贖回來。」

湯十郎滿滿爲他娘裝上一碗，又剁了兩個雞蛋，滷羊肉切十幾片，笑道：「娘，你吃。」

湯大娘接過碗，又道：「那玉珮……」

湯十郎道：「娘，三五天之後，我就把玉珮贖回來了，妳放心啦。」

湯大娘道：「那兒來的銀子？」

湯十郎道：「我憑本事賺的呀。」

湯大娘一瞪眼，道：「你顯露什麼功夫了？」

湯十郎笑笑道：「我學鳥叫，哈哈……」

他想到得意之事，忍不住哈哈笑了。

湯大娘似也想笑，道：「口技？我知道你在山中很會鳥叫聲，有時候我也會被你的口技騙過。」

她想了一下，又道：「憑口技只能賺小錢，你又怎能馬上贖回玉珮？」

湯十郎道：「娘，雖是口技，但我却說是鳥語，我教那些吃飯沒事幹、到處玩鳥的人學鳥語。」

湯大娘不以爲然的道：「騙人。」

湯十郎道：「總得叫他們相信呀。」

湯大娘道：「你是怎麼叫那些玩鳥的人相信？」

湯十郎又得意的道：「我先冲籠中鳥叫着，哈，等叫了幾聲之後，我撥弄鳥兒，娘，我以『氣功指』弄得鳥兒東歪西歪，博得他們深信不疑。」

不料湯大娘面色變了，她沉聲道：「你怎可露那手絕招？若是被敵人發現，那還得了。」

湯十郎道：「娘，咱們不是等仇家找上來的嗎？咱們不能永遠住在這廢園吧。」

湯大娘嘆了一口氣，「能陪你爹的屍骨在此，娘死無遺憾。」

湯大娘在拭淚了。

湯十郎忙上前，道：「娘，妳別再傷心了，悲傷只會傷身子，咱們活着的人，無法有起死回生的本事，但却也可以為死去的找回些什麼，娘，妳放心，兒有分寸。」

湯大娘揮揮手，道：「去吧，弄吃的快送去前面。」

湯十郎早就準備好了。

他一手端着飯，另一手拿着蛋，切了兩塊醬肉便往前面走去。

湯十郎剛出小門，又回過頭來對他娘道：「娘，我看如果姑娘她娘病得重，我得上城裡替她抓藥去。」

湯大娘道：「吃了東西你再走吧。」

湯十郎急急往前面走，不多久便又站在門樓下面了。

他無法拍門，却開口道：「姑娘。」

「呀」的一聲門開了，門開了一半，那姑娘見是吃的東西，便伸出手來接。

湯十郎道：「姑娘，稀飯很燙手，容我送進去，再看看妳娘的病，我好進城去抓藥。」

姑娘看看湯十郎，只是一頓間，便把門拉開了。

湯十郎心中十分高興，急忙把吃的送進去，他看到木床上躺着那婦人，面皮黃黃的，眼睛睜得大，棉被包得緊，口中還直喘氣。

湯十郎把吃的放在桌面上，他低聲細氣的對床上婦人，道：「伯母，妳覺得什麼地方不舒服？」

那婦人看了湯十郎一眼，她氣很粗的道：「老身……只是受了風寒……都是……遇上……你這好心年輕人，我們……我們謝……」

湯十郎淡淡的道：「伯母，這是小事，妳別放心上，我這就進城給伯母抓藥去。」

老婦人想起身，但被湯十郎按住，道：「妳別起來，聽起來，妳們也是外鄉人，幫些小忙也是應該的。」

他看看一邊站的姑娘，又道：「姑娘，稀飯趁熱給妳娘吃，有蛋有肉，不夠我還有。」

姑娘祇是木然的點點頭。

她仍然未開口。

她為什麼連一聲謝謝也不說？

湯十郎就以為，這姑娘是個啞巴。

她這麼美，這麼俏，為什麼偏是個啞巴？

湯十郎帶着一些的惆悵，低頭就出去了，他幾乎出掌拍打在自己的頭上。

急忙地，湯十郎又回到後廂房，他娘正在吃滷肉，見十郎進來，她問：「可知什麼病？」

湯十郎道：「那婦人說是受了風寒。」

湯大娘道：「小病不醫變大病，年紀大的人不可躭誤，你吃過東西快進城吧。」

湯十郎不吃東西，他對湯大娘道：「娘，我這就進城去，我到城裡吃東西。」

他只稍加收拾，便往外面走去。

湯大娘道：「早去早回，只怕你再趕回來，天就黑了，還得下去上香呀。」

「知道了，娘，我很快回來的。」

湯十郎又走了。

他繞道出了竹林，轉往府城的大路上，他抬頭看天色，三天未見的太陽，半露面的擱在山頭上，於是，湯十郎便加快脚步往前走。

遠處已看到小河了，湯十郎已到了那個大草棚，他歪着頭只一看，嚄，兩個大漢正各端着大碗吃東西吶。

湯十郎剛走過大草棚，一個大漢奔出來，道：「喂，朋友等等。」

湯十郎回頭道：「你叫我？」

大漢咧開毛嘴一笑，道：「這裡只有你一位呀。」

湯十郎道：「有什麼事嗎？」

大漢走近湯十郎，他上下看看，笑道：「朋友，該吃飯的時候了，你不打個尖再走？」

湯十郎道：「我過河到府城去吃。」

大漢吃吃笑，道：「朋友，咱們這野舖子今天才剛剛開張，而你朋友又是頭一個經過，進去吧，吃飽了你隨意丟兩個，多給是你的面子，少給咱們也喜歡，圖的就是個吉利，你朋友進去吧。」

湯十郎道：「你這兒會有什麼吃的？」

大漢笑道：「當然端不出滿漢全席來，只不過現成的小件也不少，葷素兩全，要葷的、醬牛肉、牛舌牛肚牛盤腸，另加猪心猪肺猪耳朵、雞鴨零碎樣樣有，滷雞脚、鴨翅膀，醃脆腸、滷蛋一大盤，現炒的也行，炒辣的有肉丁，三絲全新鮮，至於素的可更齊全，粉皮伴黃瓜、水煮花生仁、豆乾豆腐醬疙瘩、葱白大蒜甜麵、烙餅米飯你自己選，只不過，今天未包小籠包……」

他老兄一口氣背了個齊全，「咯」的一聲，湯十郎嚥了一大口唾沫。

他期期的道：「我有事要趕路，家中有人在生病，這麼辦，你們今天剛開張，不能掃了你們興，你替我來三件烙餅包上半斤醬肉片，大葱麵醬多多放，我一邊吃，一邊往城裡趕，你看怎麼樣？」

大漢吃吃一笑，道：「行，我這就給你烙大餅。」

湯十郎隨那大漢走進大茅棚，只見兩張桌子空無一人，他奇怪，為什麼野店開在這小路邊？

再看店中，一邊是個小睡房，沒有門，從外面就看見裡面有一張光板床。

那灶房在二門口，是個小草棚，這兒眞簡單。

就在湯十郎四下觀看中，只見另一大漢走過來了。

大漢的手上拿着三個捲好肉的烙餅，笑呵呵的交在湯十郎的手中，道：「你要的挾肉烙餅，朋友，只要你認為夠水準，下回多多來照顧。」

湯十郎接過一看，嚄，肉挾得眞不少。

「多少銀子？」

「你是頭一位客人，我們只要喜錢。」

湯十郎自懷中摸，半兩銀子遞過去，道：「啦，半兩夠不夠？」

大漢雙目一亮，道：「咱們收下了，朋友，你好走。」

湯十郎回身走出店門外，一路啃吃着往府城中走去。

湯十郎只剛走出大草棚野店，就見那大漢把一塊半兩重銀子攤在手掌上吃吃笑。

他笑得實在不好看，鬍子翹上老半天，另一大漢走上前，道：「這小子給多少？」

「半兩。」

「我操他娘，才半兩。」

大漢忽然一咬牙，道：「咱們這是幹什麼的？」

另一大漢伸手接過那塊銀子，他把兩個指頭搓銀子，好像搓麵似的，銀子變了形。

他露了一手金剛指。

「哥，可惜的是這小子不是正點子。」

「兄弟，咱們等，不是有消息了？」

「哥，老爺子的消息應該可靠。」

「要不然，老爺子就不會派出人馬來。」

二人只這麼一對話，便又相繼伸頭朝外看。

這二人沒多久便把門關上了。

門裡面傳來粗聲，道：「大哥呀，我今夜晚些時再回來，你先睡吧。」

另一粗聲，道：「兄弟，咱們這是辦正事，你何不壓壓火呀，我看……」

「不會那麼快，我以為也不會太順利，哥，至少今夜不會有事情。」

「也眞是的，你就是離不開那個騷女人，她眞把我兄弟征服到她那石榴裙下了。」

立刻間，大茅棚中傳出大聲哈哈大笑。

* * *

湯十郎走入順天府城，習慣的走在東門大街上，店舖子已經在屋簷下把紗燈掛上了，便在這時，他走入一家小藥舖，也眞巧，這藥舖的二門後正有一個中年漢子對着一隻鳥籠叫吶。

湯十郎認識那人，早上跟他在城外柳林學鳥叫的人，他心中不由發笑。

有個伙計迎上來了。

伙計當然不認識湯十郎，他問道：「少爺，你找誰？」

湯十郎道：「找大夫。」

他故意提高聲道，為的是要二門那學鳥叫的人聽到。

那人果然聽到了。

那人也轉頭來看見湯十郎了。

「怎麼，是你呀。」

湯十郎走過去，道：「你眞下功夫呀。」

那人吃吃一笑，道：「還不是你教的。」

湯十郎再微笑，他走到鳥籠下，抬頭，對着籠中的畫眉撮了一段叫聲。

眞好聽，藥舖的另外三人也笑了。

有個伙計眞誇獎：「比眞鳥叫的還好聽。」

果然，畫眉鳥也叫起來了。

鳥叫、人叫，兩下裡對上了。

藥舖的人忙問道：「你們在叫什麼呀？」

湯十郎道：「嗨！畫眉鳥要生氣了。」

那人忙問：「牠生氣？」

湯十郎道：「牠當然生氣，牠說你對着牠叫了一天，牠實在很累，要休息，偏是你聒噪牠。」

那人哈哈笑道：「難怪牠有時把頭往翅膀下鑽，原來是累了。」

湯十郎道：「你這是對牠疲勞轟炸，牠罵你。」

「罵我什麼？」

「牠……算了，不說的好。」

他對伙計道：「大夫呢？」

伙計指着玩鳥的人，道：「天邊眼前，你同大夫說了半天話了。」

湯十郎吃的一聲笑，道：「是在下有眼無珠，失禮。」

那人笑道：「你來抓藥？」

湯十郎道：「一位伯母受了風寒。」

大夫又問：「發燒沒有？」

湯十郎道：「好像沒有，只是咳得厲害。」

大夫道：「兩服藥管叫好，不過……」

他指指鳥籠，道：「你說這鳥兒罵我？」

湯十郎道：「何必同扁毛畜牲一般見識。」

大夫道：「你學學牠的叫，罵我什麼？」

湯十郎撮唇學鳥叫，然後對大夫道：「牠的叫聲像什麼？吃……牠是說，『別吵我，死傢伙』……」

大夫皺皺眉，道：「嗯，還眞像。」

他取過筆來開藥單，然後對湯十郎道：「不要銀子，回去熬兩遍，兩三天就好了。」

湯十郎道：「大夫，鳥也要休息，

布幔拉下，小心貓兒驚嚇了。」

大夫點點頭，道：「年輕人，明天河邊見了。」

湯十郎點點頭，道：「是，明天河邊柳林見。」

於是，湯十郎提着一包藥走了。

湯十郎急急的往城外走，他原是打算再買些東西的，但他見天色已晚，便想買也改在明天了。

明天他還要來城外柳林教人學鳥語，那也是他唯一賺銀子的本事。

他已打算過了，專教人學鳥語三天，三天之後他就去把玉珮贖回來。

＊ ＊ ＊

湯十郎一面走，一面愉快的想着，天黑了，天空中的雲兒移動得快，朵朵烏雲鑲銀邊，因爲這夜月兒圓。

湯十郎又過了那條橋，他正自往左家廢園方向走着，突然間，附近林子裡一條人影如飛……

湯十郎心中奇怪，但他也想到有一天夜晚下大雨，自己往林中一座兩間大屋子簷下躲過雨。

那一次還有人追過他，只不過那人追得快，但湯十郎比那人跑得更快。

那一次湯十郎非跑不可，因爲他不但聽到屋子裡的怪聲，他也看到一幅令人發昏的怪現象，兩個女人相互抱，兩個女人的動作比男人的還嚇人。

＊ ＊ ＊

湯十郎本來急着回左家廢園的，如今他既然發現一條人影往林中奔去，便也立刻改變主意了。

湯十郎先是看看手上的藥，他把藥掖在腰帶上，立刻往林中跟踪過去，他要看看這人幹什麼的。

湯十郎第二次往那屋子走，屋前的小小廣場上，仍然是雞鴨羣一堆。

湯十郎這時候才想到一件事，那就是，這些雞鴨爲什麼不趕入雞籠屋子裡，難道不怕黃鼠狼？

他就快到屋子正面了，忽然間，從屋子裡傳來幾聲大笑，倒嚇了湯十郎一跳。

上一回屋子裡是兩個女子，今夜怎會是男人聲？

奇怪的事情總是會吸引人的。

湯十郎最具好奇心，他躡手躡足的往門的左面走，左面是個大窗子。

湯十郎摒氣仔細聽，不由更吃一驚。

只聽裡面有個女子聲傳來。

「狄老二，你的膽子越來越大了。」

「怎麼說？」

「出任務呀，你還不壓壓火。」

「哈……我是色膽包天吶。」

另一女子開口了。

「狄老二，你哥比你老實多了。」

姓狄的道：「總得有人守住店房吧？」

外面，湯十郎怔怔的想，這男人的聲音好像在什麼地方聽到過，他們原來是一夥的。

於是湯十郎很想看看裡面那男人。

便在這時候，屋內傳來淫笑聲，一個女子笑吃吃的道：「狄老二，我們也是剛來不久，前夜碰上個女子眞厲害，白玉兒差一點失手，她逃得快，跳進河裡然後再繞回來，帶的幾斤酒，被她喝了一大半，吸，就這些了。」

姓狄的沉聲，道：「是個什麼樣的女人，便是七尾狐也打她不過呀。」

便又聞得另一女子，道：「別提了，那女子年歲不大，刀法却十分辛辣，刀刃子盡往我的臉上割，弄得我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氣死我了。」

男的嘿嘿笑，道：「以後再遇上，妳就把她往我們那兒引，我兄弟自有辦法收拾她。」

他似是頓了一下，又道：「妳們以爲，那女子是不是老爺子說的人吶。」

一個女子聲音，道：「不對、不對，老爺子說的是個男人，而且年紀也不大。」

姓狄的道：「喂，喂，咱們奉命行事，管他是什麼人物，只一出面，咱們立刻下手，現在嘛……嘿……」

一個女子吃吃笑道：「現在你是來找樂子，對不對？」

姓狄的道：「我的心肝加寶貝，難道妳不想？」

於是，三個人吃吃笑了。

姓狄的道：「這酒我一人喝了，妳二人等着看我的表現了，哈哈……」

窗外面，湯十郎吃一驚，他想起那晚是有個女子要追他，他逃，然後沒多久，那女的同人殺起來，幾招功夫便有一個逃入河中了，原來是這屋子裡的女人，那麼，另外的女子又是誰？

更令湯十郎吃驚的，乃是這些男女要搏殺一個年輕男子，這男子會是什麼人？

湯十郎抬頭看地形，好像這兒距離左家廢園也不遠，除了左家廢園之外，附近十多里之內並無住家，除了過河往順天府城，那兒自然人多。

湯十郎本想離開的，因爲他腰中還有一包藥，他娘也在等他早早回去，只不過突然間，屋中傳來怪叫聲，湯十郎便又不走了。

怪叫聲就在大窗邊，因爲屋內的大床就是靠着大窗這面停放的。

湯十郎就覺得，怪聲就在他身邊似的清楚。

他聽得很清楚，除了淫笑，再加上男子發出的吭叱聲，也有「咦咦啊啊」聲。

湯十郎自然也知道大床上在幹什麼，但他却有生之年還未曾見過，年輕的他更好奇了。

湯十郎不是色情狂，他只不過好奇而已。

他很想戳個孔洞往裡面望，但那太危險了，因爲距離太近了，他不想被發覺，再逃跑多糗。

他抬頭，見屋簷上面的瓦片層層疊着，好像這屋子不算太舊。

湯十郎轉到另一邊，騰身便上了屋頂。

他的動作眞像是一頭豹子，比豹子還輕靈快捷。

只一落上瓦面，湯十郎試着去掀一片瓦，他心中明白，可不能在大床上面掀瓦，萬一落下碎土掉在床上三人的身上，後果一定可想而知。

有一絲微光露出來了，因爲湯十郎把一片瓦拉錯開來了，只是錯開一個瓦縫就夠了。

湯十郎把一隻眼睛瞇起來，另一隻眼睛湊上了，他歪着嘴巴仔細看。

湯十郎看得心都快跳出來了。

首先他發現，那個姓狄的男人，正是天快黑時候在路邊搭大草棚開野店的大毛漢子。

原來他們是一夥的，那麼，他們口中的老爺子會是什麼樣的人物？

湯十郎再往裡面仔細瞧，嚄，一個女的兩條玉腿交疊在姓狄的身上。

玉腿是晶瑩的，尤其在這不算太亮的房間裡，更閃晃出誘人的光彩，那光彩是撩人的。

湯十郎就猛吸大氣，他是二十歲小夥子呀。

姓狄的似也呻吟着，反手扣住女的雙腿，男的動作好粗野，好像恨不得把女的戳死。

還有另一個女的……躺在一邊吃笑。

湯十郎看不下去了。

他想着左家廢園門樓下的姑娘，如果那不開口說話的姑娘，也同這兩個女人一模樣，他的心便涼了。

想着，湯十郎忍不住一聲嘆息，他正要往房下落去，却不料突然間天空中落下一粒小石頭。

「噹郎郎」，小石頭落在房頂上，嚇了湯十郎一大跳，他忍不住看看天空。

天空永遠也不會落下石頭，當然，此時也不會有冰雹，因爲月亮出現在空中。

湯十郎第一個念頭，便是快逃走。

那石頭聲音當然也驚動了屋子裡大床上的人。

湯十郎騰身落在地面上，拔腿就往附近的林中跑，一面跑，一面四下瞧，誰會在暗中對他惡作劇。

只不過當他跑了快兩里遠，仍然看不出有人影閃出來，這令湯十郎更吃驚，因爲這人的本事太大了。

湯十郎的本事也大，但他却又是個老實人。

入行江湖，太老實也是一項缺點。

有時候太過老實，也會造成這個人的致命傷。

＊ ＊ ＊

湯十郎不管三七二十一，他一路繞道折回左家廢園，剛推開小廂門，湯大娘便開口了。

「你怎麼去了這麼久？」

「娘，我發現什麼了。」

湯大娘道：「你說說，到底看到什麼了？」

湯十郎便把他這一路所見，對湯大娘述說着，他一面還得熬藥。

湯大娘聽着，她半晌不開口。

湯十郎已把藥熬好，湯大娘仍然不開口。

湯十郎道：「娘，我把藥送往前面了。」

「你去吧。」

湯十郎剛走出小廂門，湯大娘才道：「回來以後，別忘了下去上一炷香。」

湯十郎應了一聲，便端着熱滾滾的藥往前面走去。

左家廢園裡，荒草蔓徑，但湯十郎早已習慣，便是野鳥飛往大廳，野鼠橫衝直撞，他也不會動心去管。

湯十郎已聽他的娘說過，左家廢園原本是興旺的，忠義門主左太斗爲人十分正直，却遭到黑道血洗，百口人死在一夜之間，便是大門外廣場的兩棟大房子，也被大火燒得只剩殘垣斷壁了。

左家廢園裡有幾處被人掘地三尺，這好像是恨之入骨的報復，連根拔除。

湯十郎知道左門主一家與忠義門的許多幹部死絕了，但眞正的原因，他就不知道了。

＊ ＊ ＊

湯十郎又到了門樓下，他剛拍門，門就由裡面拉開了，這一回拉得很開，湯十郎足可以走進去。

他見門內姑娘往一邊閃，便也很高興的走進去了。

湯十郎把熬好的藥放置在那張破桌上，轉身床邊，習慣的搓了一下面頰，道：「伯母，我進城給妳買了藥，熬好了，妳趁熱的喝下去，身子發汗就好了。」

床上的婦人半撐身，道：「謝謝……也辛苦……了。」

湯十郎道：「沒什麼，沒什麼，妳老……」

轉側頭看姑娘，見姑娘冷冰冰的模樣，便又把到口邊的話嚥回去了。

他有着訕訕的感覺，便對姑娘點點頭，匆匆的把桌上放的空碗盤又收回去了。

湯十郎一邊往後院走着，他一邊可想得多了。

最叫他感到窩囊的，應該是至今不知道這一對母女姓什麼。

湯十郎就想，如果他說話像他學鳥叫，那就好了，一定早就知道這母女二人姓什麼，甚至要去什麼地方。

（未完・二）

上文提要：壽筵開始，程明山和荊一鳳扶持菩薩坐在壽星席上，程明山發現菩薩說的話是由老神仙控制的，不久，武林盟主萬春霖猝然倒下，口吐白沫，連忙對菩薩說知，見他無反應，更懷疑事情是老神仙、勞乃通等人搞出來的，席散後回房被人用兵刃偷襲，幸解脫困境，將來人捉着，正想追查眞相，又被人暗中將偷襲者擊斃，無法對証，再往小婢春蘭房中……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刀開明月環

選出代理盟主　調解兩派紛爭

春蘭聽說兩個賊人已被殺死，聽得臉上變了顏色，哆嗦的道：「是……是表少爺……殺了他們麼？」

程明山道：「不是我殺的，[illegible]去找周管事來。」

「是！」春蘭答應一聲，轉身[illegible]外就走。程明山隨她退出房門，就在樓下小客廳中坐了下來。

不多一會，管事周新亭隨着春蘭急匆匆的趕來。春蘭在小客廳中掌上了燈。

周新亭垂着雙手，說道：「小的見過表少爺，小的方才聽春蘭說，這裏有兩名刺客？」

程明山點頭道：「是的，小生回來的時候，兩個黑衣漢子就隱身房中，被小生擒住，正待問話，但有人在窗外施放毒針，把兩人殺了滅口。」

周新亭道：「表少爺可曾看到那是甚麼人嗎？」

程明山笑道：「小生若是看到了他，還有讓他逃走麼？」

「是，是。」周新亭連應了兩個是，又道：「那麼兩個賊人的屍體就在樓上了？」

程明山道：「不錯，你到樓上去看看，是不是認識他們？」

周新亭道：「小的怎麼會認識賊人呢？」

程明山笑道：「小生之意，周管事能擔任這裏管事之職，自然也經常會在江湖上走動，這兩人身手不弱，也許在江湖上小有名頭，周管事可能會認得他們了。」

周新亭陪笑道：「表少爺有所不知，小的確也奉總管之命，時常出去辦事，但認識的也多是白道中人，像九大門派的人，小的還認識幾個，至於黑道上的人，小的就不認識了。小的先去看看，總管聽到這裏出了事，大概也快趕來了。」

隨着話聲，舉步往樓梯上行去。

這時門外果然響起了一陣雜沓的腳步聲，總管勞乃通當先搶了進來，一眼看到程明山，急忙問道：「表少爺，這裏發現了刺客？」

他身後還隨着七八個莊丁，全是腰佩鋼刀，雄赳赳的健兒，不待吩咐，已在門外散了開來，如臨大敵。

程明山含笑道：「驚動勞總管了，這裏方才有兩名黑衣漢子闖入，制住了春蘭，躲在樓上，小生回來之時，沒見到春蘭，只當她到前面看戲去了……」

勞乃通道：「派在這裏使喚伺候的丫鬟，絕不敢擅自離開的。」

程明山道：「小生上樓之後，那兩個賊人突然現身，還亮出了匕首……」

「該死，該死！」勞乃通道：「這裏日夜有三班人輪流巡守，怎麼會讓外人闖進來的，這個在下非嚴辦不可！哦，表少爺沒事吧？」

程明山道：「這兩人身手頗是不弱，但被小生出其不意，把他們制住了。」

勞乃通笑道：「表少爺家傳絕藝，兩個跳樑小醜，自不足道了。」

程明山就把自己正待問話，窗外忽然有人打進三枚制錢……

勞乃通吃驚道：「他們還有接應的人？」

程明山取出三枚制錢，一面把自己如何追出窗外，不見賊人蹤影，及回入房中，如何發現兩人已死在毒針之下，詳細說了一遍，只是沒說那兩個漢子是查究自己身份來的。

勞乃通發楞道：「會有這等事，表少爺，咱們上樓去看看。」

他讓程明山走在前面，自己跟着上樓，春蘭也跟着勞總管身後，登上樓梯。

周新亭一見勞總管到了，本來在檢視兩個漢子屍體的人，急忙站起身，垂手道：「總管來了。」

勞乃通問道：「你看這兩個是甚麼人？」

周新亭道：「回總管，他們一身夜行衣飾，分明是黑道中人了。」

勞乃通道：「是甚麼暗器所傷？」

周新亭趕忙一攤手，他手掌上有兩支細如牛毛的毒針，送到勞總管面前，說道：「總管請看，這是餵毒梅花針，屬下是從他們身上起下來的，一中咽喉、一中後腦，這種毒針，毒性甚烈，見血封喉，十分歹毒，使用這種毒針，顯然是黑道上的高手了。」

勞乃通從他手掌上取起毒針，看了一看，嘿然道：「他們敢夜入九里堡逞兇，殺人滅口，當眞是無法無天了。」

他隨着話聲，把毒針交還周新亭手中，一面說道：「你要他們加强巡邏，莊主壽誕，居然被歹人潛入，這要傳出江湖，九里堡的顏面何在？」

周新亭口中唯唯應是。

勞乃通又道：「你去叫人快把這兩具屍體運走，今晚時間不早，表少爺也可以安息了，此事在下一定要查。」

周新亭又應了兩聲「是」，才匆匆下樓，帶着四個人上來，把兩具屍體扛走。

勞乃通道：「表少爺還是換一個房間吧！春蘭，隔壁不是還有一間麼，妳鋪好床鋪，好讓表少爺休息。」

春蘭應了聲是，正待退出。

程明山含笑一擺手道：「春蘭，不用了，小生住在這裏就好。」

勞乃通拱拱手道：「表少爺，那就安息吧，在下告退。」

程明山道：「眞不好意思，勞動勞總管了。」

勞乃通道：「表少爺好說，在下慚愧，沒有盡到督促之責，才讓大膽賊徒來去自如。」

說着，再一拱手，舉步下樓而去。

春蘭鋪好被褥，俏生生走近，嬌聲道：「表少爺，小婢給你寬衣吧！」

程明山道：「不用了，妳去休息吧，我還要坐一會。」

春蘭轉身退出，端着一盞茶送上，說道：「表少爺那就喝口茶。」

程明山朝她含笑道：「謝謝妳，夜色已深，這裏不用妳伺候了。」

春蘭應了聲「是」，才悄悄退去，隨手帶上了房門。

程明山一手端着茶盞，回到窗下坐下，心中只是思索着剛才兩人，不知究竟是何來歷？從他們口氣聽來，明明是懷疑自己的身份。

懷疑自己身份，應該是九里堡的人。

九里堡的主人是老堡主——菩薩，他即使眞是因頭風開刀未癒，對自己起了懷疑，就該向荊一鳳詢問，決不會派人守在自己房中的。

除了菩薩，堡中大權獨攬的是總管勞乃通，那麼懷疑自己身份，派人來查自己，就出於勞乃通的支使了。

他想到堡主菩薩連說話都要老神仙以「傳音入密」支使，等於形同傀儡，這一點，勞乃通必然知道。

那麼莫非是勞乃通和老神仙互有勾結？

他想到這兩人互有勾結，不禁想到菩薩和劉二麻子有許多相似之處，這該作何解釋呢？到底這菩薩是他本人呢？還是劉二麻子？

突然間，他想到了一件可怕的事，莫要是老神仙替菩薩醫治頭風，剖腦之時，不治身死，老神仙和勞乃通不敢聲張，只好找個人來代替，劉二麻子和菩薩正好有幾分相似，才把他弄來，權充替身，一面又給劉二麻子服了喪失神志的懵藥，使他懵懵懂懂，狀類白痴，以致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要別人暗示。

（懵藥，迷人之藥，元典章刑部懵藥摸鈔斷例：「李廣志明招摘取蔓芒蘿，草蔴子修合懵人，摸鈔使用。」）

一念及此，頓覺自己的想法，越想越對，暗道：「這件事，明天該悄悄和荊一鳳商量才是。」

但另一件事，武林盟主萬春霖在席間突然昏迷，又作何解？難道也是他們在暗中使的手腳？這又有甚麼企圖呢？

他越想越覺得九里堡大有蹊蹺，其中似乎正在醞釀着一件甚麼事。

師父要自己到徐州來，莫非也是爲了這件事不成？

放下茶盞，站起身伸了個懶腰，就脫去外衣，上床就寢。

這一晚，他腦中思想很亂，當然沒有睡好，沒多一會，天色已經黎明。

程明山披衣下床，開出房門，緩步走下樓梯，他本待到院中走動。

春蘭聽到聲音，慌忙迎着走出，躬着身道：「表少爺早，你昨晚大概沒有睡好，才這麼早就起來了。」

程明山含笑道：「我一向都起來得

很早。」

春蘭道：「小婢給表少爺打臉水去。」

匆匆往後行去，一會工夫，端着臉水進來。

程明山盥洗完畢，春蘭早已在起居間揩抹好桌子，端上一鍋稀飯，四式小菜，和一籠蒸餃，說道：「表少爺，用早點了。」

程明山剛在椅上坐下，只聽外面響起一陣輕快的脚步聲，荆一鳳像一陣風般走了進來，看到程明山，就道：「表哥已經起來了，我聽春雲說，昨晚這裏出了事？」

「表妹也起早啊！」程明山含笑站起，說道：「妳請坐下來再說。」

荆一鳳在他對面坐下。

春蘭道：「表小姐還沒用早點吧？」

荆一鳳道：「我起來聽了春雲的話，就趕過來了。」

春蘭道：「那表小姐就在這裏用早點好了，小婢再去拿一付碗筷來。」

說罷，很快轉身走出。

程明山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表妹，早餐之後，妳說是來約我一起去逛雲龍山的，我有很重要的話和妳說。」

荆一鳳點點頭。

春蘭已經拿着一副碗筷走入，替荆一鳳裝了一碗稀飯送上。

荆一鳳道：「表哥，你快說呢，昨晚那兩個賊人究竟是甚麼路數呢？」

「不知道。」程明山道：「昨晚我回來之時，就有兩個夜行人，躲在我房中暗處……」他把經過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荆一鳳哼道：「這還得了，九里堡居然被人摸了進來，而且還有人做接應，殺人滅口，要是給舅舅知道了，不把這東院的負責管事周新亭痛罵一頓才怪！」

「算了。」程明山笑着道：「昨晚勞總管也來了，今天是舅舅生日，他老人家身體還沒康復，這種事不可讓他知道才好。」

荆一鳳吃了一個餃子，忽然抬頭笑道：「表哥，吃過早餐，我陪你去逛雲龍山、放鶴亭，好不？」

程明山道：「今天是舅舅壽誕正日，我們還要拜壽呢！」

荆一鳳道：「舅舅身體還沒復原，要到中午壽誕東西佈置好才下樓，早晨又沒事。」

「好吧！」程明山道：「雲龍山我還是小時候到徐州來，跟爹去過一次，差不多快十多年了。」

荆一鳳喜孜孜的道：「那就快吃了。」

兩人用畢早點，就相偕走出東院，轉到前面。

荆一鳳道：「我找李管事去要一部車。」

今天是九里堡堡主菩薩壽誕的正日，堡中的人都十分忙碌，兩人來至二門，就遇上李管事。

荆一鳳叫道：「李管事，你給我們套一部車，我要和表哥逛雲龍山去。」

李管事慌忙垂着手道：「小的見過表少爺、表小姐，只是待會莊主要下樓接待賓客，還要表少爺、表小姐作伴呢！」

「我知道。」荆一鳳道：「那是中午的事兒，我們會趕回來的。」

李管事連應了兩聲「是」，就朝一名莊丁招招手，道：「表少爺、表小姐要去逛雲龍山，你要張阿七去一趟。」

那莊丁唯唯領命，迅快朝大門外奔去。

李管事道：「表少爺、表小姐，張阿七那輛車是最新的，二位早去早回。」

荆一鳳沒有理會他，拉着程明山就走。

大門外張阿七早已套好了一輛簇新的雙轡馬車，看到兩人走出，立即打開車簾，伺候着道：「表少爺、表小姐請上車。」

程明山、荆一鳳跨入車廂，張阿七立即放下車簾，跳上車，揮起長鞭，驅車飛馳。

荆一鳳低聲問道：「表哥，你有甚麼事嗎？」

程明山道：「我想到了一件十分嚴重的事，所以要妳出來，才能和妳說。」

荆一鳳道：「是甚麼事呢？」

程明山道：「妳相信不相信舅舅可能出了事麼？」

荆一鳳道：「你說的出事，是出甚麼事呢？」

程明山道：「譬如老神仙給他剖腦治頭風，一時失手不治……」

「你說舅舅已經不治？」荆一鳳嬌軀一顫，問道：「你怎麼會有這樣想法的呢？」

程明山道：「只有舅舅剖腦不治，才會找一個替身。」

荆一鳳道：「這是你的玄想？」

「不！」程明山低聲道：「他們不敢聲張，只好找和舅舅面貌相似的劉二麻子作替身，又替他服了懵藥，才會自己沒有主張，一言一動，都得有人指揮。」

荆一鳳怔道：「你想得很有道理，只是……只是……」

程明山道：「我看勞總管和老神仙一定有勾結，他們好像正在醞釀着一件很大的陰謀。」

荆一鳳道：「是甚麼陰謀？」

「我只是有此預感。」程明山道：「但要我具體的說，我也說不出來，譬如盟主萬春霖在席間突然昏厥，就成不治之症，譬如昨晚那兩個賊人被我制住了，突然被人殺之滅口，這些應該都有關連，還有，那位林姑娘（指林秀娟）甘心去伺候老神仙，似乎也和我想的這件事，多少有着關連。」

荆一鳳一呆道：「這些事，一點也串連不起來，你怎麼會把它們想到一起去的呢？」

程明山笑道：「凡是身邊的事，看到、聽到的，自然都是線索了。」

荆一鳳笑道：「連你也是。」

車行漸緩，終於停下來了，張阿七跳下車，掀起了車帘，程明山、荆一鳳相繼躍下。

荆一鳳道：「你就在這裏等，我們要到山上放鶴亭去。」

張阿七應了聲「是」。

荆一鳳一手理理鬢髮，回頭道：「表哥，我們走。」

從山麓上去，有寬敞平坦的石級，兩人並肩而行，一路上也有不少遊山來的遊客，但看到兩人經過，莫不爲之側目。

雲龍山不算很高，但是却是徐州最大名勝區，放鶴亭是蘇軾任彭城郡守時所建。

兩人跨進亭子，程明山看着石碑，漸漸俯下身去，一面口中低聲吟道：「雲龍山下試春衣，放鶴亭前送落暉，一色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

他吟的這首詩，正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時所題，刻在石碑上的御題。

荆一鳳道：「這首詩又不好，字體也俗得很。」

程明山道：「江南名勝，都有他題的詩，不過題在名勝古蹟處，只不過多此一碑而已，還算好的，若是題到古人的名畫上，那才眞正破壞的名畫，使人有俗不可耐之感。」

荆一鳳指點遠處說道：「還是看山吧！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

程明山笑着接道：「表哥明山，時從表妹一鳳，來登此山，携美於斯亭而樂之，握表妹手而告之曰，子知有人跟踪乎？」

他把「放鶴亭記」中詞句改了幾個字。

先前荆一鳳還白了他一眼，正是啐他，聽到最後一句，不覺一怔，問道：「你怎麼知道的？」

程明山含笑道：「我方才是故意看那首御詩，俯下身去，就看了側眼看那跟踪我們的人。」

荆一鳳道：「這人呢？」

程明山道：「那人已經走了，現在換了一個人。」

荆一鳳道：「你怎麼知道的呢？」

程明山一笑道：「我早就發現他了，我們下車之時，這人就在山下徜徉，後來我們上來了，他就一直跟在我們後面，好似意在竊聽我們說話，等我們登上亭來，他大概怕我們起疑，所以換了一個人，但他和後面那人接班的時候，用嘴呶呶我們，又恰巧給我看到了。」

荆一鳳低聲問道：「那麼後來的那人呢？」

程明山微微一笑道：「我用手撫摸石碑之時，撿到了一顆小石子，早就彈出去了。」

荆一鳳咭的笑出聲來，問道：「人在那裏呢？」

程明山眼角一掃道：「就是那個一手扶着欄杆，正在出神的那人。」

荆一鳳回頭看去，果然有一個青衣漢子一手扶着欄杆，正在欣賞山色，不覺奇道：「我們到雲龍山來，只有李全一個人知道，聽你說，好像有人早就在這裏守候着了，這怎麼會呢？」

程明山披披嘴道：「李管事知道，不就等於勞乃通知道麼？」

荆一鳳道：「就算勞乃通知道，也不會這麼快就有人在這裏等呀。」

程明山道：「他手下的人，不一定全在九里堡裏面，他自然有方法傳遞消息的了。」

荆一鳳變色道：「這……」

程明山低聲道：「現在已可證明昨晚那兩個黑衣人一定是他一黨的了。」

荆一鳳道：「我們該如何呢？」

程明山道：「方才在車上我和妳說的這些事，妳千萬不可洩露半點口風，本來我想約妳到這裏來，是想和妳商量，我們如何着手進行調查，但如今看來，他們已經對我們起了懷疑，既起懷疑，我們一舉一動，就會有人暗中監視，一時之間，就不可輕舉妄動了。」

荆一鳳道：「那麼就不查了麼？」

「那也不是。」程明山道：「他們在暗中，我們在明處，他們有了防範，查也無從查起，只好慢慢的來，等他們覺得不用防範我們的時候，才是我們着手的時候，所以這些事，妳不能急着去跟令尊說，妳本來不是說今天早晨要去告訴令尊嗎？所以我只好把妳約出來了。」

荆一鳳道：「那要等多久？」

程明山道：「家師時常告訴我，急事緩辦，我們且等舅舅壽誕過去了再說。妳就是要告訴令尊，也不可在九里堡說，九里堡中，差不多全是他們的耳目，豈不打草驚蛇？」

荆一鳳點點頭道：「我都聽你的就是了。」

程明山道：「那麼我們可以回去了。」

荆一鳳道：「那人怎麼辦呢？」

程明山屈指輕彈，一面說道：「表妹，妳不是會做詩麼？」

荆一鳳會意的道：「我只會唸幾首唐詩，那裏會做甚麼詩？我看呀，還是表哥吟一首，給我欣賞的好。」

程明山笑道：「表妹是女才子，有表妹在前，我怎敢吟詩？」

「不做就算了。」荆一鳳道：「方才李管事說，我們要早些回去，舅舅也快起來了呢！」

程明山道：「那就走吧！」

那人站在亭子角上，只是聽到兩人要做詩，並沒聽到甚麼，也就緩緩轉身，當先走出亭去。

程明山朝她微微一笑，兩人也隨着下山，一路上，程明山故意和荆一鳳談些前人遊放鶴亭的詩，荆一鳳也故意的說她喜歡某人的那一首，某人的那一句，兩人跟在那人身後，一路上只是談詩。

回到山下，張阿七伺候着兩人上車，就驅車往九里山趕去。

荆一鳳低笑道：「這兩人先後回去，報告的是我們只是一路談詩，就可減少他們對我們的猜忌了。」

程明山道：「那也不一定，他們既已起疑，並不是一二件事，就能消除他們對我們的猜忌的，我們從現在起，處處都要裝作毫無心機，最重要的，好像我們……」

荆一鳳回頭道：「好像我們甚麼？」

程明山俊臉一紅，附着她耳朵低低的道：「好像我們墮入了情網。」

荆一鳳臉上也飛起兩朵紅雲，啐道：「這有甚麼用？」

「有用。」程明山道：「只有墮入情網的少男少女，除了爲情顚倒，旁的事就全不關心了。」

「你……」荆一鳳輕盈的看了他一眼，抿嘴笑道：「經驗好像很豐富。」

程明山道：「我這是從書本上看來的。」

回到九里堡，因爲今天是菩薩壽誕的正日，莊前車馬絡繹不絕，到了大門口，更是擁擠。

兩人下了車，隨着人羣，擠進大門，擠進二門，人潮剛鬆一鬆，就看到錢子艮迎了上來，垂手道：「表少爺、表小姐回來了。」

荆一鳳問道：「錢管事，有甚麼事嗎？」

她和程明山依然並肩一路往裏走去。

錢子艮跟在兩人身後，口中應着「是」，一面說道：「小的想請問表小姐一句，那林家的二姑娘，早晨不知有沒有去過涵青閣？」

「林家二姑娘？」荆一鳳忍不住回頭問道：「你是說林秀宜？她怎麼了？」

錢子艮道：「她……人不見了……」

荆一鳳道：「她不見了關我甚麼事？她姐姐如今是老神仙的弟子，你怎不到仰星樓去問問。」

錢子艮又應了兩個「是」，才道：「小的也去問了，就是沒有下落，小的記得表小姐前天邀林家姐妹去過涵青閣，所以……所以見到表小姐，隨便問問。」

「丟了人來問我？」荆一鳳正色道：「這是勞總管要你來問的？」

「不，不，表小姐請息怒。」錢子艮一臉惶恐的道：「小的該死，小的不敢。」

荆一鳳重重哼了一聲，回頭道：「表哥，我們快走，舅舅該起來了呢！」

兩人一路向東院行來，荆一鳳道：「表哥，『正』怎麼寫的？」

程明山道：「那是一劃下面一個『止』字。」

荆一鳳回過頭來，嫣然一笑道：「那不就對了麼？」

「對了？」程明山自然知道她問「正」字，是指昨天自己替林家姐妹帶來的口信，但一時還想不出道理來，再一尋思，才恍然大悟。

「正」字是「一」字下面一個「止」字，林家姐妹二人，自己帶來的口信，是一個「正」字，那不是要兩人只留下一個麼？(一止)一個自然該走了。

程明山想到這裏，不覺笑道：「我說表妹是女才子，一點沒錯吧？」

荆一鳳輕笑道：「我不會作詩，只會拆字咯！」

程明山道：「做詩也好，拆字也好，反正妳是才女就是了。」

荆一鳳偏着頭問道：「你呢？你是不是才子？」

「我？」程明山笑道：「我是表哥。」

剛說到這裏，只見周新亭急匆匆的一路飛奔而來，老遠看到兩人，就大聲道：「表少爺、表小姐回來了可好，小的奉總管之命，正要去找二位呢？」

看他樣子，果然急得滿頭是汗水。

程明山問道：「勞總管找我們有事？」

周新亭拭着汗水，說道：「莊主就要出去了，勞總管着急了，要小的趕去雲龍山找呢。」

荆一鳳道：「這時候不過巳牌時光，舅舅不是要午刻才出去麼？」

周新亭道：「這個小的就不知道了，反正小的看總管很急，不迭的催小的快去把二位找回來，現在二位總算回來了。」

程明山道：「勞總管在那裏？」

周新亭道：「就在仰星樓等着二位。」

荆一鳳道：「表哥，我們快些走吧！」

兩人腳下加緊，趕到仰星樓，剛跨進門，只見菩薩、老神仙、林秀娟和勞乃通都坐在小客廳裏。

勞乃通看到二人，連忙站了起來，笑道：「好了，好了，表少爺、表小姐回來了。」

兩人朝老神仙叫了聲：「老神仙。」

接着就朝菩薩身邊行去，又同聲叫了聲：「舅舅。」兩人同時拜了下去，說道：「恭喜舅舅壽比南山。」

「你們到雲龍山去玩了。」老神仙笑道：「堡主今天精神比昨天好得多了，今天是壽誕正日，他起來得早，許多賓客都全到了，堡主本來早就要出去了，就是二位沒有回來，在這裏等着呢！」

菩薩的臉色比昨天要好得多，看到兩人屈膝拜壽，還伸出手來，握住了兩人的手，臉上也有了笑容，說道：「起來，起來，雲龍山好不好玩？」

荆一鳳道：「我們幸虧回來得早，不然舅舅會等急了呢，雲龍山表哥還是小時候去過，我想今天上午沒事，才陪表哥去的，今天遊人不多，我一年要去好幾次，就沒有甚麼好玩了。」

老神仙哈哈笑道：「但今天可不同呀！」

荆一鳳粉臉被他說得一紅，含羞道：「老神仙也愛開玩笑。」

老神仙哈哈大笑道：「人家叫我老，我是人老心不老。」

菩薩道：「所以你才能活到一百歲以外了。」

勞乃通站起身道：「堡主現在可以出去了吧？」

菩薩點點頭道：「是該出去了。」

於是菩薩仍由程明山、荆一鳳兩人一左一右攙扶而行。

勞乃通搶着走在最前面，算是領路。老神仙也由他的關門愛徒林秀娟挽着他的手，兩個青衣使女則緊隨在衆人身後，一行人出了仰星樓。

荆一鳳故意回過頭去，說道：「林姑娘，我方才剛聽錢管事說，令妹失踪了？不知是不是眞的？我看他好像很急。」

林秀娟口中「嗯」了一聲道：「我也是方才聽錢管事說的，唉，我那妹子平日任性慣了，年紀輕，又貪玩，也許她覺得上午沒有事兒，出去走走，她自己會回來的，不用去找她。」

程明山心中暗道：「她妹妹明明走了，她嘴裏還故意說得輕描淡寫，這人口才果然很好，經她這一說，不是就把事情沖淡了？」

* * *

九里堡菩薩壽誕，只要是武林中人，都要趕來祝壽，堡中第一進、第二進的東院、西院，花廳，全接待了各地的賀客。

大廳中更是人頭湧湧，湧進來一批又一批的人。

菩薩的書房，是在第二進東首，自成院落，和東院相距不遠。招待在書房裏坐的，自然是九里堡的特別貴賓。

那是六大門派(九大門派峨嵋靈根大師和八卦門封自清、形意門祝南山沒來)，兩大幫的掌門人，計爲少林方丈慧通大師、武當一寧子、華山華鳳藻、衡山魯元增、六合徐子桐、九宮竹逸先生、丐幫簡叔平、徽幫曹鳳台，另外二位則是白鶴觀天鳴道長、九華阮清音，還有就是雙環鏢局總鏢頭晏長江，作陪的則是荆雲台(荆一鳳之父)。

總管勞乃通走在前面，當先跨入書房中間一間敞軒，朝衆人拱拱手道：「諸位掌門人，敝主人來了。」

衆人聽說壽星出來了，紛紛離座站起。

菩薩由程明山、荆一鳳攙扶着緩步走入，衆人紛紛鼓起掌來。

菩薩拱手道：「諸位道兄快快請坐。」

少林方丈合什道：「堡主華誕，老衲謹代表敝派恭祝堡主壽比南山，福如東海，南無消災延壽藥師光王佛。」

菩薩連連拱手道：「大師好說，大師好說。」

接着各派掌門人也依次向菩薩祝壽。

最後是九華阮清音，她朝菩薩福了福，嬌聲嚦嚦的道：「小女子阮清音奉家師九華青蓮庵主之命，特來給堡主拜壽。」

她粉腮泛紅，嬌靨含春，有着說不出的嬌艷。

「不敢當。」菩薩還着禮，說道：「庵主快九十高齡了吧？」

阮清音道：「家師今年已經九十一了。」

菩薩點頭道：「令師眞是女菩薩。」

勞乃通道：「諸位掌門人請坐。」

程明山、荆一鳳扶着菩薩在一張高背靠椅上落坐。

大家也依次坐下。老神仙也傍着菩薩坐下。

只有總管勞乃通，今天可沒有他的坐位，就站到了菩薩身後。

華山派掌門人華鳳藻忽然站了起來，說道：「方才徽幫曹鳳台老哥提議，本屆萬盟主昨日酒後突患中風，經老神仙郝眞人診斷，只怕很難有治癒希望，萬盟主任期，至本年重九，本已屆滿，臨時又發生此一不幸事故。」

他口氣微微一頓，接着又道：「本來九派二幫原定重九集會，另選盟主，但各派散居各地，聚集不易，正好今天是槐翁壽誕，九派、二幫中雖有峨嵋靈根大師和八卦、形意二門掌門人未到，但峨嵋派有荆老哥在此，也可以作爲代表了，至於八卦、形意二門，目前正因誤會引起衝突，就算到了重九會期，也未必到會，而且今天還有白鶴觀天鳴道長和九華青蓮庵主的高足阮姑娘在場，白鶴觀和青蓮庵，雖然並未自立門派，這是天鳴道長和青蓮庵主的謙虛，事實上，江湖上早就把白鶴觀和青蓮庵稱之謂白鶴門和九華派了，而且在座的還有一位雙環鏢局晏總鏢頭，南北各大行省，也早已把晏總鏢頭當作所有鏢局同行中的總代表，却更能代表所有江湖同道，重九之會，也未必過此。」

說到這裏，目光看了曹鳳台一眼，又道：「曹鳳台老哥提出了提前改選武林盟主的建議，經大家討論之後，

認爲目前萬盟主雖患中風，不能視事，眼前又有八卦、形意兩派之爭，極須由盟主調解，故而作成了兩點決議。」

接着提高聲音，鄭重的道：「第一、在萬盟主任期尚未屆滿之前，萬盟主因病不能視事，公推槐翁暫攝武林盟主之事，俾可爲八卦、形意，排解糾紛。」

「第二、重九集會，改選盟主，各大門派徒勞往返，不如提前在今天改選，改選的決定，下屆武林盟主，還是槐翁駕輕就熟，勉爲其難，從重九起，正式視事，這兩點是經今日與會的人所公決，大家要兄弟作代表，向槐翁報告的。」

他不僅風度軒朗，說話也有條不紊，聲音清朗。

話聲甫落，大家紛紛鼓起掌來。

菩薩聽完之後，兩條手臂掙動了一下，似是要站起來說話。

程明山、荆一鳳趕忙扶着他站起。

「使不得，使不得。」菩薩連連搖手道：「兄弟近年來，身體一直不好，難當重任，承蒙大家雅愛，兄弟之意，還是另選賢能的好，兄弟實在不行。」

程明山在他說話之時，暗暗留神，但這回老神仙坐在他身旁，根本連嘴皮也沒動一下，心中不禁暗暗生疑，忖道：「難道自己昨天看錯了不成？」

突然又心中一動，暗道：「總管勞乃通站在他背後，莫非今天會是勞乃通在使『傳音入密』不成？」

要待回頭看去，只怕會引起勞乃通的注意，而且這一陣工夫，菩薩也已經說完了。

老神仙等他說完，忽然站了起來道：「堡主，各位掌門人，貧道不在九派二幫之內，也不在武林江湖之中，但貧道以來賓身份，說一句話，諒諸位道兄不會見怪吧？」

武當一寧子稽首道：「道長好說，道長也算得是武林前輩了，有甚麼意見，但請直說。」

老神仙哈哈一笑道：「貧道是堡主的醫生，如以醫生的立場，堡主手術初癒，確實還宜靜養，不適宜擔當繁重任務，但以今天的情形來說，萬盟主身患中風，已經朝不保夕，盟主這一重任，也只有堡主的聲望和駕輕就熟的經驗，方可勝任，貧道是十分贊成大家公決的，兩者權衡輕重，堡主自以勉爲其難爲是，貧道不才，在堡主身體尚未康復之前，願意稍盡棉薄，暫時留下來，爲堡主隨時作調治服務，這樣堡主總可以放心了吧？」

他此話一出，大家又紛紛鼓起掌來。

菩薩由兩人扶着，並未坐下，聽了老神仙的話，又連連搖手道：「兄弟實在不克擔當重任，九派二幫，人才濟濟，大家還是另外改選一位的好。」

這回，程明山站在他左首，裝作雙手攙扶菩薩身子，稍稍側了下身，暗中朝勞乃通瞥了一眼。

這一眼，果然發現勞乃通躬身而立，站在菩薩身後，有菩薩的身子擋住了大家視線，他正在嘴皮微動，顯然，菩薩說的話，有他在背後以「傳音入密」授意的了。

這一發現，使程明山心頭暗暗一緊，忖道：「由此看來，從萬盟主的突然中風，到大家公舉菩薩出來擔任盟主，老神仙藉口替菩薩調治，要暫時留下，豈非脈絡貫通，是一個有計劃的陰謀麼？」

衡山派掌門人魯元增起立道：「堡主應該當盟主，如今又當武林多事之秋，這是爲武林謀安定之事，槐翁不可再謙讓了。」

少林方丈慧通大師也合什道：「老施主，這是大家的意思，方才華掌門人已經說得很明白了，我佛如來曾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老施主一向菩薩心腸，是武林中出名的菩薩，唯有菩薩，才能發宏願，救衆生，老施主不可再推了。」

「這……這……」菩薩面有難色，說了兩個「這」字，才道：「既然諸位道兄這樣說了，兄弟要是再推辭下去，未免不近人情了，以兄弟之見，這樣好嗎？如今離開重九，還有四個月，這四個月當中，由兄弟權且暫代盟主職務，至於盟主一職，兄弟實在不敢當，等過了四個月再正式改選賢能，這總可以了吧？」

徽幫龍頭曹鳳台起立道：「槐翁，方才華掌門人已經說過，今天在這裏的人，只怕比重九之會，更具代表性，何況方才大家已經決議了，那就不用再改選了。」

雙環鏢局總鏢頭晏長江也站了起來說道：「槐翁，在下在九大門派兩大幫和諸位道長面前，本來是不敢說話的，尤其方才華掌門人說在下可以代表所有鏢局，這話在下也實在擔當不起，但大江南北的鏢局同行，在下還可以將就作個代表，江湖上對槐翁的德望，可以說一言九鼎，當之無愧，無不推崇備至，槐翁擔任盟主，乃是衆望所歸，在下以鏢局同行的誠意，希望槐翁不可推辭，實乃江湖武林之福。」

程明山想起那晚夜探雙環鏢局，徽幫曹鳳台就在他鏢局之中，尤其今日之事，又是曹鳳台提議的，心中不禁一動，暗道：「看來曹鳳台和晏長江，也是和他們沆瀣一氣的人了。」

菩薩連聲道：「再說，再說，以後再說好了。」

隨着話聲，就坐了下來。

「再說」，這口氣已經不再堅持了，何況大家今天已經作了決定，重九不再集會，這不就等於答應下來了？

「再說」這兩個字，當眞是「他們」煞費心機，想出來的絕妙好詞。

「哈哈！」老神仙大笑一聲道：「堡主這是答應了，今天不但是堡主的壽誕，而且還是榮膺盟主的好日子，待會大家該好好的痛飲幾杯。」

總管勞乃通俯下身，附着菩薩耳朵，輕聲說道：「大廳上，還有許多賀客，莊主也需要出去一下才是。」

程明山站在一旁，心中想道：「現在勞乃通俯着身子請示，不能施展『傳音入密』，那該由老神仙使『傳音入密』了？」心念一轉，忍不住抬目朝老神仙望去。

果然，只見老神仙一手撚着長鬚，他撚鬚的目的，自然是以手遮口，掩飾他使「傳音入密」了。

程明山暗道：「果然不出自己所料，是他們兩人輪流在指使菩薩說話了。」

只聽菩薩點着頭道：「好，好，老夫該出去和大家見見，這也是禮，老夫賤辰，勞動了這許多人，眞是不好意思。」

於是仍由程明山、荆一鳳兩人攙扶着他站起，菩薩抬抬手道：「諸位道長請稍坐。」

勞乃通趕緊走在前面引路。

老神仙也由林秀娟扶着站起，含笑道：「諸位寬坐，貧道在這幾天之內，可不能離開堡主一步，只好失陪了。」

大家都站起身來相送。

老神仙回頭道：「諸位快請坐下，不用客氣了。」

大廳上早已擁擠得水洩不通，能夠擠身上大廳的人，自然也都是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人了。

菩薩和勞山老神仙在大廳上現身，大廳上登時爆出了滿堂掌聲。

菩薩拱着手，等掌聲一歇，才道：「兄弟賤辰，多蒙諸親好友光降，實在不敢當。」

大廳上有人高聲叫道：「恭祝堡主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一個人叫了起來，就有上百個人跟着叫喊起來。

這算是祝壽的高潮了。

總管勞乃通高舉雙手，拍了兩掌，高聲說道：「諸位來賓，現在另有一件重大消息，要向大家宣佈……」

大家聽他說有重大消息要宣佈，立時就肅靜了下來。

勞乃通道：「剛才經少林、武當、峨嵋、華山、衡山、六合、九宮七大門派、丐幫、徽幫兩大幫，以及白鶴、九華等來賓，勞山老神仙共同磋商，因萬盟主突患中風，一時恐無法康復，又值八卦、形意二門因誤會而引起的糾紛，無人排解，臨時公推戚堡主暫代盟主……」

大家同聲歡呼，一齊鼓起掌來。

勞乃通又道：「九大門派因散處各地，集會不易，本年重九，本屆盟主任期屆期，大家勢必再須集會一次，徒勞往還，此次大家正好在此集合，因此作成了一項決議，本年重九集會，提前在今天舉行，公舉戚堡主爲下屆武林盟主，從本年重九生效，不知諸位來賓可有意見？」

大家又紛紛鼓掌，高聲叫道：「大家擁護戚堡主當武林盟主。」

菩薩連連拱手道：「不敢不敢。」

＊　＊　＊

中午，壽筵宏開，賓主盡歡，不必細述。

飯後，書房中又有一次集會，仍然是六派、兩幫的掌門人和白鶴觀天鳴道長、九華青蓮庵阮清音、雙環鏢局總鏢頭晏長江和荆雲台等人參加。

這次會議是由代理武林盟主菩薩主持，有菩薩參加，就有老神仙和勞乃通參與，也就有程明山和荆一鳳在場。

討論的主題，自然和八卦門、形意門公開約鬥有關，會議決定由代理盟主菩薩出面調停，派勞乃通趕往雙方約定地點——馬頭寺，先命雙方停止戰鬥。

並公舉華山華鳳藻、六合門徐子桐、峨嵋荆雲台三人爲九大門派代表，調查雙方爭執起因，嚴懲釁首。

荆一鳳是個生性好動的人，聞言不覺柳眉一挑，叫道：「爹，女兒也要去。」一面偏頭問道：「表哥，你去不去呢？」

這話，自然是要程明山去了。

程明山要查究的是劉二麻子的失蹤和菩薩到底有沒有關連？暗襲自己的兩個黑衣人和殺人滅口的人，到底是誰？這些事情，都該留在九里堡才能查得出端倪來。

但荆一鳳這麼問出口來，自己就不能說不去，不去，豈非更會引起對方的疑心？這就含笑道：「姨爹答應我們去，我自然願意去的了。」

他明明不是荆雲台的姨侄，硬是當面叫人家「姨爹」，總覺得訕訕的有些不好意思。

「姨爹」二字叫出了口，臉上也不禁微微發紅，還好，大家只當他少年人臉嫩。

荆一鳳道：「爹，你答應我們跟你去，好嗎？」

荆雲台道：「爹是追隨華、徐二位掌門人，調查雙方爭執起因去的，也許要往返奔波，你們還是留在這裏的好。」

荆一鳳道：「爹，你時常說，行走江湖，爲的是增長見聞，增進閱歷，爹怎麼又不讓我們去了呢？」她回頭朝菩薩道：「舅舅，你也派我們一些工作，不就可以和爹一起去了，舅舅，你說好嗎？舅舅……」

菩薩含笑道：「你們年紀輕，去看看也好，我知道你們是想去看熱鬧的，那就要妳爹帶你們去就是了。」

荆一鳳欣喜道：「謝謝舅舅。」

（未完．八）

上文提要：老陰伯在酒樓無意聽到銀龍三友與柴一飛對話，知道毒丸是由三友賣出，而李震甫爲殺人滅口，便以毒丸命老毛猴毒殺三友，並暗派總管從容先生監視，但爲陰伯知悉，揭發陰謀。將三友、老毛猴、總管等人帶返金湯成府以証實當年天毒老人被毒害經過，是由李震甫策劃，欲實行一石二鳥之計，使冥府和成府對敵。成姥姥爲了結此事，竟傾府而出，兵分三路直撲「天毒冥府」……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麥穗・文　可飛・圖

白馬素衣小溫侯

身份暴露計難逞　挾持人質忙逃遁

老陰伯並未有輕視那老者，早有準備，所以微笑相待決不妄動，老者看來仁慈如宿儒的臉上，變作猙獰可怖。

老者冷道：「因爲閣下問得太多，因爲閣下又太過聰明，老夫相信若是今朝放過你去，你會很容易打聽出老夫是誰……」

「不必打聽，老夫老早就知道你是誰了！」

「啊！」老者驚駭出聲，說道：「是眞？」

「老夫不是頑童，多此一問？」

「未必，你若是眞的知道老夫是誰，又怎敢還留在此處，並嘮嘛個不休。」

「你當老夫會將你當個人物？哼！」

「對了，你自覺獨力可以毀去童家店，攻殺了天毒一派數十高手，甚至連『人屠戶』也被你點了『天燈』，就認定老夫未必是你敵手？」

「廢話太多，其實你不含乎，三五個『人屠戶』合在一起，祗怕也沒有你這麼多心機，那麼多險詐和惡毒！」

「哦！這樣說你眞的知道老夫是誰了？」

「動手吧！這一戰可能是你最後一次搏鬥，動任何心機都沒有用的！」

「老夫不想殺你，你也是不會放過老夫，所以這一戰自決難免，不過老夫心有所疑，不問究竟十分難過，喂！你是怎麼樣認出老夫來的？」

老陰伯不屑的掃了那老者一眼，老者會錯了意，搖頭道：「騙不過老夫的，老夫已藏起眞正面目！」

老陰伯心中一動，目光又盯注老者劍上，老者笑道：「不錯，這柄劍是老夫行道三十年來，慣用寸步不離的兵器，但也是經過僞裝的，相信你也不會認出來的。」

老陰伯暗中唸佛，先前他僅是由馬而斷定認人，毫無把握，如今不會錯了，老者業已自吐秘密，所差的只是單刀直入般的一試，於是老陰伯手指那匹「火雲玉龍」駒道：「還有牠！」

老者一楞，接着哈哈的大笑道：「你更錯得厲害，『火雲玉龍』駒，世上共有五匹，你能知道老夫是五匹馬主人中那一個？」

老陰伯實情已得，强壓心頭狂怒恨意，才能以平靜的聲調道：「本來天毒冥府事情一了，老夫就要找上你那『白馬堡』的，現在省了不少事，也少死了許多無辜的人，李震甫，你滿意了吧。」

「你……」老者震駭至極下，却能立刻壓下激動，並外强中乾的哈哈大笑道：「最好把老夫就當作那『白馬素衣小溫侯』！」

「不必當作是你，你就是你，低頭看看你這身月白壽紋長衫，這騎玉龍寶駒，這劍，老夫早已看出外套風磨銅，裡面用不着猜，是你那柄『閃電冷

月』，你臉上雖然塗過易容葯物，那僅是改變色澤，難移本貌，李震甫，說穿了這些都不是老夫疑心的地方。」

「你由那裡疑心的？」

「馬，是這騎『玉龍』馬。」

「又說回來了，此馬世上共有五匹……」

「對，一爲深宮所藏，而你望之不似人君，再爲陝西甘馬氏所有，馬氏是老夫好友，他不是你！三乃『積善堂』十五公子的坐騎，你却是個刁猾的老賊！其四是你李震甫養了一騎，其五……」

「第五匹該輪到了「獨叟」冷毅，對了嗎？」

「李震甫，老夫雖然和他姓冷的沒有見過面，但是……」

「但是你却誤信傳言，冷毅已自天毒門下的富貴舫中失踪，朋友，老夫豈不知由此前去便是黑石獄？豈有不知再進更是窮鄉僻地嗎？所以來者，正爲你誤信的，不錯，富貴舫中，確曾困煞過人，但若想困住老夫，哼，憑她天毒娘子，還不夠資格！」

「你言下話中，似是明指你爲冷毅，你是冷毅嗎？」

「這可是信不信在你了！」

「若說信嗎？老夫心有所疑，若說不信，你這匹玉龍寶駒，却實實在在是他的東西！」

「朋友，你不覺得說話太多而有失，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先講此馬爲白馬堡所有，誤以爲老夫馮京而作爲馬凉，今又承認馬是冷毅那一匹……」

「這是事實，而老夫前言後語更能貫徹……」

「要請教了，你從那點証明，此馬屬於冷毅所有？」

「李震甫，你聰明一世塗糊一時，雖然已經費過心思，將馬匹改變不少，但有處地方你却不知，就算知道却也難以改變，馬，道道地地是冷毅的一匹，因爲天下祇有他這匹火龍駒是可稱五駒之中，不但勝過深宮所藏的一匹，更比你那一匹强得多，此馬雙目四瞳，爲世上所罕見，你知道嗎？」

「住口，你曾見過此馬嗎？」

「不錯，此馬曾與老夫，共渡過三日天夜的時光！」

「一派胡言，老夫愛其勝如性命，會和你同……」

老陰伯不待老者把話說完，便已接口道：「自然是還有馬的主人！」

老者傻了，駭退兩步，老陰伯突然哈哈大笑道：「李震甫，現在你明白了吧！獨叟，野叟較搏論交，暢談三日夜，終成莫逆，馬目四瞳，也是冷兄親口說出並加以証明，李震甫，你這借刀殺人陰狠可惡的狗種，冷兄待你如兄弟，不料你是奸險小人，毒丸換靈丹，致使天毒老人誤服喪命，其女怒誓復仇，冷兄終落其暗算，你却一石二鳥自慶功成，遂劫得此馬，剪耳，斷尾，易其外貌，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話已說盡，陰老子不信憑你那身功力劍術，今朝能逃出費家山窪，打！」

老陰伯早已成算，一番話如敲金玉，必能震住李震甫，使其先失先機，「打」字吐口，桃大的烟鍋兒，已點到李震甫的胸口！

李震甫因爲「老毛猴」斷了消息，「銀龍三友」生死不知，所派出追躡「老毛猴」身後的高手也不知下落，因疑生懼，才決定親身一探究竟，沿路聽得富貴舫和鬼船之變，越發不安，他近十數年來，有個習慣，年分兩半，正月到六月，人在白馬堡，六月後正月前，誰也不知道他居何地，也從來無人疑心過，因爲一個武林中人，行道江湖是平常事，半年沒有消息，更是平常事，今年有些怪，他竟然在白馬堡住到七月底尚未外出，這當然是有原因的，除了他自己之外，是沒有人知道！

他目的雖然是旨在偵訪「老毛猴」奉令毒殺「銀龍三友」的事，目的之地却是「黑石獄」天毒冥府，所以他的偵討探查，祇限一個狹長弧形的地區，連富貴舫和鬼船同時出沒洞庭全不知道，這並非他不想去，而是某一種形勢使他沒有辦法去。

他一路行來，已經聽傳說，金湯成府一家之主成姥姥，年登百齡期近，却仍親率門下遠行，目的之地是「鬼門關」口的天毒冥府，消息確實，他駭然大驚，不是別的，天毒府上上下下他是最清楚的，祇怕無人能夠抵擋成姥姥雷霆一擊，着急之下疾速的趕來。

按說他既曾暗施陰謀毒殺天毒老人，施行那一石二鳥之計，對天毒一派存亡及派中人生生死死，該是慶幸才是，怎地會變爲焦急呢？這也是他的秘密，是一個不能給第二個人知的天大秘密。

他沿途策馬疾飛，仍是來遲了一步，發現一路凡屬天毒一派的暗卡明椿，盡已被人挑掉，趕到費家山窪時，早已中斷了有關成姥姥的消息，不過他放心的是，成姥姥一行絕對不知「黑石獄」方爲天毒冥府所在地，必將直撲「鬼門關」，仍有準備應變的時間，不料步踏入費家山窪，頓覺氣氛不對，童家店前，早已看到竿上天燈，壓下激動怒火，故作路人過客牽馬入店，遂和看來極怪的陰老伯打上交道。

他李震甫再聰明再詭詐，也萬沒有想到碰上的是名震天下一等扎手難惹的怪傑老陰伯，只因並未發現金湯成府的人影，才對老陰伯虛與委蛇，暗套眞情，試想小巫想套大巫的眞情秘密，豈非是班門弄斧，人家的秘密未能套出，自己却已心聲盡吐，洩盡不可告人的隱秘，而被迫必須動手時，先機又失，惱恨怒羞，齊湧上心頭，彈足縮退五丈，避過老陰伯的當胸

一招，振臂順腕寬劍手甩作爲刀勢，半挑以爭先機，斜眉帶背遞到老陰伯左胸上方。

高手對敵，先機若失，除有絕奇而威力無儔的殺招，有把握隨時搶回主動外，可說在三五十招內祇有格架攔避的份兒，所以李震甫出劍之前已知無功，用意祇存在萬分之一的僥倖希望，也希望在老陰伯烟鍋兒只距寬劍寸許之下，先以烟鍋震格寬劍，他業已提聚眞力，他希望得成事實，烟鍋劍身相觸時，那寬劍僞裝的部份，在一震之力加上他自己眞力彈抖勢將脫出飛去，足可以令老陰伯偶失全神，如此則立展劍勢爭回主動。

他這萬份之一僥倖的希望，竟未成空，老陰伯果然烟鍋兒一抖，結結實實地敲在寬劍劍身上面，一聲裂銅斷鐵脆響下，十數碎片突然飛擊李震甫，老陰伯絲毫未被此事所驚，烟鍋兒捷如石火敲在李震甫的肩上。

李震甫爲避開爆炸散裂的斷碎片，無法躲避老陰伯之肩頭一擊，雖已是提聚眞氣防護，並曾避重就輕的以全力順烟鍋來勢而退，仍然是被震退五步，左肩胛骨節被擊脫了，半身痛酸痲木失靈，始知論功力技藝和對敵經驗，皆輸陰老伯一籌，怎敢怠慢，頓足疾射撲向碎窗疾逃出院外。

老陰伯追得不快，這是因爲他看出李震甫傷勢甚輕，功力仍在，況萬金不易的「火龍駒」還在店堂柱上拴着，反正是場生死搏鬥，沉着些有勝無敗。

誰料追到院中，竟然失去了李震甫的踪影，閃身越墻飛落街中，仍無人踪，問及路上行人，皆未有見到有人出店，始知李震甫逃向店後，再轉追而下，前後稍遲一點，於是便難以找尋了，不過「火雲玉龍駒」還在，老陰伯暗中冷笑，也好，跑了和尚跑不了廟，白馬堡總是要去的，到了那一天再作總結恩怨不遲！

老陰伯還有件值得高興的事，老友神駒失而復得，冷鋒恰巧又是沒有坐騎，火雲玉龍駒重歸故主家，也是武林一段佳話！

這時天空中已被油索天燈濃黑的烟氣佈滿，李丹陽天燈倒點，雙足已然燃着火，痛得狂號鬼哭聲調悚然，老陰伯直等到了火燒到了大腿時，才飛身上了火雲玉龍駒，快如石火閃電馳向黑石獄！

黑石獄天毒冥府門戶已開，天毒娘子於黑石獄口百人石坪上，設宴招待成姥姥及冷鋒一行兩隊人馬，桑二姑娘所牽十二女傑，人馬未現，這支接應的援兵，已足能於任何情況下扭轉乾坤！

先時談論對答甚不投機，幾乎成仇一戰，端賴柴一飛、老毛猴、銀龍三友幾位人證，證實昔日冷先生仁義贈葯，李震甫奸險偸龍轉鳳，天毒老人中毒而死等情，天毒娘子雖然仍未盡信，但却已有些心意活動，最後「老毛猴」現身說法，提及受迫遭逼以毒丸下手三友之事，柴一飛加一再講述所知，天毒娘子意動，終於慨然諾允與冷氏化仇恨爲聯手，立即提調一等好手，直搗白馬堡。

天毒娘子人甚豪氣，有丈夫胸襟，令人爲成姥姥一行人安排宿處，並即時傳諭照料客隊一切。

冷鋒有件事堵在心頭，爲大局着想，忍而未發，此時雙方業已成友，遂起立拱手說道：「在下有一事不吐不快，門主可能恕過狂妄？」

天毒娘子含笑說道：「少俠儘管說吧！」

冷鋒道：「在下想見識見識門主一派威震天下的『不死殺手！』！」

天毒娘子一楞道：「少俠怎會想到這一件事？」

冷鋒雖說爲了大局必須忍耐，但心中的憤慨，依然存在，聲調不由有些激動，說道：「家父下場使爲人子者，無法忘懷！」

天毒娘子十分尷尬，答話却夠懇誠，道：「對尊大人的事，我是實在抱歉，本門這種不傳秘技，太過歹毒陰損，所以列代門主皆一再以祖訓相戒，非世仇大敵並有實據此人極惡外，不得擅以『天毒殺手不死大穴』加諸其身……」

冷鋒無法忍受了，震聲道：「家父是個極惡之人？」

伍仇更是忍耐不下，接口沉聲道：「家父伍剛，雖爲綠林盟主，生平俠行人所共知，其他不談，祇講當年長江堤壩，災區幾遍半壁天下，家父振臂一呼，並親身奔波，尤以江北地區，人臂相連，泥沙相結，以人墻終於堵挽天劫，家父幾乎因此喪命，請教門主，這算是極惡之徒嗎？況家門與貴門，何仇何恨？竟淪於不死殺手之劫！」

天毒娘子瞠目答道：「伍少俠的指責太過奇怪……」

「奇怪？」伍仇厲聲道：「門主的意思，不會是要聲明不知此事嗎？」

天毒娘子道：「我要說的，正是這句話！」

伍仇突然的閃身出座，冷鋒也移步而出，眼見是非即生，成姥姥一聲斷喝，「退回來，坐下！」

冷鋒無奈何倖倖的歸座，伍仇更是不敢不聽，成姥姥一面肅穆對天毒娘子道：「請問門主，那富貴舫的風月七娘子，可是貴門中人？」

「不錯。」天毒娘子一口承認道：「她是我的師妹。」

「她主理富貴舫，應該是聽命於門主吧！」

「這是自然的，不過從富貴舫出現江湖之後，只憑天毒金令調派，我始終再沒有見過她本人。」

「富貴舫那隊『不死殺手』，是出自何人訓練？在何地訓練的？」

天毒娘子再次瞠目道：「富貴舫上何來整隊『不死殺手』呀！」

看情形，天毒娘子果然不知此事，成姥姥有多深的經驗，話鋒一變道：「貴門那一位代傳金令指揮富貴舫的？」

天毒娘子粉臉微微一紅，道：「是外子『季青』。」

成姥姥哦了一聲道：「老身未聞武林傳言尊夫之事，着實失禮，敢請駕臨一會可好？」

天毒娘子似有礙難，門下一名貴婦打扮的人接口道：「季爺近數年巧得奇緣，正在閉關苦研絕藝……」

話沒有說完，一名侍女自內匆匆走出，附於天毒娘子耳邊低語數句，天毒娘子臉上現露先驚後喜之色，也祇問幾句後，揮手囑咐使女退下，接着笑對姥姥道：「事情正巧，不瞞姥姥說，外子閉關之地，不在黑石獄，往返不便，不過他今朝恰好出關前來，已令門下弟子傳話，大概就會到了。」

姥姥含笑點頭，冷鋒趁機問道：「這位季大俠是何派高人？」

姥姥斥責道：「又多嘴，天毒一派立有禁令，門主若爲女子，非本門子弟不嫁，連這點事全不懂，哼！」

天毒娘子笑道：「這種禁令外人知道的不多，姥姥眞不愧爲當代武林第一高手之譽。」

姥姥祇是適度的一笑，話題一變，道：「季大俠是否有成爲天毒一派門主的一天？」

這問題使天毒娘子突然變色，她想了想才回答道：「可能有這一天，不過也許永遠不會有這一天！」

按說姥姥既然拋却顧忌直接問出這一個問題，必然會直追下去，豈料姥姥祇是淡淡輕嗯一聲，話題又變，說道：「聽說貴派秘技並非人人可得，譬如『不死殺手』……」

天毒娘子已知姥姥之意，接口道：「目下祇有兩個人具此能力，風月七娘子是其中之一。」

當然另一位是門主自己，這不用說話，成姥姥等一行數人，誰都是心裡有數。

正答問間，一中年俊逸的男子緩緩踱出，一襲銀灰長衫，福履，赤金銀玉珠的腰帶，杏色束髮之帕，滿臉含笑而近。

天毒門下這時無不起立而迎，姥姥察貌觀色，心中疑雲頓湧心頭，十之七八皆對剛剛現身的這人，表現欣然恭敬，十之二三，却看得出來是有些畏懼並憤怒神色，這十之二三中，更有三兩個人，雙目閃出怨恨仇視之光一掠而逝，這些已使成姥姥暗懷警惕。

這人時已到達成姥姥座前，深揖爲禮道：「季青何幸，在此獲拜晤平生素仰的前輩，茲後尚祈姥姥時賜教益。」

好客氣也好風度，祇可惜姥姥神目如電，在他踏進廳堂的一刹那，不僅看透了他的心性，更看出另外破綻，成姥姥話語威猛，虛套話一個字也沒有，道：「季大俠，剛由外面回來？」

季青點頭道：「正是，前輩駕臨未能相迎……」

「黑石獄後，拔天插雲絕壁峯巒，沒路，前邊必須經過費家山▲，老身相信，季大俠已和童家店中那位，見過了面吧？」

「這……」季青把心一横，道：「不瞞姥姥說，這事透着古怪，本門童家店上上下下的人手，死得不剩一人，店門外吊竿上，正點着『人屠戶』的天燈，除此之外不見一個活口。」

「喔！季大俠這話是實話？」

季青不能一味柔順下去，否則那就和他身份立場不合，並將引人疑心，於是他把臉色一寒，正色道：「季青身爲主人，又因姥姥是德高望重，所以有問必答，答必詳盡，怎料姥姥太過跋扈，所問不合身份，季青難以作答，並恕失陪之罪。」

他說罷轉身悻悻然欲退，天毒娘子勸阻不是，不加阻攔也不是，正不知應如何是好，而天毒一派，已有十之六七現露對姥姥等憤怒於色，成姥姥這時竟一聲冷笑道：「季大俠請留步。」

季青頭也沒有回，揚聲說道：「請恕不奉陪。」

成姥姥聲調轉高，近乎呼喝道：「在你沒有答覆老身所問，及尙未交代清楚私以金印妄自調練『不死殺手』之事之前，要走祇怕由不得你！」

季青霍地停步轉身，獰哼一聲，道：「妳若想以金湯成府的威風，和妳成姥姥一身功力，脅迫天毒一派生殺由心的話，那是妄想！」

話鋒一頓，不待成姥姥接話，轉向天毒娘子道：「敢請門主下令逐客，天毒一派不訂城下之盟。」

天毒娘子焦急之色已呈現於面上，季青却不顧忌，目光一掃天毒門下，沉聲又道：「凡我天毒一派，不甘作爲他人鷹犬，不甘受人威脅者請隨季某退下。」

話罷紛紛傳來起座之聲，冷鋒越衆而出，厲聲斷喝道：「季朋友可敢答我一問。」

季青根本不理，大踏步邁向大廳中門，衆人目光全集中季青身上，突然見他似受重擊般突然疾飛而退，大廳中出現了剛自費家山窪童家店內趕到的「野叟」老陰伯。

老陰伯嘿嘿的笑着，大步逼向季青，季青突遭巨震而失態，此時，沉靜了下來，揚聲道：「閣下何人，竟敢不經通傳而闖進本門……」

話沒有說完，老陰伯哈哈大笑不已，聲震四座如同春雷，笑聲乍止，老陰伯手指季青怒聲喝道：「姓李的，別說你僅僅是換了衣服，洗了把臉，

用易容膏變換臉上顏色，就算你骨化成灰，老夫一眼就看出是你李震甫來了。」

此言一出，舉座皆驚，天毒娘子霍地站起，天毒一派及成姥姥所領高手，時皆嘩然而起，成姥姥手揮處，金湯成府上下立即肅靜無聲下來，季青却振臂狂吼對老陰伯道：「狂徒瘋狗，胡言亂語，那個不知季某……」

天毒娘子威嚴的開口道：「季青你別開口！」

季青作出含屈而焦急的神態道：「妳看得清楚，這算是甚麼，天毒一派威名何在？竟任些莫名其妙的人……」

「我說過，要你別先開口。」天毒娘子寒着臉來道：「這是命令，凡我天毒門下，未經本門主允許，不得答話，不得擅動，違則以門規處治。」

季青心裡明白，故作極憤慨的甩步退向天毒娘子左邊，那裡丈外側邊就是近窗，萬一之時逃遁有路可走。

天毒娘子的面色仍然如寒月冷霜，面對成姥姥道：「這位未通報闖進大廳的朋友，可是姥姥的門下？」

老陰伯怎會把個「難」字去叫姥姥寫，接話便道：「老朽陰伯，野叟陰伯，與令尊及冷先生，皆為好友。」

「野叟」的威名，天毒娘子早已素仰，黛眉微皺，道：「前輩闖入我天毒門中，指證外子季青竟是『小溫侯』李震甫，請問有何證據。」

老陰伯一笑道：「門主，咱們先不談証據，祇講一件事情，不久前，老朽與這位改名換姓為季青的李震甫，在童家店內動過手，老朽的旱烟袋鍋兒，傷了他的左肩，如今這位自認季青的小子，脫落左肩衣衫由衆一看，若是無傷，老朽不必門主費事，賞把刀子自抹頸子，要是他左肩果有傷痕時，該怎麼樣相信，門主就不必老朽來講了。」

天毒娘子目光注望季青身上道：「你怎麼說？」

季青冷笑道：「脫落左肩衣衫是容易事，但可不能在這裡脫。」

天毒娘子哦了一聲，道：「這話怎麼講？」

季青道：「姑不論這自稱為野叟的人是誰？門主應當明白，天毒一派有天毒一派的尊嚴，這老兒說東，我們就向東，門主，今後天毒一派在武林江湖中還能立足嗎？」

立於天毒娘子身後的中年婦人，這時接口道：「門主，季爺的話對，再說，季爺是何等身份，這瘋狂老兒，儘管胡言亂語，那不算是甚麼，但門主竟信以為實，使季爺當衆脫衣，門主，萬一老兒的話是假……」

天毒娘子一字字果斷有力的說道：「他將自刎以謝，這很夠了。」

「不夠！」中年婦人道：「門主，那時試問季爺置身何地？再若拋開一切，只說季爺在本門的身份，門主，那時又該如何？」

天毒娘子沒能答出話來，成姥姥這時暗施眼色，老陰伯悄然而前，不待姥姥追問，將童家店中事擇要的說出，姥姥目光一掃季青，壓低聲音說道：「他易容是沒有錯，不過，李震甫已年近花甲，此人却……」

「姥姥，妳忘了冷先生的『硃元丹』了？」

老陰伯提醒了姥姥，姥姥一點頭道：「現在，可成了僵局，注意天毒娘子身旁那個女的，十有八九的和李震甫是一路貨色。」

老陰伯點頭表示理會得，冷鋒和伍仇，時已目視老陰伯得到了暗示，伍仇輕輕把座椅向後移，冷鋒一步跨向窗前，和季青採取了相距互等的距離，成姥姥摘下潔兒肩上的金鷹，瑩兒知趣，湊前一步使所捧寶劍更接近了姥姥。

季青雙目滾轉，頓已得計，哈哈笑道：「門主，翠娘的話固然有理，但季青此心可比天日，斷不因此而傷及家人和氣，不過天毒一派威名不容人侮，這樣吧！由翠娘門主相陪季青，暫退後堂，一驗左肩是否帶傷如何？」

天毒娘子認為不失上策，才待點頭，冷鋒突然接話道：「高明，這主意不失為上策，只是為示無私，最好陰老前輩也能奉陪作証。」

天毒娘子心無城府，點頭道：「當然可以。」

季青和那個叫翠娘的中年女人互相示意，這沒有能瞞得過成姥姥去，成姥姥悄悄的將金鷹交給潔兒，潔兒聰明，若無其事掏出為金鷹抹爪指的小巾，一邊細心的為金鷹抹擦着爪指羽毛，一邊到了窗口，手微挺，金鷹振翅飛去，一衝雲天轉眼遠去。

老陰伯是塊老得已像「古董」般的老薑，這時接着天毒娘子的話鋒道：「有門主的這麼一句話，已經很夠了，這種事的確多個外人十分不便，只是老朽面當貴門戶上上下下的朋友，話說到前面去，稍待老朽是只聽門主親口宣佈消息，任何人代話或傳話，老朽將以『季青就是李賊震甫』論。門主請吧！」

天毒娘子肅穆的向成姥姥一點頭，轉身而行，那翠娘走在最後，季青稍後過天毒娘子半步，行未三步，天毒娘子突然止步不前，像是想起甚麼事須要交代，但刹那之後，又復前行，將及大廳後側而入內室時，突地轉身，手中已捧着天毒門中最為可貴的「金令」，向冷鋒笑道：「有勞冷少俠近前數步。」

冷鋒覺察有點意外，成姥姥已接口地道：「還不快去！」

冷鋒快步而前，天毒娘子金牌高舉，天毒門下霍然起座，天毒娘子揚聲道：「本門權令金牌，暫交由冷少俠執掌，除非本門主當面外，此牌則負全責，違者視同叛徒。」

冷鋒愕然一呆，天毒娘子將金牌

遞到，並肅色道：「只因一念錯失，愧對令尊多多，少俠一行是客，此牌暫代執掌，百利無害，不信請教一下姥姥即知。」

說完，不待冷鋒答話，金牌往冷鋒手上一交，轉身而去，季青和翠娘隨之進入內室。

冷鋒對天毒娘子說的這幾句話，並沒有放在心裡去，只是臨結束話鋒時，那句「不信請教一下姥姥即知」令冷鋒有點莫名其妙，目光掃向姥姥，耳邊傳來姥姥的『眞氣留音』道：『老陰伯的一番話聲明，已促使季青和那翠娘無路可走，季青就是李震甫，似已是無可疑問，如此則翠娘必是李賊死黨，進入內室不久，天毒娘子必被挾為人質，所以剛剛我傳音警告天毒娘子，並提議金牌交代你為掌管，以便萬一時得能救得天毒娘子，現在你嚴守廳內，我已將金鷹放出，伍仇已悄然出去，相信李震甫圖窮匕現挾人逃亡之時，將自投羅網之內。」

冷鋒受教，頓時得計，金牌捧於左手，向身邊不遠處一名五旬老者問道：「請問閣下在貴門中任何專職？」

這老者余進發，正是心底對季青生恨的一位，聞言立即答道：「專司理藥。」

天毒一門，理藥是重職，必須親信，冷鋒心裡有數，道：「和已故天毒前輩怎樣稱呼？」

余進發恭聲道：「在下是先師首徒。」

冷鋒大喜過望，神態越發客氣而恭敬道：「失敬，失敬，晚輩不知貴門主因何交掌金牌，但事已至此，不禁倍感責任重大，余前輩尚須全力支持才好。」

余進發肅色道：「少俠金牌在手，凡事祇須交代一聲，無人敢不從命。」

冷鋒因事態發展到已臨緊要關頭，虛套不得，道：「這室內有多大？另外可有門窗？」

余進發道：「此室僅丈八見方，但另外有三處門戶，其一直通門主寢室，老朽認為門主等人現下不會就在室內，必已回轉寢處。」

「喔？」冷鋒有心問道：「另兩處門戶是通往何處？」

「其一通往『玲瓏樓』，那是本門重要所在地，除門主一人外，餘者未奉召喚，妄入者死，另一道門戶不瞞少俠說，只怕除歷代掌門人之外，誰全不知道它通往何處。」

冷鋒聞言立即神色大變，略加沉思說道：「一個人祖去上衣查看肩頭，要多少時間？」

這話未必是問余進發，可能是自己問自己的自言自語，不過余進發却答道：「按理門主現在應該是出來了。」

冷鋒雙眉緊皺，低頭無語，成姥姥這時突然站了起來揚聲道：「冷鋒，還不趕緊傳衆一查眞相！」

冷鋒如夢方醒，金牌一舉，道：「天毒門下的朋友聽了，貴門主相伴那化名季青的李震甫進入室內前，交與在下貴門戶最重令金牌後，曾傳言相告，已有疑心，誠恐將遭李震甫挾為人質，令在下於兩箋茶內時間，尚未見貴門主出現時，即傳令一面搜索李震甫下落，一面嚴守各明暗通道，務求不要使惡賊逃脫，如今時限到了，請余大俠代發命令，大家分頭行事。」

這一招用對了，余進發振臂傳令，刹那間黑石獄天毒冥府，已成銅牆鐵壁，雖蚊蚋難進，螻蟻難逃。

搜！成姥姥所卒羣雄，聯合了天毒門下，分隊分頭行事，頓飯光景已遍及各處，說來不信，整個天毒冥府，任何角落都搜到，竟沒有發現門主及季青，翠娘這三個大活人的影子。

內室三道門戶，在金牌開道之下，第一第二門戶搜過了，沒有人在，當開啓第三門戶時，門後發現了假季青眞李震甫所留警告信柬，上面寫明要天毒冥府上下人等，同心協力擒住成姥姥等人，最少要包括成姥姥、老陰伯、伍仇、冷鋒四人，然後用這四個人交換天毒娘子的活命，限期一個月，地點正是小溫侯李震甫的白馬堡。

成姥姥看罷警柬，怒冲冲地傳下令諭，金鷹往返飛翔，桑二姑娘消息頻傳，十二女傑早將四通八達道路阻住，未見有人逃出。老陰伯悄悄與姥姥計議一番，桑二姑娘立即率領十二女傑動身，以無與倫比的疾快，沿途絕不打尖，日夜兼程趕到白馬堡，埋伏各個通道，阻擒元兇罪魁極惡陰險的李震甫！

成姥姥仍率領所部，配合天毒一派十大好手，隨之快馬加鞭往白馬堡趕去，一對金鷹騰飛雲空，作為瞭望並負與前隊桑二姑娘通訊聯絡之責。

老陰伯、冷鋒、伍仇等一隊，加上余進發所率領六名天毒門下，自留有警柬的第三道門戶進入，備妥燈籠火摺應用之物，追躡而行。

他們疑心起後，四搜不獲天毒門主，直到如今追躡而行，只不過是頓飯光景，皆料直追下去必有消息，那知秘道越走越狹，最後竟只能一人微側身軀始能通過的窄徑，建築全在山腹之內，冷鋒越想越覺得不對，突然阻止衆人前進。

余進發關心門主安危，急聲追問如何停止不前，冷鋒搖搖頭道：「在下認為我們不能全走這條路了。」

「有何發現？」老陰伯知人，立刻問道。

「計算行程，這條路不短，我們可能已經走了五六里，中間石室五間，俱經詳細搜索，毫無發現，甬道越走越窄，陰伯，你老沒有覺得有甚麼不對的地方？」

「老朽只覺這條路走不得馬。」

「咳，我們本來就是徒步追趕，提

馬作甚麼？」余進發仍然不懂，所以才這樣答話。

「余兄稍安，在下解說此事，李賊明知我們勢必全力追捕，更知道由此至他的白馬堡，非朝發而夕至，豈有棄却快速而慢行的道理？」

余進發這才明白，「馬」和這條路的關係，遂沉思不語，冷鋒接道：「不過李賊刁猾過人，就計誘使大家齊齊撲向白馬堡，而他反而藏身此路，前面狹窄之處，行「欲退如進」之計，等我們離開此地後，挾貴門主重返冥府，以冥府種種機關埋伏爲基，頑抗到底，甚或一面按此而行，一面暗令翠娘喬裝潛赴白馬堡，調集堡中高手嚴守該堡並與我等週旋，拖以時日，他已悄然遠走高飛，天下之大又向何處找他？因此在下認爲貴府必須留有高手，足以號令全體，並即刻封閉種種機關，作萬一之防，然後方始能在決無後顧之憂下，窮搜此處，寸地寸土不遺，何怕此賊能逃到天上去？」

好辦法，余進發立即親率手下重返冥府，並按冷鋒所說，封閉了各處機關，更關閉了六處門戶，於是如果外人想踏入天毒冥府，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費家山窪，光明正大叫關而進，再就是他們現在存身的這條秘道。

後顧之憂已無，余進發嚴諭留守的師弟及門下，不是他親自扣關，或冷鋒以金牌諭令開關時，雖門主未歸，亦不得擅放入內，他再次返回第三道門戶，重與冷鋒等人會合。

冷鋒這時已決定犯險進入窄僅一人側身而進的甬道，老陰伯堅決仍打頭陣，伍仇連話也不說，頭一低身子一縮已走到了第一，冷鋒方待招呼伍仇小心，莫要急進，老陰伯哈哈一笑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放心，小伍子不比你小冷子現下差多少，何況……何況有我老頭子代他接應。」

冷鋒伸手欲攔，老陰伯賊一般滑溜，一閃一扭已沒了影子，余進發更有辦法，竟然凌空飛縱，以天毒門中的「穿弓」身法快過伍仇追去了第一位，冷鋒不再猶豫，身形一側也進了狹窄甬通。

雖說人人爭先，但却未忘却隨時可能發生的危險，儘管是步履快速，前後總有間隔的接應，這條人工開掘的而半借天成的窄狹甬道，約有三十幾丈，中間並有兩處轉彎角，余進發走在第一，很快，左掌平護前胸，右手緊握着一支雪亮的長筒兒，越過第一處轉彎處的地方。

伍仇第二，劍護前身，提氣輕身間隔余進發丈二，也轉過了第一道彎角。

老陰伯停都沒有停，大步疾行，轉過彎處，冷鋒是第四名，正走間，耳邊突然傳來老陰伯的「眞氣渡音」，道：「你小子有兩套，彎轉處頭頂上二丈四五的地方，藏有一人，十之八九是那翠娘，此女業已得天毒一派神髓，必須生擒，小心毒物，你前我後，步近彎轉前招呼動手！」

冷鋒不能不佩服老薑究竟是辣過嫩的，余進發和伍仇前後渡過，皆未發現，老陰伯却神目如電，看得分明，思索時，已作了準備，三大步已搶到彎轉的地方，一聲斷喝道：「滾下來。」

人隨聲起，直撲而上，他快，老陰伯更快，他斷喝聲未已，老陰伯冲天而起，人未到掌勁先到，彎轉高處果然藏有一人，這人耳聽斷喝，目睹老陰伯和冷鋒前後夾擊，竟毫不慌張，嗤笑了一聲，雙手左右平伸，一對冷鋒，一對陰伯，嬌叱一聲「找死！」卡簧連响，烏芒暴散，兩團黑雲一罩冷鋒，一打老陰伯！

這時，余進發不知何時已悄然由甬道上端，凹凸石壁間飛越過來，竟先過高處藏身之人一步，揚起腕颯颯兩聲射出二道寒光，並沉喝道：「賤婢爾敢」接着急聲道：「火速脫衣迎上，速護頭面心口。」

他第一句自是對高處藏身人發的，第二句却是警告老陰伯和冷鋒二人，地道窄狹高長，人已飛身縱起，毫無避處，兩團烏雲竟如細雨，千百蝟射，任憑老陰伯和冷鋒功力多高，想躲已難。

天幸余進發先一步出手，警言未遲，老陰伯半空中「脫袍換位」，人已斜升五尺，內力將脫落之衣衫撐開如帳，迎上烏芒黑雲。

冷鋒早已有準備，探手甩腕，一條丈長四尺寬的玄色長巾展開，一抖一絞，烏芒齊收，黑雲密裹，絲毫並未沾到身上。

余進發急喝又起，是針對下面的羣俠道：「下面朋友們躲開三丈地區，烏芒巨毒，黑雲毒雨，沾之難救。」

上方有警，下面羣俠已有防備，余進發話聲傳到，羣俠等已避開三五丈外，所以餘散烏芒和黑雲散雨全部落空，那隱藏高處的敵人，就沒有如此幸運了，雙肩各被余進發打出了寒光擊中，心神一昏摔落下去，正落冷鋒身側，冷鋒斜裡伸手，一把抓住這人腰帶，携之縱落地下，老陰伯和余進發及趕回頭來的伍仇也紛紛縱落。

不用細看正是翠娘，她雙肩各自釘着一支「鐵羽骷髏箭」，說它是箭，它實在是太小了，僅有三寸長，箭呈三角凹鋒，一顆猙獰的巧小骷髏頭，咬着箭杆，箭簇沒入肩中，骷髏頭恰好貼在肉處，望之活似肌膚之上緊釘着一個骷髏頭，箭身純體雪亮，但翠娘雙肩未見流血，反而黑水滴流！

最使人心膽寒戰的，是翠娘並未昏死，反而十分清醒，她由高空摔落，因有一身功力，所以沒有摔斷腿脚，此時目光悲苦怨恨的盯着余進發，道：「你……你好狠……」

余進發冷哼一聲道：「妳背叛本門

，擄劫門主，又以本門『追命刺』和『化骨露』暗下毒手，賞妳二支『吸血骷髏』實不爲過也！」

翠娘頭低了下去，奇怪的是她精神在這剎那間像萎花般散亂，變作毫無生氣，余進發看到這種情形，長嘆一聲道：「妳這是何苦，門主對妳不薄，本門中又是個個敬妳，妳怎會上那李震甫的大當，和他狼狽爲奸，他現在何處，門主平安否？」

翠娘連答話的氣力也沒有了，道：「我……後……悔已遲了，門主平……安……他……他乘馬逃……逃……」

下面的話已沒有聲音，但嘴唇還在戰動，而翠娘本人却已瘦乾得只剩下了皮骨，看得老陰伯和冷鋒等人，毛髮悚然而驚。

余進發搖搖頭，自翠娘身上拔下二支「吸血骷髏」，以棉花擦淨上面附血，放於右手筒管之內，看出大家神色樣兒，長嘆一聲道：「此物爲本門鎭府之寶，名叫吸血骷髏，射入人體，剎那間就能化盡這人身體上的鮮血，厲害歹毒至極，向來列爲禁品，不到生死關頭或本門存亡地步，不得妄用……」

老陰伯是有心人，接口道：「貴門中人皆有此物？」

余進發搖搖頭道：「本門祗有四組，皆由門主掌管，我因門主被擄，才在秘功室內，焚香請出來兩組，一交留守師弟嚴守門戶，一組帶在身旁……」

「另兩組？」老陰伯仍不放心的追問。

「業已安置於本門秘庫之中，如今除門主親歸取出之外，在下也無法取到了。」

「這就好了，並非老朽嘮嚇，這玩意太過歹毒，若被李賊盜去應用，白馬堡一行只怕要多傷不少人了。」

冷鋒心急追趕李震甫，接口催行道：「走吧！李賊竟還有馬可乘，再遲祇怕無及。」

於是一行人步履加快，而甬道也漸漸寬展，頂頭一道門戶，余進發首先躍起而進，他們本就燃點着燈火，照明之下，余進發面色突變，老陰伯接踵而至，看出端倪，道：「可有甚麼不對。」

余進發微吁了口氣道：「這道門戶我認識，已經知道外面通往何地，難怪李賊有馬可乘。」

邊說，已東一摸，西一扭，把門打開，門外一處谷道，兩邊山勢插天，余進發加速前趕，走着說道：「本門馬房就在此谷，再行半里一處轉彎就是。」

老陰伯道：「這道門戶何故不開在馬房中？」

余進發道：「老門主在世之時，開闢這條谷道，本要直通府中，後經變故而中止，遂建門以阻堵，不料路以開通。」

說話時已到了馬房，負責馬房的是余進發七師弟莊怪，見到余進發，不待詢問便大步迎上，說道：「師兄，怎會有這麼多朋友突然經秘道出來的？莫非府中已有了變故？」

余進發道：「不錯，事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季青來過沒有？」

莊怪點首道：「門主和他來的，要了兩匹『虎龍駒』，走已頓飯光景了。」

余進發皺眉道：「門主怎樣交代？」

莊怪搖搖頭道：「門主一言不發，一切全由季青交代，小弟看出似有甚麼不太對勁的地方，所以……」

余進發性急，接口問道：「快些令人備馬，要一流快馬，一人一匹，快！」

莊怪答應着令人準備，道：「馬就備好，師兄，究竟出了甚麼事？」

余進發道：「金湯成府朋友們揭發了季青即是『小溫侯』李震甫的事情，李震甫即爲昔日盜換冷大俠靈丹，改以毒丸毒斃老門主的元兇，事發之後，他竟挾門主爲人質，逃往白馬堡……」

莊怪突然得意地一笑道：「師兄，他是到不了。」

余進發一楞道：「這話怎講？」

莊怪神秘的一笑道：「鞍子，師兄，他騎的那一匹雌馬，鞍子肚帶小弟做了些手脚，保証五十里內必將裂斷。」

余進發哦了一聲道：「你怎會看出事情有古怪？」

莊怪道：「小弟見門主一言不發，心有所疑，但不敢發問，後來突然想起，本門有一種在最緊急時施用的無言信號，可互通消息，遂立即施出，誰料門主並不理睬，才自作主張將寶馬肚帶割裂，僅留十之二三……」

余進發沉聲道：「門主走後，怎不立刻通報府中？」

莊怪苦笑一聲道：「大師兄聖明，請想門主始終並未開口，假如小弟萬一割裂寶馬肚帶的事作錯了，後果何堪？其實此事要怪該怪府裡的負責人，門主出了變故，就應該立刻通知外間各個關卡，包括小弟這個馬房，那樣任他李震甫也好季青也好，也休想能討得半匹馬去，說不定小弟還會留下這個老兒！」

余進發語塞，莊怪說得對，正苦無語對答時，馬匹恰好備齊牽到，余進發即囑咐莊怪小心一切，然後羣俠紛紛上馬加鞭疾追而去。

天下事每多意外，若按成姥姥安排，任憑李震甫有多刁猾，也休想逃出三百里路去，試想桑二姑娘全程趕到，在僅有三條路可趕通到白馬堡的「三叉口」上埋伏，姥姥率衆日夜兼程，老陰伯一行就算到得最遲，也會在三叉口上正看到李震甫拚死突圍，李賊焉有活路，那知桑二姑娘接獲金鷹

傳諭後，竟未先站而下，却調遣將把由天毒冥府通向外面的五條道路，路口封死，她的本意至善，在天毒冥府地域內，擒獲老賊救下門主，有三利，一可使天毒門下與金湯成府永結道義之友，其二，羣俠可免千里奔波兵臨白馬堡之苦，其三，萬一進攻白馬堡，罪魁雖只李震甫一人，但搏戰起時死難無辜最少要在百人以上，設能夠於此地把守成功，豈非莫大仁慈，況五路俱封，何異地網天羅，那怕李賊逃遁無踪！

誰知道直等到成姥姥率衆追出，五路之上仍未見李賊踪影，桑二姑娘老臉怒羞而紅，傳令疾馳，非在中途捕獲李震甫不可。

說來這也不怪桑二姑娘，她怎知道天毒府另有秘道，馬房建在府外，並且是遠出十里的後山谷。

當桑二姑娘率隊飛馳追趕時，李震甫與天毒娘子已先走了三十里，這怎能追上？

成姥姥一行人更遲過桑二姑娘，當然走在最後面的，是老陰伯等人，不過也只有老陰伯一行人知道，李震甫不管走得多快，五十里外會停頓下來，急起直追仍有希望。

金鷹消息再傳，桑二姑娘羞難答對，成姥姥反而諸多安慰，二姑娘動了眞火，她胯下也是一匹汗血寶馬，嚴厲囑咐十二女傑不得躭誤，自己則緊催寶馬獨身疾追，成姥姥深知這位二妹妹的脾氣，早已料到如此，也不說破，只以金鷹傳下消息，示知李震甫當時的衣着及天毒娘子的模樣，並囑桑二姑娘設能追及，只須阻攔拖耗時間，大隊即可趕到接應。

桑二姑娘接獲消息，又羞又愧，只顧疾追，自己根本就不認識李震甫和天毒娘子的模樣，若無成姥姥金鷹傳訊，只怕交臂而過也是不知，心中暗恨自己魯莽，胯下玉龍催得更快，二十里、三十里，直到傍晚，追出了百七十里路，前面一座小鎭，鎭名叫做「伏龍崗」，居民只有百多戶，一間酒樓兼營客棧，桑二姑娘下了馬住了店，看看金鷹一動不動，她拍拍金鷹，要了進客棧門正對賬房間的第一間單間，她懷疑一路疾追過了頭，因爲路分兩道，而伏龍崗正是兩條道到此交滙的要地，住第一號單間，任何進出的客人，都瞞不過她，她洗個臉喝壺茶，要了碗麵，麵在房裡吃，推開正對院子的窗，不信他姓李的是鐵打鋼鑄的可以不吃飯，只要沒有超過她，只要經過這伏龍崗，店只一間，看你小子還往那裡跑！

店小二劉通，兼賬房外帶一半東家，另一位酒樓上的堂倌，兼賬房焦桐也有一半股份。劉、焦二人是郎舅，姓劉的老婆是姓焦的妹子，兩家合資經營這座客棧兼酒菜飯食，廚房裡的負責人，是姓劉的老婆和她娘的嫂子，另外有位姪女作打雜，地方小，這裡又不是水陸碼頭，往來的客人不多，不過就這樣劉、焦兩家已是溫飽，所以經營得似模似樣。

劉通爲人活躍，話多、熱心，焦桐安份，不問不講要緊就來作道，全店和氣，劉通老婆做好了麵，劉通端給桑二姑娘，二姑娘有心，掏了塊小碎銀子往劉通手裡一放，道：「這個給你買酒喝。」

銀子總是銀子，這塊碎銀子足可以夠住店加飯菜的錢還有餘，劉通一個勁兒道謝，桑二姑娘笑着問道：「這不算甚麼，對了店家，我另外還有兩個同伴，一男一女，他們是比我走得早，不過我的馬快，前又是二段路，這可能我是遲走早到，也許他們已經過去了，今天可有像我所說的這兩個客人上門？」

劉通搖搖頭道：「不瞞妳說，妳是小店今天第一位客人。」

桑二姑娘哦了一聲道：「酒樓上會不會……」

劉通已懂得桑二姑娘的意思，道：「酒樓上客人不少，不過這都是本鄉本土的鄉親，今天生面的客人沒有見過。」

桑二姑娘看出劉通是話多的人，一面點頭作爲明白了他的意思，一面又說道：「店掌櫃，若是稍後我的朋友來到的話，別說我在這裡，我要他們驚奇一下。」

劉通一笑道：「小的懂，小的守口如瓶就是了。」

說着，門外恰巧這時有人揚聲道：「店家，店家。」

劉通一方面高聲應道，一方面推門而去，桑二姑娘大大方方的開着窗門吃麵，劉通早已牽着兩匹淺黃斑紋的異種馬，閃過二姑娘的窗口，跑向後邊的馬棚，桑二姑娘沒有表示，她已看出那是二匹罕見的龍駒，不比自己的玉駒差，由馬推算及人，十之八九是自己焦急等待的人到了。

劉通又空手回來了，她沒有見騎馬客人的影子，桑二姑娘沒敢探頭往外面望，生怕惹起人家注意，已打好了主意召來劉通一問。

老天爺凑趣，劉通走到窗口，故意低身去提那半鬆垂下的白襪子，嘴裡却低聲道：「大嬸兒，妳的朋友到了，不住店，在酒樓上打尖。」

桑二姑娘心思好快，揚聲道：「店家來一趟。」

劉通巴不得這句話，應的好快，推門而進，桑二姑娘笑着低聲道：「看得準？」

「沒有錯的，難怪他們兩位慢過妳，有一匹馬的肚帶斷了，我這就去給他換了，他兩位說要急趕夜路，有緊要的事去辦。」

夠了，有這幾句就夠了，一大塊碎銀子和幾句囑咐的話，送走了劉通，桑二姑娘馬上寫好消息，輕拍鷹首，金鷹自後窗飛出，衝天而去。

桑二姑娘不再等劉通回來，她已經囑咐過了，自己牽着馬，悄悄的離開伏龍崗，崗前三里的高阜樹林中，靜待李震甫自投羅網。

金鷹快如閃電追風，迎上了疾馳不停的成姥姥，姥姥看明白了秘柬，立即傳令加緊行程，所幸相距只有二十幾里路，馬加鞭，人催轡，一口氣到了伏龍崗，時已接近掌燈時份。

不打尖，不入鎭，悄然沒有聲氣的直撲去高阜地，桑二姑娘迎出林外，十二女傑正好趕到，姥姥重新佈陣，却一再懇請桑二姑娘即領率十二女傑起程，趕夜路，疾馳，能趕多少路就趕多少路，五鼓休息，分人瞭望，姥姥說得好，不怕一萬就只怕萬一，李震甫老奸巨猾，先站下去一隊人，有百利而無一害。

桑二姑娘不便爭抗，心頭却像堵了塊鉛，有些懊悔以金鷹傳訊促使成姥姥急趕而來，否則稍待一場擒兇之戰，豈不份屬自己，如今衹好重率十二女傑，揚鞭策馬再趕到頭站。

她剛去不久，成姥姥在越鎭而過守於高阜前，悄令潔兒瑩兒潛入鎭中店房，監視並探查李震甫消息，這時潔兒獨自返來，匆匆對姥姥稟陳，李震甫走已多時，據店家劉通說，沒走這條必經之路，而是繞行後山跨越一條小溪去的，這樣走法要近二十里路，但十分難走。瑩兒已追躡先行，姥姥暗驚李震甫的機警和刁猾，也憤恨又撲了個空，馬上傳諭大隊人馬，按潔兒所說路徑，直追不捨。

轉登後山，只有一條羊腸小徑，前途荒野山嶺，罕有人行，因之姥姥能夠很容易的發現李震甫雙馬蹄痕，小徑盡頭，橫帶一溪，溪水清澈寬僅三丈，溪畔發現瑩兒留下的暗記，李震甫果然已經渡溪而過。

成姥姥毫不猶豫，率隊渡溪而行，過溪路面已爲石質，蹄痕漸淺，行三里，早已無路，更無蹄痕可尋，也不見瑩兒的暗記，成姥姥這次爲難了，不知應該如何是好？

潔兒聰明，順馬搶步獨行，費盡心力又走了半里多路，再也無法通行，又試走另一地方，亦然，最後策馬歸隊，神色鄭重的對姥姥稟陳道：「只怕我們上了李震甫的當，他並沒有走這條路。」

姥姥哦了一聲，並沒有接話，門下高手中一名老者却皺眉道：「有劉店家的話在先，瑩兒所留暗記於後，怎會有錯？」

潔兒道：「李賊聰明的地方就在這裡，他故意叫店家知道他要走的路……」

那老者却接口道：「別忘記馬蹄痕不假，瑩兒留記是實。」

潔兒笑道：「蹄正是不假，我們才上了當，店家並沒有眼見他們走這條路，是他說了店家信了，我們又去問，於是瑩兒追踪，我報了假信，倒幫了老賊的忙……」

另一位老者一面點頭一面說道：「這也可能，不過蹄痕是眞，瑩兒留記不假，這要怎麼樣解釋？」

潔兒道：「瑩兒追踪而留下暗記，也是看到了蹄痕，李老賊先時並無把握知道有人追踪，揚言走這條不通的路，旨在一試是否已經脫過追踪，很容易，用點銀子，買通幾名鄉愚，乘自養驢騾或馬匹先行一趟，他躲在暗中注意，於是，終於發現了瑩兒追踪之事，如果我推斷不錯，瑩兒已經被擄，甚或……」

「對，」成姥姥想通了一切，道：「來！仔細研究一下蹄痕！」

研判之下，果如潔兒所說，一爲騾蹄，一爲驢足，姥姥的臉被氣得白了，冷哼一聲憤然道：「好在桑二姑娘還在前頭埋伏，走，我們追，成勇，成信二老留下，在鎭中搜索瑩兒下落，李賊逃命要緊，不敢多擄一人，萬一……二位要費心尋一副上好棺木，殮起瑩兒，回程再携返金湯成府，這丫頭……走……」

姥姥悲淚滚落，咬牙吐出一個「走」字！首先揚鞭打馬而下，潔兒緊隨於後，暗中祝禱瑩兒妹子平安，萬一不幸，潔兒發誓要挖下李震甫的心肝祭靈堂。

金鷹再送消息，桑二姑娘嚴守各處大道。直到重與成姥姥相會，仍未發現李賊踪跡，這却使兩位武林一等一的高手，不知如何是好？

李震甫沒有走，仍在伏龍崗鎭上，一切正如潔兒所料，他擄去了瑩兒，問出內情，不敢再走，很快的打定主意，找到一戶有拖拉雜糧草柴牛車的人家，指那被點了穴道的瑩兒和天毒娘子是他的妻女，途中患病，急須就醫，以銀兩買下那輛牛車，稍加整頓，以易容丸溶井水，不但給他自己和瑩兒及天毒娘子改變了面色，兩匹寶馬也爲遍體純黑色，帶足肉脯及其他乾糧和食水，以雙馬駕轅，不向前走，反而奔了回路，打算多繞二百里，走沒有强敵追踪的另一條大道。

成勇、成信爲金湯成府八老之二，識多見廣並且功力高絕，留於鎭上使了最笨但最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家家戶戶走遍了，終於在三更半夜裡，獲得了眞相，成勇吩咐成信急追姥姥稟陳一切，他自己連夜追了下去，不過此時李震甫已遠走了三十多里路了。

姥姥獲報大爲憤怒，立令桑二姑娘沿途不理任何變故，即日趕到白馬堡，在堡外設伏，暗偵堡中虛實，反正李震甫遲早要趕回堡中，有時守株待兔未必不是上策。

姥姥自己却將人手分散，扇面排搜並追踪不捨，堅信任李震甫多刁猾，這次也難逃圍剿。

俗語有「善惡到頭終有報」之說，是勸人行善，但也是前人經驗所談，

李震甫只當如此這般業已脫身羅網，却不料恰好碰上了走遲來晚的大隊高手老陰伯等人。

老陰伯一行人，因爲沒有接到過姥姥的金鷹傳信，所以也沒有辦法把發生的事情通知姥姥，祇顧疾馳追趕，距離伏龍崗還有百里時，正好打尖，余進發找上了冷鋒，低低的商談着。

老陰伯眼睛亮，笑嘻嘻走了過來，於是余進發無可奈何的說出和冷鋒商談的事，原來天毒一門，各有其本命「毒星」，有的是蟲蛇之屬，有的是犬貓鼠類，余進發爲本門第二代大師兄，本命「毒星」是隻「金翼吸血蝠」，已與余進發神靈相通，余進發認爲這樣漫無目的無方向的往白馬堡追，不如索性直往目的地，不管李震甫是否回堡，先攻佔該堡再說，再不，由他放出「金翼吸血蝠」，這樣絕不會錯，任憑李賊逃往何處，也休想躲過血蝠的追踪，只是礙於老陰伯領隊，身份高而年齡大，余進發不敢開口。

老陰伯樂了，直催着余進發馬上放出血蝠追查李賊，余進發極感尷尬的說出血蝠不能輕易放出的原因，此蝠每日放出後，必須以鮮血餵食，日需鮮血約一酒盅，否則勢將反噬其主人。

冷鋒及伍仇都不主張放出，因爲鮮血難覓，老陰伯却一口答應，他說得好，天下那裡沒有早就該死的土豪惡棍，用這種人的血來餵血蝠，不但不是罪過，反而應該是件功德，世上少了一惡人，可以多活了不少良善之人。

冷鋒抬上槓，問老陰伯萬一是找不到這種該死的惡人，那時候用甚麼人的血來餵血蝠？

老陰伯一拍心胸，說到了這個地步的話，用他的血，大家强不過老陰伯，決定午後登程時，放出血蝠，爲了小心，先找個十惡之徒帶着上路。

天下十惡難赦之徒是多得很，但是若眞的要找的話又是不簡單，時間的限制，無法求證，既然求證困難，又怎敢妄斷誰是十惡之徒？

常言道——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仕時，莫道衆人說惡就眞是惡，衆人曰善就是善，事實盡多是反調，人云亦云的可憐「衆人」，若是你信了他們的，只怕要悔恨一生了。

打過尖，找不到「十惡不赦之徒」，血蝠是不能輕易放出，而前隊的桑二姑娘和第二隊的姥姥，斷無消息，無可奈何之下，先趕路再想辦法，傍晚仍在急行，三鼓方始休息，已距伏龍崗鎭不足四十里。

五更而起，天尚未明，老陰伯心中煩燥，郊野獨步苦思行止，妙哉，碰上了掘人墳墓的惡客，老陰伯不費吹灰之力擒住這個人。一問再問，證明此人雖說不足十惡，活着對世人有百害而無一利。

死去僅去一害而百利，一害者此人慘死也，老陰伯高興了，把人點封穴道放諸林中，急返休息處，衆人業已收拾妥當，正要上路，於是帶着這個一生沒有做過好事的掘墓賊，疾行而前。

正拂曉，晨光曦微，路上雖有行人但零落一二，大隊已趕出十里，巧也，恰恰迎來了輛雙馬笨拖車。

駕車漢子老蒼頭打扮，車上無篷，墊着稻草，坐着看似主婦丫環兩位堂客，堂客們衣着一望即知是鄉村大戶人家，總之一切正合身份，所以領隊的老陰伯只盯了兩眼就交錯而過。

冷鋒與伍仇也順馬和拖車錯身而過，柴一飛、銀龍三友也沒有發覺有何不妥之處，天毒門大弟子余進發，爲了正在馬上沉思何時放出血蝠，不由落到後面，拖車交錯而過，突然一陣香風迎鼻而來，他精神一震，目光盯着拖車上的兩位堂客，心中一動，揚聲道：「駕車的老人家請慢行。」

一句「老人家」，駕車的老蒼頭應該聽出並無惡意，但作賊心虛，再加上呼喝的人是余進發，駕車蒼頭想錯了事，認爲余進發業已看出了眞相，竟一聲叱喝，長鞭甩响，急催雙馬撥風般的逃去。

余進發沒有時間猶豫，縱馬直追，老陰伯、六執事、冷鋒和伍仇，不必打甚麼招呼，紛紛撥轉馬頭，連連催鞭急追而去。

駕車蒼頭正是李震甫，他祇當事情辦得妥當順利，安然登程，突然發現追魂奪命的冤家對頭迎面而來，一顆心早已繃起繃落，所以余進發一聲呼喝，他已如驚弓之鳥催車疾馳。

他那兩匹駕車的馬，是寶馬，本來可以逃脫追捕的羣俠，怎奈馬在車轅上，轅拖笨車，車上還有兩個大活人，終於五里路下來，已是首尾相接。

他逃命要緊，此時再顧不得再擄劫天毒娘子爲人質了，轅上伸手，五指輕捏，韁繩已斷，飛身縱落馬背上，脫轅獨出，狂奔而逃。

羣俠一步追遲，眼見李震甫脫身飛馳，又因拖車上留下兩個人，而轅馬突失，拖車亂滾，祇好先將無馬拖車追上拉停，目送已剩黑點兒的李震甫，空自恨恨不已。

老陰伯動手拍開天毒娘子的穴道，也救下另一位姑娘，才知道那是瑩兒，事後慶幸總算救下天毒門主，問及余進發怎會看出拖車可疑，原來余進發嗅到門主專用的一種薰衣香氣，那是天毒門所獨有。

雖說元兇依然漏網，羣俠已無後顧之憂，打馬直撲白馬堡。

瑩兒獨行，聯絡上了緊追而到的姥姥，於是二隊人馬，前後到達了白馬堡，天毒門主與姥姥聯合具名大方的拜莊一會李震甫，而天毒門和金湯成府，追捕李震甫的消息和原因，早已傳遍了武林，白馬堡外各方英雄雲集，大家都要看看聽聽這素有任俠仁義盛名的「素衣白馬小溫侯」，有何說法，怎樣解釋種種惡行。

當然另外還有不少是抱着看熱鬧的心情而來，白馬堡據說是藏龍臥虎，高手無數，金湯成府素爲武林不二的府邸，自建府以來，還沒有聽說過有誰膽敢惹成府的麻煩，尤其是凡經成府出頭管過的武林中事，沒有不人到事解天下太平的，天毒一派更是江湖中人敬而遠之的門戶，現在成府天毒聯手兵圍白馬堡，這一戰豈非百年罕見的武林之戰，錯過了就等如終生遺憾。

天毒、金湯成府雙雙具名的這份拜帖，是恰合雙方身份，天毒黑帖，成府金邊，湊在一起無異是索命追魂帖，它呈遞到歸來尚未喘息安穩的李震甫手中，他嘿嘿冷笑不止，他用了一招妙着，派人前往堡外相會姥姥和天毒娘子，話祇有一句，李堡主外出未歸，歸期難定，恕難接受拜帖，更遺憾的是，無法盡地主之誼迎賓入堡。

天下英雄都要瞧瞧成府姥姥如何應付這一手，成姥姥採納了冷鋒的辦法，打發來人去後，高挑起一幅長長的條旗，白底黑字，寫的是——金湯、天毒恭候三日，三日後不論李堡主歸否，都要全力攻堡！長旗挑出刹時篷帳林立，姥姥早已準備，設帳靜待三日之約。

李震甫獲報立召堡中百名高手，商妥對策，當夜風平浪靜，人馬不驚安然渡過，次日整天無事，堡民亦不外出，天毒一派及金湯成府也只嚴密監視堡外各處必經之路，絕不近堡門一步。

一日一夜平安過去，第二天午後，白馬堡來了下書人，具名的赫然是當代魔頭「天官」邵福！

書中內容說堡主李震甫，爲邵某首徒，目下行道在外，尚未回堡，已令人傳信出去，保證再隔三天必歸，盼天毒一派及金湯成府，能多延攻堡之期一日，至時設李震甫仍未回堡，邵福作主大開堡門，迎賓面論是非。

成姥姥年高而德重，作主回書，承諾多延一日，並有白馬堡若破壞協定，則此約無效，但在當天黃昏午夜，姥姥已突傳令諭，立刻進食，不得舉火，僅以乾糧充飢，並囑防外人窺探，食畢已屆掌燈時份，立令各帳篷幕外，生起爐火，火光數尺，一堆堆不僅好看，也照耀得四外光明。

篝火點起，命令又到，着令按照第一天長旗高挑後所議計劃行事，於是當天正黑後，除每帳外一人守護，外圍二人小隊不停乘馬巡察外，生起鍋火，使酒煙菜香酒氣傳於田野，但每個帳幕中的主要人物，却不見出帳，也不見活動，而帳幕正中空處，立起一條三丈高竿。

這時，白馬堡中那議事大廳中，李震甫召集所有高手，除乃師「天官」邵福高坐閉目養神之外，計有「苗嶺三兇」、「獨爪飛魔」尚天德、「摧花手」吳重、「千面妖姬」左笑春，個個都是成名多年的一等大魔頭。

白馬堡本以仁義昭示天下，素衣白馬小溫侯李震甫，是傳名已久的仁義大俠，豈料武林江湖殺人魔頭皆在白馬堡中，他們聲調極低，廳外明卡暗樁燈火光明，片刻間，大廳燈火俱熄，廳中魔頭們悄悄魚貫而出，彼此早有默契，便東西散去。

李震甫與邵福是最後出廳，邵福陰沉的低聲道：「你領率那隊『不死殺手』，為師獨自力搏成府姥姥，這一戰不但事關生死，也是今後霸尊武林唯一的機會，小心從事，記住，正三更動手。」

李震甫點頭為應，移步而去，「天官」邵福從容漫步回轉居處，打開他那特殊的鐵箱，雙目閃動着詭詐得意更帶有猙獰的光芒，自鐵箱中取出幾件東西，緊放在身上，並不放置一處，最後伸手箱中，取出一支碧綠長筆，粗如胡桃，長足二人，筆頭活像眞筆，萬毛蝟集而成，五寸長，尾端一顆「天官」頭，帽翎俱全大如人拳，這是他成名天下的獨絕兵刃「天官賜福筆」，而他那「天官」外號的由來，也因此而得。

白馬堡的高手們，悄悄地出了堡，每人各帶十名烏衣漢子，他們自堡中秘道而出，現身後，已在天毒及金湯成府兩家帳篷後方，眞是人不知鬼不覺。

他們分三方面隱身，苗嶺三兇陳老大陳文和兩個胞弟，是位在成姥姥等帳幕的正後面，獨爪飛魔尚天德居左，摧花手吳重和千面妖姬左笑春在右，都相距成姥姥帳幕半里，所以姥姥等人絲毫無覺。

不請自來的江湖客們，人數少說也有三五百位，他們尊重成姥姥的要求，表示置身事外，也為了免得誤傷無辜，退於左邊里許。所以白馬堡預備今夜三更突擊的魔徒們，隱身地方恰當中間，不慮有人發覺。

日間所謂多延一日的約定，正是邵福的惡毒陰謀，今夜要一網打盡金湯成府的高手，和天毒門中的强者，李震甫所以不惜時間易容而作冥府嬌婿，志在習得百毒，最重要的是那訓練「不死殺手」的大法，風月七娘子不察，早為所乘，不僅賠上身體，更傾囊相授了「大法」，若非鬼船湊巧尋仇，風月七娘子即將被李震甫暗算，現在他所預先安排的一着，業已在七娘子身上漸漸發作。

三更近了，人影也近了，白馬堡的突擊兇徒，已接近了成姥姥派出四外守衛人員，不過他們仍未進擊，等待三更。

更鼓三響，正中帳篷突現人踪，揚聲向四外守衛人等喝道：「本門勁弩已到，諭令守衛兄弟，火速齊集大帳，按人領取。」

守衛們紛紛離開崗位，火把仍然留在當地高插竿頭，刹那間都進了大帳，就在這個時候，陳文兄弟已欺近最後一座帳幕丈外，伏身於地悄悄近前，尚天德、吳重、左笑春等亦然。

突然，白馬堡堡門大開，百餘名堡丁高挑燈籠，火把亮了油松，照亮了半里多路，接着李震甫現身而出，背後八名烏衣幪面人物，在李震甫現身的當兒，白馬堡墻上有十餘漢子齊聲高喝着：「金湯成姥姥，天毒門主聽了，本堡李堡主剛才歸來，即將往拜！」

十人合聲，五里外皆能聽得清清楚楚，這呼喝，乍看是磊落光明的挑戰，其實却是暗號，呼喝剛停，喊殺聲連天而動，刀光劍影，滾轉橫飛着撲到每座帳幕內，李震甫和身後八名烏衣幪面人，快過追風閃電攻進正面，那「天官」邵福一身雪白衣衫，自堡墻上沖拔而起，一飛十丈，三五個起落竟先乃徒李震甫一步，直撲正中大帳。

二十幾座帳幕，同時傳來一片驚駭的怪叫聲音，帳中空空無人，紛紛驚奔出帳，頻呼上當，邵福撲入大帳，頓知不妙，此時，振臂狂吼道：「統統住口噤聲，聽！」

「聽」狂叫悲呼之聲順風而到，刹那火光騰飛濃烟滾捲，是白馬堡，一點都不錯，邵福和李震甫一早打定午夜突擊的如意算盤，竟沒有料到己所施於人者，人亦施諸於己，他們是撲空了，斬獲僅僅空帳二十座，人家可沒有撲空，江湖黑道中巨盜惡魔十惡不赦之徒，十有七八是改頭換面隱身在白馬堡中，每一堡丁少說身上也背有二三條人命，如今他們起盡堡中高手，撲敵而空，但他們的悍毒賊子，窮兇極惡的門下，都皆在堡中，看！大火熊熊，慘號不停！堡門已閉，殺聲盈野，誰不心急，誰不心驚，狂吼聲中，紛紛奔返白馬堡中。

李震甫的妻妾子女，若以眞正事跡來說，無一不是奸險歹毒惡行難數的東西，表面上個個有俠義的名譽，他自己的一本賬，自然比別人都清楚，揮手示令「不死殺手」掩殺奔向堡中，邵福一把拉住了他，目送其餘惡客飛縱的身影，壓低聲調道：「你幹麼？」

李震甫焦急道：「師父，弟子家人……」

「我懂！」邵福攔住他的話鋒，道：「堡門已閉，你能有多少把握，硬闖進去而不死？再說家人若已遇難，此時回去已遲，別笨。」

李震甫一呆之下，脫口道：「可以走秘道……」

「去你的秘道吧！」邵福恨恨地說道：「你沒有看見大帳位置嗎？沒有注

意？老賊婆就是控制了你的秘道，先我們一步進的堡，秘道是王天裕繪圖施工，你太大意了，沒想起成老兒在世時，曾救過王天裕一家老小，這不用說了，王天裕已獻出秘圖，震甫，冷靜的聽為師說，白馬堡完了，咱們師徒三十年的心血也完了，你妻妾兒女也完了，這時候回堡，震甫，是白白的送死。」

「師父，憑我們的功力和八名殺手，不信會敗給……」

「當然，不過別忘了如今賓主易位，老賊婆大可以多勝少，何況天毒娘子在場，你敢保證她沒有辦法毀了那八名殺手？」

「那……那這仇恨罷了不成？」

「笑話，為師不到黃河心不死，罷了二字今生休想！」

「辦法？師父有甚麼辦法來……」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震甫，咱們要快，我料這一戰天亮後才能結束，他們如發現你我師徒不在劫內，老賊婆定然四出搜捕，可能有一兩天的時間，咱們拚了，日夜疾行，去金湯成府來一次寸草不留的血洗！」

「好！這就走！」

惡人有惡人的打算，至死不悟，他師徒悄悄退出無人帳幕地區，自右後側向暗處移去，然後疾行而去。

他們行已數十丈，那帳幕正中三丈高竿上，人影一閃，下來了桑二姑娘，姑娘抖手雲空，一朵金色蓮花火燄半空自爆，盞茶之後始熄，邵福師徒並無發現。

他師徒及八名殺手急需馬匹，三十里，正有一座馬場，場主申奇，是李震甫的六師弟，這座申家馬場，更是李震甫的資本，就是準備萬一時的退身逃亡地方。

四更稍過，到了馬場，不必通報飛身而進，那知人剛走到空闊的草地上，四面燈光突然自亮，像大口袋似的四面圍滿了人，他師徒正投入袋中。

注目看，眞叫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了，冷鋒、成姥姥、老陰伯、天毒娘子、成府六位執事，最扎眼的是位面色蠟黃，瘦成皮包骨的風月七娘子。

這變化嚇呆了李震甫，不待他有所舉動，天毒娘子已遞交風月七娘子一粒白丸，冷冷地說道：「人來了，七娘子，看妳自己的作為了。」

七娘子吞下白丸，頓時精神百倍，頭猛搖，長髮甩落，右手探出，握一金鈴，左手指向李震甫道：「你好狠，竟給我服下了『吸血蛔蟲』，萬幸門主與姥姥聯手問罪的消息傳到，老娘才能日夜不眠的趕到，今夜，老娘倒要看看你師徒化骨揚灰！」

話罷，金鈴猛響，眞怪，那八名「不死殺手」竟如中風中邪般紛紛摔卧地上，動也不動！

李震甫大驚失色，他仗以報復血洗白馬堡之恨的，並非師父邵福，而是這八名殺手，現在殺手已成了「屍首」，祇憑他和邵福的功力，結局不問可知。

這時七娘子獰笑連聲，道：「你沒有想到吧，老娘還保留了一手，你……你死……你死定了，老娘……恨不能……恨不能，目睹你……」

她倒在地上，一顆藥丸的藥力已過，她血肉將盡，支持不死的氣力一散，豈能活命。

雙劍遞了過去，成姥姥一聲冷笑，不說半句廢話，身如電掣其疾無比撲向邵福，邵福已知今夜已臨生死關頭，天官筆甩處，飛身迎上，殺在一起。

冷鋒、伍仇、老陰伯，不約而同撲向李震甫，李震甫膽已嚇破，頓足飛身而逃，一條黑影沖拔追上，那是冷鋒，半空中一聲沉喝，手中劍化作一道長虹脫手而飛，李震甫疾縱身形在空中猛地一拔，一聲慘號倒身隨下，頭未着地，老陰伯的烟鍋兒，伍仇的九子連環全砸實在心胸和背上，而他自背心大穴直通小腹處，早已插着冷鋒的那柄寶劍，再加兩股重擊，口噴鮮血立即死去。

邵福不是姥姥的對手，身畔七般奇絕暗器亦皆無功，最後猛振天官筆，萬千毫毛化為金針最為歹毒的一招「萬蜂奪命」，也被姥姥的「天風神袖」功所破，一聲長嘯遁空而逃，姥姥拔身而追，另一條影子自前途暴起，正迎上邵福的影子，一聲冷哂，雙袖突出。

只聽得邵福狂吼半聲，已被打碎半個頭顱，屍體由空中倒摔下來，影子恰好飛落，竟是桑二姑娘，元凶盡誅，善後待了。這篇素衣白馬小溫侯也告一段落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 獨孤握風聞玄黃教欲在端午開壇前把五大門派殲滅，特地趕來少林寺通報，不久，葛長庚亦至，通知大家玄黃教將在三天之內大舉來犯，當中還包括枯骨如來，衆人於是商量應變之策及分配對敵人手，協議完畢，方玉琪指導司徒昌明演練「大羅天劍」，然後各自回房休息；三天後的深夜，衆人被一陣哀樂聲驚醒，只見一大批披麻教的人奏着喪樂，向少林寺緩緩進發……



雪蓮情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陳瑜·文　可飛·圖

伏獸天尊擺獸陣　迎戰少林羅漢陣

雙方距離越來越近，前面兩個白衣人左手提燈，右手哭喪棒一揮，大聲喝道：「快快閃開，別冲了麻衣煞。」

說着，大踏步往五人身前衝來。

「站住！」白雲子大喝一聲，袍袖一揮，迎着衝來的兩人拂出。

「砰！」雙方各自被震退了一步，兩個白衣人微微一楞。

左邊一個道：「原來是個道士，好大的力氣。」

右邊一個道：「喂，道士，你好沒道理，攔着咱們作甚？」

白雲子冷笑道：「你們這般橫衝直撞，是到那裡去？」

左邊一個道：「咱們到少林做法事去的。」

右邊一個道：「道士，咱們主人信的是佛，不相信道教，你還是讓開的好。」

原來這兩個白衣人走在較前，這幾句話的時間，後邊那些吹打樂器的人也已跟到。

左邊那個白衣人叱道：「你還不滾開！」

喝聲中，兩人高挑燈籠，大踏步逼來，哭喪棒作勢欲揮。

白雲子驀地發出一聲嘹亮長笑，喝道：「披麻教妖孽，眞人面前不必說假，貧道峨嵋白雲子在此等候多時，快叫你們教主上前答話。」

他這一聲長笑，運足內勁而發，清越悠長，聲若裂帛，居然把尖銳刺耳的哀樂蓋了下去。

樂聲乍止，一行人同時停了下來。

兩個白衣大漢勃然怒道：「野道士，咱們可不知甚麼崑崙、峨嵋，你既然不知死活，敢阻攔咱們主人的靈車，大爺就送你上路吧！」

話聲才落，銀彈子于啓輝、銀劍于啓煌兄弟兩人那還按捺得住，同時躍出，一擺長劍，大聲喝道：「憑你們兩個蠢材，也想跟師叔動手，來，來，小爺先伸量伸量你們披麻教的妖孽，到底有多少能耐，敢闖到中原來撒野？」

雙方厲聲叱喝，眼看就要動手之際，忽然從棺木右側走出一位頭披麻袋、身穿麻衣麻裙、戴着重孝的婦人，一手扶着棺木，發出幽咽的聲音問道：「是甚麼人攔着我們？」

因爲她的頭上披着麻袋，整個頭臉都被蓋住，除了可以抵頭看路，不致傾跌之外，有誰擋住去路，她便沒法瞧到。

左右兩個白衣大漢聞言右手一縮，收回哭喪棒，趕緊答道：「路上一共有五個人攔着咱們去路，說話的是一個道士，叫做甚麼峨嵋白雲子。」

那女人幽幽一歎道：「你就告訴他，說咱們當家的在日，一生信佛，所以要連夜趕上少林寺去做法事，用不着道士，請他們回去吧。」

她的聲音說得十分柔媚，這幾句話，好像包含着無限辛酸，確實是未亡人口吻，使人聽了之後會無緣無故的油然生出憐憫之心。

左邊一個白衣大漢應了聲是，道：「小人方才也這般說了，叵耐這道人不但不肯聽小人們的勸告，還想……還想跟小人們動武……」

那女人又淒苦的唉了一聲，道：「你們兩個就是不管正事，好勇鬥狠，今天是當家的回煞之期，少再給我惹事了，萬一冲了煞神，如何是好？你們就好好的請人家讓路，不就完了。」

她話聲嬌婉，說到後來，嬌軀不禁微微顫動，往後退去。

這兩個白衣大漢分明平日專門招惹是非，氣得她又嚶嚶啜泣起來。

白雲子心頭大爲狐疑，聽這女子的聲音，敢情眞是山下大戶人家，人死之後的回煞之期。

（作者按：古時陰陽家以人死年月日的干支，推算魂氣返舍之期，俗稱回煞，家人必須迴避，謂之避煞。顏氏家訓中載中「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壓勝。」）

這羣人臉塗五彩，吹吹打打的夜行正在避煞，自己一行誤打誤撞，竟然把他們當作了披麻教，如果傳出江湖，豈非是一件極大的笑話？

如今白雲子是峨嵋派掌門人的身份，他一念及此，不由修眉微皺，揮手叫于氏兄弟退下，一面朗聲道：「夫人且慢，貧道尚有話說。」

那身戴重孝、啜泣着向後轉身的女人果然聞聲止步，又緩緩轉過身來。

她雖然頭披麻袋，身上穿着寬大的麻衣麻裙，望去顯得臃腫，但在她轉動之際，隱約可以看出她身段婀娜，弱不禁風。

此時，她一手依然扶着棺木，一手輕輕掀起覆蓋着頭臉的麻袋。

這一掀，在兩盞慘綠燈籠之下，露出一張艷光奪目的嬌麗面孔來。

眉蹙春山，眼含幽怨，芙蓉臉上，一副哀哀欲絕的淒苦模樣，更顯得楚楚動人，我見猶憐。

只要看上一眼，誰也忍不住怦然心動！

白雲子身後的銀彈銀劍于氏兄弟和緊依着爺爺身邊的谷飛鶯，都不禁爲之一怔。

連隱身週圍的三十六個少林弟子全都屏息凝神，目不稍睫！

白雲子只覺心神一動，身不由主地迎着走去，向前走近兩三步才停了下來。

那艷麗女人見他走近，便怯生生的後退半步，雙目一抬，幽幽的道：「道長有甚麼見教？」

她的嬌軀發出輕微的顫動，是以話聲也略帶顫抖。

白雲子一楞之後，暗暗鎮靜，使動蕩的神情平靜下來，一面肅然的道：「貧道斗膽，想請教夫人兩件事。」

那艷麗女人瞧着白雲子道：「道長請說。」

白雲子只覺心中又是一動，急忙避開其目光，道：「夫人尊府可在登封？」

那艷麗女人聲音極低，冷冷的說了句：「不錯。」

白雲子又道：「登封不乏叢林禪寺，夫人何以要在深夜遠來少室北麓？」

那艷麗女人幽幽的道：「今日正是夫君回煞之期，登封雖有叢林，但據陰陽先生排算，要離家越遠越好，利於北方，所以……」

她說話之時，雙目溜轉，似乎盈盈欲涕，右手皓腕輕舉，執着一方綉帕，敢情要往臉上拭去。

她話聲幽咽，舉動之間，風情萬種，優美無比！

白雲子幾乎被她妖冶淒楚的容光吸引住心神。

正當此時，驀聽蓑衣丈人大喝一聲：「道兄快退，她是披麻教教主的大弟子天蠱女。」

白雲子如雷貫耳，終究功力深厚，心頭一震，倏然向後飄退。

說時遲，那時快，他身形才動，耳中陡然聽得艷麗女人一聲冷笑，綉帕揚起，站在自己身後的銀彈銀劍于氏兄弟躲閃不及，雙雙向後栽倒。

但就在這一瞬間，蓑衣丈人的硃紅籐杖驀地向地上一頓。

「阿彌陀佛！」

一陣響亮的佛號從四面響起。

四週林中，霎時閃出身穿灰色短裝的三十六名少林弟子。

他們每一個人，除了手上一口戒刀之外，左手全都緊握着一個噴筒，筒口對準麻衣教的人，作出待命噴射的模樣，顯見這噴筒之中，定然是異常厲害的暗器無疑。

艷麗女人突然臉色一沉，那淒楚動人的花容立時變成了獰惡之色，目射兇光，冷冷笑道：「原來是谷老頭，師傅容你在苗疆一帶走動，你居然敢明目張膽和咱們作起對來。」

蓑衣丈人呵呵笑道：「老朽作客少林，怎說得上和貴教作對？今日之事，分明是貴教受了玄黃教勾結，向少林挑釁來的。」

天蠱女冷笑道：「如此說來，你是替五大門派賣命來的？好，就瞧瞧你們能不能阻擋得住披麻教的行列！」

她說話聲中，右手哭喪棒忽地虛空一揮。

那鬼哭狼嗥的哀樂突然大聲響了起來，八個扛着棺木的大漢動作如一，同時迅速把木槓搭上肩頭，直腰站起。

本來跟在棺後戴麻披孝的十幾個人，也倏然分左右散開，圍護棺木兩旁，同時舉步移動，向攔在路上諸人衝來。

這時銀彈銀劍于氏兄弟早由谷飛鶯救轉，挑了少許藥末在他們鼻孔中抹了一抹，于氏兄弟接連打了幾個噴嚏，便自躍起。

白雲子一派掌門，方才若非警覺得快，險中狡計，心頭不禁大怒，反手從肩頭撤下長劍，正待出手，只聽蓑衣丈人用傳音入密說道：「道兄此時不宜出手，只管讓他們衝入『羅漢陣』去，老朽要監視他們暗中偷放毒蠱，這陣勢就要道兄偏勞了。」

白雲子也連忙用傳音入密答道：「丈人放心，貧道理會得。」

這原是瞬息之間的事，披麻教喪樂大響，一羣人擁着棺木，舉步衝來。

三十六名少林弟子忽然分作兩撥，刀光霍霍，已有一十八個列陣以待。

另外十八個人却悄然退下，手持噴筒，搶在上風頭上。

此時山風漸烈，月黑無光。

這一片荒林之前，霎那工夫，就有一場慘烈羣鬥。

白雲子手杖長劍，帶着于氏兄弟退立一旁，炯炯雙目注意着「羅漢陣」，準備隨時出手。

那衝上來的披麻教人依然大吹大打，扛着一口棺木，兩旁的人手揮哭喪棒，也似有着一定變化。

進退攻敵，出招換式，宛如一條長龍，首尾相應，衝入羅漢陣之後，攻勢猛烈絕倫。

「羅漢陣」十八個僧侶方位移轉，此去彼來，人影流動，有如轉動的車輪，居然把披麻教的人悉數圍在中間。

白雲子瞧得暗暗點頭，少林寺的「羅漢陣」果然名不虛傳，此時以少敵多，還能把人家阻截陣中，使披麻教龍形似的搶攻大有首尾不能相應之勢。

千百年來，一直被武林中人視為第一奇陣的「羅漢陣」，確實絲毫沒有誇張。

最奇怪的還是披麻教這一行人，明明是有為而來，却扛着一口笨重的棺木。

此時許多人雖在猛力衝擊，却依然護着棺木而行，不肯放棄，這眞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事。

尤其那些吹吹打打的鬼形怪人還在邊吹邊打，只在吹打樂器的空隙抽暇還手，而且鬼哭狼嗥的喪樂吹打得愈來愈響，愈來愈急，動人心魄，難聽已極。

大家扛着棺木，揮動哭喪棒，也愈揮愈快，猛力衝打，捲起呼呼銳嘯。

這眞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打鬥，雙方除了刀棒相接，只是互相猛攻，誰也沒有出聲。

白雲子這一陣觀察，發覺披麻教的人進攻退守，步伐一致，完全是受着喪樂的支配。

喪樂吹打愈急，他們衝急之勢也愈是凌厲；但指揮喪樂的却就是天蠱女。她蛇樣腰身異常滑溜，東衝西突，一支哭喪棒只是向空中揮舞，她舞得越快，喪樂也吹奏得越是響亮，扛棺的大漢和護棺而行的人脚下手上，也隨着加速。

「羅漢陣」整個陣勢變化，漸漸被這一條龍形攻勢逼得受到極大影響，十八個人大有接應不暇之感，陣勢在逐漸後移，但防守還是相當謹嚴，一任他們猛力衝撞，仍無法越雷池一步。

天蠱女似乎漸感不耐，一聲嬌叱，玉腕連振，哭喪棒接連向空劃起三個圓圈。

不！隨着她劃圈之際，棒端忽然散出一大蓬輕煙，撲鼻奇香，飄飄裊裊，臨空迷漫。

「哈哈！」

蓑衣丈人朗笑方起，圍在四週的十八個少林弟子那還怠慢，其中十人手中，噴筒同時噴出十縷辛辣粉末，對準空中灑去。

羅漢陣中十八個少林弟子，鼻中剛剛聞到一股醉人奇香，同時又被這一陣辛辣無比的藥末直刺鼻孔，大家不由自主的打出噴嚏。

不！連披麻教的人也不例外，同時打起噴嚏。

天蠱女微微一怔，冷笑道：「谷老頭，原來你仗着這些解蠱藥末，就想螳臂擋車？」

她說話之時，已把哭喪棒交到左手，右手緩緩向懷中摸去。

白雲子瞧得眞切，他知道她必是去掏那方迷魂綉帕無疑，心念電轉，立時大喝一聲，身如離弦勁矢，擰身疾衝而入。

手中長劍挾勢揮出，一招峨嵋「亂披風劍法」中的「風飄萬點」，寒光閃處，一蓬銀雨向天蠱女身前灑落。

他這一招峨嵋絕學，出手奇快，但見他身隨劍到，點點寒芒挾着森森劍氣，宛如急風驟雨，倏然而來，威勢之猛，大有先聲奪人之慨！

天蠱女一身武學也非等閒，白雲子劍光剛剛灑到，她的嬌軀立時向左移開兩尺，哭喪棒迅交右手，抖起一圈棒影，一招「移山塡海」，迎着白雲子劍光斜斜封出。

劍棒乍接，響起一陣龍吟虎嘯之聲，這一招，一個劍隨身發，勢若迅雷，一個發覺較遲，只好力拚，雙方全都用上了八成力道。

白雲子終究功力深厚，一招對實，只覺手腕一震，天蠱女却被震得後退了兩步。

白雲子一招得手，那肯饒人，緊接着又是一聲大喝，趁勢疾進，又是一招「風掃落葉」，長劍斜劃，一道銀虹打斜刺裏迸射過去。

那知白雲子倏然逼近，天蠱女後退的身形也突然倏進了兩步，哭喪棒「金針定海」，抖手向白雲子前胸「將台」穴點到。

這一着，雙方差不多同時發動，同樣快速，一個劍光橫掃，一個棒尖直搗，人影乍合，白雲子、天蠱女同時發覺如不回身自救，必然落個兩敗俱傷。

白雲子豎劍迴胸，劍隨身轉，天蠱女挫腕收式，雙方硬生生錯開一步，避讓開去。

但白雲子還是搶先了半步，身形一旋，手上一柄精鋼長劍又突然發難。

刷刷刷，左右飛洒，出劍如風，輕靈奇快的展開「亂披風劍法」。劍勢綿綿，一劍緊似一劍，一路疾攻，不讓對方有絲毫喘息的機會。

天蠱女不料對方出手會有如此快法，手上一緩，登時被左右前後一片絲絲飛洒的瀰空劍影所籠罩，一根哭喪棒只剩下封架之功，但她乃是極工心機之人，自然知道白雲子這輪急攻的目的。

第一是不讓自己有機會掏取迷魂綉帕，第二是為了不讓自己指揮衝陣之人。

但她也想藉着和白雲子兩人在「羅漢陣」中的激烈搏鬥，使少林僧侶無法推動陣式，好讓自己一行輕而易舉的衝過陣去。

是以她雖身處險境，屈居下風，依然見招拆招，沉着應付。

不！她櫻唇一撮，却在此時，發出一聲清脆嬌嘯。

她這嘯聲，當然是指揮披麻教的人儘速在自己和白雲子激戰之中，火速衝出陣去。

果然，她嘯聲才發，喪樂又猝然大作。

一隊臉塗五彩的樂隊和護在棺木左右、身穿重孝之人，立時精神抖擻，前後擁護着棺木，發動攻勢，猛力前衝。

「羅漢陣」雖是少林鎭山絕藝，終究人手較少，又因陣中有人厮殺，影響他們靈活運用，此時再經披麻教的人全力衝擊，陣法頓見呆滯。

披麻教當先開路的兩個白衣大漢一見有隙可乘，哭喪棒一緊，發出兩招猛攻，一左一右，從少林弟子身邊擦身而過，衝出陣外。

後面十來個鬼怪裝束的喪樂也突然偃旗歇鼓，各自揮動樂器，蜂湧衝到。

少林弟子一時的措手不攻，再要攔截已自不及。

正當此時，忽聽蓑衣丈人一聲大笑，呼呼兩杖，就有兩聲慘叫跟着響起，衝出陣外的兩個白衣大漢同時倒地。

其餘七八個接踵衝出，手執樂器之人，也立被十來條人影截住，刀光劍影厮殺起來。

他們正是谷飛鶯、于氏兄弟和另外八個少林弟子（另外十人依然在四週監視）。

這時在「羅漢陣」衝擊和攔截的雙方，都已到了極端猛烈之境，兵刃激撞，發出陣陣震耳欲聾的金鐵交鳴之聲。

「羅漢陣」中央也湧起了一片耀眼劍光，風雨飄落，冷芒掣電。

白雲子因天蠱女長嘯過後，突然喪樂大作，披麻教的人居然一窩風般扛着棺木奮力衝陣，天蠱女也同時易守為攻，向自己揮棒反擊，心中立時明白，她原來想藉和自己在陣中動手，用以阻礙「羅漢陣」的運行。

但他想不通披麻教的人何以要一味衝陣，急着奪路？他們除了趕赴少林寺外，和其他幾撥來犯賊人會合，實在想不出其他理由。因為這一陣激戰，是自己一行在這裏攔阻他們才動手的。

但從他們只顧猛衝的情形看來，顯然他們並沒把自己一行當作主要敵人看待，難道他們另有甚麼陰謀不成？心念轉動，不由朗聲笑道：「天蠱妖女，爾等黔驢技窮，還待怎的？」

話聲才落，陣外又傳來一聲悶哼，咕咚有人栽倒。

天蠱女一面還手，一面冷笑道：「姑奶奶奉命而來，就是要會會中原五大門派到底有些甚麼藝技，你們攔路襲擊，預先佈置『羅漢陣』，以逸待勞，又算甚麼？有種的不妨同到少林寺前，當着天下英雄，和姑奶奶分個高下。」

白雲子大笑道：「你們分頭來犯，五大門派也分頭迎戰，如何算得攔襲？只要妳能勝過貧道手中長劍，咱們立即讓路。」

「好！」天蠱女趁他說話之際，突然嬌聲應好，哭喪棒快疾無倫，攻出三招。這三招異常詭辣，指向人身要害大穴，足可制人死命。

白雲子早有準備，立即揮劍反擊過去，口中朗笑道：「天蠱妖女，貧道再讓妳走出十招，峨嵋一派就算在江湖除名。」

說話聲中，忽的劍法大變，看去出手極緩，但第一劍上，便已隱隱夾着風雷之聲，劍氣潮湧。

天蠱女目睹對方劍勢來勢奇幻，無法封架，心頭一驚，急忙後退一步。

白雲子第二劍、第三劍又接連劈到。這三招劍法看去極緩，其實快若掣電，一劍緊接一劍劈出，絲毫不見空隙。

天蠱女在第一劍上就已失去先機，以致第二、第三劍都來不及招架，被逼得接連後退。

要知白雲子這套劍法，原是峨嵋派鎭山絕學「靈虛九式」，歷代相傳，只准掌門人研練，是以江湖上也從無人知。

峨嵋一派自從紫霞眞人兩年前死在「飛葉摧心掌」下，峨嵋三雲中的凌雲子、青雲子又相繼在黃山遇害，白雲子接掌門戶，對這套劍法還是研練日淺，火候尙差，是以遇上武功强過他的敵人，還不敢貿然出手。

此時試出天蠱女武功不如自己遠甚，一時那還顧慮，劍法一變，施出九劍絕學，要把對方活劈劍下。

果然，「靈虛九式」一經施展，不同凡俗，劍光流動，挾着一股狂飆，宛若駭浪狂濤，迅電奔雷，才到第七劍上，只聽天蠱女一聲驚叫，身形貼地向後飛出一丈來遠，才站定身子。一張艷麗臉上，秀髮披散，花容失色，右肩已被劍鋒劃過，鮮血不停地汩汩流出。

她嬌軀晃了一晃，左手掩着傷口，臉上露出無比獰惡，狠狠的道：「天蠱女拜領峨嵋高招，只要你能逃得過今晚，我自有找你之日。」

說着又撮口發出一聲尖嘯，披麻教的人聞聲紛紛住手。

他們衝擊乍停，「羅漢陣」也立即停了下來，十八個少林弟子依然各按方位，抱刀戒備。

那羣吹打喪樂的鬼狀之人迅速排成隊形，八個扛着棺木的大漢也同時把木槓放下，靜靜而立。

天蠱女走近棺木左側，嬌軀乏力，右手扶着棺蓋，喝道：「咱們走吧！」

話聲出口，重新取過又厚又重的麻袋，覆上頭臉。霎時哀樂大作，齊齊轉身，往來路奔去。

他們方才衝陣之時，大家還扛着棺木，左右衛護，同進同退。

這時一聲說走，宛如潮水驟退，瞬眼工夫走得一個不剩，但那口棺木却棄置路上，沒人再理。

白雲子方自心中一動，蓑衣丈人已瞧得臉色大變，急忙大聲喝道：「大家快快散開，準備火筒。」

喊聲才落，只聽「喀」的一聲，棺蓋自動向空飛起。

不！黑暗之中，只見一大蓬濃煙隨着棺蓋飛起的刹那之間，向四外散開。

說得上說時遲，那時快，二十六個少林弟子不待吩咐，右手迅速丟下戒刀，左手噴筒向空齊射。

每一個噴筒，霎時噴出一溜火光，二十六個火筒滙成一片火網，對準黑煙灑去。

白雲子先前還不知道對方棺木中飛起的一大蓬黑煙，究係何物，此時火網乍展，只聽半空中忽然響起極其輕微的「吱吱」細響，火光之中，只見無數比螞蟻還小的飛蠱正紛紛下落。

一陣屍腐之氣夾着焦臭，直衝鼻孔，使人立感頭昏腦脹。

好在另外十個少林弟子也在同一時候倏然散出圈外，搶到上風頭上，十管噴筒射出辛辣無比的藥末。霏霏濛濛，因風散播，才把這股屍腐焦臭蓋了下去。

那一羣小蠱爲數不下千萬，先前飛出，固然紛紛下落；陸續從棺中飛出，向火光撲去的也不在少數。

蓑衣丈人眼看噴筒燃料已將用罄，不由心頭大急，閃身從一個少林弟子手上接過噴筒，對準那口棺木噴去。

「轟！」大家只覺眼前暴亮，火光閃動，響起震天動地的一聲爆炸。

變起倉猝，蓑衣丈人連「快退」也來不及喊出，一手挾起谷飛鶯，閃電急躍，後退出三丈來遠。

耳中只聽驚叫慘號同時響起，二十六個圍着棺木四週、正在噴射火筒的少林弟子因距離較近，此時已被炸得胸穿肢殘，血肉橫飛。

總算其餘諸人站得較遠，除了飽受虛驚，耳中還在嗡嗡直響之外，幸未波及。

這一巨變，眞是事出意外。

蓑衣丈人瞧得雙目噴火，直是蹬脚。

正在此時，林中忽然飄來天蠱女銀鈴似的冷笑：「谷老頭，算你命長。」

說到尾聲，話已逐漸遠去。

白雲子怒吼一聲：「妖女，妳往那裏走。」正待躍身撲去，蓑衣丈人趕緊一把扯住他，急急的道：「妖女業已去遠，道友千萬魯莽不得。」

白雲子橫劍道：「難道這些少林弟子就這樣白死了不成？」

蓑衣丈人黯然歎道：「這是老朽一時大意，想不到天蠱妖女果然機詐百出，存心毒辣！唉，這也只好歸之劫數。」

谷飛鶯依着她爺爺，問道：「爺爺，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蓑衣丈人望着地上橫七豎八、被炸得慘不忍覩的二十六個僧侶屍體，沉痛地道：「二十六位師傅總算爲江湖正義、衛道之戰，付出重大的代價，雖死猶榮。方才這一大羣毒蠱差幸被這一炸，悉數燒成灰燼，咱們還是把他們埋了再說吧！」

當下大家立即動手，挖了個大坑，把地上屍體一齊埋好。

其餘十個僧人臉色凝重，一個個雙手合什，口中喃喃誦了會經，才從地上分頭拾起戒刀。

白雲子忍不住道：「丈人，那披麻教的賊人，可是在棺內預置了大量炸藥？」

蓑衣丈人微微點頭，一面歎息道：「披麻教猖獗苗山，擅於用蠱，唯一克制之道，只有『烏風散』才能奏效，可惜配製不易，老朽身邊存得不多，僅僅製了十管噴筒，如果他們大舉來犯，勢必杯水車薪，不夠應用，因此只好使用火攻，臨時又趕製了二十六管火筒備用。」

白雲子點了點頭，蓑衣丈人又道

：「但他們一行人出現之時，居然還扛着一口棺木，老朽先前也只當披麻教平日善於裝神扮鬼，無非故示詭秘，但後來瞧他們只圖奪路，而且還護着棺木，不肯捨棄，才料到棺木中定然藏有極其歹毒的東西，妄圖闖過中途阻攔，趕到少林寺外施放，老朽就囑咐他們注意那口棺木。」

白雲子點頭道：「貧道也料想如此。」

蓑衣丈人道：「那知在棺木中藏着的，竟然是披麻教最厲害的『屍蠱』……」

「屍蠱？爺爺，甚麼叫做屍蠱？」谷飛鶯睜大眼睛，好奇的問着。

豈止是谷飛鶯，連于氏兄弟和十個少林弟子也都眼睜睜的望着蓑衣丈人，靜待下文。

白雲子道：「貧道曾聽說苗疆西域有一種小蟲，似蜂而微，營巢於腐屍朽骨之中，吮吸屍中骨髓，身具劇毒，出必成羣，螫人無救，叫做屍蜂，難道方才從棺中飛出來的就是這種小蟲？」

他說到屍蜂，言下猶有餘悸。

蓑衣丈人道：「道兄說得不錯，披麻教不但搜集屍蜂，而且以飼蠱之法，大批豢養，當然比原來的屍蜂更爲厲害。蟲類見火必投，而且也是最怕火，如不全數消滅，只要留下一隻，便會遺害無窮，老朽因噴筒存油有限，即將用罄，這口棺木必須在火網密集之下把它焚毀，才能徹底消滅，那知天蠱女處心陰毒，她早已料到少林寺也許早有準備，是以在棺木隔層之下預藏了大批炸藥，只要對方擧火焚棺，便中她毒計。」

谷飛鶯道：「炸藥爆炸，豈不是連屍蠱也一起炸毀？」

蓑衣丈人道：「當然她先放屍蠱，等你發覺棺中有異，引火燒焚，炸藥爆炸之時，這羣屍蠱早已飛散，方才如非咱們早有準備，噴筒連成一片火網，屍蠱早已全數飛散，而且這種小蟲的嗅覺最靈，只要聞到生人氣味，便會紛紛追撲，此處離寺不遠，恐怕被害之人還不在少數哩！」

他說聲未落，猛聽從少林寺方向傳出一陣凄厲刺耳的虎嘯獅吼之聲，此起彼落，聲震山谷。

方才他們和披麻教賊人動手之際，虎嘯獅吼，羣獸咆哮的聲音不時傳來，想必伏獸天尊指揮猛獸也早已發動，但聲音沒有這一陣來得猛惡響亮。

十個少林弟子全聽得臉色大變，滿含憂憤！

銀彈子于啓輝急道：「不好，咱們快去接應，這些野獸好像十分兇猛呢！」

蓑衣丈人頷首道：「咱們這裏總算了結，自當趕去接應，不過從聲音聽來，咱們這邊已經得手了。」

谷飛鶯正想追問，白雲子已接口道：「丈人說得不錯，這陣羣獸號叫雖極猛惡，但聲帶悲鳴，四散逃竄，和發威時的咆哮不同，可能我方已佔優勢。」

谷飛鶯喜道：「那麼我們也快回去咯，多打他們幾隻，豈不更好？」

一行十五個人立即轉身往少林寺奔去。

披麻教這場搏鬥固然結束，但少林寺外此時却正在天翻地覆，如火如荼！

原來就在蓑衣丈人、白雲子一行向東南方迎去的同時，少林寺的西南方經過羣獸這一陣狂吼怒嘯之後，也有一羣人現出身形，向少林寺前緩緩推進！

這一羣人，聲勢非同小可，最前面是一乘由四個和尚抬着的敞轎，轎中端坐着一個形如僵屍，全身只剩下一副骨架的黃袍老僧，瞑目枯坐，一動不動。

轎後跟着六個灰衣僧人，前面兩個也是狀若僵屍，後面四個雖也瘦骨嶙峋，但看去還像點人樣。

這一轎六人身後，却是一個身穿大紅袈裟的高大和尚。

此人看去約五十，生得又白又胖，手執一支兩尺來長金色短棒，側坐在一頭碩大如牛的斑爛大虎身上，面帶微笑，充分顯示出他穩操勝算的得意之色。

在他身後却是百來頭排列整齊的巨獅猛虎，黑夜之中，除了無數慘綠眼睛閃閃發光之外，却各自垂着尾巴，亦步亦趨，一聲不作。

四撥敵人，當然以這一撥的聲勢最强。

但就在這一大羣人獸隊伍在少林寺西南方緩緩進發之時，突然鐘聲噹噹，在空中響起。

瞬息之間，黝黑沉寂的少林古刹亮起無數火把，把整座少室北麓照耀得如同白晝！

梵音嫣嫣，從寺中傳出，聲音由低沉漸漸高漲，夜靜人寂，空谷傳音，聽來滿山盡是一片梵唱之聲。

莊嚴古刹在梵唱聲中，六扇山門同時開啓。

只見火光熊熊，從三道大門中，魚貫走出六行僧侶。

每行十八個人，每一個人，全都身穿灰色短裝，除了右手一支禪杖之外，左手各自擎着一支特製火把。

從正中大門走出來的兩行三十六個僧侶後面，走出五個俗道老少不等的人，他們正是迎敵五台枯骨寺的主力——鍾二先生、瓢浮子、獨孤握、樊太婆、樊秋雲。

一行人一直走到寺前廣場，才行站定，靜候敵人。

從左側大門走出來的三十六名僧侶後面，是神州一劍司徒昌明、青師太、慧修。他們這一組的職司，是迎戰關外黑衣幫來人，此時黑衣幫的人

尚未現身，是以他們便在山門左側停下來。

從右側大門出來的三十六個僧侶後面，是靜因師太、方玉琪、姜青霓。他們的任務是迎戰玄黃教龍步青一路，是以也在山門右側停住。

這三撥人的聲勢，如果和敵方三路比較，雖然還嫌薄弱，但此時對方只出現了一路，看去就顯得相當氣盛。

何況少林五百僧侶已在山前山後、左右深林，全都佈了崗位，在暗處隱伏的不說，光是少林寺中，此時全寺通明，刁斗森嚴。

遠遠望去，就可看見到處都有人影，一羣羣僧侶手橫兵刃，結隊而立，把莊嚴古刹防衛得好像鐵桶一般！

五台枯骨寺一羣人堪堪行近山脚，便聽到少林寺鐘聲連響，火光燭天，一片梵唱遠遠傳來。

大路前面一帶松林中，同時火光連閃，轉眼之間，陸續走出三十六個灰色短裝僧侶。

每人手上除了各執一個火把，左邊一十八人手拄精鋼杖禪。

右邊一十八個手執戒刀，一語不發，分作兩排站開，肅立路邊。

中間緩緩走出一個手拄禪杖的黃衣和尚和一個身背長劍的青袍道人，兩人身後，還跟着兩個勁裝年輕人和一個紅衣少女。

他們才一現身，五台枯骨寺方丈枯骨如來的一乘敞轎也已走近，雙方距離到了三丈來遠。

忽然，從道旁閃出一個少林弟子，筆直向轎前走去。

抬轎和尚一見有人擋路，立即大聲叱喝：「不知死活的東西，還不滾開，冲撞佛駕，你是找死！」

少林弟子雙手合什，岸然不動，口中大聲說道：「貧衲少林門下，敝寺方丈風聞高人莅止，已在林前恭候多時，不知來的是那一路朋友？」

抬轎和尚步履如飛，雙方快要撞上，不由齊聲怒喝道：「少林方丈也得讓路。」

「你們就站住吧！」端坐轎上的枯骨如來低喝一句。

四個抬轎和尚如斯響應，脚下立時站停。

枯骨如來低沉的道：「告訴你們方丈，老衲從五台山來的，要他前來見我。」

他雙目微閉，連眼皮也沒抬一下。

少林弟子又躬身道：「老師傅請賜示法號，貧僧以便轉報。」

枯骨不耐的道：「老衲枯骨，你們方丈自然知道。」

少林弟子應了聲是，回到廣明大師身前，躬身道：「啓稟方丈，來的是五台山枯骨寺老禪師，要方丈前去見他！」

他說得聲音極大，但話聲才落，只聽一個嘹亮長笑接着響起：「哈哈！五台枯骨如來還唬不倒五大門派，架子還眞不小。」

廣明大師道：「阿彌陀佛，枯骨大師遠來是客，貧衲忝爲地主，禮不可失。」

枯骨如來端坐轎上，雙方距離不遠，兩人對話自然聽得十分清楚。

過了一會，才見一個身穿黃衣的肥胖和尚和一個青袍道人施施然越過兩行少林弟子的行列，走近轎前。

四個抬轎和尚依然扛着敞轎直立如故，並沒把轎子放下。

枯骨如來像一具僵屍般坐在轎上，木然不動。

廣明大師左拄禪杖，右掌當胸，打了個訊道：「貧衲不知大師駕臨，有失遠迎。」

枯骨如來踞坐如故，從兩道半開不閉的眼縫中射出一絲精光，微微點頭道：「你就是少林四大尊者的土彌勒了？」

他沉聲說來，字字有力，但口氣托大，絲毫不把少林寺方丈放在眼內。

廣明大師聽得不禁心中有氣，要知土彌勒這三個字乃是江湖人背後叫他的外號，枯骨如來這般稱呼，當面給自己難堪。當下低誦一聲佛號，緩緩答道：「阿彌陀佛，貧衲法號廣明。」

枯骨如來輕唔一聲，問道：「和你同來的這人是誰？」

元眞子爽朗的道：「貧道武當元眞子。」

枯骨如來一張骷髏似的臉上，鷄皮牽動，綻出一絲冷峻笑容，不屑的道：「老衲眼裏，還沒有武當一派。」

元眞子仰天敞笑道：「可惜這裏不是武當山。」

枯骨如來冷冷的道：「你此話怎說？」

元眞子岸然答道：「少林寺佛門弟子，講究廣結善緣，與人爲善，少室峯要是換了武當山，就不容邪魔外道上山一步，也不容邪魔外道再有下山的機會。」

枯骨如來名震武林數十年，五大門派全盛時代，也不敢對他輕視，此時元眞子一口一聲「邪魔外道」，他那還忍得？雙目乍睜，兩道電炬般寒光炯炯逼人，直盯着元眞子，嘿嘿怪笑道：「這樣正好，老衲向來沒把自己看作名門正派，武當有多少鎭山絕學，不妨對老衲試試。」

元眞子和他目光一對，心頭也暗暗吃驚，這魔頭果然內力深厚，功入化境，一面知道業已把他激怒，這就大笑道：「可惜此時已有人在少林寺廣場恭候大師佛駕，今晚貧道另有要務在身，無法奉陪，但願大師順利接收少林，貧道當在武當候教。」

枯骨如來被他當面說出「接收少林」的話，慘白臉上也不禁一紅，怒聲喝道：「好，此間事了，老衲準定到你們三元觀走走。」說畢，忽然張目問道：「還有何人在少林廣場等候老衲？」

元眞子微笑道：「大師只須趕到少林，便可分曉，大師請吧！」

「阿彌陀佛！」廣明大師却在此時單掌打訊，低喧佛號道：「貧衲尚有要事，要向大師聲明。」

枯骨如來嘿然道：「你說！」

廣明大師神色一正道：「少林寺乃佛門聖地，莊嚴道場，貧僧斗膽要請大師把身後這羣猛獸留在這裡。」

枯骨如來冷笑道：「這羣虎豹乃是老衲師弟伏獸天尊馴服的異獸，少林寺一直自稱武術正宗，老衲師弟慕名而來，就是想瞧瞧貴寺能手輩出，是否有伏虎馴獸的人？難道少林寺五百僧侶還怕區區虎豹不成？」

廣明大師合什道：「大師說得好，少林寺傳到貧衲手上，自慚武功淺薄，不足擔當大任，但區區惡獸，自問還差可對付。五大門派集會少林，元眞道友和貧衲兩人的職司，就是奉派衛護靈山，迎迓來賓，大師如能轉請令師弟把牠們留下，自然最好不過，萬一獸性突發，騷擾來賓，貧衲只好先向大師告罪……」

枯骨如來不待他說完，仰天一陣嘿嘿狂笑，點頭道：「只要兩位阻攔得住就好。」話聲一落，回頭吩咐道：「師弟就留在這裏，試試少林方丈武當掌門的伏獸技能吧！寒加、赤伽，你們跟爲師先走。」

伏獸天尊在虎身上合什道：「小弟敬遵師兄法諭！」

說話聲中，枯骨如來已由他門下弟子簇擁着往少林寺奔去。

兩排三十六個少林弟子等枯骨如來敞轎一過，立即人影閃動，各按方位，在路口擺開兩座「羅漢陣」，擋住去路。

除了廣明大師、元眞子、傅青圭三人屹立不動之外，邱玉奇、公孫瑤仙，也同時返身入陣。

伏獸天尊未來之前，早已和他師兄枯骨如來計議妥當，在他們想像之中，五大門派高手，加上神州一劍司徒昌明、青師太等人，人手還是有限。

別說有玄黃教、披麻教、黑衣幫分作三路進犯，就拿枯骨如來和門下弟子，就夠他們全力對付了。

伏獸天尊率領的百頭猛獸，全都經過特別訓練，用來對付少林門下，五百僧侶武功再高，也決難逃得命去。

伏獸天尊眼看林前只有三十幾個少林門下列陣以待，那會放在心上，是以既不指揮羣獸前進，也不催坐騎逼近，只是側坐在虎背上，瞧着當路三人，冷冷的道：「少林羅漢陣固然名聞江湖，但也只能困得住普通武功之士，要想阻攔本天尊手下神獸，何異螳臂擋車？本天尊只要舉手之勞，便可把你們兩座羅漢陣踏成齏粉。不過本天尊爲了使你們見識厲害，知難而退，不妨賣個便宜，由你們隨意挑上幾頭，試試是否能把聞名武林的羅漢陣破去，免得到時玉石俱焚，悔之晚矣！」

廣明大師仰天大笑道：「伏獸尊者，你善馴百獸，平日人仗獸勢，爲惡南海，武林中盡人皆知，今晚統率百頭惡獸咆哮少室，自然有爲而來，何用惺惺作態，你就擧手試試少林羅漢陣是否擋得住這些畜牲？」

伏獸天尊見他出言不遜，尤其那句「人仗獸勢，爲惡南海」，直聽得他臉色大變。

但因對方雖然只排下兩座小羅漢陣，陣外站着三人，神態安詳，似乎早有準備，一時倒也不敢魯莽發動，獰笑一聲道：「土彌勒，你敢小覷我手下神獸，天尊只須十頭猛虎，便可破去你兩座羅漢陣，不信就叫你們見識見識厲害。」

話聲出口，右手那支金色短棒向左右連連點動，接着又向兩座列陣以待的羅漢陣一指。

說也奇怪，他這一點動，果然從他身後獸羣中，倏然衝出十頭牯牛般的白額猛虎，隨着他金色短棒所指目標，各自發威，炯炯藍光盯着少林弟子，週身長毛根根直竪。

猛虎驀地仰天厲吼，縱身往兩座羅漢陣撲去！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唐煌一心要闖不夜城，探究老父是否如衆人傳說的變節。帶着霍保，一路中發現不少奇遇且險象頻生，一波接一波。撞中屍毒，幸被美少女以催毒法救回生命。微山湖境內遇吝嗇鬼被害承受遺志武學，加上幾位前輩秘笈，於地穴中練成「離合鬆緊罡氣」，危急中施內功，離合罡氣發揮神奇功力震碎十餘攻擊者，又揀回生命。一路上霍保每見美少女直叫是老婆……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闖入不夜城　驚見女裸屍

唐煌眉梢一挑，心想，你別狂，我有信心勝你！但他也不敢大意，在短暫時間中，已看出了三四步棋。

按一般高手對弈，最高明的僅能看出下面兩步棋，尤其在殘局之時，短兵相接，一步也不能走錯！

突然，「棋魔」沈喝一聲「卒六平五！」那身穿紅衣繡著黑字的小卒，迅速換了一個方位。

唐煌俊目一掃，沈聲道：「帥五平八！」紅帥立即照唐煌的命令移動，站着不動，眞像一些死棋子似的。

「棋魔」又嘿嘿一笑道：「卒九平八！」

唐煌心中一動，輕視之意全消，面色凝重起來，對方這步棋，表面看起來暫時不足威脅紅棋，但重重殺機却在步步逼近。

現在不能出車了，唐煌沈聲道：「車八平六！」

「嗯！」「棋魔」似乎吃了一驚，也好像十分欣賞這一著棋，猶豫了一會道：「士六進五！」

這顯然是守勢之著，但唐煌看不出另有更好的路子，不由暗暗心折，他深知弈棋之道和兵法有異曲同工之妙，有時的守勢，正是凌厲攻勢的準備，唐煌沈聲道：「兵七平六！」

「士五退四！」對方仍是守勢，因爲唐煌這一著也十分犀利，銳不可當，但「棋魔」却發出一串獰笑，好像在輕視唐煌畢竟年少氣盛，善攻而不善守。

唐煌自然知他之意，大聲道：「車六進一！」又是短兵相接。

「將五進一！」對方似有招架吃力之感，每一著棋的時間，都比唐煌久些。

「車六退八！」唐煌易守爲攻，仍暗藏無比的殺機。

雙方寂然良久，落針可聞，只有竹樓和湍流發出之聲，更增加了這殘局的緊張氣氛。

唐煌額角上見了汗星，半點也不敢大意了，因爲對方危機已過，攻勢醞釀已成。

「卒五平四！」果然對方開始反攻了，而且十分有力，唐煌略一斟酌，沈聲道：「帥四進一！」

「卒一平二！」對方緊追不捨。

唐煌抹去額上的汗珠，覺得危機步步逼近，舉起手來，無法決定走那一個棋子，因爲可走之路仍有，但都不足以解決威脅，事實上等於兵臨城下了。

大約有半盞茶工夫，唐煌仍然不敢落子，「棋魔」突然發出一串陰笑，這時的陰笑，更具有擾亂對方軍心之效，唐煌心中一亂，汗下如雨，而那些充當棋子的大漢，也開始微微顫慄了。

他覺得現在的情況，比和高手拚鬥數百招還累，棋盤上重重危機，像無數根劍尖，或槍尖指向他的要害，

只要略一分神，就要血濺當場。

下棋和動手過招一樣，心神一搖，一籌莫展，而「棋魔」却陰聲道：「小子，雖然你落敗在即，但老夫仍非常佩服你，這是三十年來，老夫敵手中支持最久、威脅最大的一局殘棋！」

唐煌長嘯一聲，使紊亂的心情平息下來，心想，我的內功方面近來精進不少，似不應有這種現象，這不過是急欲求勝的後果，現在只要心神合一，必能度過難關。

於是，「棋魔」的陰笑，不再使他分神，漸漸地，他的眼前呈現出似眞還假的棋路，他突然縱聲朗笑一陣，沈聲道：「帥四進一！」

此言一出，「棋魔」發出一聲驚噫，顯然，這一著棋不但扳回頹勢，且有不可搖動之勢。

唐煌長長地呼了口氣，這是一著奇妙的棋，此後當能勢如破竹，而且殺伐要開始了。

竹樓中一片死寂，唐煌深信「棋魔」也必急出一頭大汗，大約停了盞茶之久，「棋魔」才開始發令。

但他的棋勢已是四面楚歌，像入了羅網。他剛走一子，唐煌立即吃掉一個小兵。

這種吃子可不像一般弈棋一樣，拿掉一個棋子就算了，而是眞吃，只見紅子長身一掠，到了黑子小兵身側，伸手向他頭上一按，「格吱」一聲，整個身子矮了下去。

頭顱進入胸膛，身子扁了下去，那紅子飛起一腿，將黑子踢下大橋，「卜通」一聲隨波而去。

唐煌心雖不忍，却欲罷不能，眞沒想到這老魔如此殘忍！唐煌連吃數子，那些被吃掉的黑子，根本就不反抗，閉目等死。

而死法都是一樣，用力一按，變成一個肉墩子，被踢入水中，唐煌這才知道那些扮棋子的大漢剛才發抖的原因了。因爲他們擺下棋勢，命運全操在兩個棋士手中，站在勝者一面，活命機會較多，若不幸站在輸者一面，活命的機會就太少了。

最後，黑子只剩下一將一士和一兵，即使想和局也辦不到了，僅有的三個黑子，在夜風中瑟索顫抖。

唐煌沈聲道：「連捷，非等被吃光才認敗服輸嗎？」

突然一聲沈喝「散局！」那些紅黑棋子，一齊掠向竹樓之後，接著，自竹樓中飄出一個白髮如銀的老者。

那竹樓距這大橋足有二十五六丈，一個長身急掠，就站在橋中央，就憑這份輕功，唐煌雖然勝了一局棋，却仍然不敢輕視對方。

唐煌撇下霍保躐上大橋，打量著這個以棋道聞名於世、畢生僅敗過兩次的老魔。

除了鬚髮皆白，一臉兇芒之外，和普通老人並無二致，只是手中一根沈重的盤根巨拐，粗逾碗口，長約一丈，漆黑透亮，不知是何木料所製？

唐煌僅撇下烏金斷魂鞭，沈聲道：「連捷，你一生中弈棋數千局，每次都是以剛才同樣方法，犧牲那些大漢的生命？」

「不錯！」

唐煌厲聲道：「大約估計一下，到現在爲止，一共死多少人？」

棋魔淡然道：「每一殘局以五人計，大約有萬餘人！」

唐煌厲笑一聲，道：「老魔，你憑甚麼叫他們送死？」

「棋魔」冷笑道：「是他們自願，與我何尤？」

「自願？」唐煌不信地道：「世上那有自願送死之人？」

「棋魔」道：「他們都是棋迷，來此與老夫對弈，以時間計算，若在一柱香時間內，輸給老夫三局，就爲老夫奴役一生，充當棋子，雖死無尤！」

唐煌大搖其頭，却也相信他的話，因爲世上確有一些棋迷，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

唐煌道：「老魔，我要到不夜城去一趟，你是否準備攔截？」

「棋魔」道：「不錯！只要你能將老夫迫出橋外，立刻讓你過去！」

唐煌咬咬下唇，道：「爲了替那一萬多無辜的怨魂出一口氣，在下不但要把你迫出橋外，且要叫你滾回竹樓。」

老魔在輸棋之下，涵養再好，也不由暴怒，盤根拐「砰」地一聲，「雷擊五岳」，當頭壓下。

唐煌一飄一閃，正要出鞭，那知老魔根本不須撤拐，竟能中途變招，變劈爲掃，罡風大作，這等劈力，唐煌自嘆不如。

唐煌身子放平，自巨拐上翻身滑過，長鞭一抖，「叭叭叭叭」一連串爆竹似的巨響中，刹那間捲出十七鞭。

兩件都是重兵刃，且是一樣顏色，像兩條孿龍在扭纏騰躍互噬。無儔的暗勁使青石橋的石屑都濺了起來，橋下的湍流，也被震起一蓬水霧。

「連捷！」唐煌冷峻地道：「你的名字應自現在開始改爲連敗或連北才對，因爲你不但輸了棋，而且必定輸招……」

連捷厲嘯一聲，劈掃二十餘拐，道：「小子，即使你能進入不夜城，恐怕也要爲你收屍！」

唐煌暗運「離合鬆緊罡氣」，道：「最低限度，你要先栽在我的手中！」

此刻連捷以十二成眞力貫於拐身，伸手猛搗唐煌的胸前，勢道之大之猛，即使是鋼筋鐵骨，也要被搗成扁的。

連捷絲毫未遇到阻力，那巨大的拐頭已經到了唐煌前胸五寸之際，他想，這小子的內力畢竟太差，這一下準能搗個透明窟窿。

那知意念未畢，巨拐似乎觸到皮革之上，無法再進半寸。而唐煌却大

喝一聲，抖回鞭梢，去纏那拐頭。

「颯！」長鞭在拐頭上纏了十餘道，往外一扯，連捷感覺力道大得無法抗拒，只得趁勢收拐，豈知他這一收拐却上了大當，加上唐煌一震之力，向唐煌栽去。

然而，那「離合鬆緊罡氣」最後一道奇勁又湧了出來，不但「棋魔」未防，幾乎連唐煌自己也不知道有這大的威力。

只聞一聲悶哼，「棋魔」登登登連退三步，唐煌那鞭梢仍然纏在對方拐頭上，振臂一抖，「棋魔」畢竟是一代高手，身子在空中疾旋，像陀螺一般，已卸開長鞭，趁勢飄落橋頭之內。

「行！」「棋魔」老臉赤紅，激動萬分地道：「請吧！老夫甘拜下風！」

唐煌這時對他的印象略好了些，抱拳道：「老魔，承讓了！」

說畢，招呼霍保過了大橋，向山上奔去，不夜城中一片燈海，連夜空也被照得通明，因此，這小山四周景物一覽無遺。

快到城邊，有一個奇大的山洞，由於洞口向天，所以在山下沒有看到，霍保大力扯了唐煌一下，指指洞口，一臉驚悸之色。

唐煌知道這洞中必有花樣，立即撤出烏金斷魂鞭，緩緩向洞口走近。

洞中漆黑一片，像一口極大的古井，風聲「呼呼」，有如千百個風箱在抽泣著，可見此洞極深。

突然，洞中射出微弱的光亮，搖搖晃晃上昇著，愈接近洞口，光亮越大，唐煌疾退三丈，只見一片罡風中，飛出一條全身通明的火龍。

「龍燈飛魂！」唐煌深信這必是一代魔頭「龍燈飛魂」丁大山。

這條火龍長約十丈，粗約兩圍，約三十餘節，每一節有一人，上半身在龍腹之中，僅露出兩條腿在外面。

像過年舞龍、舞獅的龍燈差不多，只是龍身不是紙糊的，乍看起來軟而透明，似乎十分堅韌。

顯然，龍腹中通明有光，乃是每節中有一顆夜明珠，嵌在那些人的頭上，但那些人的面貌却看不清楚。

這時龍燈蜿蜒蠕蠕而動，面向唐煌，那龍眼中射出兩道紅光，使人不敢逼視。

唐煌心想，由三十餘人組成的龍燈，諒他們訓練有素，總是不便，況且，三十多個高手，上半身在龍腹之中，怎能出手迎敵？

唐煌沉聲道：「尊駕就是『龍燈飛魂』丁大山？」

「不錯！」聲音來自龍口之中，十分陰沉，續道：「小子，你若能闖過老夫這一關，今夜就可以進入不夜城。」

唐煌冷笑一聲，立即運起「離合鬆緊罡氣」，長鞭「颯」地掃出，逕奔那三十多人的雙腿。

那知一聲怪嘯來自龍口之中，三十餘個大漢兩腿一縮，全部沒入龍腹之中，「颯」地一聲，巨大的龍身突然昇高數丈，但龍仍放在地上。

十餘丈長的身子在空中飛，眞像一條活龍一樣，唐煌吃了一驚，這才認出，這龍燈非但不笨，而且靈活。

顯然，「龍燈飛魂」藏在龍頭之中指揮，要想毀這龍燈，必須先制服龍頭中的老魔。

就在唐煌謀思對策之時，又是一聲怪嘯，龍頭也離地丈許，帶着勁風，在唐煌四周轉了一匝，龍口倏張，吐出一條長約一丈的怪舌。

這條怪舌呈赤紅色，舌身却是扁圓形，舌尖分成兩叉，很像巨蛇之信，眨眼功夫，向唐煌攻出三十餘叉。

唐煌知道這蛇信必是老魔的兵刃，可能是緬鐵打造，能軟能硬，硬可當槍棍使用，軟可當鞭使用，而且，唐煌却必須提防龍身掃過來，因此，接了十餘招，總是處於被動。

霍保像看戲似的，站在五六丈之外袖手旁觀。

老魔的「兩叉信」兵刃本就詭譎莫測，加上三十餘個大漢在龍腹中發出腿，四面八方都是罡風勁氣，令人防不勝防。

「刷」地一聲，烏金斷魂鞭竟和「兩叉信」纏在一起，唐煌用力一扯，整個龍身被他扯了過來。

那知這是老魔的詭計，待相距半丈之內，龍身一圈，竟將唐煌圍了一周，三十餘道暗勁像排山倒海一般壓到。

唐煌大吃一驚，以十成「離合鬆緊罡氣」護身，施出剛剛研成的一招奇學，他命名爲「雷神鞭地」。

他那烏金斷魂鞭像通靈一般，自然撤了回來，像突然脹大數倍，向龍頭力劈而下，同時左掌一式「乾坤掌」向三十道掌風迎去。

這一聲大震，連地殼也被震動，唐煌暴捲巨龍，巨龍翻翻滾滾，被震出十丈之外，龍頭上被擊中一鞭，現出一道裂痕。

龍腹中三十盞明燈，熄滅了五盞，也許是死了五個大漢，明珠被震碎。

唐煌冷峻地道：「老魔，你這玩藝兒雖然新鮮，却不見得霸道，你可敢現身一搏？」

「刷！」龍口中掠出一個一臉虬髯的高大老人，手中提着「兩叉信」，他獰視唐煌，一臉驚異之色，似乎不信他有這等功力。

「老魔！」唐煌冷笑道：「不夜城被武林中人視爲絕地，但在下看來，也不過如此，如果城中都是你們這等貨色，那就太可笑了。」

「龍燈飛魂」仰天悲嘯一聲，陰沉沉地道：「等你進了城之後，自然知道武林傳言尙難形容城中恐怖於萬一！老夫一世英名也許毀於一旦，但你小子的損失將無法估計，無法彌補，即

使能生出不夜城，也將痛苦一生！」

唐煌可以聽出老魔語氣中的悲哀，當然也相信他的話，但城中到底是甚麼樣子？甚麼使他痛苦一生，他此刻不但不怕，反而產生了無比的好奇心。

「老魔！」唐煌冷峻地道：「你還算有自知之明，不但你一世英名將毀於一旦，就連你的一條老命，也要看在下的興趣，留不留你的活口，全在本人一念之間……」

老魔嘶吼一聲，「兩叉信」「颯」地一聲捲起，像一條烏黑的眼鏡蛇，僅剩下兩叉在外顫抖，同時又沉喝一聲「入洞！」

龍燈突然飛起，筆直掠入洞口之中，就在這時，他那「兩叉信」「刷」地一聲，一口氣戳出三十餘叉，且換了十五個不同的方位。

唐煌嘶喊一聲「好！」施出第二式奇招「金枷鎖鬼」，以人類目力難以捉摸的速度點出十九鞭，身形轉折了二十個方位，然後以巧妙得令人難以置信的鞭法襲向老魔。

那鞭極像萬條黑蛇在亂竄，指向老魔全身任何一大要穴，不容緩一口氣，不容眨一眼，在這短暫的時間，僅夠閃過一個念頭，那就是——這不像是武學中的招式，而是魔法。

「刷！」烏金斷魂鞭在老魔脖上纏了五七道，老魔閉上雙目，嘶聲道：「苟且活着不如光榮地死去，小子，你動手吧！」

唐煌雖然勝了，也爲自己這一招奇學而暗自吃驚，他僅以一月時間，把九大奇人的武學合研成十餘招，竟有這大的威力，那麼，搶去十大奇人的合研秘笈的魔頭，其身手之高就不問可知了。

因此，這時唐煌非但沒有興奮之感，心情反而沉重起來，沉聲道：「老魔，上天有好生之德，留着大好生命，爲自己和天下蒼生做點有益之事！你若告訴在下有關不夜城之事，在下絕不爲難你。」

老魔氣得發抖，連雙目也突了出來，道：「你小子雖然厲害，只有這一點辦不到。」

唐煌冷俊地道：「我要你吃點苦頭。」

「來吧！老夫早就想到這一步了！充其量，老夫也僅是受點皮肉之苦，但你……」

「我怎麼樣？」唐煌知他意有未盡，厲聲道：「快說！」

老魔獰笑道：「你將受盡心靈上的痛苦。」

唐煌似有所悟，隱隱覺得不夜城之中，必有重大發現，也必有與自己有密切關係的事物。

就在這時，老魔陰聲道：「你看看那城門開了……」

唐煌側頭一看，心知上當，那「兩叉信」已到了他的咽喉，現在困難的是長鞭纏在老魔脖上，長劍未撤出來，無法以攻代守，只得閃避。

「颯！」唐煌勉强閃過一叉，肩頭衣衫被划破一個大洞，而老魔也在這時掙開長鞭倒縱入洞而去。

唐煌深感自己的經驗太差了，看看肩上的破洞，解嘲似地道：「這也是一次教訓。」

霍保自始至終站在七八丈外沒動，唐煌大聲道：「霍大哥，咱們進城……」

「吱……呀……」那城牆上本來沒有城門，這時竟現出一個門來，原來那兩扇大門上畫着青磚的花紋，和城牆一樣。

霍保好像沒聽到唐煌呼喚，驚凜地凝視着那敞開的城門。

唐煌向城門望去，既無人影，也沒有聲音，只有明亮的燈光自大門中射出。

無比的靜寂使人不寒而慄，這種情景不能以「恐怖」字眼來形容，應該比恐怖更令人震顫，更動人心弦。

光明本是象徵着希望的，然而，此刻不夜城中射出的燈光，却像慘白的月色照在一片荒塚上似的，還不如漆黑一片來得好些！如果那兩扇門不是自動敞開的，而是被人震開的，也許能使人膽子壯些。

既然來了，自然要進去看看，唐煌拉着霍保，右手提着烏金斷魂鞭，小心翼翼地進入城中。

「靜！」不夜城予人第一個印像就是靜，不知有多少明亮的珠子嵌在屋簷下及樓台殿閣之中。

自己可以聽到自己輕微的足音、呼吸聲及心跳聲。

突然，霍保嗓中發出怪叫之聲，向一個大牌樓之中狂奔，唐煌抬頭一看，這牌樓足有四丈多高，全是一色大磨石，呈小字形，頂端中央，雕着四個大字——慾望之門！

而霍保就在這一刻功夫，消失在慾望之門中，唐煌不敢怠慢，疾掠入門，四下一看，不見了霍保，只能聽到霍保嗓中的奇怪聲音，來自四面八方，好像有千百人在喊。

雖然到現在爲止，還沒有看到一個人影，但霍保的突然行徑及「龍燈飛魂」丁大山的話，都顯示這不夜城中危機四伏！

死寂和陣陣寒意漸漸襲上心頭，唐煌輕咳了一聲，立即有千百聲回應。

抬頭望去，這是一條大街，兩旁屋宇井然，街頭上有一個石碑，上雕「慾望街」三個大字。

這時唐煌突然得到一個寶貴的啓示，那就是，光明與黑暗對人類來說，並不是絕對的幸福和可怕的現象，最重要的是不能孤獨。

唐煌負有照料霍保之責，如果此番把霍保丟了，眞是愧對「笛仙」柳青青，於是，他大聲叫着：「霍保！霍

保……」

四面回應之聲滙成一股洪流，足可搖山震岳，良久才停，但霍保的怪叫聲却一點也聽不到了。

唐煌向前走去，來到一幢較大的屋宇門前，只見兩扇大門敞着，可以看到裏面堆着一些白皚皚的粒狀之物。

唐煌上了石階，進入屋中，他不須多看，就認出那一堆白色物體是食鹽，心想，這不夜城中必定有人，不然的話，何用這一大堆的食鹽？

不知是甚麼氣味，自內間中傳了出來，有點像味道不純的火腿味，他信步進入內間。

「啊！」唐煌疾退三步，差點被門檻絆倒，感覺全身毛孔都張了開來，陣陣涼氣自毛孔中向外直冒。

一百多個大元寶整齊地堆在一角！元寶堆之旁，大約有五六十具「鹽屍」，整然地堆起一丈多高，四個一層，呈八角形交疊着。

而這些鹽屍的衣衫都是破洞纍纍，顯然正是上次和唐煌動手的那些，陣陣的氣味，正是自他們身上散發出來。

俗語說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這句話在現在的唐煌看來，毫無道理，因爲眼前的景物就太怪了！

唐煌曾親眼見到五六十個「鹽屍」搶那金元寶，而現在却堆在這裏，而這裏又是「慾望之門」中的「慾望街」。

唐煌吃過「屍毒」的虧，不敢久停，悄悄地退了出來。現在才知道那一堆白鹽和「鹽屍」有密切的關係。

唐煌茫然地出了大門，心想：這些大元寶是「吝嗇鬼」運往泰山的，除非「吝嗇鬼」和不夜城有關係？

唐煌又進入另一個大門，這一處像一個飯館，裏面有爐灶、菜櫥及桌椅等物，但因爐火已熄，雖然仍可聞到油膩菜餚氣味，却能看出很久沒人來過。

進入內間，是一個大木床，上面坐着一個非常邋遢的老人，臉上肌肉乾枯蠟黃，好像已經死去。

他的脖子上套着一個紙錢似的大餅，風乾得像一塊石頭，前面已經吃了一半，後面未動。

這又是一件怪事，這人脖上套着大餅是何用意？爲甚麼吃了前面一半就死了？

四周仍是一片死寂，却明亮如晝，唐煌走近一看，此人果然早已死去，但屍體未爛，且年代很久。

「怪事！」唐煌惦念霍保，正要退出此屋，突見此人身後牆上，寫了數行小字。

「一入『慾海之門』，即能從心所欲，得其所哉，此人是天下第一懶人『飯來張口』范代，他一生最大的願望是不須四出張羅謀生，錢來伸手，飯來張口，因此，他甘願投入不夜城，豈料此人之懶，舉世無匹，連手也懶得動一下，僅能張開嘴巴吃喝，『慾望使者』只得爲他特製一種圓形中空的大餅，套在他的脖子上，估計這張大餅可食用一月，怎奈他吃完前面一半，懶得轉動大餅，竟活活餓死了。」

唐煌看到此處，差點忍不住笑起來，心想，世上那有這等懶惰之人，莫非是不夜城之人害死了此人，再爲他加上一個罪名？

只見下面又寫道：「本城主人胸羅萬有，本以爲『慾望之門』中可使天下人從心所欲，各遂心願，各取所需，結果仍然失敗，心灰意冷之下，宣佈暫閉不夜城，籌謀善策，在未宣佈開放本城之先，擅入本城者，有來無回。」

字跡到此已經完畢，唐煌冷哂一聲，心道：「完全是旁門左道，一派胡言，如果此城主人眞是俠義中人，替天行道，應該拯救沉溺水火之人，不應使他們越陷越深。」

唐煌再進左邊內間，不由又是一震，只見這內間之中只有十餘口大缸，兩個人的前半截身子垂入缸內，寂然不動，旁邊一面巨鼓，一個大漢雙手持着鼓鎚，倚在牆上死了。

唐煌走近一看，其餘缸中空空如也，只有這一口缸內裝了半缸美酒，兩個老人頭部浸入酒中，原來早已氣絕了。

只見牆上寫道：「本城之人爲武林祭酒，向以算無遺策，名震武林，本以爲『酒池雙鯨』于氏兄弟千斗不醉，乃效紂王戲弄臣屬之法——『一鼓而牛飲』，着令于氏飲盡缸中之酒，結果酒飲半缸，大醉而亡，擊鼓大漢也因三晝三夜未停，脫力而死。」

唐煌哼了一聲，心道：「由此看來，此城主人絕不是正人君子！但奇怪的是這些武林怪人死於『慾望之門』似是出乎自願，不自量力而死，與此城主人無尤。」

出了此門，唐煌又進入一個宮殿似的院落，一切都引起他的好奇，他必須看個明白，同時他認爲那神秘少女所說的話——「你若進入不夜城，有去無回！」那句話，未免太誇張了些。

四周太靜了，唐煌幾乎以爲自己也變成虛無縹緲的幽靈，只有風吹樹葉，發出絮絮切切的聲音，好像無數的鬼魅在低語。

進入殿門，唐煌心中「咚」地一聲跳了一下，天哪！唐煌心中嘶喊着，這眞是人類慾望的致極，深信凡是有血有肉的凡人，乍見這等情景，必定心神震盪。

只見一張象牙拼成的寶榻上，半卧着一個裸體美人，一手支頤，醉眼惺忪，唐煌連忙移開目光。

但他靈機一動，似感世上的女人絕不會如此十全十美，無論是面龐、身段、大腿及兩足，都找不出半點瑕疵，立即又凝神望去，而且向前移了幾步。

果然，這不是個有血有肉的美人，而是以珊瑚製成，因此，在燈光映照之下，活生生似的令人慾念高漲。

最奇的是那兩片紅唇和鼻孔頭都雕得十分精巧，而且利用珊瑚最紅的地方製成，像熟透的櫻桃。

還有那烏亮細柔的青絲，披撒在肩上，更襯托出肌膚之白嫩紅潤，試想：世上那有這等完美的女子？

既然是假的，唐煌也就不加在意，現在又把目光移到床前跪在地上的一個和尚身上。

這和尚的身軀極高，跪在那裏，比床上的少女還高出一些，兩隻大手放在床沿上，寂然不動！

唐煌心想，這又是一件怪事，不知道和尚跪在這裏作甚麼？

他走到床前，目光在那美人身上一掃，一顆心又劇烈地跳動了起來，想不到靠近一看，反而不像個假人了，覺得那撩人心弦的胴體，嫩得幾乎吹彈得破。

唐煌不敢再看，收回目光，向那和尚臉上望去。這一看不由吃了一驚，原來這和尚生了一張虎面，雖然臉上肌肉已經乾枯，仍可看出猙獰之態，而使他吃驚的却是那一雙環目突出眶外，面頰上留下兩道血漬，顯然是自雙目中流出的鮮血。

這是甚麼意思？這和尚能來到不夜城，當然也是絕世高手，他跪在這床前作甚？雙目中怎又流出血來？

唐煌抬頭望去，只見壁上寫了一些小字：「慾望門中有『慾海花』，世人不顧危險進入不夜城中，雖然酒色財氣各取所需，但比較起來，多係爲『慾海花』而來。

「此花身兼『環肥』及『燕瘦』兩者之長，爲天下絕色，『虎面如來』雖爲佛門有數高手，在『慾海花』面前，也難免萌心見性……」

唐煌冷哂一聲，道：「這『慾海花』雖然姿容絕世，肌膚晶瑩，却也未必能使一個佛門高手如此狼狽，可能是着了此城主人的道兒。」

唐煌繼續看下去，寫道：「『虎面如來』在床前看了七天七夜，最初尚能把持，最後兩天心神已搖，意亂情迷，將全部功力提聚雙目之上，因時間過久，致使雙目突出，流血而死。」

唐煌冷笑一聲，道：「眞是荒天下之大唐，我才不信！據說『虎面如來』乃是得道高僧，武功不在『龍燈飛魂』及『棋魔』之下，姑不論他會不會見色動心，以他的身份，絕不會來到不夜城，更不會進入慾海之門。」

突然，側面一聲嬌滴滴的聲音，道：「世人多把少見和多怪聯在一起，可見世上之事無甚奇怪之處，只因見得太少，以致對非常可能之事也認爲荒誕不經！而世上最荒唐之人，莫過於這種少見多怪的人了。」

唐煌悚然一驚，疾退三步，側頭望去，這嬌滴滴的聲音似是發自牆壁之上，根本沒有一個人影。

陣陣涼意又自唐煌心頭昇起，沉聲道：「妳是人是鬼？」

「像你這等自負之人也相信世上有鬼？」聲音仍是那麼清脆。

唐煌冷笑道：「在下雖不信世上有鬼，但有些不敢見人的敗類，終年躲在陰暗的角落，做些不敢見人的勾當，對這種人無適當稱呼，只能以鬼呼之。」

「哼！」那女人冷哂一聲，道：「在我看來，你只是一個有眼無珠之人。」

唐煌大聲道：「不錯！除非在下生一雙鬼眼，才能看到那些鬼鬼祟祟之人。」

「在你看來，這床上的『慾海花』算不算是人間絕色？」

唐煌道：「如果是有血有肉的人，當然算是人間絕色，可這是假的。」

「咭……」那女子輕笑一陣，這聲音本就十分清脆悅耳，迴蕩於空洞洞的大殿中，更加動人心弦，道：「你去摸摸看。」

「摸摸看？」唐煌怔了一下，立即又側向那裸女望去，不由怦然心動。天哪！現在經那女子一提，似乎這裸女身上的肌膚都充滿了生機。

尤其她那一雙覆蓋在青絲下的面孔和那一雙奇大的美眸，好像始終在盯着唐煌，像深夜蒼穹中的星星，像寒潭中的珠子，唐煌反而有些不安起來。

「去摸摸呀！」

唐煌冷笑道：「摸不摸都是一樣，反正那是一個假女人。」

「敢闖不夜城的人，算得上一身是膽，却不敢去摸摸一個假女人！眞是令人難以置信。」

唐煌雖知那女人是故意激他，但也不甘示弱，心想，這是一個假女人，就是摸一下也不算褻瀆。

「誰說我不敢摸？」唐煌大步走近床前，心中卜卜跳個不停，因爲這裸女太像一個活生生的人了，雖然唐煌心中仍無慾念，却綺念叢生。

現在他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這裸女上半身任何一個部份，使他奇怪的是，這個假女人身上竟沁出陣陣肉香，那是少女身上獨有的香味。

唐煌突感臉上奇熱，不知應摸她那一個部份，她是個眞人或假人，畢竟是個女人，她現在赤裸着身子，摸她任何一部份，都有點輕薄。

「摸呀！」那女人似乎有點不耐了。

唐煌突然決定，摸她的任何一部份都不好，只有摸摸她的手了，意念一決，伸手向那玉筍似的玉手摸去。

「啊！」只是輕輕一捏，唐煌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撒手疾退三步，目瞪口呆。

「怎麼樣？」那女人輕蔑地道：「到底是死的還是活的？」

唐煌剛才一捏那隻玉手，不但溫

軟如棉，柔若無骨，而且對方竟輕輕地反捏了他一下，試想他怎不吃驚？

「活……的……」唐煌這時說不出是甚麼滋味，再次下意識地望去，不錯！這裸女姿態未變，仍然半臥着，一雙勾魂攝魄的大眼睛，仍然一瞬不瞬地凝視着唐煌。

「咭……」那女人又笑了一陣，道：「是活的麼？」

唐煌像被對方開了個玩笑，沉聲道：「不錯！是活的！」

那知那女人冷笑道：「本來是活的，可是被你一摸又死了。」

「胡說！」唐煌深信那女人在捉弄他，厲聲道：「妳爲甚麼要消遣我？妳可敢現身讓我看看眞面目？」

那女人道：「我的一切全被你看到了，當今之世，能看到本姑娘的人本就屈指可數，而能與本姑娘肌膚相接之人，到現在爲止，只有你一人！」

「甚麼？」唐煌大吃一驚，吶吶地道：「妳……妳就是這裸女『慾海花』？」

「不錯！這本不應大驚小怪，我把聲音暗暗送到牆上，然後再發出聲來，所以你以爲人在牆邊說話……」

唐煌冷笑道：「我不信，如果死了妳怎能講話？」

「慾海花」道：「不信你再過來摸摸看！」

唐煌道：「我當然不信……」說着又暗自戒備，走上前去，向那隻玉手摸去，那知「慾海花」的手果然奇涼砭骨，而且已不像剛才溫軟如棉，柔若無骨了。

就在他心頭一震之時，突感那冰涼玉手一握，像五根鋼鈎似地將他的手握緊，唐煌用力一掙，未能掙回，反把「慾海花」拉了起來。

唐煌的一顆心差點跳出口腔，並非因爲手被對方握住而吃驚，而是發覺這「慾海花」果然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絕色女子。

由於她全身的肌膚太鮮艷了，乃誤認爲是珊瑚雕成，現在肌膚相接，雖感她全身冰涼，却證明確是一個活人，唐煌與她那清澈的大眼睛一接，不禁暗自嘆道：「尤物！尤物！假如這是正派女子，爲人一世，能有這樣一位妻子，也該心滿意足了。」

而這時「慾海花」已經披上一件黑色的薄紗，雖然仍能隱若看到她那玲瓏的玉體，却看不清她的隱私之處。

唐煌暗納十二成眞力，用力一抖手，那知對方的手像自己身上一部份一樣，緊緊貼在一起，心想，這可糟了！悔不該漠視幾位前輩的遺言，現在怎辦？

唐煌厲聲道：「妳要幹甚麼？」

「慾海花」道：「這句話應該由我問你。」

「問我？」唐煌冷笑道：「是妳叫我摸摸看，可不是我有心討便宜。」

「慾海花」嗲聲道：「不錯！是我叫你摸的，但是我把你估得太高了，本以爲你對我並未動心，那知你也和普通的男人一樣……」

「胡說！」唐煌厲聲道：「在下雖非金剛之體，在未弄清你是否眞人之先，也絕不會動心！」

「慾海花」冷笑道：「不必難爲情！不要說是你，就以『虎面如來』來說，仍不免如此下場，你該相信，本姑娘並未動他一指頭，這就是佛道兩家所謂『心魔』，世上一切魔幻，都是由心境活動造成，也就是世上所說的『色不迷人人自迷』！你想想看，當你第二次摸我的手之先，心中是否昇起一絲綺念？」

唐煌一想，不由玉面一紅，爲之語塞。

「慾海花」道：「不過，你也不必自責，只要是人，慾念永不能免，比起『虎面如來』，你還高明一些！但由於我太相信你，竟誤了我的大事，也使你失去了自由……」

「甚麼？失去了自由？」

「不錯！」「慾海花」道：「本姑娘正在練一種奇功，名爲『大乘連理罡氣』，正在緊要關頭，你這次對我心生綺念，與我的心境發生感應，使我的奇功減少了預期兩成功力。這還在其次，最重要的練這種奇功，一旦遭到外來的感應，被接觸的部份立即僵硬，等於鋼鐵溶在一起一樣！」

唐煌氣極而笑，道：「完全是欺人之談！」

「慾海花」正色道：「你以爲我騙你？」

唐煌冷笑道：「是否騙我，姑且不談，妳外號『慾海花』，自是人慾橫流，面首萬千，却自稱姑娘，難免貽笑大衆；其次，像妳這等寡廉鮮耻之人，所練的武功絕不會是正經路數，却名爲『大乘連理罡氣』，大乘兩字對佛家大小乘佛理也是莫大的諷刺。」

「慾海花」脆笑一陣，不屑地道：「你雖是年輕人中的佼佼者，却仍是一知半解，幼稚得可憐！本姑娘先談談這『慾』字吧！只要是人，都離不了一個『慾』字，上至聖人，終生孜孜不倦，闡釋哲理，普渡衆生，那是基於求知慾和救世慾；下至販夫走卒，終年奔走謀生，那是基於求生慾；至於武林中黑白兩道高手，終日在刀刃上舔血，動機雖異，目的却是一樣，那是基於一種領導慾和英雄慾，所謂『慾海』大而化之，是指整個宇宙，而宇宙的演變與進步，都是一個『慾』字在推動，在引導，如果沒有『慾念』的啓發和引導，這個世界早已停止，一切都失去了生機。」

唐煌不由暗暗心折，這種見解使他無法反駁，但表面上仍不甘屈服，冷笑道：「這種歪理，恐怕是妳早就想好的。」

「慾海花」微微一笑道：「至於佛家大乘與小乘佛理，那只是一種術語，並非佛家自己發明的，用之於任何武學皆可，比喻說，空門中也有一些以佛教作幌子的敗類，你能說由於他們之不正而懷疑整個佛教？明乎此，你該知道，天下至理只有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況且天下武學本出一源，只因研練方法不同，而有正邪之分，那與武學本身何尤？」

唐煌被駁得啞口無言，心想，這女人眞不簡單，不知她是否不夜城的主人？

唐煌道：「妳就是不夜城的主人？」

「慾海花」道：「不是！但我雖不是此城主人，此城主人却也十分怕我，他想盡一切辦法來對付我！」

唐煌道：「妳是說妳的武功比此城主人還高？」

「慾海花」道：「那也不見得，他所怕我的不是武功，而是我的絕世姿容。」

唐煌不由一怔，道：「如此說來，他爲妳而傾倒了？」

「也不！」「慾海花」道：「他如果爲我的姿容所迷，就算不上當今最厲害的人物了，正因爲他對我無動於衷，才是我的平生大敵。」

唐煌更加迷惘，冷笑道：「妳不是說，他所怕的不是妳的武功，而是妳的絕世姿容嗎？」

「慾海花」道：「不錯！他怕我的絕世姿容會迷住另一個人，而不是他自己。」

這一下唐煌更加迷惘了，大聲道：「那個人是誰？是不是此城主人的對頭？」

「慾海花」道：「現在還很難說，也許是敵人，也可能是友人，這全看我的決定。」

唐煌道：「妳是說咱們連在一起無法分開了？」

「慾海花」嫣然一笑，道：「最低限度，暫時無法分開，除非犧牲一個人，但本姑娘尚有重大任務未了，自然不想早死，而你，我猜想也有許多未了之事，待你去完成，因此，我們都不想現在死去，所以只有暫時合作。」

「合作？」唐煌狠聲道：「此番連在一起，分明是妳的詭計，騙我摸妳，而妳準知道我不會摸妳其他部份，所以這是妳的陰謀，我有太多的重大任務去完成，不能帶着妳這個累贅丟人現眼，因此，我要殺死妳。」

「慾海花」咭咭嬌笑一陣，她那一身珊瑚似的胴體像一團烈火似地顫動着，唐煌連忙移開視線，心中却十分矛盾，如果殺了這個女人，眞是世間一大損失。

「慾海花」嬌軀一扭，風情萬種地道：「姑不論你根本殺不了我，即使有此功力，你也不忍。」

唐煌暗暗叫絕，坦白地說，他眞不忍辣手摧花，因爲他到現在爲止，還不知道她的底細，是正抑是邪？但由於對方激他，引起他的好勝心，冷笑道：「爲了除去我的累贅，我現在就要試試看。」

「好吧！」「慾海花」淡然地道：「你不妨試試看。」

唐煌在這刹那之間，又想起幾位前輩叮囑之言，心想：我絕對不能憐香惜玉，而背棄了幾位前輩，更不能意志不堅，被人輕視，立即運起「離合鬆緊罡氣」，施出一式「金枷鎖鬼」，向「慾海花」左手脈門上扣去。

這一招威力至大，連「龍燈飛魂」和「棋魔」都接不下來，唐煌自信她無法閃避，況且兩人連在一起，想閃避也不可能。

那知他順利地扣住了對方的脈門，却感覺自己手上的力道全失，根本用不上力，「慾海花」對他露齒一笑，道：「現在咱們等於一個人了，應該以同舟共濟的心情對付別人，不能自亂陣脚，想不到你這人的心眞夠狠……」

她說着話輕輕一抖手，竟像兒戲似地拍回手去。

唐煌楞了一下，不由大怒，道：「妖女！妳……妳用甚麼妖法破了我一招絕學？」

「慾海花」咭咭笑道：「唐大哥，你別兇好不好？你這一招若對付一般武林高手，也算是一招絕學，但對我來說……」

唐煌爲之氣結，冷峻地道：「妳是個妖女，完全是旁門左道。」

「慾海花」面容一肅，道：「其實剛才我也有殺你之心，但現在我又改變主意了，我想，咱們能合作一下，可能天下無敵，你的大事既能解決，我的仇恨也能報償，何樂而不爲？至於我剛才破解你一招武學，並非左道旁門，而是取巧。」

「取巧？」唐煌冷笑道：「妳如何取巧？」

「慾海花」道：「你剛才運起的內功，類似一種『離合罡氣』，而那一招武學，也十分玄奧，但你却忽略了一件事，我的武功正好是你的尅星，而且我們連在一起，我只要運起『大乘連理罡氣』，立刻把你的內力吸引了過來，不然的話，怎叫着『連理』呢？」

唐煌恍然大悟，道：「如此說來，妳承認是故意叫我上當了？」

「慾海花」道：「不錯！當我握緊你的手，而你運功掙脫之時，我已知道你練的是『離合罡氣』，這種內功和我的內功有異曲同工之妙，一旦配搭起來，可發揮至大至剛的威力，因此，就決定暫不殺你，合作一番。」

唐煌大力甩甩頭，狠聲道：「我唐煌和妳攜手同行，成何體統？」

「慾海花」冷笑道：「別不知好歹！別人想和我攜手同行也辦不到，這是你的造化。」

唐煌極力避免視線和她的胴體接觸，因爲一看她的面孔和胴體，就心神搖動

（未完・九）

上文提要：阿恨賣七殺刀，趙無敵上當，買了假刀，不甘損失，會同歐陽春等人追討，雙方打鬥，趙無敵不敵離去。阿恨等三小轉到唐家堡，見堡主唐威和風塵俠客馬驥商討如何除去日月宮、黑煞神及江湖黑白道的勢力，談至此，發現阿恨等偷窺，於是發動攻勢，雙方打起來，三小被誘落地下的機關內，原來是一個地下室，等如一個地洞，無法上來，只好四邊探路……



七殺刀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從長計議謀對策　裏應外合脫樊龍

小流淚道：「一個是她那無惡不做，黑心黑肝黑肺的丈夫黑肚腸。」

此話一出，那聲音突然變了，變得格外蒼老、哀傷、悲慟、氣憤、悽涼，連聲驚呼：「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孩子……」

聲音由大而小，終至寂然無聞。

阿恨神情激動的道：「唐雪蓮跟你是何關係？你是誰呀？」

虎妞道：「咦，前輩，你怎麼不說話了？是不是發生意外？」

小流淚道：「此事關係重大，請快開言，可別在這時候出狀況。」

可能眞的出了狀況，話如石沉大海，未見迴應。

只好繼續挖掘通道，爭取生存的機會。

* * *

進度不慢，第二天中午已深入十丈左右。

但是，距離出口還遠得很，天光一線，遙不可及。

通道深了，工作更繁重，一個人在前面鑿，兩個人在後面將碎石運至洞穴內，大家都累得精疲力竭，全身盡被石粉石屑所汚。

更嚴重的是饑、渴。

饑得腸子貼住腸子，肚皮都扁了，連屎都拉不出來。

渴得唇乾舌焦，五內如焚，撒不出尿也流不出汗來。

力氣將要用完。

希望仍極渺茫。

實在太累了，工作的時間被迫縮短，休息的時間反而延長了。

此刻，他們正在洞裡歇着，大膽的老鼠就在面前跑來跑去，小流淚抽冷子捉住一隻。

阿恨道：「你想幹嘛？」

小流淚道：「吃老鼠。」

虎妞驚惶的說：「吃不得，吃了老鼠會得黑死病。」

阿恨將老鼠搶過來，摔死在地上，沒再開口。

小流淚垂頭喪氣的道：「媽的，現在想起來好後悔。」

虎妞道：「後悔甚麼？」

小流淚道：「後悔不該把那隻烤乳豬糟蹋掉，帶來此地就好了。」

恨天生道：「小流淚，少說話，閉上眼睛養養精神吧，多一分精力就多一分希望。」

頭頂又有了動靜，鐵板蓋子被打開一小半，唐威探出半個腦袋，嘿嘿冷笑道：「孽障，你們死了沒有？」

三小閉目養神，不予理會。

馬驥好狠，倒下來一桶屎尿，道：「沒死就來用餐吧！」

阿恨忍不住罵道：「這筆帳暫且記下，以後會加倍討回來。」

虎妞道：「要你喝尿吃屎。」

小流淚道：「要把你們丟在茅坑裡屎葬。」

神指唐威發出一聲陰笑，道：「哼

，死到臨頭了還口出狂言，不出三天便會成爲老鼠的佳餚美點。」

馬驥道：「三位餓不餓？」

阿恨道：「不餓。」

唐威道：「要不要來三隻鷄腿？」

小流淚道：「不要。」

馬驥道：「鹹牛肉如何？」

虎妞道：「不要。」

唐威道：「荷包蛋怎樣？」

阿恨憤怒的吼道：「不要！不要！不要！小爺爺我現在只想吃一樣東西。」

「孽種說說看。」

「想吃你的心，你的肺，你的腸肚骨髓，你的大腦鮮血。」

通！的一聲，這就是唐威的回答，扣起鐵蓋，還在上面踩了好幾脚。

* * *

天下事委實叫人不可思議，那一桶屎尿反而幫了他們的忙。

當然，瘋子也不會去吃屎。

亦未會大口大口的去喝尿。

只是橫起心腸，皺着眉頭，在此迫不得已的情形下，以尿液潤了一下嘴唇，濕一濕乾裂的口腔。

效果不賴，精神稍好一些，立又爬進洞裡，開始工作。

約莫再挖進去四五丈遠後，那聲音又飄飄忽忽的傳過來：「恨天生，工作可有進展？」

阿恨停工道：「有，差不多挖了十幾丈了。」

「距離外面還遠不遠？」

「好像還很遠很遠。」

「繼續挖，有進展就有希望，你們有一把很好的刀。」

「是，前輩。」

虎妞道：「怎麼搞的，你的話老是停頓？」

那聲音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老賊的黨羽看得很緊，只能在他們離開的時候跟三位聊聊。」

小流淚道：「你剛才一再說可憐的孩子？」

那聲音道：「沒錯，雪蓮這孩子是很可憐。」

阿恨道：「你跟唐雪蓮有關係？」

那聲音道：「關係密切得很哪。」

「你是她甚麼人？」

「親生的爹。」

「神指唐威？」

「一點不錯。」

彷若一聲焦雷，驚得恨天生血脈賁張，大腦嗡嗡作響，好半晌才說出話來，道：「那現在這個唐威……」

神指唐威截口道：「老夫說過，他是個冒牌貨。」

「究係何人？」

「到現在仍然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虎妞道：「眞唐威怎會被假唐威陷害？」

唐威憤怒的聲音道：「老賊心狠手辣，詭計多端，假他人之名，邀老夫往某地一會，結果中了他的圈套，突施奇襲，以多爲勝，作了階下囚。」

小流淚不解道：「既已生擒，怎未殺害，爲何囚禁在此？」

唐威慨歎一聲，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阿恨道：「原因安在？」

唐威道：「一則是想模仿老夫的音容笑貌，探聽唐家堡的內部詳情，再則是欲修練唐家的絕世武功，老夫爲了雪此血海深仇，只好與他虛應故事，所以才能夠苟延殘喘的活到現在。」

恨天生道：「被囚的時間有多久了？」

「獄中無甲子，該有十幾年了吧。」

「那時候老夫人還在嗎？」

「在，在。」

「可是，據我所知，老夫人早已過世。」

唐威悲聲道：「至近莫過夫妻，老賊再會喬裝改扮，精於易容之術，還是騙不了夫人，自然會首當其衝，遭到他的毒手。」

阿恨道：「那時候唐雪蓮也在堡內吧？」

「沒錯。」

「已經發生了黑肚腸搶親的那件事？」

「這是唐家的奇耻大辱。」

「可知唐雪蓮懷孕的事？」

「曾聽夫人提及。」

「對這件事，前輩態度如何？」

「等一下，那一羣兔崽子又來了。」

* * *

中午。

烈日當頭。

唐家堡來了五位不速之客。

是偷張、賭李、酒仙、丐王，以及甫從隆中葬母歸來，與他們會合的宋玉兒，指名要見神指唐威。

僞唐威不會迴避，領着唐子敬、子明、子剛迎至堡門口。

宋玉兒首先說道：「我們是來找人的。」

僞唐威故作不懂道：「找那一位？」

張三元道：「我家教主恨天生。」

李東雲補充道：「還有本教的右使者虎妞，左使者小流淚。」

唐子敬好乾脆：「沒有。」

乃弟唐子明道：「一不沾親，二不帶故，你們的人失踪了幹嘛要找唐家？」

仙人跳怒氣沖天的道：「奶奶的，恨教主他們夜探唐家堡，至今三日未歸，不在這兒會在那裡？」

僞唐威矢口否認道：「唐家堡戒備森嚴，崗哨林立，若有人闖入，老夫怎會不知。」

王不留冷哼一聲，道：「哼，你少裝蒜，活要見人，死要見屍。」

唐子剛冷聲道：「既沒有人，也沒

有屍，趁家父尚未發怒前最好馬上滾蛋。」

老大唐子敬也威脅道：「好漢不吃眼前虧，再不滾就來不及啦。」

爭吵半天，依舊不得要領，衡情度勢，又不敢貿然動手，五個人眉來眼去，心意已通，宋玉兒道：「你們姑妄言之，我們姑妄聽之，且再去別處找找，若未尋獲還會再來的。」

當即轉身退出唐家堡。

* * *

僞唐威則獨自返回密室。

風塵俠客馬驥仍在，道：「打發走了？」

僞唐威頷首道：「走了。」

「何不將他們斃在此地，一了百了。」

「師出無名，追殺恨天生，可謂名正言順，幹掉中州四怪就難免遭人訾議，唐老頭在江湖上的名聲不壞，破壞了他的形象對咱們沒好處。」

「小弟是怕夜長夢多，橫生枝節，無論如何，下面的這幾個黃口小兒理當速作了斷。」

「已是第三天，大概快要餓死了。」

馬驥賊眼一翻，道：「不如添點料，馬上解決。」

僞唐威道：「馬兄的意思是……」

「來個火葬最乾淨。」

「老夫是怕損及七殺刀。」

「不會的，神刀寶刃，水火不侵。」

「好，就這麼辦。」

立即取來好幾桶燃油，打開鐵蓋倒下去。

然後，火種一丟，轟！的一聲便點着了。

* * *

火勢好猛，一發便不可收拾。

火苗好大，冒起來一丈多高。

燒到了四壁。

燒到了鐵蓋。

也燒死了所有的蚊、蠅、鼠類。

沒有燒到人。人在三十丈以外的通道內，托天之幸，僅感覺到熱，嗆到了煙而已。

「阿彌陀佛！」

「菩薩保佑！」

人在厄難之中，不信神的人也會信三分，阿恨、虎妞、小流浪，就趴在通道內，雙掌合十，唸唸有詞，爲自己能夠幸而不死感謝上蒼。

已可確定，距離外面還有十幾丈。

換言之，再挖鑿一天多便可脫困而出。

問題是，有沒有這個機會，有沒有這多氣力。

力已用盡。

氣已放光。

眼睛一閉，就想入睡，甚至會產生幻覺。

精神一鬆，就全身癱瘓，有崩潰的感覺。

空際，傳來了唐威的聲音：「阿恨，你說來唐家堡是替雪蓮報仇？」

恨天生道：「我是這樣說的。」

「我那苦命的孩子死在那裡？」

「終南山下。」

「這是多久以前的事？」

「三年一個月零八天。」

「你記得好清楚。」

「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雪蓮曾懷有身孕，不知有無生育？」

虎妞道：「生下一個胖小子。」

小流浪道：「如今已經十七啦。」

唐威道：「人在那裡？」

阿恨道：「到別處辦事去了。」

「學文？學武？」

「文武雙全。」

「長得俊不俊？」

虎妞道：「俊得很，如人中龍鳳，臨風玉樹。」

唐威道：「心性如何？」

阿恨眞會往自己臉上貼金：「聰明、伶俐、機警、睿智、高傲、自負、卓然不羣。」

唐威道：「好！好！心性跟他娘一個樣兒，能否叫他來跟老夫一見？」

小流浪道：「這簡單。」

阿恨截口道：「這事阿恨不敢打包票，要看你對他的態度而定。」

「此話怎講？」

「首先要確定，你愛不愛你的女兒？」

「女兒是老夫的骨肉，怎會不愛。」

「她曾經受到黑肚腸的侮辱。」

「錯不在她。」

「你認不認唐雪蓮的孩子是你外孫？」

「雪蓮的孩子，自然是老夫的外孫，毫無疑問。」

「可是，他生身的爹是個大壞蛋。」

「孩子是無辜的。」

阿恨聞言好不高興，眞想馬上就大喊一聲：「外公！」

但是，並沒有喊出來，因爲創痕太深，記憶猶新，在尚未正式見面之時，他不願草率行事。

同時，事實上也不許可，外面有了狀況。

* * *

「敎主，是不是你的聲音？」

「小王爺，你在那裡？」

「請繼續說話呀。」

「說話才能找到你們。」

虎妞道：「呀，是宋玉兒的聲音。」

小流浪道：「還有中州四怪他們。」

「我們在這兒。」

「詳細的位置也說不上來。」

「照着聲音的方向找就是啦。」

三小不停的嚷嚷，四怪他們循聲

辨向，快速搜尋，天可憐見，終於在一道石壁上找到了一條縫，聲音就是從這裡傳出。

宋玉兒俯下身來，閉起一隻眼，仔細一瞄，果然看見了明晃晃的七殺刀，看見了模糊的人影兒，忙道：「小王爺，你們別急，我們現在就開始挖。」

小流浪道：「先別忙挖，快弄點吃的東西下來。」

宋玉兒道：「我們沒有帶食物。」

虎妞道：「有水也可以。」

偷張道：「我們亦未帶水。」

阿恨道：「河水呢？」

賭李道：「此地無河。」

小流浪道：「混帳，吃的喝的都沒有，酒總該有吧？」

酒仙道：「敎主不准喝酒，屬下的葫蘆是空的。」

丐王道：「叫化子這裡倒有一點點。」

虎妞道：「有就快設法送進來，我們的嘴巴都快要變成火爐子了。」

「是！是！」

罅隙太小，葫蘆根本放不進去，惟一的方法是往裡面灌。

奈何距離太遠，酒量太少，流不到一半便乾涸了。

三小僅僅聞到了酒味，卻喝不到酒。

阿恨急得七竅生煙，道：「眞急死人，這樣吧，趕快派兩個人去弄吃的喝的，另外再想辦法弄點能夠濕濕嘴唇的東西也好。」

酒仙、丐王去弄吃食之物，偷張、賭李、宋玉兒一時之間却想不出甚麼東西可以濕濕嘴唇。

小流浪好聰明，道：「笨啊，你們不會用口水弄濕一塊布，再用另外一塊布包住，綁在石頭上丟下來。」

妙，眞妙，只有小流浪這種妙人，才能想出這種妙招來，宋玉兒不遑多想，掏出手帕，撕下一塊，含在口中。

待完全濕透後，再撕下一塊來包住，綁在小石頭上，投入罅隙中。

孔道坡度不小，尚稱平滑，骨碌碌的很快便滾下去。

阿恨的位置在最前面，近水樓台先得月，打開小包，取出濕帕，含在口中，立有一股芬芳涼濕之氣沁入腑肺，頓覺精神爲之一振，脫口喊道：「好！好香好爽啊！」

第二塊濕帕也滾下來了，依次是虎妞的，還輪不到小流浪，嗟呼道：「玉兒，妳的動作快一點好不好，再得不到滋潤，我小流浪就要乾死了。」

玉兒吐出一塊手帕，舔一舔嘴唇道：「小流浪，眞對不起啦，人家的口水已經用完，手帕都是乾的，你就改用偷張賭李他們的吧。」

小妞的香涎與老頭的唾液，自然不能同日而語，但事實如此，小流浪也無可奈何，爲了活命，只好勉爲其難的拾起第三塊濕布，塞在口裡，吐字不清的道：「衰……衰……眞他媽的衰到姥姥家去了。」

阿恨道：「你們從外面挖，我們在裡面鑿，要快，如果本敎主的判斷不錯，那老混蛋很快就會有反應。」

宋玉兒與偷張、賭李頷首應是，立即付諸行動，有的用劍、有的用刀，猛挖猛掘。

裡應外合，自然進度加快，尤其當酒仙、丐王返轉，倒下去大量的食物、飲水，也帶回了不少開山的工具後，進展更是快得驚人，一個時辰不到，便將洞穴挖通，阿恨、虎妞、小流浪一躍而出。

阿恨吸了一大口新鮮空氣道：「哇！空氣好新鮮。」

虎妞迎着太陽道：「呀！太陽好美麗。」

小流浪舒展一下筋骨道：「生命好可貴。」

儘管形容枯槁，十分狼狽，神情却頗振奮，被囚三日，有恍如隔世之慨。

* * *

飽餐一頓，行功調息片刻，再稍事整理儀容後，往日的雄姿已恢復十之八九。

阿恨望着宋玉兒，道：「玉兒，怎麼這樣快就回來了？」

宋玉兒道：「小妹伶仃孤苦，孑然一身，葬完亡母後，無處可去，於是立即趕回來報到，正巧在半路上遇見了四怪他們，於是……」

小流浪打斷她的話，道：「玉兒，告訴妳一件事，阿恨找到老婆了。」

宋玉兒楞了一下，道：「怎麼，小王爺要跟虎妞姐姐結婚了？」

小流浪促狹的笑笑，道：「嘿，他們兩個的事不新鮮，我說的是另外一個主兒。」

「那一位？」

「日月宮的少宮主。」

「哦！」

「妳可知日月宮的少宮主是誰？」

「誰？」

「就是那個艷冠羣芳，傾國傾城的賽西施。」

宋玉兒瞧瞧虎妞，望望阿恨，笑盈盈的道：「左擁右抱，艷福非淺，恭喜小王爺啦。」

小流浪口沒遮攔的道：「哇呀呀，雙雌爭霸，已是戰雲密佈，將來變成三國演義可就頭大了。」

宋玉兒鄭重其事的道：「小流浪哥說笑了，玉兒自知命薄，不敢作非份之想，再說，此番東來是歸隊也是辭行。」

女人比較心胸狹窄，尤其是男女間事更是容不下半粒砂子，虎妞一聞此言，懸在心裡的一塊石頭總算落地，無限關切的道：「妳要到那兒去？」

宋玉兒道：「小妹的功夫太差，打算去拜師學藝，而且已經有人願收我

爲徒。」

阿恨道：「是那一位前輩高人？」

玉兒道：「佛門神尼淨因師太。」

虎妞道：「我想起來了，老煙槍曾經說過，這位淨因師太的內外功夫俱極了得，是佛門中不可多得的一位頂尖高手。」

小流浪的想法很特別：「可別眞的削髮爲尼，尼姑的生活是很寂寞的。」

恨天生道：「現在也不宜離開，這裡的事千頭萬緒，正感人手不足，想幹掉這個冒牌的假唐威，還必須費一番手脚。」

宋玉兒與中州四怪聞言一怔，齊聲愕然道：「神指唐威是個冒牌貨？這是怎麼回事？」

阿恨以最快的速度，將事情的經過說了個大概，最後道：「當務之急是先找到眞唐威，救他出來，然後再作計較。」

即說即做，立又揚聲道：「喂，前輩，現在方便說話嗎？」

過了一會兒，唐威方始說道：「可以了，狗賊已經離開，你的聲音好大，是不是……」

阿恨截口道：「是的，我們自由了，已脫困而出。」

虎妞道：「現在就來救你，請先準備一下。」

小流浪道：「請繼續說話，或者弄點聲音出來，以便尋找。」

唐威沒再說話，以一串很有節奏的，叮叮噹噹的鐵鍊聲取代。

這樣更清晰，更易尋找，很快便發覺鐵鍊聲係來自不遠處的一道絕壁。

絕壁高約七八丈，下臨深谷，上面就是唐家堡，在中間的部位有一鐵柵窗戶，聲音就是從這裡傳出。

這是從衆人立身之處的突岩計算，若是探首下望，則深不見底，實乃絕險之地。

阿恨運足了一口氣，道：「前輩，阿恨來也。」

氣提丹田，雙臂一抖，「一鶴沖天」式，直飛上天。

小流浪正準備要說：「好棒啊！」恨天生探手一抓，以三寸之差未能抓住鐵柵，功虧一簣，已勢盡墜落，像斷了線的風箏。

虎妞花容大變，驚呼道：「我的媽呀！」

宋玉兒更是嚇得雙手掩面，不敢正視。

幸好阿恨修爲有素，臨危不懼，一式「乳燕投林」，穩住墜勢，神鳥大雁般飄落突岩之上。

小流浪道：「我看算啦，不如從正面殺進去，强行營救，這樣太危險，一不小心摔下去，就會摔成肉泥血漿，哭死好幾個痴情的女子。」

宋玉兒瞪了他一眼，欲說還休。

虎妞啐道：「不開口沒人把你當啞巴！」

阿恨吹噓道：「笑話，這麼一點點困難就退縮，還稱甚麼英雄，充甚麼好漢，如何來闖江湖，打天下？」

再度彈身而起，曼妙無匹，也奇巧無比的，輕而易舉的探手抓住了鐵柵窗。

* * *

也是一間洞穴式的囚房，條件比阿恨受困之處稍好，有床，床上還舖着厚厚的草。

有門，鐵柵門，上了一把大鐵鎖。

如果不是事先已有所瞭解，恨天生一定會認爲，這個唐威就是那個冒牌貨。

眞的，除了稍嫌憔悴一些外，簡直一模一樣，維妙維肖，任誰也難辨眞僞。

脚上鎖着一條鐵鍊，長可丈二，正凝目注視着窗口，恨天生一現身，便親切的說：「你就是阿恨吧？好俊的小子。」

阿恨道：「前輩的相貌也跟那個老混蛋一般無二，不明內情的人確實難以分辨。」

唐威黯然神傷的道：「所以他順利的騙過了我的兒子，以及其他的人。」

阿恨道：「記得前輩曾說過，再怎麼逼眞，也騙不了老夫人？」

想到了老伴的死，唐威落下了幾滴英雄淚，唏噓道：「正因爲如此，夫人才首先遭殃，老夫懷疑雪蓮的遇害，也與此有關。」

「前輩認爲，唐雪蓮也知曉老賊的身份是僞？」

「雪蓮心細如絲，很難逃過她的慧眼。」

「可是，她在生前並未吐露一言半語。」

「就算雪蓮未察覺，老賊也會這樣想，畢竟母女關係密切，不敢掉以輕心。」

「沒錯，站在老賊的立場，確是如此，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寧可錯殺十個，不會放走一人。」

微頓，阿恨又道：「咱們先不談這些，把你老人家救出來以後再慢慢的聊吧。」

正欲拔出七殺刃，破窗而入，神指唐威大搖其頭道：「不，此非其時。」

「這是爲何？」

「老夫怕魯莽行事的結果會禍及子敬、子明、子剛他們。」

「嗯，前輩顧慮的是，一旦被老賊發現事敗，很可能會來個先下手的爲强。」

「有老夫在此，就可以穩住老賊的心，有充裕的時間，從長計議，妥謀對策。」

阿恨眉頭一皺，道：「依你老人家估計，目前在唐家堡的內部，老賊有多少心腹爪牙。」

唐威沉思少頃，道：「不少，在他十幾年的苦心經營下，一定爲數極多。」

回想一下洞中所見，遍地白骨，阿恨憂心忡忡的道：「不曉得你的三個兒子會不會出問題？」

「這……這就很難說了，也許會，但願不會。」

「可需要由在下出面，替前輩查証一下？」

「這是求之不得的事。」

「如何查証？」

唐威想了很久，從懷裡取出一塊金光閃閃，上面鑄有「聖旨」二字的金牌，抖手擲給恨天生，道：「這一塊金牌，是唐家的祖先曾爲大明朝出過力，由皇上親自頒授的，素爲唐家傳家之寶，若是我兒，一定識得。」

阿恨小心收好，意氣風發的道：「好極了，有此金牌，就不難分辨眞僞，前輩，你等着吧，查清楚你三個兒子的身份後，我們便會殺進唐家堡，將那個老混蛋碎屍萬段。」

「老夫先在此致謝。」

「別客氣。」

「諸位小友都是我唐家的大恩人。」

「那裡，快說可還有別的指示？」

「老夫言盡於此。」

「如此，我們後會有期。」

「後會有期。」

* * *

石橋鎭。

就在唐家堡附近不遠。

鎭上有一家武館——振武館。

館主姓侯名達，在地方上口碑不錯。

這日一大早，阿恨、虎妞、小流浪、宋玉兒突然出現在振武館，對一位童顏鶴髮，精神矍鑠的老者略作打量，恨天生抱拳道：「區區七殺教主恨天生，可否請侯館主出面一談？」

老者目泛神光，從四人臉上一掃而過，道：「老夫正是侯達，四位有何見教？」

虎妞道：「想向老丈打聽一件事。」

侯達愕然道：「但請吩咐。」

小流浪道：「聽說你有一個女兒嫁給唐家的老二唐子明做媳婦，可是事實？」

侯達頷首道：「這事你們是怎麼知道的？」

宋玉兒道：「是鎭上客棧裡的小二說的。」

阿恨道：「你女兒在家嗎？」

侯達道：「在唐家。」

虎妞道：「女婿呢？」

侯達道：「也在唐家。」

小流浪道：「能否把你女婿請來一談？」

侯達道：「有事？」

宋玉兒道：「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想跟他談一談。」

侯達疑雲滿面的道：「爲何不直接到唐家堡去找他？」

阿恨道：「這當然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虎妞道：「有很充足很充足的理由。」

小流浪道：「事關機密，現在不能洩漏天機。」

宋玉兒道：「人格擔保，絕對沒有半點惡意。」

侯達年高德劭，見多識廣，怎會任由四個娃兒驅使，設詞推托，未予允諾。

經恨天生鼓起如簧之舌，一再强調事情的重要性，並表現出極端誠懇的態度，苦口婆心的勸說一番後，這才勉爲其難的答應下來。

侯達道：「好吧，姑且爲你們跑一趟唐家堡，但最好沒有任何壞心眼，否則，即使老夫饒你們，唐家也不會輕輕放過。」

阿恨道：「放心，此事對唐家或侯家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打算在那裡見面？」

「就在這裡好了。」

「何時？」

「越快越好。」

「除小婿之外，是否還想見別的人？」

「不要。」

虎妞叮嚀道：「最好也不要將此事告訴任何人。」

小流浪道：「一旦走漏消息，說不定就會出紕漏。」

宋玉兒道：「單單就你女婿一個人就可以了。」

侯達簡直被這四個娃兒搞糊塗了，頂着一頭霧水，半信半疑的出門而去。

* * *

半個時辰不到，侯館主便去而復返。

果然，女婿唐子明與他結伴而來。

唐子明的態度頗不友善，緊繃着一張臉，好像有人欠他銀子沒還似的，並且小心翼翼，在距四小三丈之外便停下來，暗提了一掌眞力，以防不測，語冷如冰的道：「究竟爲了何事，爲何非要在此地一談？」

阿恨淡淡一笑，道：「是一件好事，好消息。」

虎妞的話正好相反：「也是一件壞事，壞消息。」

唐子明臉一沉，喝道：「放肆，休得在唐某面前胡言亂語。」

小流浪道：「是實話，並非信口開河。」

唐子明怒容滿面的道：「再不說爲了何事，恕唐子明不再奉陪。」

阿恨上前三步道：「本教主想請教，對你現在的這位爹看法如何？」

唐子明不悅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小流浪嘻皮笑臉的道：「簡單的說

，你認爲現在的這位爹是眞的還是僞的？」

唐子明勃然大怒道：「大膽，父親就是父親，還有甚麼眞僞之分，再胡說八道，當心將唐家的人召來，將你們斃在此地。」

侯達不愧爲是久經世故的人，已聽出話中有話，道：「賢婿稍安勿躁，聽他們說下去，這中間似乎另有隱情。」

宋玉兒道：「是有一個大秘密。」

虎妞朝他身後望一望，見無人釘梢，始道：「坦白說，你現在的這個爹是個冒牌貨，眞正的唐老爺子早已被他囚禁起來。」

侯達驚「哦」一聲，唐子明不予採信：「鬼扯，純粹是信口雌黃，空穴來風。」

阿恨肅容滿面的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唐子明大聲疾呼道：「唐某不信。」

「要怎樣你才相信？」

「拿証據來。」

「好，你看清楚了。」

亮出金牌，高高舉起。

侯達臉色驟變，眼睛都看直了。

唐子明目瞪口呆，驚得他說不出一句話來。

小流浪神氣八啦的道：「這是甚麼？說話呀。」

虎妞警告道：「如果說不出來，或說錯，你就會腦袋搬家。」

唐子明神情激動的道：「是我們唐家的傳家之寶，怎會不識。」

宋玉兒打破砂鍋問到底：「說出它的出處來。」

唐子明道：「係大明皇帝頒授給先祖的。」

阿恨道：「嗯，你當眞是唐家的子孫後代沒錯。」

小流浪道：「但是，你現在的這個老子却並非貨眞價實。」

侯達一臉凝重的道：「莫非這其中另有內幕？」

虎妞道：「的確有一個相當曲折離奇的故事。」

唐子明衝上前去，仔細的看一下金牌，道：「這東西你是從那裡弄來的？」

阿恨道：「是你爹親自交給我的。」

「家父親在何處？」

「被僞唐威囚禁起來了。」

「確切的地點在那兒？」

「大概在東北角上的那間密室附近不遠。」

唐子明臉色一陣白一陣青的道：「無緣無故的，他老人家怎會被人囚禁起來？唐家堡居然會出現僞冒之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請把話說清楚。」

恨天生稍作遲疑，僅就所知，概略的說了一下。

唐子明的神色陰晴不定，流露出一臉的痛苦表情，道：「這怎麼可能，怎麼可能呢，騙得了別人，騙不了我們兄弟呀，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虎妞道：「眞的僞不了，僞的眞不了，二少爺不妨仔細回想一下，一定可以找出一些蛛絲馬跡。」

小流浪道：「是嘛，生活習慣，言行擧止，老賊再會裝也不可能一模一樣，不難抓住一兩條小辮子。」

侯達忽道：「老夫想起來了，親家公畢生無所好，唯嗜飲貪杯而已，以前每隔十天半月，必來武館小酌一番，但打從十幾年前起便大異其趣，不再來侯家對飲，偶而相聚，酒量也大不如前。」

唐子明也想起一件事來，道：「最令人難解的是，父親賴以成名的絕技『一指功』，似已荒廢，已多年不曾使用。」

宋玉兒道：「不是不用，可能根本不會。」

阿恨道：「即使强迫老爺子，學到一點也只是皮毛而已，難登大雅之堂，不敢獻醜。」

虎妞道：「現在你總該相信，現在的這個爹大有問題，是個冒牌貨了吧？」

唐子明跟他老丈人侯達互換一道眼神後道：「我相信四位所言確非虛語，快帶我去，把家父救出來。」

恨天生道：「且慢，此刻還不是救人的時候。」

「爲什麼？」

「老爺子交代，此時一動不如一靜，他脫困而出，怕老賊猝下毒手，會對你的兩位兄弟及家人不利。」

「那怎麼辦？總不能眼睜睜的看着老賊橫行無忌呀。」

「如今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把你的兩位兄弟請來，驗明正身。」

唐子明惶聲道：「怎麼？子敬哥與子剛弟也有問題？」

虎妞道：「在尚未查証清楚以前，人人有嫌疑，個個不保險。」

小流浪道：「連老子都會出毛病，你敢保証兄弟不是別人冒充的？」

唐子明錯愕一下，道：「事到如今，處處疑雲，事事詭譎，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誰也不敢保証誰。」

阿恨道：「但是，爲了唐家的存亡絕續，必須將唐子敬、唐子剛的身份查清楚，然後才能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如何查？」

「把他們叫出來。」

「來這兒？」

「這裡不方便。」

虎妞道：「是啊，是啊，在此地殺人，對侯館主不大好。」

唐子明吃驚道：「什麼？你們準備殺人？」

小流浪正容道：「如果查出有人不是你的親兄弟，當然要就地格殺。」

（未完・十四）